
武俠世界
第30年
43
$10.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精心炮製的「獵鷹楚三傳奇故事」之「蛇齒蜂針」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潘子安追殺宋雙雙，被陰陽雙怪夾擊，臨死留言要求楚三郎為他報此血仇，楚三郎和雙婢到處追查，最後把三人找到，宋雙雙元陰喪盡而亡，陰陽雙怪也各自死去……繁星宮和丐幫之間發生連串的鬥爭，在江湖上掀起狂風巨浪，這一切都是一個神秘白衣女子——白玉蓮所作所為，原來旭日教被消滅之後，白玉蓮父女不甘雌伏，又建立了另一股勢力，繼續在江湖興風作浪……故事情節迂廻曲折，驚心動魄，喜讀吳先生佳作的朋友，今次又可一飽眼福！

*　　　　*　　　　*

楊柳先生所撰寫的「情未了」也從今期起連載刋出，名家執筆，連篇佳作，不容錯過！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所著「異蕊盈枝」，本篇乃「雨暴飛堤」的續篇，故事主角柳飛堤又遇上了甚麼江湖風浪？他的命運又如何？留意下期。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蛇齒蜂針（獵鷹楚三傳奇故事）
丐幫金陵分舵神秘遇襲，一夜之間，二百多名門下悉數被殺，到底是何人所為？……吳道子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孩子（社會秘聞）
臨終留遺言　揭發心中秘……狄奇 45
李郭交兵（三國演義之八）◀—▶……徐正 50
情未了（四期完短篇故事）◀—▶
擂台比武招親　女扮男裝挑戰……楊柳 5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風雲變色洛陽居　弱女竟是衆頭領……卧龍生 69
六分半堂（「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虎拳迎戰蒼生刺　神偷剋制鬼神劈……溫瑞安 77
英雄無奈（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苦練刀法有所成　吊人山莊覓仇人……辛棄疾 85
烽火孤雛（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
甘忍辱只求續緣　被拒絕含怨回國……西門丁 95
亡命江湖（小霸王故事集）
王府擺壽宴　施計捉叛臣……司空羽 103
斧環傳奇（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破除火燄大陣　澄清江湖是非……東方玉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紫電青霜（新派武俠長篇）
審問三怪口供　追查神叟行踪……張林 11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3期

（總號 15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元 ·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蛇齒蜂針

獵鷹楚三傳奇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分舵被挑

天下間，沒有永遠的平靜，因爲不少人犯賤得很，靜得久了，會覺得很不自然；當然，亦不會有永遠的動亂，因爲在適當的時間，上天會派一個救星下凡，平息動亂，否則人們都在動亂中死光時，蒼天豈不是孤寂非常？

江湖武林，亦是如此。

遠者不說，近十多年來，江湖倒也出現了一段頗爲平靜的日子，因爲神劍堡一枝獨秀，鎮壓着各路邪魔妖孽。

只可惜，在鬼使神差之下，神劍堡被獵鷹楚三郎及殺手之王傅鐵心兩人携手剷平了。自此，武林便蘊釀着一場大動亂，邪魔妖孽紛紛露臉，伺機而動，或是混水摸魚。

楚三郎和傅鐵心豈不是成爲這場動亂之罪魁禍首？

是否如此，那便見仁見智了。

引起風波

有人認爲，神劍堡主史向榮雖然是武林盟主，暗裏却是殺手組織鐵劍門之首腦，曾幹下不少傷天害理之事，實在死有餘辜。

他們覺得楚三郎和傅鐵心做得極對。

亦有人認爲史向榮雖然是殺手組織之首腦，但他領導之神劍堡却也曾替武林出了一分力，鎮壓着邪魔宵小，給江湖帶來了十多年的平靜。

因此他們便認爲楚三郎和傅鐵心做得大錯特錯！

只是，他們又何曾想到，縱使神劍堡仍然存在，若動亂要來的話，神劍堡能否鎮壓？

神劍堡已倒下，殺手組織鐵劍門亦已煙消雲散，只餘首腦史老頭逃去無踪。

隨着神劍堡的倒下，兩個新幫會順勢崛起，意圖取代神劍堡領袖武林。

可是，陰差陽錯之下，天下首席捕手獵鷹楚三郎竟然找上了其中之一——旭日教，並在餘下之一協助之下，把它連根拔起。

因此，曾協助楚三郎對付旭日教的繁星宮登時聲名大噪，震動武林，在短短半年之間聲勢直逼由各大門派所組成的武林盟。

繁星宮迅速崛起，由少林寺所領導之武林盟自然大爲側目，密切注視着它的動態。

繁星宮遍設分舵，廣納門下，不論正邪，只要有意加盟均無任歡迎。照說如此一個幫會，武林盟早已想盡藉口及辦法來對付它，那容它之勢力如此坐大？

武林盟不敢對繁星宮採取行動，當然有它的理由。因爲，這繁星宮不但有殺手之王傅鐵心當宮主，更有昔年四大劍客之一的繁星劍莊婷爲後盾，武林盟那敢輕舉妄動？

而且，武林盟還有一個重大忌憚，那便是不知道繁星宮和獵鷹楚三郎有何關連。

因此暫時來說，武林盟與繁星宮兩者之間，仍保持着一個互不侵犯之局面，但這局面能維持多久呢？

＊　＊　＊

獵鷹楚三郎的身側，除了那已跟隨他年多的愛婢翠紅外，還增添了一個侍婢，那便是藏劍山莊神秘白衣少女白玉蓮的貼身侍女小詩。

小詩精乖伶俐，嬌俏可人，論容貌，比翠紅還要美上數分，可是論武功，她便差得遠了，不但內功修爲差勁，劍法也是普通得很。

楚三郎足足費了數個月時間，更不辭勞苦，以眞力助她打通身上奇經異脈，才能使她內功有所改善。

楚三郎本有束約，遵守亡師之誓言，不得用劍；可是，在不久之前與旭日教決戰後，已完成亡師皓月劍之遺命，把一封密函親手交予繁星劍莊婷，此項束約已然失效。

他的師尊皓月劍上官雲，乃昔年四大絕頂劍客之一，與繁星、龍騰、鳳舞齊名，劍法自有其高明之處。只是，以楚三郎現時之造詣，用劍和用刀，已實在沒有多大分別，因此，他仍然用刀。

自八歲開始，楚三郎便是用刀，他對刀已產生一種不能磨滅的感情。

不過，他師尊的劍法，當然亦要有一個正式的承繼人，於是，楚三郎便把皓月劍法傳授給小詩。

這時的小詩，雖然與翠紅之造詣相差一大截，但應付一些普通武林高手，已是綽綽有餘。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武昌府黃鶴樓中，楚三郎正與翠紅、小詩兩婢欣賞着唐人崔灝之題詩，心裏却有莫大感觸。

昔人已去，空餘此樓。他想到人生只是短短數十年光景，縱能叱咤一時，到頭來還不是一去不返？何嘗能像白雲般永存世間？

他更想到曾與他有着一段情緣，始終不能遺忘而又如黃鶴般芳踪杳然的白玉蓮……

驀地，三人身後響起一陣清朗語聲：「楚兄，想不到你有這雅興，跑來欣賞前人遺墨，可把在下找的好苦了。」

楚三郎一看，竟是闊別數月的傅鐵心，連忙拱手道：「傅兄，你好！可有甚麼要事找楚某嗎？」

「楚兄，你可記得潘子安這人嗎？」

「你是指前旭日教教主，楚某自然記得他了，傅兄最近曾見過潘子安嗎？」

「大約半月前，潘子安跑到繁星宮總壇找在下，當時他受傷極重，只餘一口眞氣，在下盡了一切力量，也不

能把他救回！」傅鐵心道。

「傅兄，他可曾透露是誰下的毒手？」楚三郎眉頭一皺道。對潘子安之死，楚三郎不禁有一陣惋惜，只因潘子安所練的武功心法雖然有點兒邪門，但對人處事之作風却不失為一個鐵錚漢子。

小詩曾與潘子安相處一段日子，且身受他之恩惠，聞言更是大吃一驚，失色道：「潘子安被人所殺？」

傅鐵心道：「他不會透露是誰下的毒手，臨終前向在下要了紙筆墨，勉强支持着寫了一封密函，託在下親手交予楚兄便溘然逝去。」說畢便從懷裏掏出一封信遞給楚三郎。

楚三郎連忙接過拆開，只見信上寫着：「楚老弟：自別後，余一直追殺宋雙雙，終於在揚州附近找着妖女，却不幸遭陰陽雙怪夾擊，不敵重傷，自知難以活命，然妖女不死，余死不瞑目，故强自支撐，希能找着老弟，懇請老弟替余完此心願。可惜老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未能與老弟見上最後一面，唯有請傅宮主轉達此函，若老弟應允代余追殺妖女，余於九泉之下亦感激不盡。

月前余送予小詩之禮物，雖難登大雅之堂，對她却有莫大幫助，希老弟能輔助修習。

最後，請老弟愼防白超凡父女。

潘子安絕筆。」

楚三郎閱畢，把信遞給小詩過目，道：「傅兄，潘子安是於揚州附近被陰陽雙怪所殺，託楚某替他完成心願，追殺宋雙雙那妖女！」

傅鐵心道：「楚兄打算接手嗎？」

小詩嗚咽着道：「三爺，請你……」

楚三郎道：「小詩，你放心吧，我不但要追殺宋雙雙這妖女以完成潘兄之心願，更要殺死陰陽雙怪為他報仇！」

小詩激動地道：「三爺，謝謝你。」

傅鐵心道：「楚兄，可需要在下效勞嗎？」

楚三郎道：「不必勞煩傅兄了，區區陰陽雙怪與宋雙雙，楚某應能應付得來，不過，傅兄繁星宮眼線衆多，若能協助找尋三名妖人下落，倒能使楚某省却不少工夫。」

傅鐵心點頭道：「這易辦之至，在下回去後便下令各分舵密切注意這三名妖人之下落，有消息時便立即通知楚兄。」

楚三郎道：「有勞傅兄了。」

傅鐵心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楚兄，繁星宮瑣事繁多，在下也不久留了，他日有機會時才與楚兄相叙，痛飲一番，後會有期！」

楚三郎連忙拱手相送：「後會有期！」

傅鐵心離去後，翠紅便道：「三爺，那宋雙雙的武功已是如此厲害，陰陽雙怪定非等閒之輩，憑我們三人與之抗衡，得勝機會實在不大。傅公子既然自動請纓，三爺為何要拒他的好意呢？」

楚三郎道：「翠紅，我之所以婉拒傅鐵心，主要是因為潘子安希望只由我們三人來替他完成心願，不願意外人參與此事，否則他為何不告訴傅鐵心是誰殺他，而要用他最後一分精力寫一封密函託傅鐵心轉交我們？」

翠紅道：「三爺，小婢還是有點不明白，照說我們和他沒有甚麼特別關係啊，還不是和傅公子差不多，同是外人？」

楚三郎笑道：「翠紅，妳忘記了小詩曾與他相處過一段日子嗎？他事實上已把我們作為唯一可以信任和寄託的朋友了。是了，小詩，潘子安送給妳的是甚麼禮物？」

那份禮物是潘子安送給小詩的，楚三郎當然不便查問是甚麼東西，這數個月來，小詩不曾有半句話提及該份禮物，楚三郎自然不會詢問。如今潘子安遺言中既然要求楚三郎輔助小詩使用該禮物，他當然先要知道那是甚麼東西。

小詩滿臉通紅的從懷裏掏出一小包裹，遞給楚三郎，正是當日潘子安所贈之物品。

楚三郎解開小包一看，登時為之詫異萬分，原來那是一冊陰陽大法秘笈，而且還是正本！潘子安竟把如此珍貴的東西送給小詩。

要知道陰陽大法雖然是邪門練功心法，但在不少武林人仕之心目中，却是夢寐以求的奇珍異寶，因為練這心法的人，不但內功可以迅速增强，更可容顏長駐。

「竟然是陰陽大法秘笈，小詩，妳可曾照這心法練功？」楚三郎道。

「三爺，小婢只曾翻閱數頁，沒有機會修習！」小詩這時已是紅透耳根。

楚三郎聽了，不禁赧然，要知道陰陽大法乃是借男女交媾，陰陽調和來助長功力。小詩追隨了自己數個月，除了當日替她打通奇經異脈時，自己曾接觸她身體外，其餘日子均是以禮相待。換言之，小詩仍是處子之身，又怎能修習這心法？

楚三郎尷尬之餘，便借翻閱秘笈來解窘，只見第一頁寫着：「陰陽大法者，實道家合藉雙修之術，與邪道之採補術截然不同，採補術損人利己，藉吸取對手眞元以增進自己功力，只受不施，有違天和，故雖收效略快，却後患無窮，不但不能進入大乘境界，死時更須如修練一般魔功者經散功之折磨。陰陽大法顧名思義，必須陰陽並濟，相輔相承，有施有受，兩皆得益，順乎天意，小乘者容顏永駐，大乘者長生不老……」

楚三郎不禁被其內容所吸引，一口氣翻閱了七、八頁，方交還小詩，道：「小詩，此書珍貴非常，必須妥善

收藏。待妳根基紮穩時，我再教妳如何修習，好不好？」

小詩粉頸低垂，道：「小婢知道了，只是……只是，三爺，這是淫邪之術嗎？」

楚三郎搖頭道：「我曾約略翻閱數頁，所載心法應不是淫邪之術，只是修練雙方，必須存有情感，方能靈慾相通，陰陽調和，混為一體，否則有害無益。換言之，若對手並非自己愛侶，不但不能收到預期效果，更會隨時走火入魔！從此點看來，創此心法者，對無情苟合，為練功而濫交之徒不但不予鼓勵，更是嚴懲，所以我覺得此非淫邪之術。」

翠紅插嘴道：「三爺，這好極了，小詩妹子內功修為不足，正好藉此增長功力，倒不如早些修練，那麼我們對付陰陽雙怪也可以輕鬆一點。」

楚三郎瞪了翠紅一眼道：「妳難道不曾聽過欲速則不達這句話嗎？小詩雖經我打通奇經異脈，基礎仍不足夠，貿然練習這心法只會事倍而功半。要知道這心法與普通心法截然不同，必須有一個好的開始，才會獲益良多，否則便會白白浪費，時間已不早，我們回去吧，晚飯後，我再傳授妳們一套刀劍合擊之術，以備不時之需！」

* * *

「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可惜，經多次戰火後，揚州這淮南名都已無復昔日繁華之光景。

楚三郎到揚州，當然不是像前人般腰纏十萬貫來吃喝玩樂，而是來這裏找尋陰陽人妖宋雙雙之下落。

月前，潘子安是在這裏附近找着了宋雙雙，被她雙親陰陽雙怪合擊，重傷致死；因此，楚三郎推斷這一對老怪物定是於揚州附近隱居着。

當然，他並沒有排除陰陽雙怪重出江湖，當日只是途經這裏而被潘子安無意遇上之可能性。不過，既然陰陽雙怪和宋雙雙最後露面的地方是揚州，楚三郎當然是跑到這裏來。

可是，即使楚三郎能順利找着三人，憑他和翠紅、小詩之力量，能否如願殺死陰陽雙怪及宋雙雙呢？

宋雙雙的武功，亦剛亦柔，比諸楚三郎只是稍有不及，她的雙親陰陽雙怪成名多年，自然比宋雙雙强很多，楚三郎實在沒有把握取勝。

潘子安雖說是傷於雙怪合擊之下，却不等於雙怪單打獨鬥不如潘子安，必須二人聯手方能致勝，而是陰陽雙怪作風一向如此。即使對手武功極差，不堪一擊，雙怪也會併肩兒齊上，以表示夫妻同心。

另外，陰陽雙怪還有一個習慣，便是從不把對手痛快地解決，無論敵人是如何高明，他們都會把對手盡情玩弄，折磨一番後才殺死。

這本是極為玩命的危險事，高手過招，勝負只是分釐之差，那容如此玩敵？只不過這麼多年來，却不曾聽過有誰能在雙怪手底之下，倖免一死，强如潘子安，也不過免於當場倒斃，最後也是難逃重傷不治之劫數。

陰陽雙怪加上宋雙雙，共是三人；楚三郎加上翠紅、小詩，也是三個人。但是，雙方實力却差得遠了。

翠紅這年來，武功雖說精進了不少，但與宋雙雙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截，即使有一口削鐵如泥的流星寶刀，也難以在宋雙雙手下討得便宜，至於小詩，更不用說了。

兩人聯手，憑藉楚三郎不久前所傳授的刀劍合擊之術，也許能和宋雙雙鬥個平手，甚至稍勝，但是如此一來楚三郎便要面對陰陽雙怪之合擊，他有機會取勝嗎？

這簡直是個夢想，楚三郎只是比潘子安勝上半籌，又怎能力敵陰陽雙怪這兩個絕世高手之夾攻，不要說以一敵二了，即使他和傅鐵心聯手也未必有機會。

既然雙方實力有如此距離，楚三郎為何這般自不量力，要殺死陰陽雙怪及宋雙雙替潘子安報仇及完成心願？為何更在翠紅及小詩之身手未足助他一臂之力前匆匆趕來揚州？

答案分別都只有四個字，那便是義不容辭以及見機行事。

潘子安對小詩有恩，雖然那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一回事，但却是難能可貴，因為當日他幫忙小詩的時候，並沒有存着甚麼動機、私心，只是誠心援助一個極需援助的陌生人，潘子安的為人，在這小事中可見一斑，所以楚三郎毫不考慮地把重擔接過來。

他來揚州，並不是打算和陰陽雙怪等人硬拚，而是看看能否有機可乘，對方三個人之中，只要其中一個落單，他便有機會了，若這落單的一個是宋雙雙的話，那自然更好；即使是雙怪中的一個，他也可藉此一試雙怪的武功高低，便是不能取勝，他也可逃之夭夭。

楚三郎對雙怪的身手之估計竟如此高，憑他和翠紅、小詩三人也不能對付其中一個？

當然不是，只不過是他從沒有想到以三人之力來合攻一個對手，他做每一件事都要光明磊落，絕對不會替自己留下一個汚點。

楚三郎與兩婢找到了一間頗為清靜雅潔的客棧下榻，安頓過後，便找着店小二問：「小二哥，請問你可知道這裏最近有沒有採花賊出現？」

小二回答道：「怎麼沒有啊！兩個月前城東陸員外的女兒便是被採花賊摧殘致死哩！唉！一個十五歲的黃花閨女又那堪如此摧殘，那採花賊可說是喪盡天良！」

楚三郎道：「小二哥，近半年來只有一個遇害，而且是在兩個月前嗎？」

小二大愕道：「客官，一個還嫌少嗎？難道你希望我們這裏每天都發生這類慘事嗎？」

楚三郎忙道：「小二哥，你誤會了，我們是替官府追緝一個姓宋的採花大賊，這姓宋的平日喜作女裝打扮，相隔廿餘天便會出現一次，每次均把受害人蹂躪至死，我這樣問只不過是想知道這案是否姓宋的淫魔所做的罷了！」

「噢，原來如此，男扮女裝？即使是戲子，濃裝艷抹的時候也會不倫不類，何況在平日！捕頭大人，那淫賊是變態的嗎？」

楚三郎說出是替官府追緝兇徒，只不過是為了方便查問消息，誰知道店小二便把他當作微服查案的捕頭。

楚三郎也不分辯，道：「也可以這樣說，小二哥，近來你可會見過一個……」

店小二已搶着道：「捕頭大人，小的想起來，兩個月前，便有兩個不倫不類，不男不女，陰陽怪氣的人在本城出現，大人要找的是他們兩人？」

楚三郎一聽，便知店小二所指的兩個人極有可能是陰陽雙怪，便道：「對了，正是他們。」

店小二大為迷惑的道：「眞是他們？這倒奇怪了！他們身邊還帶着一個如花美女哩，他們若要女人，何必外求？老實說，陸員外的女兒的姿色及風情，比起他們帶來的美女可差得遠了。噢，小的明白了，定是他們難以分配，其中一個沒有着落，所以才……」也不知是否天下間的店小二都是這般嚕嚕嗦嗦的。

楚三郎忙道：「小二哥，可知道他們現在那裏嗎？」

店小二道：「這小的便不知道了，他們當時並不是在本店投宿的。」

楚三郎道：「那麼你是在何處見到他們的？」

店小二道：「當時我正在店外招徠，看見他們經過，因為他們模樣奇怪，所以多看了一眼，更被他們其中一人臭駡了一頓。」

楚三郎道：「他們可有帶着行囊嗎？」

店小二道：「噢！有的，馬背上都有着包袱，正打算出城。」

楚三郎道：「小二哥，你還記得遇見他們時，是在陸員外女兒遇害之前或是之後？」

店小二想了一想後回答：「大人，應該是之後，小的記得，當他們剛離開不久，這裏的官差便來到小店查問可有形跡可疑的人物投店。」

楚三郎塞了一塊碎銀給店小二，道：「謝謝你了，小二哥，勞煩你替我們送點酒菜進房間來。」

店小二連忙唯唯應諾，哈腰而退。

翠紅道：「三爺，如此說來，我們白走一趟了！」

楚三郎道：「也不能說是白走，因為這證明了陰陽雙怪已重出江湖，今後武林可事多了。」

小詩道：「三爺，你可知道陰陽雙怪這雙怪物是為了甚麼原因，多年不見露臉的嗎？」

楚三郎道：「詳情我也不大清楚，聽先師說好像是和龍騰劍、鳳舞劍夫婦有關。」

小詩一怔，喃喃道：「竟然會和白……龍騰劍夫婦有關！」

翠紅道：「三爺，是了，為何龍騰、鳳舞也廿多年不見踪影的呢？莫非是被陰陽雙怪所殺？」

楚三郎道：「龍騰、鳳舞這對愛侶，當年也是神秘得很，不但如神龍般見首不見尾，連他們的名字也沒有人知曉，這廿年來不見踪影，原因在那裏，也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了。以我的推測，陰陽雙怪把他們殺死的可能性並不大，若是這樣的話，以陰陽雙怪之個性，不大事吹噓才怪，又怎會悄悄地躲起來有二十多年？」

由始至終，楚三郎都不知道傅鐵心懂得使用龍騰劍法，否則他定不難知道龍騰劍是誰！一年前，楚三郎與傅鐵心携手對付神劍堡，神劍堡主史向榮與傅鐵心決戰時，曾嚷出龍騰劍以及白超凡兩個名字，可惜楚三郎當時正在十多丈外全心全意地應付着十多名神劍堡劍士的圍攻，不曾留意史向榮的說話，否則便會知道當時傅鐵心使用的便是龍騰劍法，更會知道白超凡和龍騰劍有深厚之關係。

不久後，酒菜已經送到，倒也精緻得很，色香味俱備，三人趕了一整天的路，自是飢餓非常，連忙據桌大吃。

「三爺，當日潘子安是帶着宋雙雙的弟弟宋揚揚一起離去的，現時這宋揚揚可不知怎樣呢？會否被潘子安殺掉？或是和他的姐姐重聚了？」翠紅問道。

「這宋揚揚並沒有甚麼大惡，潘子安應不會無故殺他的，我猜定是向他盤問過有關宋雙雙的行踪消息後便把他釋放，只不過現時不知跑到那裏去罷了，剛才那店小二不是說過陰陽雙怪只帶着宋雙雙一個人嗎？」楚三郎道。

「這宋揚揚平日沉默寡言，羞答答的好像一個女孩子般，倒不像是個壞人，與宋雙雙比較，實在相差太遠了，難以想像他們是孿生姊弟！」小詩道。

「龍生九子，各有不同，縱是孿生姊弟，有着不同性格，也不是稀奇之事。」

* * *

距離揚州不遠之金陵裏，正有四個人在一所大宅中密談着，三男一女，只有那女的是坐着，餘下三個男的則垂手靜立一旁。

那女的千嬌百媚，美艷得令人不敢直視，正是神秘莫測的白玉蓮。

三個男的，其中一個乃是糟老頭模樣，正是曾經當過數個月殺手組織

鐵劍門門主，其後不知所踪的史老頭。

餘下兩人年紀頗輕，只有廿餘歲，樣貌極為相似，應是一雙兄弟。

「史堂主，已證實了楚三郎到了揚州嗎？」白玉蓮道。

「回稟教主，楚三的確已和兩名丫頭到了揚州，下榻於鴻運客棧，據報是追查宋雙雙及陰陽雙怪之下落。」史老頭恭敬地回答。

「陰陽雙怪及宋雙雙早已離開揚州多時，看情形楚三郎亦不會在該處久留，必須想個辦法把他引開，否則被他無意碰上我們便會壞事。」白玉蓮道。

「教主，不會這麼巧吧？即使被他碰上了也無妨啊，楚三這廝與白道中人毫無交情，而且還有過一段樑子，又怎會插手？」史老頭道。

「史堂主，一年前你若說這句話，也許會對，自從有了翠紅這賤婢在身側後，楚三郎已愈來愈喜歡管閒事了。還有一點，我懷疑他當日化身混進旭日教並不是單純為了追緝粉蝶潘安。」

「教主，妳懷疑他另有目的？」

「史堂主，今天的楚三郎已經不是一頭獵鷹那般簡單了，若他只是一名捕手，為何會鍥而不捨的追殺你們之鐵劍門？當時神劍堡及黑風寨已煙消雲散，你們鐵劍門可說是一蹶不振，難以有甚麼作為，以楚三郎一貫之作風，只要你們不找他，他定不會主動找你們之痳煩。你們的人沒名沒姓，可說沒有一個人的首級值錢，他找你們幹甚麼？」

「是啊，官府的懸紅並沒有我們的份兒啊，他為甚麼要找上我們，而且不惜用上苦肉計及以皓月劍譜為餌，引我們露臉？」史老頭一怔道。

「這還不簡單？因為他負有特殊任務，而這任務便是剷除鐵劍門以及日月教。」

「教主，屬下可不明白了，當今世上，有誰可以命令楚三郎？」

「史堂主，你忘記了嗎？大約一年前，你曾和楚三郎在京師一間客棧見過面呀，當時，你和楚三郎曾在房間穿窗而出，追踪一個偷聽你們說話的白衣人哩！」

「噢，是的，屬下記起來了，莫非那白衣人便是……」

「對了，那便是我，當日，他曾向你查問有關鐵劍門以及日月教的資料，對嗎？」

「是的，屬下該死！」史老頭惶恐的道。

「史堂主，不用害怕，當時你並不是本教的人，對本教認識不深，所以我也不追究你對日月教有所不敬，只是，你若再犯的話，那便不同了，你明白嗎？」

「屬下明白了，謝謝教主大恩。」

「當日，楚三郎在遇見你之前，曾跑了一趟侍衛營官衙，他若和官府沒有來往的話，跑去侍衛營幹甚麼，禮貌式拜訪？據我所知，當日在侍衛營裏，接見他的乃是朝廷的大紅人納蘭海亮。納蘭海亮的官有多大，你應該清楚，區區一個江湖人，那有機會見他？」

「屬下明白了，定是納蘭海亮要楚三郎對付我們，所以楚三會向屬下查問有關鐵劍門及日月教之資料。」

「你說的一點也沒錯，他當日定是從旭日教這名字聯想到和日月教有關連，所以才混進去一探。」

「若然楚三眞的存心和我們作對，那可痳煩得很了，教主，我們現在怎辦？」

「傅鐵心行踪如何？」白玉蓮道。

「回稟教主，傅鐵心自從十多天前回到總壇後，便一直不曾外出。」

「那好極了！」白玉蓮隨即交代其中一名青年道：「仲英，你立即起程，如此……」

* * *

楚三郎果然沒在揚州逗留，翌日便與翠紅及小詩離開，沿途打聽陰陽雙怪及宋雙雙之行踪。

以楚三郎之推測，陰陽雙怪等人形象惹人注意，行藏應不難查出來，除非三人不敢以本來面目出現。

只是，追踪到金陵後，線索便已中斷。莫非陰陽雙怪等人躲在金陵？或是改變裝扮，跑到別處去了？

楚三郎決定留在金陵找上數天後，再作打算。事實上，金陵這地方，值得留下之處可說不少。

可是，不知怎的，小詩這數天來，總是有點兒心神恍惚，神不守舍的。

楚三郎雖然亦已留意到小詩之異常情況，却不曾詢問，因為他誤會了，還以為小詩只是因為女子每個月特殊之日子所影响。

找了數天，也不曾有陰陽雙怪及宋雙雙之行踪，却聽見了一宗採花賊姦殺少女的消息，案件發生之處則在不遠的合肥。

楚三郎連忙與翠紅、小詩趕往合肥。

自從宋雙雙便是粉蝶潘安這秘密被揭穿後，所有姦殺案之現場再也找不着粉蝶潘安的標記，難以推斷是否宋雙雙所為。

雖然，經宋雙雙蹂躪過的女子，均會因虛脫而死，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地保都能看出死因。

楚三郎於是找上了受害人的家人，道出來意，希望能一看受害者的屍體。

苦主聽見楚三郎乃是為了緝拿採花賊而來，也合作得很，而且死者亦不曾下葬，瞧瞧也是無妨，便帶着楚三郎往停柩處查看死因。

楚三郎目光銳利，一看便知道不是宋雙雙所為。

人已死去數天，當然難已判斷是否因虛脫而死。但是，若這人是被內家重手法震斷心脈而死的話，一個目光銳利的武林高手則能輕易看出來。這女子正是被人以重手法震斷心脈而亡。

會不會是宋雙雙在這女子即將元陰盡喪，虛脫而死那一剎施以重手法，以掩飾是她的作爲呢？當然亦有可能。

只是，楚三郎從死者豐滿而成熟的體態推斷，她在遇害前早已不是處女之身，而宋雙雙一貫的對象都是處女，因爲處女之純陰才能達到她的要求，宋雙雙的目的，並不是如一般採花賊般，但求宣洩獸慾，而是吸取純陰以化解她每個月一次的不平衡。

單從死者之體態來判斷她並不是黃花閨女，似是武斷一點，於是，楚三郎便打算多花一兩天工夫來證實這一點。

經過兩天的明查暗訪，楚三郎終於查出死者生前與一個名叫小六子的鄰居極爲要好，而這小六子近日來亦表現的極爲傷心。

楚三郎悄悄的把小六子擒着，帶往城外僻靜之處查問。

「小六子，我是來捉拿採花大賊的，你應該知道，是嗎？」

「小人知道，但這並不是小人幹的，請大人明察。」小六子已嚇得面無人色。

「還說不是你幹的，若不是你還有誰？我看一定是你求愛不遂，把心一橫，先姦後殺，快從實招來！」

「大人，小的的確是冤枉啊！這裏的人都知道小的和美娟感情極爲要好，差不多已到談婚論嫁的階段，小的又怎會如此做啊，而且……」小六子大是呼冤。

「而且甚麼？快說！」楚三郎喝道。

「大人，實不相瞞，美娟早已在數個月前以身相許，小的又怎會……」

「如何以身相許？口頭上答應嫁給你嗎？」楚三郎緊逼地道。

「不，我們有肌膚之親，而且不止一次了。」小六子只得從實說出。

楚三郎要知道的亦是這一點，於是便把小六子釋放回家。

「三爺，如此說來，這只是一普通採花賊所爲，並非宋雙雙所幹的好事。」翠紅道。

「對了，不過這人既能以內家重手法震斷受害者心脈而死，身手也非等閒。」

「三爺，我們現在怎辦，是否留在這裏繼續追查？」小詩道。

「不，我們之對象乃是宋雙雙以及陰陽雙怪，實在不能浪費時間在這些普通案件之上。明早，我們便離開合肥，往別處查探宋雙雙等人之行踪。」楚三郎由始至終都不會放棄他那不管閒事之原則。

可是，另一宗少女被採花賊先姦後殺的消息於翌晨便已傳到，這次發生的地點却在湖北省的武漢。

楚三郎聽見這消息後，登時爲之一怔。

「怎麼了，三爺，你認爲有甚麼不妥嗎？」翠紅道。

「是的，這其中大有可疑之處。如我推測不錯的話，這案和合肥所發生的應是同一人所爲。」楚三郎道。

「三爺，你又不會見過受害人之狀況，又怎知不是宋雙雙所爲？」

「根據消息報導，這案是於前晚發生的，武漢和合肥相距數百里，消息爲何能這麼快傳到這裏？」

「是啊，普通人的行程，由武漢來這裏，最低限度要走上十天八天，除非用快馬，日夜兼程趕路。但是，武漢發生一宗姦殺案，和合肥扯上甚麼關係，誰會這般着急的通知這裏？」翠紅道。

「難道這消息是假的，只是這裏的人做出來？」小詩也道。

「消息不一定是假的，極有可能是武林中人經由飛鴿傳書或其它方式送來這裏，然後經由這裏的人散播出來。」

「一件普通姦殺案，有那個武林中人這般的熱心，專誠送來這裏？」翠紅道。

「所以，我懷疑這消息是特地讓我知道的，不消說，他的目的是引我前往武漢。」

「三爺，這人用如此滅絕天良的方法來引你前往武漢，定是十死不赦之輩，說不定這是個陷阱。」小詩道。

「小詩，妳說的一點兒都沒有錯，這定是個陷阱。」

「那麼我們去不去武漢，三爺？」翠紅問道。

「當然要去了，別人已下了挑戰書，我們怎能示弱？翠紅，快點收拾行囊，我們立即起程，只是我們得要做一些準備工夫。」

「三爺，什麼準備工夫？」翠紅道。

「敵暗我明，我們若公然前往武漢的話，實在防不勝防。所以，我打算離開這裏後，便立即化裝折回，改租一輛馬車前往武漢，給他們來一個措手不及。」楚三郎道。

「三爺，何必這般痲煩啊，乾脆便租一輛馬車出城，中途再化裝便成了。」小詩道。

「傻丫頭，對方這時定有人在合肥監視我們之舉動，看我們上不上當。若我們租車出城，豈不是告訴他們我們已有所警覺？」楚三郎笑道。

「三爺，這怎麼會啊，以馬車代步實在平常得很，又怎會是告訴別人我們已有警覺呢？」小詩大惑不解道。

「第一，我出道十年以來，從不曾坐過馬車，一旦改變作風，對方是會懷疑；第二，我們是追踪採花大賊，

並非一般的出門，必須爭取時間，馬車速度與騎馬趕路，相差一大截，我們捨快取慢，對方又怎不生疑？」

小詩這才恍然大悟，不迭點頭。

半個時辰後，楚三郎與翠紅、小詩已舒舒服服的坐着一輛馬車，徐徐向武漢進發。楚三郎既已推斷這是個陷阱，當然不會急於趕路，因爲他知道對方定會在武漢等他，即使等的不耐煩也會等下去，或是留下線索，再度把他引到另一個地方去。

這時的楚三郎，已扮成一個老態龍鍾的糟老頭子，帶着女兒翠紅及孫女小詩往武漢探親，翠紅及小詩兩女當然亦已略作化裝，掩去本來面目。

只是小詩這小靈精，倒是個機會主義者，竟懂得趁機不時竄進公公懷裏撒嬌，更拿他的假鬚來把玩，把楚三郎弄得啼笑皆非。

「小鬼頭，妳再是這樣頑皮，看我不打妳屁股才怪。」楚三郎笑駡着。

「對了，小詩這般佻皮，你早該打她屁股了，最好是脫掉褲子才打。」翠紅插嘴道。

楚三郎還能說些甚麼？

傍晚時分，三人來到一個小鎮，找了一間小客棧投宿。

吃過晚飯，楚三郎與兩婢便在房間裏閒談。

小詩突然福至心靈，道：「三爺，我們十天前，不是正在武漢附近逗留了數天嗎？那些人若是存心對付我們，爲何當時不動手，而要這麼轉折，老遠的從金陵把我們引來？難道他們的勢力根本便不是在武漢？」

楚三郎笑道：「小詩，他們的勢力若不是在武漢，把我們引到武漢來幹甚麼，莫非又打算把我們引到別處？他們之目的又何在？」

翠紅道：「三爺，這是調虎離山之計。」

楚三郎道：「翠紅，我們根本便沒有山，何來調虎離山？」

翠紅道：「三爺，當我們第一次聽見姦殺案之消息時，正在金陵查問着陰陽雙怪及宋雙雙之下落，換言之，金陵便是山，有人不想你這頭猛虎留在金陵，便用這辦法把你引走。」

楚三郎想了想，道：「翠紅，你說的頗有道理。只是，誰會這樣做呢？我留在金陵對他們又有何妨礙呢？」

翠紅道：「會否便是陰陽雙怪所爲呢？」

楚三郎搖搖頭：「應該不是他們，目前我們實力與他們三人仍有一段距離，陰陽雙怪若在金陵的話，又怎會這麼蠢把我們引走？乾脆找上我們一戰便一了百了，我猜他們極有可能不知道我們正在金陵找他們，與這事扯不上半點關係。」

翠紅道：「那會是誰呢？」

楚三郎道：「這還不簡單？我仍靜悄悄的回金陵一看便知道了。翠紅，通知車伕不用載我們往武漢了，付足車資，着他自行回去合肥吧，我們趕夜路回金陵。」

小詩一愕，道：「三爺，這個時間，我們那能找到馬匹啊？而且在這小鎮，能否找到馬匹尚是疑問。」

楚三郎笑道：「沒有馬匹，難道不可以走路的嗎？我教妳的輕功並不是只在逃命時才能派上用場的，拿來趕路並不會比一匹馬慢上多少。」

小詩苦着臉道：「三爺，小婢從不曾走過這麼遠的路，也不知能否支持得來。」

楚三郎道：「放心吧，若妳眞的走不動時，我和翠紅會扶着妳的，絕不會把妳丟在荒山裏。」

＊　＊　＊

金陵是個大城市，住在這個曾是六朝金粉地的居民自然是比其他地方的人富裕得多，只是，無論是如何富裕的地方，都會有兩種人存在，那便是婊子和叫化子。

這兩種行業，是七十二行當中最輕鬆的行業，所以千百年來，即使有個別執政者嚴加取締，認爲有損國體，但也沒辦法把之徹底消滅。

金陵的婊子，衆所周知，大多聚集在秦淮河一帶。至於叫化子，只要是熱鬧的地方，便有他們的踪影，不過，他們在晚間，都喜歡聚集在土地廟裏渡宿。

天下間的叫化子，佔了大部份是丐幫門下，金陵的叫化子當然也不例外，而金陵的土地廟亦變成了丐幫的分舵。

這晚，數十名叫化子如常般齊集在土地廟裏，一些在呼呼大睡，一些則在高談闊論，口沫橫飛的說着這幾天來之趣事，一些則在大吃大喝。

酒香、肉香，混雜着體臭、汗臭，使土地廟裏充斥着一股難以形容的氣味，不習慣的人，實在難捱上一刻。

「是誰？」廟外傳來了一聲暴喝，跟着便是一聲慘叫。

數十名叫化子登時臉色大變，紛紛拿了他們的隨身武器打狗棒衝出土地廟一看究竟。

一個丐幫弟子滿身鮮血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看情形已是凶多吉少。

廟前，站着數十名手持清一色長劍的黑衣人，黑巾幪面，只能從身材上看出有男亦有女。

丐幫金陵分舵舵主洪彪排衆而出，怒道：「你們是誰，爲何無故殺害本幫門下？」

從黑衣人所站之位置來看，他們似是由一雙男女所率領，只聽見那女的寒聲道：「我乃是拘魂使者，奉命把他們這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廢物消除！你們這些廢物光吃不做，對人間毫無建樹，留在世間有害無益，識相的便乾脆自盡，省得我們動手。」

洪彪大怒，喝道：「你們究竟是

誰？立即亮出身份，否則本幫對你們不客氣。」

幪面女子側身向她的同伴笑道：「我說的一點也沒錯吧，我們既然幪着臉孔，自是不想別人知道眞正身份，這些叫化子還如此愚蠢地問，你說吧，這些蠢人留在世間，豈不是浪費穀麥？」

洪彪氣得滿臉通紅，正要下令門下有所行動，那名男的黑衣幪面人已先他一步，把手一提，口裏吐出一個字：「殺！」

土地廟外登時掀起一場大混戰。

金陵分舵，乃是丐幫一個頗爲重要之據點，門下弟子足有兩百多人，只是土地廟地方不大，不能容納那麼多人，而且，若經常聚上兩三百人的話，定會招惹官府干涉；因此，這裏平日只有三十多名身份略高的四、五袋弟子聚集，其餘的則分散在城中各處。

論人數，雙方均是差不多，論武功身手，衣衫襤褸的叫化子與那些黑衣劍士們也相差不遠。分別只有一處，便是雙方爲首的人修爲不同。

洪彪身爲分舵主，武功自然不差，一枝打狗棒舞來呼呼生風，不要說野狗了，便是尋常武師，十來個也未必是他的對手。

只可惜他的對手並非一條野狗，更非普通武師，那手凌厲絕倫的劍法，即使是丐幫幫主親自上陣，也未能討好。

只是十多個照面之間，洪彪已被長劍透胸而過，倒在地上。

那名曾和洪彪對話的幪面女子，一直都不曾出手，只靜立一旁掠陣，直至洪彪倒下後，才拔出長劍加入戰圈，協助其他黑衣人追殺丐幫門下。

不消一頓飯工夫，三十多名丐幫弟子，悉數倒臥血泊之中。

「報告宮主，姑娘，敵人已全部被殲，一個也不曾逃掉。」一名黑衣劍士道。

「好極了，你們立即分頭行動，殺掉本地所有化子，本姑娘要在本宮遷來金陵之時，看不見一個這些討厭的東西。」幪面女子冷冷地道。

宮主、本宮，這些黑衣人究竟是何方神聖？難道是繁星宮的門下？殺死洪彪的莫非便是傅鐵心？那幪面女子莫非便是繁星劍莊婷的愛徒溫柔柔？

片刻間，數十名黑衣劍士走得一個不剩，連數名於搏鬥中戰死的劍士之屍體也一併帶走，土地廟外只餘下數十具倒卧血泊中的丐幫門下，沒有一個留得生命。

咦，怎麼還有一個叫化子尚能動彈？啊，還是分舵主洪彪哩！

只見洪彪掙扎地坐了起來，咬着牙齦自點胸前數穴，撕開上身那早已殘破不堪的鶉衣，露出黑黝黝而冒着血的胸膛。

胸前穴道被點後，傷口漸漸停止流血，洪彪拿出金創葯敷上，略爲包紮後，步履維艱地離去。

他本打算立即通知城內其他門下逃走的，只是，他知道以他現時之情況，實在難以辦得到，反讓對方發覺他不曾死掉，給他補上一劍。

洪彪並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只是，若然他也死了，誰去報告幫主下這毒手的是那些人？

他在慶幸着對手不曾留意到那一劍有着數分偏差，沒有刺進他的心臟，否則他能活着才怪。長劍透胸而過，傷勢當然不輕，但總算能拾回一條老命。

若黑衣人眞的是傅鐵心，以他的身手，出劍又怎會有所偏差？

莫非他心存不忍？莫非他也對這屠殺丐幫門下之行動有所不滿，所以故意放過洪彪一條生路？

也許只有他才能回答這問題了！

一夜之間，金陵城的叫化子被人殺光了，當然震動了整個丐幫，整個武林！

二百多條人命，官府自然也不能像處理以往武林恩怨般隻眼開、隻眼閉；尤其是這命案發生於僅次於京師的大城市金陵！應天府尹大怒，下令徹查此事，緝捕兇手歸案。

查歸查，緝歸緝，兇徒手法乾淨俐落，不曾留下半點線索，往那兒找兇手？

線索是有的，因爲還有一個活口，便是丐幫金陵分舵主洪彪，只不過他只向幫主單平報告發生了甚麼事。

丐幫一向都不和官府打交道，當然不會借助官府的力量來緝兇，但他身爲武林盟一份子，自然向當時的武林盟主少林寺方丈悟性大師提出投訴。

＊　＊　＊

楚三郎與翠紅，小詩風塵僕僕的趕到金陵的時候，已是慘劇發生後的翌日下午。

楚三郎不禁搖頭嘆息，道：「我們來遲一步了！」

翠紅也被這駭人消息震驚着，道：「三爺，究竟是那些人如此殘酷，一夜之間殺光這裏的丐幫弟子。」

楚三郎搖搖頭，道：「唉，醞釀已久的江湖大風暴終於爆發了，這類的慘劇將會接二連三地出現。」

翠紅道：「那我們插不插手管這事？」

楚三郎道：「江湖仇殺，無日無之，照說管也管不得那麼多，只是今次情況實在有點特殊，即使我不打算插手管閑事，侍衛營副統領納蘭海亮也會向我施加壓力，不讓我袖手旁觀。」

翠紅道：「納蘭海亮會向三爺施壓力？」

楚三郎道：「一定會，因爲這事實在鬧得太大了，官府難以裝聾扮啞。讓我們現在便找一找應天府的捕頭，

看看有沒有任何線索吧！」

三人並沒有回復本來面目，只扮作報案人跑進了應天府衙門。

應天府捕頭耿天鷹正爲着丐幫弟子被屠殺之事煩躁萬分，聽見手下來報說一姓的楚的老頭子帶着兩名女子來找他，不禁喜出望外。

天下間姓楚的人並不少，但耿天鷹認識的，却只有一個，那便是鼎鼎大名的獵鷹楚三。雖然來人模樣與楚三郎不符，但金陵既發生如此大事，楚三郎易容前來找他實不足爲怪。

耿天鷹滿懷希望的跑去廳堂迎接。

「耿捕頭，可否借一步說話？」正是楚三郎的聲音。

「可以，可以，楚兄請！」耿天鷹連忙帶領楚三郎等人進內堂密室。

「耿捕頭，請恕楚某故作神秘，金陵時值風雨之秋，楚某實在不願太惹人注意。至於楚某來意，耿捕頭應亦已測知。」楚三郎道。

「楚足，耿某謹此謝過援手之德。」耿天鷹打蛇隨棍上的道。

「耿捕頭，不必謝，這案可有懸紅？」

「當然有，只是上頭還不曾正式宣佈多少，楚兄，請放心，耿某定會大力爭取的了，只要能破案，絕不會讓楚兄失望。」

「命案現場可有留下任何線索嗎？」

「沒有，兇徒手法可說乾淨俐落，不曾留下任何可堪追查之線索，唯一線索是丐幫此地之分舵主洪彪失了踪，屍體當中並沒有他的份兒！」耿天鷹道。

「會否是他在事發前有事離開金陵？」

「應該不會，事發那一個晚上，兒郎們曾見他在城裏。」

「耿捕頭，楚某可以看看那些屍體嗎？」

「當然可以，楚兄請隨耿某來。」

楚三郎把兩婢留在官衙，獨自隨耿天鷹前往瞧那兩百多條屍體。

「從傷口狀態來看，兇徒人數不少，而且全部都是用劍，其中一人身手極高，比諸楚某實不遑多讓。」

「楚兄，請問可知道是那幫人所爲？」耿天鷹道。

「耿捕頭，你以爲楚某是神仙嗎？是了，事發當天，可有任何特別江湖人物在金陵出現？」楚三郎道。

「沒有啊，近數天來都沒有特別惹人注目的武林中人在金陵出沒。」

「有沒有大批陌生人出現？」

「楚兄，金陵經常都有陌生江湖人過路，不過，人數並不會太多，近日亦不會有任何特別。」

「這倒奇怪了，二百多人之中，只有十多名是死於該高手劍下，其餘的行兇者身手只是普通。從這點推斷，行兇者應不少於廿人，若無陌生人到境，那該是本地武林中人所爲了！但這裏除了丐幫外，還有那個門派，有這麼多人手？」

「楚兄，據耿某所知，金陵內，應該沒有任何門派有如此實力，只有……」耿天鷹欲言又止。

「只有甚麼？」

「只有繁星宮最有可能，他們雖然不曾在金陵設有分舵，但是總壇却在離這裏不遠之姑蘇。」

楚三郎聽了，爲之眉頭深鎖，事實上他也想到這一點。因爲其中十多名丐幫遇害者，中劍之部位均是要害，一劍畢命，手法與功力均與傅鐵心極爲相似，即使是溫柔柔也難以做到。換言之，除了傅鐵心外，楚三郎實在想不出武林中還有那一個劍手有如此之修爲。

當然，除了傅鐵心外，還有莊婷、潘子安以及宋雙雙三人有此功力。

若是莊婷下的手，實在和傅鐵心沒有多大分別，因爲都是繁星宮所爲。

潘子安已死，當然不會是他。

宋雙雙用的是窄身短劍，從傷口大小判斷，不像是她。

一切都指向繁星宮！

楚三郎實在大爲頭痛，若眞是繁星宮下的毒手，他該怎辦？

莊婷與他先師上官雲有着一段不尋常之關係，而傅鐵心則和他自己交情頗深！

楚三郎實在不知道怎辦，唯有見步行步，若眞是繁星宮所爲再作打算。

＊　＊　＊

嵩山少林寺裏，少林掌門兼當今武林盟盟主悟性大師臉色凝重地聆聽着丐幫前金陵分舵舵主洪彪細說遇襲經過，一旁坐着丐幫幫主單平及武當掌門清虛道長。

「單幫主，若照貴幫洪舵主所說，此事極有可能乃是繁星宮所爲。」悟性大師道。

「大師，不是極有可能，而是絕對。試問武林中那個人是被稱爲宮主的？又有那個劍客有如斯身手？」單平爲人剛直，冲口而出道。他忘記了在座尚有武林四大劍派之一的武當派掌門人清虛道長。

雖然清虛道長之劍法比諸傅鐵心的確有一段距離，但單平這番話却也使他尷尬得很，不過單平說的也是個事實，在數個照面之間便能擊敗洪彪，清虛道長絕難辦到。

「單幫主，雖然如此，我們却缺乏足夠証據向繁星宮問罪啊！」悟性大師道。

「大師，你還需要甚麼証據？本幫的洪舵主便是最佳証據！他是血案的唯一生還者，曾身歷其境，目睹他們行兇，他的左胸還有着一個劍疤！這還不足夠嗎？你以爲本幫是誣告繁星宮嗎？」單平激動地道。

「單幫主，請你冷靜一點，老衲不是說貴幫誣告繁星宮，事實上老衲亦相信貴幫洪舵主之說話，更相信這極有可能是繁星宮所爲。只可惜洪舵主當晚不會目睹任何人之面孔，亦不能形容那黑衣幪面人用的是甚麼劍法，單憑那人劍法高明以及一句宮主之稱謂便指証他是傅鐵心，証據似乎差一點，不夠理直氣壯。」悟性大師道。

「大師，如此說來，武林盟是決定不理此事了？」

「單幫主請勿誤會，老衲只是認爲在沒有足夠証據之前，不宜輕舉妄動，否則繁星宮反擊之下，理虧在我們。單幫主，請稍爲忍耐，待搜集足夠証據後，我們再商討如何採取行動。」

「甚麼？還要搜集証據？事隔了這麼多天，往那裏找証據？難道你要我們回金陵，看看在地上能否拾着繁星宮門下遺留腰牌之類的東西，還是等待他們其中一人受不住良心譴責，自動跑來投案做証人了？」單平的語聲愈來愈激動。

「單幫主，且聽老衲一言，老衲相信繁星宮絕對不會只是對付貴幫金陵分舵的，他們定會食髓知味，繼續有所行動，屆時我們定能抓着他們之痛腳。目前，我們主要的行動便是提高警覺以及嚴密監視繁星宮之一切行動。」悟性大師道。

「大師，若他們就此罷手，本幫二百多條人命豈不是白白送掉？」單平怒道。

「單幫主，他們絕對不會就此罷手的，貧道亦贊成大師所說，暫時應稍爲忍耐。」武當掌門清虛道長道。

「哼，你們不必說了，既然你們對繁星宮有所忌憚，那便由本幫來對付他們吧！即使戰至最後一兵一卒，本幫也不會和繁星宮罷休！洪舵主，我們走！」單平怒道。

「單幫主，請冷靜一點，萬萬不可輕舉妄動，這只會造成更大的禍害！」清虛道長急道。

「單幫主，請留步，讓我們從長計議！」悟性大師亦道。

可是，單平已是氣沖沖的，頭也不回地與洪彪離去。

悟性大師不禁搖頭歎息，道：「江湖從此難有安寧了。」

清虛道長道：「大師，現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事？」

悟性大師道：「証據不足，若貿然支持丐幫對付繁星宮，只會授人話柄，我們如今唯有通知各大門派加緊提防，另一方面密切注視事態之發展。」

單平此去，引起了軒然風波。

煽風點火　擾亂視聽

丐幫幫主單平與分舵主洪彪離開嵩山少林寺不足半個月後，天下間的叫化子差不多全部銷聲匿跡。

難道是單平表面口硬，暗裏害怕，命令所有丐幫弟子躲起來，免遭繁星宮繼續施毒手所殺？

不，絕對不是，丐幫幫主單平這人，雖然脾性剛烈，極易衝突，却非懦弱之輩，而事實上丐幫上下怒火高漲，亦不容許他示弱於人。

單平很快便以行動來証明他並非軟弱無能之輩，親自率領多名高手，襲擊繁星宮鄭州分舵。

此役，丐幫出動了差不多五十名好手，傳統之襤褸衣裝換上了普通衣服，只在不當眼之處帶着小小補綴，以表示丐幫弟子身份。

近五十名高手，臂纏白箍，以風捲殘雲之勢把繁星宮鄭州分舵夷爲平地。

不宜而戰，當然有欠光明正大，但在丐幫來說，却是理所當然之事，因爲他們認爲這只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繁星宮首腦莊婷及傅鐵心自然是震怒萬分，立即部署反擊行動。

當楚三郎獲悉繁星宮鄭州分舵被丐幫剷平後，便意識到事態已愈來愈嚴重，連忙與翠紅、小詩兩婢兼程趕往姑蘇繁星宮總壇找傅鐵心。

一向臉帶笑容的傅鐵心，這時也變得神色沈重起來。

「楚兄，何事令你跑來姑蘇了？」

「傅兄，你眞的不知道楚某之來意？」

「楚兄是爲了丐幫與本宮之恩怨而來？」

「對了，傅兄，事態嚴重，尚請傅兄據實回答楚某一句，金陵城二百多條性命可是傅兄率領繁星宮門下所爲？」楚三郎毫不轉彎抹角的問道。

傅鐵心一怔，道：「楚兄何以有此一問？難道你以爲這是傅某所爲？」

楚三郎道：「傅兄，楚某自然有相詢之理由，請傅兄先回答。」

傅鐵心道：「楚兄，傅某對此毫不知情，當日武昌一別，傅某便回到姑蘇，一直都不曾離開此間半步。」

楚三郎道：「如此說來，這事與繁星宮無關了？」

傅鐵心道：「傅某不會如此說，只是傅某對此事毫不知情，亦不會參與。」

楚三郎道：「傅兄，這話怎講？難道是莊婷瞞着你親自率領繁星宮手下行動？」

傅鐵心道：「楚兄誤會了，傅某並不是如此意思。事實上，傅某只是不敢肯定這事與繁星宮有沒有關係，傅某雖說是一宮之主，但有很多事乃是事後才知情的。而這趟，不會有任何人提及過本宮與金陵血案有關，而據傅某所知，本宮總壇人手，包括溫柔在內，在事發之前後數天，均不曾離開過姑蘇半步。至於莊婷有否親自率領分壇人手參與此事，則非傅某所知。楚足何以認爲這事與傅某及繁星

宮有關呢？難道楚兄是從丐幫對本宮鄭州分舵採取行動一事所推測？」

楚三郎道：「不，楚某乃是從部份金陵丐幫弟子屍體上之劍傷推測而來。武林中，能做出如此傷口的劍手實屈指可數，即使是武當清虛，甚至溫柔柔也難以辦到。」

傅鐵心道：「如此說來，除了傅某之外，只有莊婷及宋雙雙了？」

楚三郎道：「是的，但宋雙雙所用的劍窄而短，與傷口大小不符，而她的劍法路數，若改用長劍，威力便大打折扣，難以造成如此效果。所以楚某認爲她的可能性不大。」

傅鐵心驀地想起了一個人來，連忙道：「噢，還有一個人！」

楚三郎急問：「是誰？」

傅鐵心道：「傅某在加盟繁星宮之前，曾有一女子假冒莊婷向傅某挑戰，這女子之劍法，比諸傅某實不遑多讓。」

楚三郎道：「楚某也會聽說過這回事，但當時那女子是與三個人合攻傅兄的啊！」

傅鐵心道：「是的，不過即使是單對單，傅某當時也沒法取勝。」

楚三郎道：「這女子究竟是誰，若金陵血案眞的是她所爲的話，這陰謀可說歹毒萬分了，使武林掀起軒然大波。」

傅鐵心道：「她可能與昔日神劍堡主有關，因爲當日與她一起合攻傅某那三人當中，有一個被傅某所殺，乃是神劍堡主史向榮之得力手下，神劍三英中的一個。」

楚三郎一愕，道：「與史向榮有關？楚某倒不曾聽說過史向榮有妻子或女兒，甚至姊妹的啊！」

傅鐵心輕歎一聲道：「楚兄，很抱歉，看來本宮暫時沒辦法協助楚兄找尋宋雙雙那妖女以及陰陽雙怪之行踪了。」

楚三郎道：「沒有關係，楚某目前要查的乃是金陵兇案，老實說，楚某實在不願看見江湖如此大亂。」

傅鐵心道：「楚兄，太遲了，即使現在能找出眞兇，本宮也絕無可能和丐幫化解這段仇怨。」

楚三郎道：「傅兄，難道你不願意爲了顧全大局面和丐幫和解嗎？」

傅鐵心道：「楚兄，一言難盡，總而言之，傅某有心無力。唯一可以告訴楚兄的是有些人已等候着這個機會很久了，只會乘機發難，不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楚三郎道：「莊婷唯恐天下不亂？」

傅鐵心道：「楚兄，你是聰明人，不要淌這混水了，還是花點心機對付宋雙雙及陰陽雙怪吧，這場大亂是無可避免的了。」說畢便端茶送客。

楚三郎只得告辭，與翠紅及小詩離開。

「三爺，傅公子似乎是暗示着莊婷有無比野心哩。」翠紅道。

「莊婷當然是有無比野心了，要不，她弄個繁星宮幹甚麼？唉，若她眞的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話，即使我們能找到金陵大屠殺之眞正兇手，正如傅鐵心所說般，也是於事無補。繁星宮鄭州分舵死了那麼多人，莊婷實大有藉口把丐幫整個剷除。」楚三郎道。

「繁星宮有這樣實力嗎？」翠紅道。

「丐幫門下弟子雖比繁星宮多上很多倍，却吃虧在沒有眞正高手，即使是他們的幫主單平，也遠非莊婷、傅鐵心或溫柔柔任何一人之敵。丐幫這趟可說是大錯特錯，說不定會招致滅門之禍。」

「三爺，可有辦法消解這場災難嗎？」翠紅道。

「希望不大，若能在事情不會弄到不可收拾之前，找到金陵大屠殺之眞兇，也許還有一線轉機。只是，那神秘女子又是誰呢？」

他身旁的小詩粉頸低垂，心裏天人交戰着，她不敢肯定金陵這大屠殺是誰下的毒手，但神秘女子是誰，她却是知之甚詳，因爲這人正是她追隨了十多年的主人白玉蓮。

白玉蓮半年前雖然不念主僕情，强逼小詩獻身給潘子安，畢竟十多年來對她也頗爲不錯，主僕情深，小詩實在不願意出賣白玉蓮。因此，她追隨着楚三郎這半年來，絲毫不提白玉蓮半句，對她的秘密更是守口如瓶。

只是，如今情況實在有點兒不同，若她繼續保持緘默的話，定會連累千百人無辜送掉生命。

不過，即使說出白玉蓮便是那神秘女子，是否便能把這場災難化解於無形呢？正如楚三郎所說，機會很微。既然機會很微，又何必爲此而負上不義之名呢？

但是，楚三郎對她這麼好，她若一點也不幫忙，豈不是愧對這新主人？

終於，小詩一咬下唇道：「三爺，我們不如回金陵吧，那裏應能找到一些線索的。」

「金陵？」

「是的，傅公子既然不會做過這事，定是金陵中人所做的。」

「但是金陵城裏並沒有甚麼勢力存在啊！」楚三郎道。

「三爺，金陵只不過沒有明顯表示罷，也許暗勢力很大呢！」

「唔，小詩，妳的話也頗爲有理，我們便跑一跑金陵，看看有沒有特別發現。」

*　*　*

楚三郎與翠紅、小詩兩婢離開繁星宮總壇後，傅鐵心獨坐在大廳裏，腦海中思潮起伏。

在楚三郎未到訪之前，他已有了部署，且傳出反擊之命令。他並非不知道丐幫襲擊鄭州分舵乃出於報復，

只不過，他實在有點氣惱丐幫不由分說地把殺死二百多名丐幫弟子之罪名加諸他現時出面領導的繁星宮頭上。

但經過楚三郎之解釋後，傅鐵心亦了解丐幫之行動雖說是魯莽一點，却也不全是無因由，換上任何人，也會認爲金陵大屠殺乃是他傅鐵心或是莊婷率領繁星宮高手所爲。畢竟當日假冒莊婷那女子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給武林人仕之印象並不那般深刻，相隔了半年多，人們根本便忘記了曾經有過這神秘女子出現，更不要說懷疑她和金陵大屠殺有關了。

另外，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那便是繁星宮這半年來實在太令人側目了，剷除不會有任何惡跡之旭日敎在前，廣納人手，遍設分舵在後，誰不認爲繁星宮居心不良？而事實上繁星宮的確有着無比野心啊，只不過又有誰了解到野心勃勃的只是莊婷，而不是他這名義上是宮主的傅鐵心呢？

他該怎麼辦？不，他一定要盡一切力量來挽救這場武林大災難，他實在不忍心看見數以千計的武林人物無故送掉寶貴之生命。

殺手之王也會動起惻隱之心？

傅鐵心的外號雖叫作笑臉鐵心，也曾當了十年爲錢而殺人的職業殺手，却並不是個草菅人命，冷血無情之輩，否則他也不會有不殺官、不殺民，只殺江湖人之原則。

隨即見他站了起來，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間，既不更衣，也不解下佩劍，便倒臥床上。

現在只不過是黃昏時分，這麼早便累了？即使疲憊之極，也該脫鞋解劍的啊，難道夢中也得動用兵刃？

咦，怎麼只眨眼間，床上的傅鐵心便不見了？噢，原來床裏藏有暗道。

只片刻後，傅鐵心便出現在一個頗爲寬敞的庭院中，兩名背插長劍的青衣婢女迎着他道：「傅宮主，有事找夫人嗎？」

傅鐵心點頭道：「是的，勞煩通傳，傅某有要事與夫人相討。」

「請宮主稍候！」其中一名婢女連忙前往通傳，半晌後便回來道：「宮主，夫人有請！」

他們口中的夫人原來便是莊婷！莊婷的身份何時變成夫人了？難道她已嫁了人？

「找我有事嗎？」莊婷道。

「夫人，楚三郎剛才曾到總壇找傅某。」傅鐵心道。

「他跑來幹甚麼，是否爲了追查宋雙雙之事而來？」莊婷眉頭一皺道。

「不，他是來告訴傅某在金陵被殺的叫化子當中，有部份是死於一名武功修爲極高之人劍下。」

「有這麼一回事？他可曾透露這人修爲達到那一境界？」

「從那些遇害者的傷口來推斷，這人比溫姑娘還要强很多。」

「普天下的劍手，能勝過柔柔的，便只有你和我。鐵心，你不是懷疑這是我幹的好事吧？」莊婷臉色一變道。

「不，傅某又怎敢懷疑夫人？只不過傅某想起另一個人來罷了。」

「是誰？難道是宋雙雙或是陰陽雙怪中的一個？」

「不是他們，他們所用的劍不對。夫人，妳還記得半年前那曾經假冒夫人名字向傅某挑戰的神秘女子嗎？」

「噢，原來你懷疑的是這賤人，只是你若不提起來，我倒忘記了武林中還有這個人存在。你說的不錯，這假冒我名號的賤人，不論修爲及劍法，比柔柔的確强上很多，即使和你、我比較，也不會遜上多少。」

「當時她是和另外三名劍手聯同出手的，故此，武林中人都忽略了她的眞正修爲，而且隔了這麼久也不曾見她再度露臉，武林中人把她遺忘了實不足爲怪。」

「鐵心，你究竟要說的是甚麼？專程跑來這裏便是要告訴我金陵那些叫化子可能是這女人所殺？」

傅鐵心道：「傅某只是想提醒夫人一點，若本宮與丐幫火拚，便會中了別人奸計，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莊婷笑道：「鐵心，你以爲繁星宮是鷸，還是蚌，區區一個丐幫，何足與本宮相爭？你難道眞的對本宮如此沒有信心？」

傅鐵心道：「夫人，傅某並不是對本宮沒有信心，只是，即使我們能把丐幫除掉，本宮的實力亦會折損不少，屆時這種神秘勢力趁機發難的話，我們實在處境不妙。而且，武林盟方面亦會對我們有所行動，務求把我們這口眼中釘拔掉。我們何不與丐幫解釋一番，暫時把局勢緩和，另一方面則找出這種神秘勢力，先把它除去，免除後顧之憂後再作打算呢？」

莊婷搖頭道：「鐵心，你不是說笑吧，竟要繁星宮低聲下氣向丐幫求和？你可知道本宮成立不久，正是極需高昂士氣以及樹立聲威的時候，如此一來，不但會弄致士氣低沈，連這半年來辛辛苦苦建立的小小聲威也會蕩然無存，我們萬萬不能如此做。不要說我們向丐幫解釋了，便是他們向本宮求和，我也不會答應，除非他們無條件投降，成爲本宮附屬組織，永遠聽命於本宮，至於武林盟以及你所說的神秘勢力，暫時來說，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的，屆時我自有辦法對付。」

傅鐵心一愕道：「夫人早已有了部署？」

莊婷道：「也不可以說是部署，只不過是個初步計劃罷了，有個別細則我還不曾想通，所以暫時不告訴你了。坦白說，金陵事件甫發生，我已想到定是別人嫁禍本宮之計，只不過不知道是誰在攪鬼罷了，這倒幫了我一個大忙，我正在找尋大開拳腳的藉

口，丐幫便把藉口自動送上，而且是一個理直氣壯的藉口！鐵心，你以爲我會白白放棄這個大好機會嗎？」

傅鐵心早已料到莊婷這心意，他來這裏的目的只不過是盡最後一分努力，另外藉武林盟及那神秘勢力來套莊婷之口風，看她是否另有人手或部署，因爲金陵血案亦有可能是莊婷率領一些他不知曉的人手所爲。

可惜的是，除了証實莊婷有着極大之野心外，傅鐵心並不能探聽出甚麼具體之消息來。

莊婷續道：「鐵心，好好地當這繁星宮宮主吧，我不會虧待你的，這總比你當甚麼殺手來得强。不過，你若眞的不願意當這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宮主位置，五個月後你還有一個機會，屆時只要你能打敗我，便能恢復自由身，不過你可得緊記一點，機會只有一個，若你還是落敗的話，今生便要爲我效勞的了，你先回去吧，花點心機想想如何振興繁星宮，不要老是躲起來研究武功，希望能戰勝我，很多時，愈心急便愈難有收穫，這一點你應該明白，對嗎？」

傅鐵心默默無言，知道多說也沒用，便要告辭離去。

莊婷却道：「噢，我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我已決定把小梅及小蘭送給你作爲侍婢，你既然來了，便順道把她們帶回去吧。」

傅鐵心忙道：「夫人好意，傅某心領了，長久以來，傅某都是獨身，實在不習慣有人服侍。」

莊婷道：「往日和現在又怎麼相同，從前你是殺手，即使逛窰子也沒有關係，現在可不同了，身爲繁星宮宮主，那些地方還是少去爲好，免致有失身份。」

傅鐵心聽了，只得默然接受，要知道一個正常人，若長時間沒有異性慰藉，身心多少也會有點影响。

「還有一點，你若是對柔柔也有意思的話，我也一併把她許配給你，你意下如何？」莊婷道。

「夫人，傅某目前仍不會考慮婚姻之事，還是遲些才談這個問題吧。」

「那便隨你的意思吧，只是可不要太遲，否則難保被人捷足先登，要知道柔柔雖然刁蠻了一點，却是萬中無一的美女哩！」

「夫人，傅某告辭了。」

＊　＊　＊

楚三郎來到金陵，把翠紅及小詩兩婢留在客棧後，便逕自探訪捕頭耿天鷹。

「楚兄，可有任何消息嗎？」耿天鷹急不及待的問道。

「耿捕頭，這裏的血案應該不是傅鐵心及他的手下幹的。極有可能是個神秘女子所爲，當然還有不少人曾參與。」楚三郎道。

「這是傅鐵心說的嗎？」

「是的，傅鐵心這人，楚某知之甚詳，應該不會胡說。以楚某推測，這神秘女子很可能已在金陵潛伏了一段時間，並暗中樹立起一股勢力。」

「耿某並沒聽說過金陵有如此一個的女子啊，出色的歌妓、婊子倒不少，但她們都是弱不禁風的，只懂撒嬌，在床上殺人也許還可以。」

「耿捕頭，若她是存心來這裏暗中營造勢力的，又怎會招搖，惹人注目呢？說不定便是你所說那些歌伎、婊子中的一個，是了，可曾有丐幫的人來過這裏？」

「沒有，自從發生血案後，本城一個叫化子的踪影也沒有。」

「這倒奇怪了，他們沒派人來驗屍？」

「沒有，那些屍體現仍存於義庄，等候他們派人來領取哩。」

「丐幫的人沒來看過屍體，又怎會那麼肯定是繁星宮之所爲，貿然向繁星宮鄭州分舵採取報復行動？」

「楚兄，難道是丐幫金陵分舵主洪彪眞的逃脫了，回去報告是繁星宮所爲？」

「這倒令我胡塗了，若丐幫有活口的話，便應該知道不是傅鐵心所爲，難道眞的是莊婷率領繁星宮在外間的人手所做？」

「楚兄，若眞是繁星宮的人做的，楚兄只消拿到眞實証據，讓耿某交給納蘭大人交差便成了，傅鐵心與楚兄交情不淺，耿某也明白楚兄有爲難之處的，至於楚兄那份賞金，耿某自會替楚兄爭取的了。」

楚三郎道過謝後便告辭回客棧，三人並不會在金陵調查傅鐵心所提及那神秘女子之下落，於翌日便離開。

目前，楚三郎極須找尋的，乃是丐幫幫主單平，查問當日金陵慘案中是否還有分舵主洪彪這個活口，從而了解多一點當晚之眞實情況。

長久以來，丐幫都不設總壇，幫主習慣上都是四海爲家，跑到那裏，那裏便是總壇所在，當然，他身邊少不了一大羣長老及弟子追隨着。

如此一來，丐幫若發生要事時，何處找他們的幫主報告？他們當然有自己的辦法，丐幫一向都是以消息靈通，聯絡迅速馳名江湖，一旦有任何特別事情發生，三天之內，消息定能傳到幫主手中。

因此，其他門派若有甚麼消息要通知丐幫幫主的話，只消找上任何一個丐幫弟子傳達便成，即使要等候回音，也定能在三、五天內收到。

雖然找丐幫幫主是如此的方便，楚三郎却是一籌莫展，因爲他根本連一個丐幫弟子都找不着，天下間的叫化子都好像突然之間發了橫財般，不見踪影。

「三爺，依小婢看來，丐幫定是恐怕繁星宮對他們採取報復行動，所以敕令各叫化子全部躲了起來，我們這樣到處找也不是辦法。」翠紅道。

「妳說的是，唯今之計，只得跑一趟嵩山了。」楚三郎道。

「三爺，你認為單平有可能躲在少林寺？」小詩道。

「單平在少林寺的機會並不大，只是他在採取行動之前，應曾和悟性大師相討，也許悟性大師對這事知道一點，說不定還知道如何和丐幫聯絡。」

「三爺，悟性大師會告訴你嗎，要知道整個武林，誰不知道三爺和傅公子交情不錯，曾多次携手合作，而且你的師父昔年還是莊婷的愛侶，他們定會懷疑三爺是替繁星宮做奸細的。」

「這也沒辦法的了，但願悟性大師能聽我的話，說出所知。」楚三郎無可奈何的道。

* * *

少林掌門悟性大師白眉深鎖，臉色凝重地聆聽着楚三郎道出來意。

當楚三郎說畢後，悟性大師長嘆一聲道：「唉，楚施主，老衲亦已察覺到這是武林大亂的先兆，只是不知道除了繁星宮外，還有一個如此奸詐之徒在暗中攪鬼罷了。不錯，單幫主的確在不久之前帶同他們的金陵分舵主洪彪前來敝寺，當時除老衲外，還有武當清虛道兄在場。老衲與清虛道兄也曾因証據不足以指証金陵行兇者乃傅鐵心及其繁星宮手下所為，力勸單幫主不可輕舉妄動，誰知道他竟一意孤行，弄致事情變成不可收拾之地步。」

「大師，丐幫曾提出甚麼証據？是洪彪親眼看見繁星宮的人行兇的嗎？」楚三郎道。

「金陵事發時，洪舵主乃是受害人之一，只不過他中劍部位稍有偏差，僥倖逃過一劫。據洪舵主說，行兇者皆是黑巾幪面，看不出本來面目，用的全是長劍，為首者乃一男一女，洪舵主便是傷在那男的劍下。」悟性大師道。

「洪舵主認出那人之身形及所用劍法和傅鐵心相似？」

「不，他說不出來，因為他不曾見過傅鐵心之身手。」

「那麼他根據甚麼來指証繁星宮是兇手？」楚三郎大惑道。

「洪舵主是根據其後各丐幫弟子遇害之後，那羣黑衣人的一番話來判斷行兇者乃繁星宮及傅鐵心，詳細情形是這樣的……」悟性大師隨即把洪彪不久前所描述出來的情形一字不漏地覆述出來。

「大師，若當晚情形乃如你所說的話，楚某可以保証傅鐵心當晚並不在場。」楚三郎語氣堅定的道。

「楚施主為何如此肯定，難道這當中有特別之處？」

「第一點，洪舵主說那人由始至終都不發一言，只說過一個殺字，這與傅鐵心之性格不符，因為傅鐵心這人雖是個殺手，却與一般的殺手之冷面印象不同，動手前最喜歡說話，喋喋不休的待對方不耐煩時才出手。」

「楚施主，除此之外，可還有別的根據嗎？這論點似乎是弱了一點，也許他認為洪舵主不夠資格和他談話哩！」

「第二點，以傅鐵心的身手，只消一招便能解決洪彪，毋須用上七、八招，而傅鐵心的性格，若能一招便可以辦妥的事，他絕對不會用上兩招。」

「楚施主，老衲也同意你的說法，傅鐵心的確有能力一招便殺死洪舵主，而老衲亦曾聽說過傅鐵心在殺人時，除了對手身手極高外，通常都只用一劍。」

「大師，還有第三點，亦即是最大的疑點。傅鐵心出劍，絕對不會有所偏差；即使有所偏差，一個高明一點的武林人亦會立即知道，何況是傅鐵心這絕頂高手？」

「唔，楚施主這話頗為有理。但是，那人既然可以七、八個照面間便能擊倒洪舵主，又怎會不察覺刺中的部位有所偏差呢？」

「大師，說出來實在很簡單，因為他刻意留下一個活口，讓他傳話給丐幫，把這事嫁禍到繁星宮頭上，換言之，那句『宮主』之稱呼亦是刻意說給洪舵主聽的。」

「這些人可說是深謀遠慮了！」悟性大師搖頭歎道。

「不但深謀遠慮，而且謹慎得很哩，他們還唯恐那一劍傷洪彪太重，不能把話帶回去，也恐怕他忽略了『宮主』這兩個字，還特地由那女的出手，殺死十多個丐幫弟子，留下鐵証。」

「楚施主，為甚麼要由那個女的出手呢？」悟性大師道。

「理由很簡單，因為那男的做不到！目光銳利的人，一眼便能從傷口的形狀推斷出下手的人用的是那種兵器，以及修為達到那一個程度。若楚某推測不錯的話，那個女的方是主腦人，亦有可能是傅鐵心所說的那個神秘女子！」楚三郎道。

「如此說來，這很明顯地是嫁禍了，目的便是引起武林大亂。」

「對了，大師所說一點也沒錯，而且那女的實在聰明得很，選中丐幫作為下手對象。她選中丐幫，並不是認為丐幫有足夠實力把繁星宮剷除，而是因為丐幫之主單平為人極易衝動，會毫不考慮後果以及在沒有查明眞相之前便採取報復行動，只要單平採取報復行動，大亂便會掀起，莊婷絕不會就此罷休。」

悟性大師長嘆一聲，道：「是的，楚施主，你說的一點也沒錯，莊婷，噢，老衲應該說，繁星宮已有通牒送到，敕令本盟把丐幫交出。」

楚三郎道：「大師，請恕楚某多問，不知大師打算如何？」

悟性大師道：「武林盟只不過是武林各門派互相援助的一個聯盟，並不是一門一派之類的組織，丐幫之行動

，武林盟並無實際權力干涉，即使有甚麼不對之處，本盟亦只能於事後加以質詢或譴責，所以本盟實在難以把丐幫交給繁星宮發落。除非其他盟友一致公認丐幫所為危害武林，本盟方會對之採取行動。不過，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本盟亦不會把盟友交由別人處置。」

楚三郎道：「大師，你應該知道這可能引來嚴重之後果嗎？」

悟性大師臉色略變，道：「楚施主，你認為本盟應該把丐幫交由繁星宮發落？」

楚三郎搖頭道：「不，楚某沒有如此說，事實上，這也不是個好辦法，只會令丐幫從此消失，武林之大亂絕對不會因此而避免。大師，繁星宮方面可曾提及若果不把丐幫交出來的話，他們將取些甚麼行動？」

悟性大師道：「這倒沒有，事實上，傅鐵心的措詞也頗為客氣，只投訴丐幫無故偷襲繁星宮鄭州分舵，殺害他們數十名門下，希望本盟把兇手交由他們發落，處以應得之罪。不過，老衲亦知道繁星宮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楚施主，你與傅鐵心交情頗深，可否美言數句，請傅鐵心為大局着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呢？」

楚三郎道：「大師，楚某已盡了一切能力的了，而事實上傅鐵心亦明瞭箇中利害，只可惜他雖然是繁星宮宮主，却不是最高的決策人！」

悟性大師道：「楚施主，你認為有甚麼辦法可以消解這場災難呢？」

楚三郎道：「大師，坦白說，楚某暫時仍未能想出一個妥善之辦法來。唯今之計，只有先把單平找着，向他解釋一切，盡量不使情況惡化，我們然後再想辦法從中斡旋。」

悟性大師道：「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楚施主，老衲謹向施主致謝，施主對武林安危，不遺餘力，實使老衲欽佩。」

楚三郎道：「大師，不必說客氣話了，請問如何能夠聯絡得着單幫主？」

悟性大師搖頭道：「自從發生鄭州那宗事件後，本盟也一直在找尋着單幫主之下落，可惜迄今仍沒有消息。」

楚三郎一愕，道：「大師也不知道單幫主之下落？」

悟性大師看見楚三郎似有不信之意，忙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老衲的確不知道單幫主之下落。事實上，本盟連一個丐幫弟子也不能找到，說出來眞是慚愧得很。」

楚三郎不禁大為嘆息，道：「若眞的是這樣，事情便不堪設想了。」

悟性大師道：「楚施主，請恕老衲斗膽多問，若事情眞的一發不可收拾，施主將會站在那一方面？」

楚三郎道：「大師請放心，楚某並非不明理之人，只會盡力化解這場災難，絕對不會盲目支持任何一方。」

悟性大師道：「有施主這句話，老衲便放心了。噢，老衲倒忘記了告訴施主一件事，上次施主交付本寺代為照料那位張施主，傷勢早已全部康復，現在本寺中，施主可要和他一會？」

悟性大師口中的張施主，正是翠紅的三叔張永，九個月前冒死把鐵劍門殺手之名單趕來少林寺交給楚三郎，因傷勢頗重，楚三郎便託少林寺代為照顧。

一直都沒有說過半句話的翠紅聽了，登時為之一愕，道：「張三叔還在這裏？他留在嵩山幹甚麼？」

悟性大師道：「姑娘，張施主已於半年前大徹大悟，於本寺落髮出家，現時的法號乃悟空。」

張永竟是悟字輩，那豈不是和悟性大師同一輩份，如此說來，他定是拜在少林寺兩名碩果僅存的長老，宏光或宏法兩位大師其中之一門下了。

楚三郎想不到當年橫行一時的江東三虎，最後都全部看破紅塵，出家當上和尚，便道：「大師，既然張兄已出家，我們也不打擾他的清修了。大師，勞煩你盡力找一找單幫主之下落，希望能及時阻止事態惡化。」

「施主請放心，這事老衲比誰還來得關心。」悟性大師忙道。

楚三郎隨即告辭，與翠紅、小詩兩婢離開嵩山。

* * *

丐幫的人躲了起來，繁星宮各地分舵亦由明轉暗，照說一宮一幫之間的衝突不會這麼快便掀起的，只因光是找尋對方便得費上一番工夫。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楚三郎離開嵩山少林寺當晚，繁星宮的外壇高手便已出動，悄悄摸到南昌府的一所大屋，不由分說地便向屋裏的人施以襲擊，盡殲屋內三十多名已裝扮成為普通人模樣的丐幫門下。

只是，繁星宮這批人手，在撤回本身秘密據點後的第三天晚上，也遭遇到丐幫高手的報復，全軍盡喪。

繁星宮及丐幫都竟然這般神通廣大，能迅速偵知對手的秘密據點！

事實上却不是他們神通廣大，而是他們中間有着一個穿針引線的有心人！

這個人早在金陵大屠殺發生之時，便已派遣無數手下密切注視着丐幫的一切行動。

丐幫各地分舵由明轉暗，各弟子扮成普通人模樣，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却不知道一切行動均落在這第三者的眼裏，所有新的秘密據點一點也不是秘密。

這個人略施小手法，不着痕迹地把丐幫位於南昌之據點所在轉達繁星宮，便引起了南昌一戰。

繁星宮外壇高手凱旋而回之餘，那會留意到還有一頭黃雀在後尾隨？因此亦把他們的秘密據點暴露出來。而這據點所在亦迅速地在有心人刻意安排之下到達丐幫手中，再爆發另一

場大戰。

　這第三者是誰？當然便是傅鐵心口中所說那個神秘女子，亦即是美若天仙的白玉蓮！

　難怪有人認爲蛇齒蜂針皆不毒，最毒婦人心了！

　有人說上天是公平的，當賜予一個女子美艷的容貌，動人的胴體之同時，亦會給她一副愚蠢的腦袋。

　這是騙人的，有誰見過一個弱智低能的女子有着天仙似的容貌、魔鬼般的身材？

　紅顏禍水，屢見不爽，愈是美麗的女人，愈是禍害的根源；因此，愈是美麗的女人，愈是不可招惹，一個弄的不巧，隨時招致身敗名裂，傾家蕩產，甚至含恨而歿。

　這一個月來，楚三郎與兩婢風塵僕僕的東奔西跑，先到姑蘇找傅鐵心，回金陵找應天府捕頭耿天鷹，找尋叫化子踪影，其後更撲上嵩山少林寺之一切一切的行踪，均在白玉蓮線眼掌握之中。

　這時，白玉蓮正在她的閨房裏，喃喃自語的道：「三郎，你爲甚麼要如此？勾引小詩背叛我在先，毀掉旭日教在後，如今更要插手管我的事，你這是逼我向你下手！三郎，你可不要怪我不念那數夕之情！」

　看來，她對楚三郎的情感可說複雜得很哩！不過，話倒說回來，若白玉蓮眞的存心置楚三郎於死地的話，楚三郎這年來能否如此輕鬆渡過，還是個疑問。

　白玉蓮隨即找來了一個侍婢，道：「小琴，立即把宋無雙夫婦及宋雙雙召來見我。」

　陰陽雙怪和宋雙雙竟然跑到白玉蓮這裏來了？白玉蓮難道不知道宋雙雙當日在旭日教遇險時，臨陣退縮，丟下同伴，擅自逃走嗎？

　片刻後，一對男不男，女不女，使人一見便嘔心的怪人與嫵媚動人的宋雙雙便已來到。

　「教主，是妳找我們嗎？」雙怪中樣貌似女，男裝衣着，却又臉上塗着脂粉的以一極爲尖銳難聽的嗓子問道。

　「宋前輩，我有一項任務交付給你和楊前輩。」白玉蓮道。

　剛才說話的原來便是陰怪宋無雙，宋雙雙的父親。

　「請教主隨便吩咐。」另外一怪立即回答，那聲音却是沙啞低沈，與她那身女子裝扮毫不相襯，不過却與她的外型吻合得很，只因陽怪楊無忌粗眉闊額，口大如盆，十足一個男人模樣。

　若陰陽雙怪的衣服能換過來穿，也許會使人看上去順眼一點。

　「我要兩位殺死楚三郎及他身邊兩名賤婢！」白玉蓮冷冷道。

　「殺死楚三郎？那易辦之極！坦白說吧，教主，早在廿多天前，他們在金陵的時候，我們便該動手的了，何必大費工夫把他們引走。」陰怪喋喋不休的道。

　「宋前輩，這裏是我來策劃行動還是你？你這麼嚕嚕嗦嗦幹甚麼？」白玉蓮臉色一寒的道。

　宋無雙登時噤若寒蟬。

　「你可需要人手嗎？」白玉蓮道。

　「對付楚三郎和兩個丫頭，我們夫婦倆便足夠了，人多反而誤事。」陰怪忙道。

　「這好極了，你們立即出發吧，他們三人現時正在南昌府。」白玉蓮道。

　「教主，那麼我呢？可有特別任務交給我去辦嗎？」陰陽雙怪離去後，宋雙雙便道。

　「雙雙，暫時來說，妳能做些甚麼？我不是曾經告訴妳，施術後四十九天內不能妄動眞氣的嗎？難道妳以爲還可以像上次般在床上擒着楚三郎嗎？」

　「教主，若在這期間內妄動眞氣有甚麼後果？」

　「重則走火入魔，功力全失，輕則前功盡廢，今後永無機會消除妳體內的奇特現狀。忍耐一點吧，還有廿天，妳便可以成爲一個百分之一百的女人了。這個月來，妳那要找處女來宣洩慾火的毛病可會發作嗎？」

　「沒有了，倒是每天都要找個男人來樂上一番，否則便心癢難耐。」宋雙雙道。

　「雙雙，從前妳也是如此的了，只不過沒有現時那般需要吧。這是正常現象，因爲我給妳服用的葯頗爲霸道，替妳加重不少純陰之氣，停止用葯後，這現象便會逐漸消失。但是，妳的慾念仍會比普通人強上很多倍，這是無可避免的了。」

　「這倒關係不大，總比每隔一段時間便要找個處女來救急好得多了，何況還不用每次都必須把對手殺死。」

　「雙雙，妳何時變成如此憐香惜玉了？」白玉蓮笑道。

　「教主，這不是我變成憐香惜玉，而是不願意留下線索給別人追踪我，若非每次都要殺死對手，楚三郎這斯又怎會鍥而不捨的追殺我？說實在的，這楚三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對手哩！」

　「妳是指那一方面？」

　「兩方面都是，論武功，他足可取我性命有餘，在床上也是差不多，實在令我欲生欲死！」宋雙雙口沒遮攔的道。

　可惜她並不知道白玉蓮與楚三郎也有着深厚關係，而且比她的次數還要多，否則她定會有所忌諱。

　要知道女子天性善妒，公然在另一個女子面前談論一個有同樣親密關係的情郎，定會招惹對方不歡。

　「噢，是嗎？那麼妳若有機會再碰上他，會否先和他一續前緣再想辦法來對付他？」白玉蓮不動聲色的道。誰

也不知道她現時心裏想着些甚麼！

　宋雙雙如銀鈴般笑着，道：「教主，妳眞懂得說笑，楚三郎若見着我，不把我拆骨剝皮才怪，又怎會和我上床一續前緣？」

　宋雙雙雖然不會直接回答白玉蓮的問題，但聰明如白玉蓮，又怎會不知道宋雙雙心中所願？

　「雙雙，妳知道這點便好極了，不可再把這楚三郎放在心裏，見着他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他除掉，否則便自取滅亡。」白玉蓮這一番話，表面上是對宋雙雙說的，事實上却是自我警惕。

＊　＊　＊

　白玉蓮的消息可說準確得很，楚三郎與兩名愛婢翠紅及小詩正是在南昌府調查丐幫被襲之事。

　「三爺，我們找了這麼多天，一個叫化子也找不着，繁星宮却這麼容易找到，他們的線眼可不錯呢！」翠紅道。

　「我們只有三個人，而且是走在一起，他們線眼衆多，分散各處，找起人來自然比我們容易得多。只是，繁星宮的人也太大意了，勝利沖昏了頭腦，不足三天便被丐幫反擊成功。如此下去，雙方都會傷亡慘重，敗方不用說了，便是得勝一方，亦會元氣大傷，給第三者乘虛而入。」楚三郎唏噓萬分的道。

　「三爺，你是指那神秘女子之組織？」翠紅道。

　「有可能是她，亦有可能是武林盟，假若得勝的一方是繁星宮的話。」楚三郎道。

　「若是丐幫得勝呢？」

　「若然丐幫得勝，情況可能會好一點，最低限度武林盟不會有所行動，說不定那神秘勢力亦會靜觀其變。只不過這機會可說微乎其微，丐幫絕對難以獲得最後勝利。」

　「三爺，我們是否始終保持中立？」

　「爲大局，我們應該對丐幫施予援手，只是，丐幫却是理虧的一方，我們難有藉口對繁星宮採取任何行動，當然，我們亦不會協助繁星宮，雖然傅鐵心與我有着一份交情，而莊婷亦和先師關係不尋常。」楚三郎道。

　「三爺，原來你心底是希望幫助丐幫的，小婢還以爲你會偏袒繁星宮哩！」小詩道。

　「長久以來，丐幫都是忠義爲本，比諸江湖中任何一個門派之氣節清高得多，莊婷野心勃勃，唯恐天下不亂，我怎會幫她的忙。坦白說，在必要時，我還會出手制止她哩！先師在天之靈，當亦會贊成我之做法。」

　「三爺，我們可以暗中搗亂，處處破壞繁星宮的行動啊！」小詩道。

　「不，暫時來說，我不想正面參予他們之間的鬥爭，因爲目前我們還有件更重要的事要辦，便是先把那躲在暗處的神秘勢力找出來。」楚三郎道。

　「三爺，如何找啊？難道我們又回金陵去嗎？」

　「不，在金陵裏，他們定有着良好之掩護，只要我們在金陵現身，他們便會加倍小心，要找出來並非易事。我現在是等他們來找我！」楚三郎道。

　「你說他們會主動來對付我們？」小詩一愕道。

　「對了，當日他們千方百計的把我們從金陵引走，主要原因是對我們有所忌憚，恐怕我們對他們之計劃有所妨礙。如今我們公然調查這事，定會使他們不安，必要除掉我們而後快，以免誤了大事。即使不能順利除掉我們，也會牽制着我們，不能抽身去管繁星宮與丐幫之間的糾紛。」

　楚三郎之推測一點也沒有錯，只可惜他實在想不到派來對付他的竟會是陰陽雙怪，他一直都忌憚着的對手。

　陡地，楚三郎發覺客棧房間外的院落有一極爲輕微之衣袂劃空聲，若非他耳朵特別靈敏，斷難察覺出來。

　「拿武器，有强敵來了。」楚三郎一凜，低聲道。

　「姓楚的小子，果然不賴，竟能聽出我們之行踪。出來受死吧，耳朵靈敏並不表示你們之運氣會比別人好！」院裏響起一尖銳刺耳的聲音，在這深夜中聽來特別令人毛骨聳然。

　楚三郎一馬當先，穿窗而出。翠紅及小詩亦分別持着刀劍緊隨着。

　院子裏，並肩站着兩個不男不女的怪人，楚三郎從來不曾見過陰陽雙怪，但從來人之模樣，一看便知是他們。

　「陰陽雙怪？」楚三郎脫口而出道。

　「怪你奶奶的！你師傅難道不曾教你對前輩要尊敬的嗎！」陽怪楊無忌喝道。

　對待敵人，楚三郎與傅鐵心之作風截然不同，也懶得回答，只低聲吩咐兩婢：「小心點，以刀劍陣應付，不可妄進，力求自保，知道嗎？」

　「楚小子，卿卿我我也要選時間的啊？不過，若你們眞的如此恩愛，我們倒可成全成全，讓你們就地先幹上一場，甚至兩場也可以！桀！桀！桀！怎麼樣？快點決定，可不要浪費時間，我們夫婦解決你們後，還得恩愛一番哩！」陰怪毫不顧廉恥的道。

　楚三郎也不動氣，冷冷地拔出鋼刀，道：「無耻之輩，來吧！」

　雙怪從女兒口中，亦已知悉楚三郎並非等閑之輩，見他鋼刀業已出鞘，當下也不敢大意，亮出他們成名兵刃，左刀右劍。

　雙怪對敵，不論對手人數多少，一向都是夫妻倆一同出戰，也不出言招呼，兩柄短劍及兩柄匕首不約而同地攻向楚三郎。

　翠紅、小詩見狀，連忙揮動刀劍

，嬌呼一聲迎上，登時變成以三對二之局面。

陰陽雙怪的武功，不出楚三郎所料，果然是高明非常，難怪強如潘子安，也難以在兩人手底之下逃過劫數。幸好宋雙雙不曾同來，否則楚三郎等人定難逃一死。

雖然以三敵二，楚三郎與兩婢却毫不能佔着任何好處，反而處處受制於對手。

劇戰了差不多一百個照面後，楚三郎開始發覺有點兒不妥，對手簡直可說配合得天衣無縫，而自己方面，因多了他的關係，兩婢刀劍合擊之陣式却絲毫發揮不出應有之威力，若繼續如此下去，不出兩百招，便會被對方悉數擊倒。

楚三郎當機立斷，鋌而走險，運足全力，向着陰怪劈出雷霆萬鈞的一刀，逼使他後退了一步，跟着大喝一聲：「皓月千里！」人隨刀上，也不理會陽怪之掩護，向陰怪狂施壓力。

翠紅、小詩聽見楚三郎一聲大喝後，連忙會意，立即各使一招「皓月千里」，刀劍齊發，直逼陽怪以掩護三郎。

陰陽雙怪聯手多年，當然合作純熟，陰怪被攻，陽怪自然立即接應，右手短劍便向楚三郎招呼，可是楚三郎却對之不加理會，繼續力迫陰怪。

在陰怪心目中，楚三郎在他妻子陽怪從旁夾擊之下，定會撤招自保，自己便可趁勢反擊，誰知楚三郎竟不顧本身安危，猛攻自己，登時為之一窒，預算使用之招式亦派不上用場，只能急退數步，避開來勢。

當陽怪短劍襲向楚三郎之際，兩婢亦已適時掩至，同樣的招式，由不同的武器發揮構成一種奇特之威力。

翠紅的刀，挑向陽怪襲擊楚三郎的右手劍，小詩的劍，則電射對手胸膛。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本來混戰在一起的五個人，刹時分成為兩堆，只聽見楚三郎悶哼一聲，左肩已吃了陽怪刺來一劍，幸好翠紅適時掩至，把陽怪之短劍削為兩截，否則陽怪這一劍，定能把楚三郎之琵琶骨洞穿。

楚三郎這一險着，雖然僥倖成功，把雙怪硬生生分拆開，但也因此而掛了彩。左臂活動大受影响，幸好收穫也不錯，使陽怪失了一柄短劍。

三對二的局面變成了楚三郎獨鬥陰怪，翠紅及小詩則以刀劍合擊陣纏着了陽怪。

論修為，即使單打獨鬥，楚三郎亦難與陰陽雙怪相提並論，何況他這時左臂不大靈光，幸好，陰怪多年來習慣了與陽怪聯手，一旦回復單獨應戰，未能適應，每每在出招後才發覺沒有老妻在旁配合，致錯誤頻出，楚三郎才勉強支持個不敗之局面。

至於兩女對陽怪那一邊，情勢却好得多了，因為陽怪不但好像陰怪般不能適應單獨作戰，更少了一柄短劍，威力大減，被兩女之刀劍陣搶盡上風。

轉眼間又是數十個照面過去了，楚三郎心裏不禁有點兒焦急，只因陰怪已漸漸適應獨鬥，開始發揮出極大之壓力，而自己的左臂因失血關係，逐漸不聽使喚，實在難以支持太久，翠紅與小詩方面雖說佔着上風，但要取勝，却非容易，說不定久戰之下，還會被對手扭轉形勢，畢竟對方在經驗及功力方面均遠勝兩婢。

果然，不出楚三郎所料，陽怪亦已漸漸扳成均勢，更頻頻向兩女施加壓力。

驀地，楚三郎腦海裏閃過一個主意，手中刀隨即緩慢下來，左臂則軟軟的垂着，暗中扣着一柄柳葉飛刀藏在掌中。

陰怪看見楚三郎如斯模樣，只道他是支持不住，心裏不禁暗喜，可是却毫不大意，仍是小心翼翼的，以防有詐。

如是者又過了數十招，楚三郎的出刀愈來愈乏力了，陰怪窺準一個機會，右劍兜胸直刺楚三郎心臟。

楚三郎連忙身形一挫，用上全力向對手劈出一刀。

陰怪桀桀笑道：「小子，我不會上當的。」事實上楚三郎刀勢突然間緩慢下來時，陰怪老奸巨猾，早已知道他是假裝的了，這一刀亦在他意料之中，只見陰怪不慌不忙，眞力迅速轉注左手匕首之上，硬碰楚三郎鋼刀，右手劍則繼續往前直刺。

在陰怪預料之中，楚三郎之鋼刀既使不被他砸飛，也會被震往一旁，屆時自己的短劍即使不能刺倒對方，匕首也會順勢下挫，劃向對方咽喉，把楚三郎頭顱割掉。

他的如意算盤本是準確得很，却算漏了一點，他的匕首不但把楚三郎鋼刀震開，更把楚三郎連人帶刀震得打了一個車輪轉，應該說楚三郎借他匕首一擊之力急轉了一個圈，鋼刀改由陰怪右方劈到。

陰怪大吃一驚，若然自己的劍繼續前刺的話，當然可以傷着對手，但對方的刀應會劈到自己身上來，在此情勢大好之情況下，陰怪當然不願意兩敗俱傷，連忙收劍上提，招架來勢，也不理會對手身形急轉之下，左臂隨勢揚起，皆因他自恃內功深厚，楚三郎右肩受傷不輕，即使能拂着他，也毫無作為。

可是他錯了，楚三郎左臂的確難以發力，即使借那一轉之勢，也毫無殺傷能力，但是他左掌所藏着的柳葉飛刀却足以借那小小力度，整柄沒人陰怪腹中。

陰怪大叫一聲，強忍痛楚，掩腹而退。

這時的陽怪，本已漸漸取得上風，聽見乃夫之慘叫聲，連忙別個頭來



楚三郎迎戰陰陽雙怪

一看。

一柄柳葉刀插進腹裏，傷勢當然不輕，只見陰怪已是搖搖欲倒。

陽怪立即撇下兩女，撲向乃夫，手中匕首電射而出，直射楚三郎胸前。

楚三郎適才鋌而走險，借對手力量把本身軀體急劇旋轉，內腑亦受傷不輕，所以未能乘勢而上把陰怪加上一刀。如今看見陽怪射來匕首，也不敢硬接，急忙向旁挪移數步避過。

陽怪掠到乃夫身旁，把他挾在腋下，一個縱身便躍上牆頭，匆匆逃走。

翠紅、小詩兩女適才被陽怪逼得透不過氣來，驚魂甫定，當然不敢追截。看見楚三郎之情況不妙，慌忙上前。

「三爺，你受的傷很重嗎？」

楚三郎道：「不礙事，只略為休息便成了！這對怪物可眞厲害，幸好今晚只有他們兩人，要是宋雙雙也來了的話，實不堪設想。」

兩女連忙攙扶着楚三郎回房，替他包紮肩上劍傷。

楚三郎却趁兩女替他料理傷勢之際，思索着適才所走那險着，四兩撥千斤這種小巧功夫，拿來對付外家剛猛的武功，很多時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但對着內功修為深厚的高手，則難以有所作為，極容易被對方暗勁所傷。

剛才楚三郎冒險用上那一着，雖能借得力道，也被那暗勁傷得不輕，要不是左掌暗藏柳葉刀，在對手不察覺之下一擊奏效，這險着可說得不償失。

楚三郎這時想着的，是如何把這借力功夫改良，移花接木，把對手力道卸去，甚至借來反擊。

翠紅、小詩兩婢小心地替楚三郎包紮妥當後，翠紅道：「三爺，那傢伙傷的重嗎？會不會送命？」

楚三郎搖頭道：「陰怪傷勢雖然不輕，卻不致送命，只消躺上十天八天便能康復。」

小詩道：「三爺，那如何是好？若他們再找上我們的話，如何應付？不要說宋雙雙那妖女也來了，光是這兩個怪物便能把我們殺掉。」

楚三郎道：「想不到引不到那神秘組織的人，却引來這兩個魔頭！當初我實在想錯了一點，忘記了這兩個傢伙習慣聯手，否則今天不會這麼狼狽。幸好這十天八天裏，他們不能再來，我們尚有時間想個辦法來應付。」

翠紅道：「三爺，我們不如換個地方躲一躲，待想到辦法才露臉吧。」

楚三郎道：「不必了，丐幫和繁星宮之事逼在眉睫，已不容我們躲起來慢慢想辦法。妳倆還是休息一刻吧，我也得調息一番，治療傷勢。」說畢便閉上雙目運功調息。翠紅與小詩見狀，也就回內間的休息。

約兩個時辰後，楚三郎才緩緩睜開雙目，適才被暗勁所傷雖不輕，但他修為深厚，只須調息一番便已康復，楚三郎剛才只不過是考慮着另一個問題。

終於，他從自己的床跳下，跑進內間，只見兩婢睡得正酣，便隨手點了翠紅之睡穴，跟着把小詩喚醒。

「三爺，有甚麼事嗎？」小詩睡眼惺忪的道。

「小詩，我問妳一件事，妳必須考慮清楚才答覆我。」

「三爺，是甚麼事這麼嚴重啊？」

「小詩，妳可曾考慮過自己的將來幸福嗎？」楚三郎神色凝重的道。

「三爺，小婢已想過很多遍的了，只要能永遠追隨三爺，小婢已覺得是不愧此生。」小詩毫不考慮的道。

「小詩，妳可曾想到，追隨着我，終生只會到處闖蕩，毫無安樂幸福的日子可言，而且隨時有生命危險。何不考慮找一個普通人下嫁，過些穩定安逸的生活呢？」

小詩吃了一驚，道：「三爺，你不是打算把小婢送走吧？」

楚三郎道：「我怎會呢？我只是提供妳一個更好的選擇罷了。在我有所決定之前，必須要知道妳的心意，否則日後大家都後悔不及！」

小詩道：「三爺，可否容小婢問你一個問題？」

楚三郎道：「當然可以。」

小詩仰起頭，睜大眼睛逼視着楚三郎，道：「三爺，請你據實說，你可喜歡小婢？」

楚三郎毫不思索，道：「我當然喜歡妳了！」

小詩隨即道：「那麼，小婢也可以坦白告訴三爺，小婢心目中，只有三爺一個人，絕不會考慮其他。自從一年前，小姐在藏劍谷說過讓小婢侍奉三爺，小婢便一直把自己視為三爺的人，即使他日有甚麼事情發生在小婢身上，小婢也絕不會後悔，事實上小婢亦以有機會侍奉三爺為榮。」

當年的社會，講求門當戶對，一個青衣丫頭，通常都是主人的洩慾對象，幸福一點的，便被納為妾，要不然便被賞予其他下人為妻，終身也是下人身份。

能夠恢復自由身，選擇自己喜愛的對象而下嫁的，可說絕無僅有。若對主人有所不滿，私自逃走，被抓着時，即使被打至半死，也沒有人會出面干涉。

小詩自小便被賣進白家，一生命運便不由自主，如今追隨着楚三郎，雖然以侍婢身份自稱，但楚三郎何曾把她視作下人！

「唉，楚三何德何能……」楚三郎心裏一陣激動，把小詩輕擁入懷。

「三爺……」

楚三郎輕輕抱起小詩，回到外間自己的床，替她輕解羅襦……

無恥妖女　虛脫而亡

這十天來，楚三郎與翠紅及小詩兩愛婢都是在南昌府，除了間中外出打聽有關丐幫和繁星宮的最新消息外，三人都是留在客棧中修練武功。

經小詩同意，事實上亦是她自動提出，翠紅亦參與一個修練潘子安所贈之陰陽大法。

臨渴掘井，當然無補於事，事實上楚三郎亦不會預期着有甚麼驚人收穫，只是，事情總得有個開始啊！

出乎意料地，小詩的進度却是出奇地神速，比諸她本身功力增進了一倍有餘，這當然是因為她是以處女之身開始練習這道家奇妙心法有關，另外，楚三郎這半年來悉心替她紮穩根基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相對之下，楚三郎及翠紅之進度便沒有那麼明顯了，不過，只是短短十天工夫，能奢求些甚麼？

陰陽大法這門心法，不同普通心法，絕對不能日夕不停地修練，極其量只能每天練上兩三遍，否則對練功者的心態，生態都有嚴重損害。

那麼，楚三郎三人整天練些甚麼武功？

原來楚三郎為了陰陽雙怪每次對敵都是夫婦齊上，若要硬生生把他們夫婦拆開來分別對付，難免好像上一次般先被對手傷害。

因此，楚三郎特地把早些時傳授給兩女的刀劍合擊陣略為修改，由他來配合及指揮，這多天來，他們練習的便是這套陣式。

練了十天後，楚三郎極有信心這陣式足可應付陰陽雙怪有餘，即使有宋雙雙在場，也足以支撐上一段時間，伺機逃走。

「三爺，你的估計錯誤了，那神秘勢力可不會來騷擾我們哩！」小詩在收拾行囊時笑道。

楚三郎也是大為奇怪，道：「是啊，他們為何這麼寬大呢？難道他們抽調不出高手來對付我們？」他又怎會想到陰陽雙怪便是這組織所派出來的高手哩！

離開南昌後，楚三郎便帶着兩名愛婢逕赴杭州。

楚三郎到杭州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遊覽該處馳名天下的西湖十景，而是為了找尋丐幫幫主單平。

是誰告訴他單平在杭州？

沒有人，楚三郎只不過是憑直覺感到單平是在江南。當然，他亦有論點支持着他這個直覺。

如今乃是非常時期，單平再也不能像以往般，大江南北四處跑，因為這樣一來，不但容易把本身及隨行長老之行藏暴露，給敵人可乘之機，而且對於傳遞消息及發施號令亦不大方便。因此，楚三郎認為單平定會找一個地方作為臨時總壇。

這個臨時總壇，必須是個大城市，因為只有在大城市，陌生人的出現不會那麼顯眼，若在窮鄉僻壤，無論單平及他的隨行弟子以甚麼身份出現，甫到達便會惹起別人注意。

另外，這個地方必須原來便有丐幫分舵存在，這樣，辦起事來才會方便。

第三，必須鄰近敵人，亦即是繁星宮的總壇，如此一來，才可以第一時間獲知有關對方動態的資料。

因此，最適合的便是金陵、姑蘇，以及杭州這三個地方。

金陵丐幫分舵早已毀掉，重建需時，因為這不是找一個容身之處那般簡單，必須有多名熟悉當地環境之人手，行動才方便。

姑蘇是繁星宮總壇所在，容易被敵人碰上，當然不適合。

如此便餘下杭州一地了。

當然，楚三郎並不是有十足把握認為單平一定是在杭州，他只肯定在杭州的丐幫分舵不會撤往其他地方，即使躲起來，也會躲在杭州，因為丐幫絕不會放棄這軍事要點。

楚三郎甫到達杭州，便知道他這一趟並不會白走。因為他有着一種被人嚴密監視的感受。這個月來，他並不是首次有這種感受，事實上他知道每到一個地方，都有人在暗中注意着他的行動，只不過在這裏的時候，這種被人嚴密監視的感覺特別强烈。

楚三郎突然想到一個反跟踪的妙計，連忙與翠紅及小詩找了一間清靜客棧，安頓過後，便披上一個人皮面具外出。

咦，楚三郎這趟却是有點大意了，改變了容貌，却忘記了換衣服，若他投店的時候是被人監視着的話，豈不是很容易給人認出來？

楚三郎離開客棧後便筆直跑到當地衙門，找着該處的捕頭。

「我便是這裏的捕頭，你是誰？找我有甚麼事？」杭州捕頭打着官腔道。

杭州捕頭戚威，是出了名的勢利人物，眼高於頂，一向都對江湖中人沒有好感，楚三郎早已知之甚詳，因此與他素來沒有任何交往。

「戚捕頭，在下楚三。」

「噢，原來閣下便是鼎鼎大名的獵鷹楚三，請問有何貴幹？」戚威半信半疑的注視着眼前這臉色枯黃之陌生人，語氣略有改變。

楚三郎揭掉臉上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道：「楚某受命調查金陵二百多人被殺之血案，現有密函一封，須盡速送交侍衛營納蘭大人，希戚捕頭提供協助。」

事實上，楚三郎並不是有甚麼重要事找納蘭海亮，只不過這樣一說，戚威定會誤以為他是受命於納蘭海亮，對他來說便方便得多。因為楚三郎知道戚威為人，憑他獵鷹楚三郎之名號，並不能令戚威乖乖聽命，提供協助，而他與江湖中人交情不深，除了這戚威之外，實在想不到杭州中還有誰可以幫上一個忙。

「噢，原來是這，請楚爺把密函交付在下便成，在下立即差人送往京師面呈納蘭大人！」戚威之態度果然急劇轉變。

「有勞捕頭了！」楚三郎隨即從懷裏拿出一封密函交給戚威。

楚三郎何來重要消息通知納蘭海亮呢？若信裏只是白紙一張或書上一些無關痛癢之事，定會惹起納蘭海亮不悅，誰會為自己被別人利用而高興？

楚三郎當然亦想到這一點，因此他在函裏寫着：「日月教之事，已有眉目，然敵人實力過强，難以應付，希大人能代借寶劍一口應用，事後奉還。」

事緣納蘭海亮一年前的確曾委託楚三郎對付日月教，楚三郎這樣派人通知納蘭海亮便合情合理，不會使他感覺到被楚三郎愚弄或利用。楚三郎的確急需一口寶劍嗎？當然不是，不過，若真的能借到的話，那當然好極，即使借不着也沒有關係，因為楚三郎之目的已達。

「楚爺還有其他需在下效勞之處嗎？」

「還有一宗小事必須勞煩戚捕頭，便是……」楚三郎跟着把需要協助之處提出。

不久，戴着面具的楚三郎從衙門出來，却不曾留意到身後有數個人遠遠跟踪着，其中一個竟然是從衙門出來的！

楚三郎回到客棧後，便沒有外出。

其中一個跟踪着楚三郎回來的人走到客棧前不遠處擺賣小吃的小販身前，低語了數句話，便匆匆離去。

另一個從衙門跑出來跟踪着楚三郎的人，也悄悄地跟了上去。

一路上，前頭那人也極為謹慎，不時回頭觀望有沒有人在後跟踪，只可惜跟踪他的人身手高明極了，每當他回首之際，便閃身躲起，那身法實又令人歎為觀止，六扇門中竟有如此高手，實在令人奇怪。

不久，前頭那人閃身進入一所豪華大宅，宅裏已有多人在大廳中坐着，正在商議着甚麼似的。當中一人竟然便是丐幫幫主單平！只是，他身上的八袋破衣已換上一襲華服。

「劉雄，有甚麼消息？」單平向剛進來那人問道。

「回稟幫主，楚三郎投店不久後，便獨自外出往巡捕房，約一頓飯時間才回客棧，不會再出來，客棧外還有兩名弟兄負責監視。」劉雄回答道。

「楚三跑進巡捕房？」單平大訝道。

「是的，噢，幫主，屬下忘記了，楚三是易容前往的，臉上戴着一個枯

黃色人皮面具，但衣着不會改變。」

「楚三跑進巡捕房幹甚麼，難道他不是為了本幫而來?」單平喃喃道。

「單幫主，你並沒有錯，楚某的確是為了你而來的!」語聲方落，大廳上便多了一個人，那身法之快可說匪夷所思，在場的人根本看不清楚他是從何而至。

竟然便是一直跟踪着劉雄那人，只見他往臉上一抹，露出本來面目，不是楚三郎還有誰?

原來適才進入巡捕房衙門的，不錯正是楚三郎，出來的卻是一個官差所扮，楚三郎則以另一面目反跟踪，當其黃雀。

大廳中各人大吃一驚，紛紛抽出兵器。

「單幫主，你應心中有數，若然動手的話，這裏的人最低限度會躺下一大半，而且不能攔楚某安然離去。」楚三郎冷冷道。

他說的當然是個事實，昔日如銅牆鐵壁的神劍堡，也被他來去自如，憑這裏的二三十人，又怎能攔阻這煞星。

「楚三，你來這裏有何目的?」單平略一擺手，示意各人不可亂動。

「很簡單，楚某是為了貴幫與繁星宮之間的糾紛而來。」楚三郎隨手一揚，丈餘外的一張椅子便如飛般射向他身前停下。

楚三郎的武功雖說震動武林，畢竟曾親眼目睹的人並不多，尤其丐幫門下並不曾於一年前參與開封附近追捕楚三郎之行動，更無緣一見，如今看見楚三郎露出這手虛空攝物的絕頂武功，均駭然萬分。

「是傅鐵心差你來的?」

「世間上沒有人可以差遣楚某，傅鐵心亦不能。楚某只是不忍看見貴幫面臨覆沒危機，所以插手這事!」

「胡說，區區繁星宮，又怎能奈何本幫?」單平怒道。

「單幫主，匹夫之勇不可取，逞一時之勇，只會帶來嚴重後果，你以為貴幫的敵人是繁星宮這般簡單嗎?」

「楚三，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楚某直接地告訴你吧，金陵血案並非傅鐵心所為，你是中了別人之奸計，間接掀起了一場武林大亂!」

單平聽了，為之一愕，隨即怒道:「姓楚的，話可不能隨便說，你有何根據?」

楚三郎道:「單幫主，楚某不久之前曾與少林掌門悟性大師一晤，得悉詳情，不知可否請貴幫洪舵主出來一會?」

單平道:「你要對質?」

楚三郎道:「楚某只是希望能証實一些疑點。」

單平道:「好，洪舵主，你站出來，看看楚三有何疑點須要証實!」

洪彪應聲從人羣大步走出。

楚三郎道:「單幫主，可否借一口長劍楚某一用?」

單平一怔，也不知楚三郎在弄着甚麼玄虛，不過他亦知道楚三郎不是來挑戰他們的，有誰這麼蠢，跑到對方地頭鬧事而不帶本身慣用之兵器，反向敵人商借的?

單平略一頷首之下，立即有一名丐幫弟子遞給楚三郎一口長劍。在平日，化子們的隨身武器只是一支打狗棒，但這時既換上普通武林人之服裝，當然要改用刀、劍這類普通兵器，若仍帶着一支打狗棒到處走動，豈不是告訴別人他們是丐幫子弟?

楚三郎接過長劍，道:「洪舵主，請你以用擅長的武器，最得意的招式向楚某攻擊，必須把楚某當作敵人，不可留手。」隨即把長劍拔出鞘。

單平一愕，怒道:「姓楚的，你要殺人滅口?」

楚三郎道:「放心吧，單幫主，楚某若有加害貴幫之意，又怎會在這個時候單獨現身?姑蘇距離這裏並不遠，若楚某派人通知傅鐵心，你以為他需要多久才能趕到?憑楚某、傅鐵心、莊婷以及楚某兩位同伴之力攻擊這裏，你以為誰可以活着離開此間?」

楚三郎一點也不是危言聳聽，憑他們五人，便是血洗少林寺也足夠有餘，更不要說丐幫這裏的數十人了。

單平想了想，道:「洪舵主，那你便請教楚三爺的高招罷，不必留手，你是沒有可能傷着楚三郎的。」經過楚三郎適才那一番話，單平已感覺到楚三郎的確是善意而來，因此對楚三郎之稱呼也有所改變。

洪彪立即取來了一支打狗棒，道:「楚三爺，請賜教!」

楚三郎道:「洪舵主，請問當日你認為是傅鐵心那人一共用上了多少招才把你擊傷?」

洪彪想了想，道:「大約是八招。」

楚三郎道:「好極了，洪舵主，請進招吧!」

洪彪也不客氣，掄起打狗棒便向楚三郎猛攻，當眞一點也不留手。

楚三郎也舞動長劍，與洪彪廝殺起來，只見劍影重重，快若奔雷，在旁的人根本便看不清楚楚三郎的劍招指向那裏。

只七八個照面後，楚三郎便收劍後退，道:「洪舵主，請停手!」

洪彪聽了，登時如釋重負的停了下來，額上滲出豆大汗珠，目露駭色。

楚三郎續道:「單幫主，楚某適才也是用了八劍，現在請脫掉洪舵主上身衣服看一看，便會明瞭楚某要証明的是甚麼。」

單平道:「洪舵主，請你照辦。」

洪彪連忙扯開上衣一看，只見前胸現出八道血痕，均在要害之處，似是楚三郎劍尖所吐出之暗勁做成，換言之，楚三郎這八劍中，只要任何一

劍稍為用多一分力道，劍尖推前少許，洪彪便會倒斃當場。

事實上，楚三郎露出這一手劍法，比諸眞正殺死洪彪還來得困難，不傷皮肉，只顯血痕，而且用的是鋒利的長劍，力道必須把握得十分準確。

在場諸人自然震驚不已。

楚三郎道:「單幫主，楚某擅長用刀，這次平生第一次用劍與別人交手，若論劍法，傅鐵心實比楚某高明得多。因此，楚某能做得到的，傅鐵心定能更輕易地辦到。你現在應該明白上八劍，更不會有任何偏差。事實上，若果那人是傅鐵心，根本便不必用，不必說傅鐵心了，即使是在場各位，擊中部位若有偏差，你們亦會立即察覺，楚某說的對嗎?」

單平這才恍然大悟，道:「那人存心留下洪舵主一命，讓他回來告訴我是繁星宮所做的好事!」

楚三郎道:「對了，那些人之目的，很明顯地是挑起貴幫與繁星宮火拚，從中漁利。很遺憾地，他們之目的已達到，或可以說成功了一大半。」

單平呆了呆，道:「楚三爺，這如何是好?本幫殺了繁星宮不少人，他們定不會罷休的。」

楚三郎道:「這是個圈套，你們犯的可說是個情有可願之錯誤，若換上其他門派，尚還有斡旋之餘地。只可惜繁星宮之眞正主腦人莊婷有着莫大之野心，貴幫給予她如此一個上佳藉口，她怎會輕輕放過?」

單平大為焦急，道:「楚三爺，你和傅鐵心交情頗深，可否託他出面和莊女俠商量，本幫願意公開道歉以及賠償他們之損失，但求平息這場紛爭!」

楚三郎搖頭嘆息道:「楚某也曾向傅鐵心提及這事的了，傅鐵心也表示有心無力，不過，楚某知道若有機會時，他定會想辦法來解決這事的。」

單平道:「楚三爺，敝幫現時應該如何做才對?總不能被他們攻擊而不還手的啊!」

楚三郎道:「唯今之計，楚某認為貴幫最好不要和繁星宮發生衝突，儘量躲起來，暫時停止一切活動，待情況有轉機時才另作打算。」

丐幫其中一名長老插口道:「躲起來也沒有用，咱們徐州分舵昨晚還不是給他們挑了?」

楚三郎眉頭一皺道:「這是眞的嗎?」

單平嘆了一口氣道:「楚三爺，剛才我們便是商量着如何採取報復行動，坦白說，我實在有點兒擔心各地之秘密據點早已在對方掌握之中，逐個擊破。」

楚三郎道:「這樣便大事不好了，單幫主，你們可曾找出一個解救辦法嗎?」

單平道:「還有甚麼辦法?除了立即下令各分舵轉換據點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

楚三郎想了一想，道:「單幫主，若你同意適才楚某所說，暫時不採取任何行動，楚某倒有一個意見提供給你參考。」

單平道:「楚三爺，金陵事件既然不是繁星宮所為，那麼理虧在本幫，我們又怎能一錯再錯，主動向他們攻擊?」

楚三郎道:「這便好極了，依楚某愚見，若繁星宮現已知悉貴幫各秘密分舵所在，應有手下在附近監視着貴幫之動向，即使轉換地方，也難以逃過他們之耳目，既然你們已決定暫時不採取任何行動，留下各地分舵也沒有多大用處，只徒然給對方一個集體圍剿的機會，倒不如化整為零，令各門下弟子分散躲起來，舵主級以上高手則暫時聚集在一個安全地方。繁星宮之目的旨在揚威立萬，即使有個別身份低微之弟子被他們發現行藏，亦不會下手加害的，幫主認為這可行嗎?」

單平沉思了片刻，道:「楚三爺，這不失為一個可行之辦法，只是，若把舵主級以上的弟子聚集在一起，若給他們發現時，豈不是送給他們一個一網打盡的機會?」

楚三郎道:「這要看你們之地方夠不夠安全了。」

單平道:「楚三爺，天下間那裏有永遠不會讓別人找得着之處?譬若這裏吧，還不是給你找上門來?」

楚三郎道:「安全地方倒有一個，不過，這必須幫主對楚某絕對信任。」

單平道:「楚三爺請說!」

楚三郎道:「那便是大牢!」

登時舉座嘩然。

楚三郎續道:「楚某想個辦法把你們送進牢裏，當然你們並不是眞眞正正坐牢，只不過暫避風頭，到適當時候便會把你們釋放。」

單平想了一想，道:「楚三爺，你肯定官府屆時會釋放我們嗎?」

楚三郎道:「暫時來說，楚某不敢回答這問題，不過，在沒有十足把握之前，楚某不會讓你們進去。你們相信楚某，把性命交付，楚某定會給你們一個交代。假若有甚麼差錯，楚某負責把你們每一個救出來，並把有關人等，連同韃子皇帝在內，一併殺光!」

單平道:「楚三爺，事關重大，可否容我等商量片刻?」

楚三郎道:「當然可以。單幫主，楚某還有另外一處可供暫避之地方給你們考慮，那便是嵩山少林寺。不過，這也有一問題存在，撇開悟性大師是否答應不說，即使他答應，繁星宮屆時若公然闖上少林，理直氣壯的向悟性大師要人的話，楚某不敢保証悟性大師會如何處置。所以，請你們詳細考慮。」

單平點頭道:「謝謝你，楚三爺，

請你在此稍候。」隨即與數名長老往後間商討。

差不多半個時辰之後，單平等人才重回大廳。

丐幫的選擇是：大牢。

「單幫主，謝謝你們如此相信楚某，那麼，我們半個月後在京師再見。告辭了！」楚三郎略一拱手，便飄身上屋頂，眨眼間已不知所踪。

* * *

半個月後，楚三郎與翠紅、小詩便來到北京。楚三郎與丐幫幫主接觸過後，便單獨跑到侍衛營求見納蘭海亮。

把守門口的戈什哈也不用通傳，便把楚三郎帶進大堂，跟着往通知納蘭海亮。

片刻後，已响起納蘭海亮那雄渾聲音：「楚老弟，我等了你很久哩！」

楚三郎道：「大人，你知道楚某會來？」

納蘭海亮大笑道：「楚老弟，你這人眞是胡塗得可愛！你不是要我替你借劍嗎？你不來取劍，教我送往那裏？這樣貴重的寶物，難道要我放在杭州衙門？」

楚三郎這才想起借劍這一回事，忙道：「噢，是了，楚某眞是胡塗。」

納蘭海亮道：「是了，爲甚麼這麼久都不見你來京師找我？」

楚三郎道：「大人，你所付託的兩件事，楚某皆未能辦妥，有負所託，那有顏面前來見大人。」

納蘭海亮道：「楚老弟，過份謙虛便會變成虛僞的了，事實上你的成績已是有目共睹，鐵劍門煙消雲散，只餘一個史老頭躲起來不敢露臉，日月教剛冒出頭來，便被你把他們其中一主流旭日教連根拔掉，收穫之大，已遠超我之期望。皇上聞報，亦爲之龍顏大悅，還說要親自見你一面哩！」

楚三郎急道：「大人，這萬萬不可，楚某一介江湖草莽，實在不習慣這種場合。」

納蘭海亮笑道：「放心吧，我已替你向皇上解釋過了。」隨即解下腰間佩劍，遞給楚三郎道：「你要的劍在這裏，拿去吧，不過可得要好好地運用。」

楚三郎一怔，道：「這怎可以啊，大人？這是你的劍啊！」

納蘭海亮道：「我好像你一樣，也是用刀的，何來寶劍？我只不過拿來裝飾數天罷了！拿去吧。」

楚三郎只好接過，道：「勞煩大人了，事畢後，楚某定立即歸還。」

納蘭海亮道：「楚老弟，這劍不必還了，乃是皇上賞賜給你的，劍名銀龍，來頭雖不大，却不失爲一口好劍，不但吹毛可斷，還靈氣逼人，聽說能夠遇危示警哩！」

楚三郎這時也的確需要一口好劍給小詩應用，連忙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有請大人代向皇上致謝了。」

納蘭海亮跟着從懷裏掏出一叠銀票及一方玉玦，遞交楚三郎道：「皇上另還有一些金銀珠寶之類的賞賜，我因恐怕你攜帶不方便，所以全替你折成銀票。至於這方玉玦，乃是皇上信物，不能變賣，你拿來防身吧。若需官府幫忙之處，只要拿來亮一亮相便成。」

楚三郎連忙接過道謝，一看那叠銀票，竟有數萬兩之多，便抽出十分一，交給納蘭海亮道：「大人，小小意思，請代爲打賞營裏的弟兄。」

納蘭海亮笑道：「楚老弟，不必了，我早已替你作主，抽起了小部份給他們喝酒，是用你的名義的。是了，你要寶劍來對付誰？憑你的身手和翠紅姑娘那口刀還不夠嗎？」

楚三郎苦笑道：「對手是陰陽雙怪，要不是當時機警，早已沒命了。」

納蘭海亮吃了一驚，道：「竟然是這個怪物，他們也和日月教有關係？」

楚三郎又怎知道陰陽雙怪和日月教之關係，但他信上提及借劍乃和日月教有關，只得硬着頭皮道：「楚某只是有點懷疑罷了，並不曾找着甚麼証據。」

納蘭海亮隨即道：「不久之前，金陵應天府曾報告，說你已答應調查丐幫弟子被殺之事，可有這麼一回事嗎？」

楚三郎道：「是的，楚某便是爲了這事而來。」隨即把事情經過及來意說出。

納蘭海亮道：「楚老弟，你做得很對，不消說這定是日月教搞的鬼。好吧，那我便用協助調查金陵命案之藉口把他們送進牢裏休息一段日子。」

楚三郎道：「大人，請恕楚某放肆，希望大人能夠保証屆時釋放他們，否則……」

納蘭海亮擺擺手道：「放心吧，楚老弟，我不會爲了區區一個丐幫而樹立你這個敵人的，何況我日後借助你之處良多哩！我不但可以答應你屆時定會釋放他們，更保証他們在牢中有一級待遇，除了女人外，要甚麼有甚麼，可以了吧？」

楚三郎道：「那麼楚某先行謝過大人了，只是楚某倒聽說過一些傳言失實？」

納蘭海亮笑道：「若是你跑進去住，那當然沒有問題，即使一天找上十個也可以，只是京師的婊子眼高於頂，誰願意陪叫化子？」

楚三郎聽了，爲之啞然失笑。

納蘭海亮道：「楚老弟，你好像還不曾成親，對嗎？」

楚三郎道：「楚某身無長物，家無恒產，誰會看上楚某？」

納蘭海亮大笑，道：「老弟，你眞懂得說笑，聽說你身邊那兩個侍婢可不錯哩，不過，婢女始終都是婢女，實在難登大雅之堂。可惜你是個漢人，要不我倒可以替你做個媒。」

楚三郎忙道：「大人好意，楚某心領了，事實上，楚某終年東奔西跑，也不適宜成家立室，如今有兩婢相陪，已是累人累己的了。大人，時間已不早，楚某也不打擾了。」

納蘭海亮點頭道：「那你先回去吧，稍後我自會安排人手送那些化子進牢享清福的了，不過，我倒要考慮他們到時離開的時候，應否給他們一張食宿費用之淸單。」

楚三郎笑道：「隨你心意吧，大人。據我所知，叫化子並不是天下間最窮的人，區區食宿費用，應還付得起的！」

* * *

「甚麼？那些要飯頭兒統統被侍衛營抓了進大牢？」一向沉着的白玉蓮聽了這消息後，也不禁愕然失色。

「是的，教主，屬下還道他們在京師另有秘密巢穴，誰知道竟然是躲進牢裏。」史老頭道。

「楚三郎，你爲甚麼要處處破壞我的事？雙雙，立即和令尊、令堂出發，若不能把楚三郎殺掉，便不要回來見我！」白玉蓮白晰的粉臉變成了鐵青。

「教主，可否讓雙英中其中一個隨我們出發，省得……」宋雙雙道。

「哼，妳終日只掛念着那回事，終有一天，定會死在床上。仲英，你陪總護法跑一趟吧，記着，不要太拚命，否則應該拚命的時候便沒有氣力拚！立即在我身前消失……史堂主，你留下來。」

衆人也不曾見過白玉蓮如此動怒，紛紛施禮後匆匆離去，只餘下史老頭一人。

「教主，請問有何吩咐？」

「史堂主，可有辦法派人混進大牢？」

「教主，妳要……」

「對了，我要把那些要飯的全部殺光，一個不留。」

「教主，也是嫁禍在繁星宮頭上嗎？」

「不，我們毋須嫁禍在任何人頭上，只要不讓任何人知道是我們所爲便成。如此一來，楚三郎便會認爲是納蘭海亮出賣了他，而武林中人便會認爲這是楚三郎所設下之圈套，把丐幫中人一網打盡。」白玉蓮恨聲道。

「教主，這豈不是專誠爲了針對楚三郎？」史老頭道。

「對了，楚三郎屢次破壞我們大計，我必須讓他一嚐我的厲害。」

「但是，教主，妳不是派了兩位供奉和總護法去對付楚三郎的嗎？又何必這般痲煩派人混進大牢殺害那些叫化子？」

「史堂主，楚三郎爲人精明，陰陽雙怪及宋雙雙未必能夠殺掉他，爲愼重起見，我必須雙管齊下，務求把這眼中釘拔掉。」

「教主，辦法雖然極佳，但執行却有點困難，除婊子外，其他的人很難混進大牢。即使能夠混進去，也決難接近丐幫等人，因爲他們必定與其他囚犯分隔開，若企圖接近，只會惹人懷疑，反爲不妙。」

「婊子們很容易混進大牢？」

「是的，囚在大牢的，有很多人非富則貴，財可通神，何況是那些見錢開眼的獄卒？因此他們經常把一些婊子悄悄地偷運進去給那些一等待遇的囚犯享受一番，從中搾取金錢！至於其他人，他們便不敢冒險，恐怕腦袋搬家嘛！」

「那麼你便在這方面動動腦筋吧，婊子方面，我們這裏有的是，帶數名上京便成了。」白玉蓮道。

「屬下遵命！」

史老頭離去後，白玉蓮隨即伏在床上，痛哭着：「三郎，你爲甚麼要逼我？爲甚麼你不能安安份份地當你的捕手？」

* * *

丐幫的事安排妥當後，楚三郎與翠紅及小詩便兼程南下，逕赴姑蘇。他目前要辦的便是找傅鐵心，看看他有沒有辦法在莊婷這一方面入手，把這場紛爭平息下來。

這晚，楚三郎等人正在徐州一個客棧歇息，正欲寬衣就寢之際，一陣輕微之衣袂劃空之聲却在屋頂上飄過。

通常來說，楚三郎甚少理會夜行人之類的閑事，皆因大部分都是尋常鼠竊之輩，或是普通武林尋仇，提不起他的興趣。

只是這趟却大大不同，因爲他察覺到這人輕功極佳，已達登峯造極之境界，除了他自己之外，便只有傅鐵心，莊婷，宋雙雙以及昔日他在京師所追丟那纖小人影(亦有可能是傅鐵心口中所說的神秘女子)能夠做到。而這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是他目前亟欲會晤的人。

在楚三郎的心目中，永遠都不會想到世間上還有白玉蓮這人，這並不是說他已把白玉蓮忘掉，而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白玉蓮有着一副極爲高明的身手，因爲在楚三郎面前，白玉蓮是那麼的溫順，那麼的軟弱，那麼的楚楚動人！

他立即示意兩婢帶同兵器，穿窗而出，躍上瓦背，一看究竟。

遠處正有一條纖小人影，背着一似是包裹着一個人的布袋，以極快速之身法往城外急奔。

楚三郎目光銳利，雖在微弱月色之下，也能看出這人影正是他到處尋找的宋雙雙。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

「是宋雙雙這妖女，我們快追！」

宋雙雙揹着一個人，身法自然有所影响，因此，甫出城不久，便被楚三郎三人攔着。

「宋雙雙，楚某看妳今天晚上還能逃到那裏去？」

宋雙雙嬌笑不已，道：「楚三爺，你弄錯了，今天晚上插翅難飛的可不是我，而是你！」順手把背上包袱丟在地上，躍出一個年約廿餘歲的俊美青年，竟然便是史仲英，昔年神劍三英之一。

楚三郎立即知道這是個陷阱，可惜已是太遲了，因爲身後不遠處已响起陰怪那尖銳難聽的聲音。

「楚小子，上次給你僥倖逃脫，還害我躺了十天床，看我今趟不給你揭皮拆骨才怪！」

陰怪在，陽怪當然也在，楚三郎不禁暗暗叫苦，上次以三對二已難以討好，今趟雖說小詩武功精進不少，且多了一口寶劍，但對方却多了一個宋雙雙及一個身手看似不弱的青年啊！

「咦，楚小子，上次這丫頭還是黃花閨女，今次却是開了苞，莫非你早有預感，知道命不久矣，所以趁機大大享受一番？」陽怪大笑道。

兩婢大怒，雙雙拔出兵器，便要撲前，楚三郎連忙制止，道：「不可動火，沉着應戰！」也跟着拔刀出鞘。

「楚小子，受死吧！」陰怪上次陰溝裏翻船，被楚三郎柳葉刀刺傷小腹，引爲奇耻大辱，率先出手，餘下三人亦同時配合出擊。

當楚三郎看見史仲英的劍法，更是大爲震驚，他震驚的不單是史仲英身手極高，而是他的劍法竟與傳鐵心曾用過的劍法一模一樣！

只是，他已無閑去想這是甚麼原因，因爲他和翠紅、小詩已被對手逼得透不過氣來。

對手四人，除了史仲英稍弱一點外，均是當今武林頂尖高手，即使以一對一，楚三郎這方也毫無取勝機會，何況以三對四。

賴着流星寶刀，銀龍寶劍兩口神兵以及楚三郎悉心所創那套陣式，三人才能勉強支撐了兩百多招，而小詩已開始有點後勁不繼了！

楚三郎當機立斷，用盡全力，右手施展凌厲刀法，左手不停發射飛刀以及彈出指劍，邊喝道：「妳們快逃！我來攔着他們！」

翠紅、小詩兩婢怎肯丟下楚三郎自己逃跑，齊聲道：「三爺，我們不走，要死一塊兒死！」

楚三郎怒喝道：「妳們何時學會不聽我的話了？有妳們在，只是死路一條，妳們不在，我便有機會逃走。快點，若妳們不走，我立即自殺！」

事實上即使翠紅、小詩不立即逃走，楚三郎也難以再繼續以一敵四，擋着四個身手高强的對手之攻勢。

翠紅無奈，只得拉了小詩在楚三郎極力掩護之下逃走。

「在姑蘇等我！」楚三郎極力支撐着，不讓對手追截兩婢，他的飛刀，雖不能傷着對手，但在如此近距離之下，却也發生極大效力，尤其他無須顧忌誤傷翠紅及小詩兩女。

可惜，楚三郎腰間的柳葉飛刀數量有限，不能永遠發射下去，事實上，即使他有着施放不完的飛刀，他的眞力也不能永無止境地支持着他。

對手四個人，每人出一招，便是四招，楚三郎最低限度得用上四個動作來化解，閃避，眞力自然比對手消耗得快。

翠紅、小詩已無可能追及，楚三郎則是囊中之物，陰陽雙怪玩敵之老毛病便又發作。

「親親，我們把這小子活生生累死，好嗎？」陽怪首先提出主意。

「不，這小子早些時賞了我一刀，我要還他一千刀，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陰怪却有他自己的主張。

「不，活生生累死！」

「不，我要割他一千刀！」

「不，我要生擒他，由我來發落！」終於，宋雙雙也開口了。

雙怪登時停了口，片刻後，不約而同地道：「好，聽妳的！」

終於，楚三郎的飛刀用罄，眞力也消耗得七七八八，手中刀已逐漸變得沉重萬分，難以揮動。

「砰」的一聲，他的腰間麻穴已被陽怪劍柄點上，倒卧地上。

遠處，兩條隱伏在草叢中的黑影登時大吃一驚，其中一人更要站起前撲，却被另外一人出手拉着，低聲道：「小詩，不可妄動，我們不能白白送死。」竟是翠紅的聲音。

原來翠紅、小詩兩女逃走後，便發覺有點兒不妥，因爲楚三郎若有信心脫困的話，怎會叫她們跑到姑蘇那麼遠等他。

很明顯地，楚三郎只是支開她倆，必要時找上傳鐵心出主意。

於是，兩女便中途折回，却恐怕引起楚三郎不快，不敢現身，只躲在遠處，憂心忡忡的暗中爲愛郎禱告。

「姐姐，難道我們便眼巴巴的看着他們殺害三爺？」小詩眼中已淌着淚。

「他們暫時不會動手的，妳沒有聽那妖女說要生擒三爺，交由她發落嗎？」也許我們有機會救回三爺哩？如今現身，只會白白送死，更斷送了一切希望。」畢竟翠紅年齡較長，比較臨危不亂。

只聽見陽怪道：「雙雙，妳打算如何處置這小子？」

宋雙雙嬌笑道：「娘，女兒打算與他樂上一番，然後……」

史仲英急道：「總護法，萬萬不可，教主曾交代，必須第一時間殺死這小子，以免夜長……」

可惜，「夢多」那兩個字還不曾有機會說出，宋雙雙已是短劍一揮，把

他劈成身首異處！

「哼，我最討厭的便是你這類傢伙，你以爲和我上過床便有資格來管我嗎？臭美，還抬出敎主的名頭來壓我！小子，若你死不甘心的話，現在便去報夢給那丫頭吧，說不定還可以有機會幹她一幹哩！」宋雙雙說畢，更向那無首屍身啐了一口。

「雙雙，和這賤小子嘔氣作甚，快點帶這楚小子回客棧吧，幹完後，我們還得回去覆命哩！」陰怪道。

「爹，女兒不回客棧了，就地解決便成，省得把他搬來搬去。」

「這怎麼可以，難道妳要我們在這裏看着妳幹嗎？」陽怪道。

「誰要你們留在這裏了？你們先回去吧，我完事後便回來。」

「雙雙，那兩個丫頭隨時會折回來的，以妳的武功，絕難抵擋她們之刀劍合擊！」

「放心吧，爹，你難道不會聽過投鼠忌器這句話，這姓楚的在我胯下，她們怎敢亂來？難道她們不害怕我一怒之下把楚三郎殺掉逃走，憑她們的輕功，又怎能追上我？老實說，我恨不得她們回來哩，正好看着我如何玩弄她們的男人！」宋雙雙根本不知道世間上還有羞耻這一回事。

草叢中的兩女不禁心中暗罵：「無耻！」

陰陽雙怪叮囑過宋雙雙小心後，便匆匆離去。

宋雙雙跟着便把楚三郎扶起，盤膝坐着，點了他數個穴道後，竟在楚三郎背心渡過眞氣。

「我的楚三爺，你不用以爲我會這般好心，只不過你現時氣力全無，幹起來毫無味道可言，我才幫助你恢復體力罷了！」

草叢中兩女，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一切變化，只要機會一到，便有所行動。這時見宋雙雙摸前，却也不敢太過接近，免被宋雙雙發覺。

約一盞茶後，宋雙雙便收功，把楚三郎平放在一平坦草地上，撕掉他全身衣服，吃吃笑道：「寶貝，你可知道自當晚一別，我是多麼的懷念你嗎？」邊說邊把自己身上衣服脫個清光，露出那成熟而充滿誘惑力的身軀。

「好三爺，你看看吧，我的皮膚是否特別嫩滑，白裏透紅，晶瑩可愛？還有我的腰，是這麼的纖細，噢，你摸一摸這裏，是否柔軟而有彈力啊？」宋雙雙邊說邊主動地拉着不能動彈的楚三郎之一雙手，不停地在她酥胸搓揉。

「無耻妖女！」一旁的翠紅，小詩看見如斯情景，不禁心中大罵。

「哼，你以爲閉上雙目，垂頭喪氣，如死蛇般，本姑娘便沒有辦法嗎？」宋雙雙隨即放鬆楚三郎的手，一雙柔荑改變了目標，在楚三郎要害處有所動作，最後更俯下首去……

兩女見了，登時滿臉通紅，不約而同地緊握兵刃，以壓抑心中怒火，此時此際，她們當然不敢輕舉妄動，否則宋雙雙銀牙一咬……

終於，宋雙雙抬頭來，輕吁一口氣，以得勝姿態笑道：「我沒有說錯吧，三爺，你又怎能鬥得過我哩！」

一個人，無論自制力有多强，在强烈的外來因素刺激之下，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的！楚三郎便是如此。

宋雙雙也不浪費時間，對準目標便騰身而上，策馬奔馳。一雙手却捏在楚三郎咽喉之上，可說娛樂不忘防身。

「小詩，忍着點，否則誤事！」翠紅不停地在小詩耳邊低語，事實上這話也是說給她自己聽的。兩女的身軀已因過份激動而顫抖起來，只得互握雙手，力求鎮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宋雙雙的動作才開始緩慢下來，只見她俯下頭，輕聲道：「三爺，你舒服嗎？還不夠舒服？放心吧，我現在便給你一個徹底的舒服，你的刀法裏不是有一招『皓月千里』的嗎？我現在便讓你享受那『一瀉千里』的樂趣，保證你如登仙境，不過事後，你也得親到仙境了。記着，不要忍，否則你連死時這一點享受都會喪失！」

不消說，宋雙雙定是對楚三郎施展她那擅長的採補術了！幸好她這番話是低聲說出，否則翠紅及小詩兩女定會不顧一切地有所行動。

宋雙雙不是體質特殊，本身已是陰陽並蓄，毋須吸陽補陰的嗎？爲何還要吸取楚三郎之元陽？

原來白玉蓮爲了不使她經常姦殺少女，惹人注目兼容易暴露行藏，特化費一番工夫，施針用藥，把她變成一個純女體，因此，她開始須要吸取男性元陽以助長功力。

這時的楚三郎，實在是清醒狀態，聞言只得心裏暗歎，想不到自己竟會如此而亡。他的師傅雖會傳授反採補之術，可惜他現時穴道受制，那能運功？

「三爺，你盡情享受吧！噢……」語聲方落，宋雙雙便發覺有點不妥，只因甫運功片刻，下體已傳來陣陣特殊舒暢之感受，享受着一瀉千里的竟是她自己，而不是楚三郎！

這是元陰奪關而出的現象！宋雙雙大吃一驚，要想收功，已是來不及，因爲眞氣已全不受控制，即使要脫離對方身軀，也是無能爲力，全身已是酥麻乏力，只能軟軟的倒在楚三郎胸膛之上，直至元陰盡失，虛脫而亡。

爲甚麼會有如斯情況發生？原來這實有賴於楚三郎曾修習陰陽大法。陰陽大法本乃道家秘傳，不能主動採補，却有反採補之功能，無論在甚麼情況之下，修習此法者一旦遇襲，不必運功，便會自然地產生抵拒能力。

邪不能勝正，以損人而利已的採

補術碰上道家無上秘傳，怎能不敗北？

草叢中兩女看見宋雙雙軟軟的倒在愛郎身上，良久不見動彈，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姐姐，爲甚麼會如此的？」

「小詩，這賤人定是享受過度，抵受不住而昏了，快！」

兩女均是過來人，還道宋雙雙是興奮過度，靈魂兒飛到九霄之外。

只見翠紅率先前撲，掠向楚三郎與宋雙雙糾纏之處，也不敢用力劈下，唯恐誤傷愛郎，只是運足全力，一腳便把伏在楚三郎身上的宋雙雙踢飛老遠。

小詩連忙縱身而上，正待加上一劍，却發覺宋雙雙已是臉色鐵青，氣息全無，便嚷道：「姐姐，這賤人原來早已死了，爲甚麼會如此的？」

「不要說那麼多了，快點脫下另外那傢伙的衣服給三爺吧。」翠紅邊替楚三郎解穴邊嚷道。

小詩聽了，便在宋雙雙赤裸的身軀刺上數劍，方跑去脫掉史仲英的衣服。

她這樣做，並不是因爲江湖閱歷豐富，唯恐宋雙雙不曾眞箇死掉，而是惱她適才對楚三郎無耻獸行，特地刺上數劍洩忿。

楚三郎穴道被解後，匆匆穿上褲子便道：「我們得立即找個僻靜地方。」

「爲甚麼？」兩女均是大惑不解。

「適才我吸取了過量元陰，必須轉注給妳們，否則不單是浪費，且對我有害無益，快！」楚三郎道。

兩女聽了，登時羞得低下頭來，事實上剛才那一幕，雖說使兩人惱恨非常，却也精采非常，令人春心蕩漾。

楚三郎匆匆在地上刻上：「粉蝶潘安被誅於此！」八個大字後，便與兩女離去。

兩條裸屍在地上躺着，再加上那八個字，不知情的人當然以爲是男的把女的先姦後殺却又被途經的俠士把他劈成身首異處。

一語成籤，白玉蓮的那句話靈驗了九成，宋雙雙果然是死在那回事上，只差在不是在床。她曾經令到不少少女元陰盡喪而死，如今却遭受同一命運，這是天理循環嗎？

可憐的是那史仲英，死後竟被人誤作粉蝶潘安，不過他也是罪有應得的了，誰教他曾經盜用粉蝶潘安之做案手法在合肥及武漢姦殺兩名無辜少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　＊　＊

約半個時辰，楚三郎便與翠紅、小詩兩婢回到適才打鬥現場，拾回不久之前發射出去的飛刀，藏回腰間後，便與兩女在草叢間躲起身形。

「三爺，那兩個怪物會來嗎？」翠紅道。

「應該會，適才雙怪大吵特吵，爭持不下，妖女一句話便令兩人貼貼服服的，由此看來，雙怪對妖女定是寵愛得很，這麼久不見她回去，定會跑來一看究竟。」

「哼，天下間只有這些無耻父母才會生下如此無耻女兒，那有如此縱容女兒當面胡說八道的？」翠紅啐了一口罵道。

提起無耻父母，縱容、寵愛，小詩不禁一陣心酸，只因她甫出娘胎不久，便被賣掉，根本便不知道父母是誰。

她感慨萬千的道：「有如此無耻，但却寵愛自己的父母，總比沒有父母來得强，好像小婢般，十多年來，都不曾有機會喊過一聲爹，娘，那感受又豈是身受父母餘蔭的人所能了解的？」

「妳錯了，小詩。養兒不教，不如不養，否則只會誤却兒女終生。宋雙雙有此下場，其錯在誰？只要本身自愛，發奮圖强，沒有父母又有何關係？」楚三郎道。

驀地，遠處傳來了陰陽雙怪之呼喚聲：「雙雙，妳還在嗎？」

語聲方落，雙怪人影便到，可見兩人之武功實在駭人。

「是誰殺了我的雙雙？」雙怪同聲驚呼。

「是她自尋死路，也可以說是你們害死她的！」楚三郎偕兩女從草叢現身，冷冷道。

「是你這小子，還我雙雙的命來！」陽怪脾性比乃夫剛烈得多，不由分說便衝向楚三郎。

陰怪大吃一驚，喝道：「小心！」連忙縱身跟上。

楚三郎看見雙怪一先一後撲至，知道機不可失，連忙喝道：「皓月千里！」

兩刀一劍，差不多同一時間劈出。

誰知道陽怪竟好像瘋了一般，也不理會攻來的刀劍，猛撲楚三郎，正待刀劍臨體時才猛然驚醒，匆忙中以手中兵刃招架。

只可惜陽怪手中的短劍及匕首均是凡物，何能抵擋翠紅及小詩的流星刀，銀龍劍？

但聽見兩聲「卡察」，陽怪已是連人帶兵器被劈爲數截，陰怪趕到時，已來不及接應，只見他丢掉兵器，撲到在陽怪那被劈爲數截的屍身上，放聲啕哭：「親親，爲甚麼妳要丢下我啊？雙雙死了，妳又死了，教我活着又甚麼意思？」

楚三郎見狀，把正欲劈出的刀收了回來，輕嘆一聲，道：「自作孽！我們回去吧。」

可是，三人只走了數步，身後便傳來一聲悶哼，連忙回首一看，原來陰怪已自碎天靈而亡。

「三爺，他還有一個兒子的啊，爲

甚麼要自盡呢？」翠紅道。

這教楚三郎如何回答？

＊　＊　＊

北上的官道上，疾馳着一輛巨型馬車，策騎的是個臉容猥瑣的糟老頭子。

這糟老頭子，正是曾依靠販賣消息維生，暗中却是殺手組織首腦的史老頭，鐵劍門被楚三郎連根拔起後，史老頭便追隨着白玉蓮當上一名堂主。

這時的他，當然不敢以本來面目出現，可是無論易容術是如何的高明，一個七十歲的老頭也絕對難變成二十歲的小伙子，而戴上人皮面具則顯得惹眼，容易引起有心人之懷疑，所以史老頭只能略爲改裝，掩去本來面目。

驀地，史老頭發覺前頭路旁的茶亭正有四名男女在歇息着，一男三女，坐騎則在茶亭旁吃草。

茶亭裏有路人歇息，自然是正常之現象，不值得奇怪，但是這四人中的兩個却令史老頭爲之心驚膽跳。

這兩個人便是殺手之王傅鐵心以及繁星劍莊婷之得意傳人溫柔柔。另外兩個女的，則是青衣打扮，似是隨行服侍他倆的侍婢。

遇見傅鐵心，無論史老頭是如何老奸巨滑，江湖經歷豐富，他的反應也是把頭盡量低垂，以避開傅鐵心銳利之目光。

史老頭當然不敢把馬車停下來，跑進茶亭喝杯茶，稍作歇息。

任何人，每當心中有鬼，做事都會大失方寸，史老頭知道若被傅鐵心認出他，定必凶多吉少，所以他要盡快脫離這煞星視線之外。

可是如此一來，却惹起了傅鐵心之懷疑。

身爲一個殺手，觸覺自然比普通江湖人來得敏銳。烈日當空，趕路的人無論時間是如何的逼切，遇上茶亭時，都會停下來，喝杯清茶，讓人、馬稍作歇息。

史老頭這反常舉動，自然落在傅鐵心眼裏，只見他喃喃道：「這老頭兒年紀也不輕的了，烈日當空，遇上茶亭也不停下來休息，難道不怕中暑？這其中定有古怪。」

溫柔柔道：「傅爺，我看這傢伙定是丐幫的人假扮，看見我們在這裏，不敢停下，以免被我們認出身份。傅爺，我們不如悄悄地跟着這馬車，也許有甚麼意外收穫。」

一向狂妄刁蠻的溫柔柔，自從與傅鐵心相處了大半年後，那狂態已收斂了不少，逐漸變得溫柔婉順。

溫柔柔爲何有如此轉變？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只知道在傅鐵心面前，她狂不起來。她更不知道自己爲何處處遷就傅鐵心，以免惹起他不快。

「也好，我們且跟上去看一看他們是些甚麼人。不過，這老頭子之身形，倒是熟悉得很，一時之間却想不起是誰。」

於是，四人便跟踪了上去。

史老頭看見傅鐵心這煞星竟然在後跟踪着，不禁暗暗叫苦。

「史堂主，究竟發生甚麼事了，剛才不是經過一所茶寮的嗎，爲何不停下來歇歇？」車裏一個妓女忍不住道。

「怡紅，妳以爲我不想停下來歇一歇嗎！剛才傅鐵心也在茶寮裏，現正在後面跟着，也不知道他是存心跟着我們還是剛巧同路。」史老頭道。

「噢，原來是他！一定是你剛才引起他的懷疑了，讓我來應付他吧，前路若有可以方便的地方，你便把馬車停下來，我自有辦法把傅鐵心擺脫。」

「怡紅，妳眞的有辦法才好，否則讓他把我認出來，那便麻煩。」

不久後，馬車便在一樹林旁停了下來，一個頗具姿色的女子從車上走下，蓮步姍姍的走進林裏，當然是需要方便方便。

馬車後不遠的傅鐵心一看女子的容貌，爲之一慌，道：「車裏的竟會是她，她究竟要去那裏？」

溫柔柔道：「傅爺，她是誰？」語氣帶着無比醋意。

傅鐵心道：「她便是金陵名妓怡紅，追逐在她裙下的公子哥兒可不少哩！」

溫柔柔道：「傅爺也是其中之一？」

傅鐵心笑而不答，策騎走近馬車，向史老頭問道：「老丈，你好，天氣如此熱，還要趕路，可辛苦你了。」

「這有甚麼辦法？誰叫老兒不爭氣，剩不着錢！」

「傅爺！怎會這麼巧在這裏遇上你？」怡紅匆匆從林中走出，嬌笑道。

「回家探親嗎，怡紅？」

「噢，不，只是和兩位姐妹上京，轉換環境罷了。傅爺若有機會途經京師，可得來捧場啊，奴家將會在留香院等候大駕。」

「金陵不好嗎？爲甚麼要老遠跑到北京？」傅鐵心道。

「金陵不是不好，只是奴家聽說京師裏多的是一擲千金的王孫公子，極容易碰上一個如意郎君，量珠而聘。不過，傅爺若對奴家有點意思的話，奴家定不會老遠跑往京師的。」

傅鐵心忙道：「那傅某預祝姑娘早日尋獲如意郎君，滿載歸了。」邊說邊策馬前奔，回首示意溫柔柔等從速跟上。

「原來只是婊子北上碰運氣，我還道是丐幫的人哩！」溫柔柔道。

「柔柔，丐幫亦知理虧，特地把各處分舵解散，首腦等更避進大牢裏，以免和我們衝突，妳師傅爲何還要趕盡殺絕，要我們上京殺死他們呢？」

「傅爺，我也不清楚師傅爲何要如此，一向以來，她的決定都沒有人膽敢出言過問的。」溫柔柔道。

「如今揚威立萬之日的已達，若我們能夠見好即收，給予丐幫一個和解的機會，他日有甚麼需要時，丐幫礙於今日之情，定會站在我們一方，這比諸殺死他們强得多了，難道妳師父定要引起武林公憤，向本宮宣戰？」

「傅爺，我們現時討論這個問題已是太遲了，還是想個萬全計劃進大牢動手吧！」

傅鐵心輕嘆一聲，不再說話，心裏却是感慨萬分。

很明顯地，丐幫等人是經由楚三郎刻意安排進入大牢暫避的，而他傅鐵心却要潛進去把丐幫等人殺掉，這簡直是向楚三郎宣戰。

傅鐵心知道，他始終是要和楚三郎一較高下的，因爲直至目前爲止，他處處都比楚三郎遜色少許，這是他難以忍受的。

但是，他絕對不願意因爲繁星宮而和楚三郎決戰，因爲這有被人利用之感覺。

他若和楚三郎決戰，這一戰將只會有一個目的，不含其他因素，沒有仇，沒有恨，更沒有任何人牽涉在內，這目的便是一較高下。

這一戰，他定要堂而皇之的公開舉行，廣邀武林中人到來參觀，讓他們有機會目睹這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戰，讓他們看看到底是劍高明還是刀厲害！

這一戰，一定不會是其中一方找上另外一方，靜悄悄地爲着江湖恩怨，以及一些與他們兩人毫無切身關係之瑣事而拚個你死我活。

因此，傅鐵心萬分不願意接受這任務，只是，他沒有拒絕之權利。

莊婷不消說一定是知道他不願意親手執行殺害丐幫等人的命令，所以她才會派出溫柔柔，小梅及小蘭來協助他，或應該說監視他。

無論如何，他一定要使這行動失敗，而且要不着痕跡地使它失敗，不能讓莊婷察覺是他傅鐵心從中搗鬼。

培植勢力　互相傾軋

留香院並不是京師最有名氣的妓院，事實上它只能勉强列入第二流，雖不能說是販夫走卒所光顧之妓寨，接待的只不過是一些江湖人物，鏢頭以及侍衛營的大爺們。

本來，留香院乃是殺手組織鐵劍門的一個據點，負責聯絡及打聽消息，如今鐵劍門已湮滅，最後一個門主史老頭亦已歸附白玉蓮麾下當上一名堂主，順理成章地，留香院便成爲白玉蓮北京的聯絡處。

史老頭來到留香院，立即便從車伕搖身一變成爲妓院老闆賈老爹，只可惜他這老闆甫進門所接獲的消息却是壞透到極點！

陰陽雙怪、宋雙雙以及史仲英行動失敗，伏屍徐州城外。他的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提着頭回金陵。

白玉蓮最後那句訊息使史老頭額上淌汗。在平常來說，要殺一個囚在牢裏的囚犯，可說易如反掌，只消用上三數百兩紋銀便可輕易辦到。

但是，丐幫這數十人却不是普通囚犯，誰敢接這宗生意？即使是內應，也難找到一個，因爲一旦發生甚麼事，追究下來，有關人等肯定腦袋搬家。

史老頭立即找來了主理留香院的負責人王發，問道：「最近牢裏可曾找我們的姑娘陪客？」

「堂主，大約四五天便會召喚一趟，每次兩個至三個。」

「是那類人？」

「都是一些舊客人。」

「若他們再來相召時，立即通知我！」

＊　＊　＊

傅鐵心已來了京師數天，亦也曾與溫柔柔探過大牢之形勢。

大牢雖說守衛森嚴，但以傅鐵心等人之武功身手，要接數十人出來，也許難以辦到，但若是潛進去殺人，却並非難事。

「傅爺，爲甚麼還不採取行動啊？」溫柔柔已開始催促着傅鐵心。

「柔柔，我迄今還不曾想到辦法啊！」

「傅爺，何須傷腦筋啊？依我看，大牢的守衛稀鬆得很哩，乾脆靜悄悄地潛進去，把那些叫化子殺光便跑。那些飯桶守衛又怎能奈何我們？」

「柔柔，妳倒說的輕鬆，那些守衛雖不足慮，但丐幫高手足有三十人之多，而且肯定不會戴有枷鎖，任由我們爲所欲爲？」

「傅爺，你不是說笑吧？丐幫人數雖多，但大部只是舵主級的普通好手，眞正高手只有單平以及四、五名長老，我們足夠應付有餘。」溫柔柔道。

溫柔柔所說的倒也是個事實，以傅鐵心現時的身手，那些丐幫舵主，沒有一人能接他一劍，即使單平，充其量也只好捱上二三十招。

「柔柔，對我來說，丐幫這三十人當然並不是一個問題，只是，妳可不要忘記一點，武林中，有誰能夠如此輕鬆地把他們殺死？」傅鐵心道。

「這問題容易答之極，除了我們外，便只有楚三郎及他兩個侍婢了，還有少林寺那三個老禿驢應也可以辦到。」

「這便是了，丐幫等人乃是楚三郎送進牢裏的，他若要加害他們，實在不必潛進去以武力解決這麼痳煩。少林寺則沒有殺死丐幫等人之理由，因此，即使我們的行動如何隱秘，一旦以武力行動，別人便知道是我們幹的。」

「傅爺，這有甚麼關係，整個武林都知道本宮和丐幫正處於對戰狀態的

了，他們動手在先，我們還以顏色，有誰敢指責繁星宮？」

「不，妳錯了，最低限度有兩個人會追究此事，而這兩個人都是我們惹不起的。」

「是誰？」

「納蘭海亮！」傅鐵心道。

「是啊，師傅爲何不會想到這一點呢？」溫柔柔一怔道。

「她不是想不到這一點，而是說納蘭海亮方面她已另有安排，至於是甚麼安排則不會透露。」

「傅爺，師傅既然已有安排，你還担心些甚麼？」

「柔柔，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妳師傅既然不讓我知道有些甚麼安排，我當然要爲自己打算，要知道動手的是我，日後納蘭海亮若追究起來，目標自然是我，我當然要想出一個保障自己的方法才能有所行動。」

「傅爺，那麼另一個人是誰？」

「這人當然便是楚三郎了，他千方百計的安排丐幫的人進牢暫避，我却跑來殺人，那是分明向他挑戰，而目前來說，我實在沒有信心和他一戰。因此，妳教我如何能夠輕舉妄動？進牢殺人不難，所引起的後患却是我難以應付的。」

「楚三郎若眞的和繁星宮作對的話，那倒是個極大痳煩。傅爺，你可曾向師傅提及這一點？」溫柔柔道。

「妳師傅說的更是輕鬆，她認爲憑藉她和楚三郎師傅上官雲過去的一段關係，定能把楚三郎鎭壓，不敢與繁星宮爲敵。可是，她對楚三郎之了解有多少呢？」

楚三郎之作風，溫柔柔早已領教過無數次，不要說莊婷，便是上官雲復生，也不一定能夠影响楚三郎之決定。

「但是，我們也不能呆坐這裏的啊，傅師給我們的限期只有一個月，現在已過了十多天，必須盡快想個辦法。」

「柔柔，坦白回答我，一旦我和妳師傅對立，妳會站在那一邊？」傅鐵心突然問出這唐突萬分的問題。

溫柔柔簡直呆了，她根本不知如何作答，吶吶道：「傅爺，我……我不知道。」

莊婷與溫柔柔，乃師徒關係，傅鐵心與她，却是非親非故；在情在理，溫柔柔都應該站在莊婷那一邊，怎麼會說不知道呢，難道她有所忌憚，不敢明說，恐怕說出來後，傅鐵心會對她不利？

不，她的確是答不出來。

溫柔柔雖然狂妄刁蠻，却是不善作僞，傅鐵心輕易從她的神情看出她不是說謊。

「柔柔，妳知道我爲何會問妳這個問題嗎？」

溫柔柔茫然搖頭。

「妳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心甘情願當這宮主之位的，三個月後，我將會不顧一切向妳師父挑戰，以求恢復自由。屆時我若能倖勝，我希望妳能隨我一起脫離繁星宮！」

溫柔柔實在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這大半年來，她與傅鐵心雖說經常在一起，但傅鐵心對她，始終都是若即若離的，甚至可說不屑一顧。傅鐵心這一番話，怎不令她有受寵若驚之感覺。

她呆呆的不知如何是好。

傅鐵心趁機握着溫柔柔一對柔荑，輕聲道：「柔柔，妳知道嗎，這半年來，妳轉變了，變得愈來愈可愛。」

「傅爺……」溫柔柔的心卜卜跳着，她的手輕微顫抖。

論武功，傅鐵心也許不如楚三郎，若論談情說愛，傅鐵心經常流連風花雪月場所，當然比楚三郎强得多。

從溫柔柔之轉變，他早已看出這小妮子對他有意思，他遲遲不發動攻勢，主要原因是溫柔柔雖美，却仍不能達到他要求的水準，艷如白玉蓮，一旦有了瑕玼，也使他興趣消失，何況有着不少缺點的溫柔柔？

當然，若是逢場作興的話，溫柔柔自是合格，但溫柔柔容許他逢場作興，玩膩便丟開嗎？

但是，爲何傅鐵心這天又有如此表示呢？

難道溫柔柔已轉變得令他滿意？

他當然有他的目的！

只見他趁勢把溫柔柔輕摟入懷，在她那不會被任何男人接觸過的櫻唇、粉頰輕輕地不停吻着。

嚶的一聲，溫柔柔閉上雙目。這時的她，才與她的名字配合，溫順得像一頭小綿羊，甚至傅鐵心的一雙怪手進襲胸前，放肆地從衣服之下佔領雙峯，也不懂得抵抗，反而多方遷就着。

直至她被傅鐵心抱到床上，脫掉全身衣服時，她稍爲清醒，只是，她只說了半句話：「傅爺，小梅她們……」跟着傅鐵心便以强而有力的咀唇封着她的櫻桃小咀……

＊　＊　＊

古時的女子，有三從，那便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

從與不從乃是另一回事，女子的人生，的確有着三個階段，放諸古今中外亦不會錯到那處去。

這三個階段分別是少女時期，戀愛時期以及爲人母時期，當然，亦有不少女子從沒有機會渡過第二及第三個階段，這是例外。

孩提及少女時期，她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人便是父母，在武林人士來說，更包括了師尊，但當進入第二階段的時候，最重要的人便變成她的愛郎，尤其是這人已佔有她的芳心及肉體，不過當她有了孩子後，世間人便沒有任何人或物比她的骨肉重要。

這三個階段，一個緊接一個，一

個代替一個，換言之，有了情郎或丈夫後，父母、師尊已是毫不重要，同樣的，有了兒女後，情郎、丈夫在她心中的地位亦會急劇下降。

溫柔柔這時正處於第二階段，亦即是說目前對她最重要的，乃是不久之前闖進她身心裏的傅鐵心。

因此，她毫無保留地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和盤說出，她並不是爲了討好傅鐵心而這樣做，事實上，她已把女兒家最寶貴的東西也奉獻出來，倘若這也不能令愛郎滿意的話，其他甚麼的東西也沒有，即使收效，也只是短暫和虛假的——

她把所知道的和盤說出，主要是因爲若她不說出來的話，愛郎處境不妙，甚至有生命之危險。她當然不願意看見甫得到的人轉眼之間便失掉。

傅鐵心推測得一點也沒有錯，繁星劍莊婷果然不但有着極大的野心，更有着一個極大的陰謀以及秘密。

可惜溫柔柔所知的並不多，這並不是說莊婷對她不信任，而是莊婷習慣把一切都藏在心裏，絕少說出來。縱是如此，溫柔柔所說出來的也使傅鐵心爲之大大震驚。

傅鐵心沉思良久，忖量應對之策，跟着便起床穿衣。

「傅爺，你要去那裏？」溫柔柔大訝道。

「我要去找納蘭海亮。」

「傅爺，現時是深宵啊，不如小睡一刻，明早才去吧！」這個時間，有那個女子願意愛郎離開身邊？

「不，現在才是適當時間，早上外出太令人注目。」傅鐵心說畢便推窗而出，片刻後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師傅，對不起，我實在不能失去他，這樣的男人，世間上實在太少了。」溫柔柔喃喃自語道。

但是她能眞正得到傅鐵心嗎？沒有人敢說。不過，如果區區淸白之軀便能束縛着男人的心，這世間上便沒有那麼多男女問題了，遺棄這兩個字亦會被辭典遺棄。

納蘭海亮的府邸位於北京內城，等閑人物不得內進的地方，但區區城牆及守衛又怎能難倒身手高絕的傅鐵心？

不久，他便悄悄地摸到納蘭海亮寢宮前，從窗口丟進一顆小石子把納蘭海亮驚醒。

「納蘭大人，在下傅鐵心，有事求見！」傅鐵心低聲道。

「是傅鐵心？我應該說你來的正是合時或是不合時才對？請稍候吧！」納蘭海亮匆匆起床穿衣。

片刻後，兩人已處於一密室之中。

「很抱歉，在這個時間打擾大人，只是傅某有極爲重要之事必須奉告。」傅鐵心道。

「是否有關那些關在牢中的丐幫高手？」納蘭海亮道。

「是的，實不相瞞，傅某身負任務，潛進大牢刺殺他們。」

「噢，是嗎？爲甚麼你還要跑來告訴我？」納蘭海亮却沒有一絲驚奇之表示，似乎他早已獲悉這一回事。

「理由很簡單，因爲傅某與楚三郎是朋友，也不願意和官府爲敵。」

「傅老弟，我相信一半，你只是不願意和楚三郎爲敵，老實說，你的眼裏若有官府的話，又怎會當殺手？」

「這怎能混爲一說，傅某這麼多年來殺的只是江湖人物，並不是公然和朝廷或是大人作對。一向以來，大人不會把傅某劃爲敵人啊，是嗎？」

「傅老弟，我只不過是說笑罷了！坦白說，你來京師之目的，我不但知道，更有某人向我施加壓力，命我向你提供協助。」

「竟有如此一回事？」傅鐵心聽了，可說大爲震驚。

「是的，我雖頗得皇上信任，且掌握侍衛營實權，但是宦海黑暗，實不足爲外人道。事實上，我正爲此事傷透腦筋。如今你跑來告訴我這事，更把事情弄得複雜。」

「爲甚麼？」

「因爲你若不會前來，在必要時，我可扮作不知情，事後虛張聲勢的查一查，勉强亦可對對方有所交代，即使楚三郎追究起來，也只會認爲我辦事不力，未能好好地保護丐幫那些人，他的追究對象，亦會放在你身上，而不是我。」

「大人，你打的倒是如意算盤？」傅鐵心道。神色有點兒不悅。

「傅老弟，你以爲我願意這樣做嗎？若你在來這裏之前已採取行動，我又能怎樣？抽調火槍營前往大牢保護那些人？恐怕不出一個月，我便滿朝敵人，說不定還烏紗難保。可恨的是楚三郎這傢伙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到現在還不見現身。」

「大人已派了人手找楚三郎？」

「是的，我的親信已在徐州附近把他找着，着他立即秘密前來京師找我商討對策。照說以他的脚程，應在昨天便到達。」

傅鐵心聽見楚三郎已兼程趕來京師，不禁輕吁一口氣，道：「是甚麼事躭誤着他呢？」

納蘭海亮笑道：「這傢伙一路上都有美女相陪，定是貪圖享樂才會拖慢行程，除此之外，還能有甚麼？」

說起曹操，曹操便到，窗外隨即響起楚三郎清朗的聲音：「想不到堂堂一個副都統也會在背後說別人閑話。」

語聲方落，楚三郎已飄身穿窗而進。

「楚兄，你來的正好！」

楚三郎施禮後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出了甚麼岔子吧？」

納蘭海亮道：「還沒有，若你再不出現的話，那便不敢說了。」

傅鐵心隨即把事情始末說出，只是因有納蘭海亮在場關係，不會把溫柔柔處所聽來的消息透露出來。

「竟有如此一回事，大人，是誰向你施壓力的？」楚三郎道。

「楚老弟，這人在朝廷裏的身份及勢力，比我還强得多，至於姓甚名誰，你們還是不要知道了。有關官場之事，你們江湖中人，知道的太多並沒有甚麼好處。」

「既然如此，大人唯有表面上順從他們的意思了，至於如何保護丐幫諸人以及破壞繁星宮之行動，這就由我來出面，而且必須不着痕跡，否則對大人便有所影响，傅兄亦無法向莊婷有所交代。」

「對了，正是如此。」納蘭海亮與傅鐵心齊聲道。

「事不宜遲，讓我們來研究一個萬全之策，一個對丐幫，對大人，對傅兄以及楚某自己也有所交代的計劃吧！」

足足一個時辰之後，楚三郎與傅鐵心方分別離開納蘭海亮府邸。

* * *

在楚三郎及傅鐵心離開納蘭海亮府邸的第二天早上，京師大牢來了一稀客，身爲侍衛副都統的納蘭海亮親自來巡視，還帶着三名穿着官服的侍衛。

這三名侍衛臉色木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其中兩名身手極高。從何得知？是因爲兩人太陽穴高高凸起，還是雙目精光逼人？都不是，他們都沒有這些內功修爲不錯之特徵。

他們只不過是身材瘦削，個子矮小罷了。

這不是說笑吧，若然矮子便是武林高手，那麼東瀛扶桑豈不是遍地都是武林高手？

當然不是了，因爲通常來說，京師裏的侍衛都是千中揀一的好手，尤其是穿着官服陪着正副都統外出巡查的侍衛，都是雄赳赳的魁梧大漢，如此才能壯官威。

眼前跟着納蘭海亮前來巡視大牢的其中兩人毫不起眼，身材矮小，若非有極佳之身手，納蘭海亮又怎會把他們留在身邊？

納蘭海亮來此的目的，當然是探望丐幫諸人，看看他們有沒有受到虐待。

丐幫諸人，表面上是囚犯，實際上却是納蘭海亮的客人，大牢的獄官們那敢對他們有所不敬。他們的待遇可說比諸一流客棧之招呼也毫不遜色哩，要酒有酒，要肉有肉，唯一美中不足之處是他們要像別的囚犯般睡在禾草之上。這也難怪的，難道要從外間抬來數十張豪華大床那麼惹人注目嗎？不過，丐幫諸人絲毫沒有埋怨這一點，因爲他們平日在外間之睡處，很多時連禾草也沒有，只是冷冰冰的硬地。

納蘭海亮的三名侍衛，倒也隨和得很，竟然混進丐幫高手中與他們寒暄，被各人團團的圍在中央。

納蘭海亮找着了丐幫幫主單平，道：「單幫主，可沒有任何不妥之處吧？」

丐幫中人，一向都對官府毫無好感，只是今次乃有求於人，且碍於楚三郎之情面，也不能太過冷淡。單平遂道：「一切都很好，謝謝大人了！」

納蘭海亮笑道：「不必謝我，因爲一切都要收費的，日後你們離去時便會收到賬單。」

單平和納蘭海亮是第一次正式見面，想不到這朝廷要員竟如此風趣，當下便笑道：「這當然了，難道我們還能白吃白喝嗎？不過，希望大人能體諒我們這些叫化子身無長物，別收費太貴。」

納蘭海亮道：「你放心吧，貴幫定能負担得來的，即使一時週轉不靈，也可以向楚三郎借，這廝最近發了一筆大橫財哩！」

單平一怔，道：「楚三郎發了一筆橫財？」

納蘭海亮隨即發覺自己說漏了咀，幸好想起了一件事，遂道：「噢，我倒忘記了，你們已在這裏住了一段日子，不大清楚外間之事。楚三郎大約在七、八天之前殺掉了官府追緝已久的粉蝶潘安，足有兩千両懸紅哩，聽說有不少受害者的家屬紛紛把賞金送到官府，代轉楚三郎，以資鼓勵及答謝！」

單平這才釋然，要知道一夥人投身大牢暫避風頭，乃非常冒險之舉，雖說他相信楚三郎並非如此卑鄙，爲了錢便會出賣江湖同道之人，始終仍有點兒忐忑不安。

他呵呵大笑，道：「噢，原來楚三爺已殺掉粉蝶潘安！不過這却非橫財哩，是要冒性命之險賺回來的。老實說，粉蝶潘安這廝曾殺死無數少女，二千両的懸紅實在太少了！」

納蘭海亮道：「二千両還算少？這已是我多年的俸祿了，羊毛出自羊身上，朝廷若是闊綽的話，便得多徵賦稅了！」

單平爲之啞口無言，要知這時乃康熙時代，賦稅之低，乃數百年來少見，比諸大明歷代君主有天壤之別，因此民心歸附，普羅大衆根本不介懷身在外族統治之下。

事實上，百姓們最重視的是他們之基本需要，不能溫飽，即是皇帝老子姓甚麼，也會反抗，反之……

混進丐幫高手叢中的三名侍衛這時已從牢房走出來，分別回到納蘭海亮身後站着，却沒有留意到身上所配戴的兵器已不翼而飛！

他們是眞的沒有留意到這一點，或是故意把武器留下給丐幫諸人應用？不過，區區三件兵器又能起甚麼作用？

「單幫主，若有甚麼需要的話，可

隨便通知牢官，不必客氣。」納蘭海亮說畢便帶着三名侍衛離去。

＊　＊　＊

北京城裏的留香院中，史老頭正與他從金陵帶來的三名姑娘商討着大計。

「怡紅，通常那些牢卒會把你們帶到一間密室，而你們的恩客則會在那兒等候着，據上次曾進大牢的姑娘說，往密室途中，會經過兩個大牢房，各囚着十多名新臉孔，應該便是妳們的下手對象。」

「我們該如何下手？」

「這裏有六顆特製燐火彈，誰有機會便由誰來下手，偷偷地射進牢房的禾草之下，每個牢房只用上一顆便已足夠，不足一盞茶時分，燐火彈便會自行爆炸焚燒，因此，你們只有一個下手機會，那便在離去的時候，若甫進去便動手，妳們便不能及時逃走。」

史老頭跟着便拿出六顆用蠟包着的小丸分別交給三人，續道：「記着，發射的時候，必須把蠟封捏碎。」

「這小丸子，能有多大威力啊？」怡紅疑惑萬分。

「這丸子威力並不很大，爆炸時只會產生小火，輕易便能夠撲熄。」史老頭道。

「那如何能傷人，尤其是丐幫那些高手？」怡紅道。

「怡紅，那場小火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罷了，怎能燒死丐幫的高手？厲害的是那借爆炸之力所散發出來的毒氣，在牢裏，密不透風，這毒氣之效力便大了！」

「這是無影之毒嗎？」

「無形無影之毒，殺傷力通常都不會大，只能暫時令人抵抗力消失，他們毒發時，妳們又不在場，那有甚麼作用？這毒是有輕微氣味的。」

「若有氣味，豈不是輕易被人察覺？那些叫化子江湖經驗老到，那能瞞過他們？」

「絕對不會的，牢裏通常都會有一陣霉臭的氣味，而且經過火燒禾草，整個牢房都會充斥著東西燒焦的氣味，與這毒氣之氣味極爲相似，那些要飯的絕對不會起疑。妳們担心的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小丸射進禾草之中。」史老頭道。

「這倒不是個問題，今次沒有機會便留待下次吧，反正他們不會這麼快便離開，我肯定牢裏那些淫虫在試過我們的功架後，不出三數天便心癢難抵，再度相召。只不過倒便宜了他們，只花上區區小數，便把我們玩個夠本。」怡紅道。

「堂主，事後他們定會追究到留香院來的啊！那豈不是糟糕？」另一名叫怡香的道。

「不必担心，留香院自有辦法脫離關係的了，事情辦妥後，立即乘坐在大牢外等候妳們的馬車離開京師，不得稍作逗留。」

「我們往那兒去？」怡香道。

「當然是回金陵了，妳們是教主旗下三個紅牌，那裏怎能少了妳們？快點兒準備起程吧！」史老頭道。

＊　＊　＊

大牢裏，丐幫諸人看見兩名囚犯大模大樣的在獄官陪同下經過牢房往密室時，都不禁發出會心微笑。

「這兩個色中餓鬼，又享樂去了！」其中一名丐幫高手笑道。

「這兩條淫虫眞可憐，花費那麼多，召來的只是一些三四流貨式，要是我，寧可不要了。」另一人笑道。

「赫長老，在這環境之下，他們又能有甚麼選擇？一流的婊子，自有王孫公子登門捧場，何須跑來這裏？他們付出雖多，大部份都落在牢官等人口袋裏，餘下的只是少許，怎能找比較像樣的婊子？」

衆人不停嘲笑間，傳來了一陣香風，三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已然蓮步姍姍的經過。

丐幫諸人爲之一愕，只因這三名女子雖不能算得上是天姿國色，却也艷麗非常，縱使放進京師最有名氣的妓院裏，也毫不遜色。

「嘻、嘻，敢情是獄官良心發現，沒有那麼飛擒大咬了！」

「說不定這兩個傢伙死期將近，所以不惜重金，一定要玩一玩高級婊子才死而甘心哩！」

「如此美女，我也有興趣玩上一腿哩，稍後她們離去時，倒要問一問她們是那一間妓院的？」

「找盆水來瞧一瞧你自己的模樣吧，你以爲自己是潘安再世，抑或腰纏萬兩了？」

在大牢裏，當然不能像在妓院裏，先來一席酒菜，歌舞一番，培養良好感情才劍及履及，不消半個時辰，三個女的便首先離開密室，在丐幫諸人牢房前經過。

丐幫諸人均是身份不低，而且幫主在場，也不能太放肆，只靜坐原處，要是普通囚犯，早已一哄上前，評頭品足，甚至出言相戲。

驀地，其中一名妓女也不知是否路面凹凸不平關係，脚下一個踰跟，整個人跌在地上。

很自然地，牢裏諸人的目光都放在她身上，却沒留意到餘下兩女已趁機彈出兩顆黑黝小物，分別射進丐幫諸人兩間牢房之禾草間。

不過，牢房裏燈火幽暗，若不留意的話，也不能輕易察覺兩女之舉動，那女子失足跌倒之舉動只不過是爲了萬無一失吧了。

三名妓女剛離開不久，外間已响起嘈吵萬分之叱喝聲。

「是他們來了！」丐幫諸人中一個道。咦，怎麼這人的聲音與楚三郎如此相似的？

說時遲，那時快，已有數條人影持着長劍衝進牢房，竟然便是傅鐵心

與溫柔柔等人。

牢房外，應有無數的侍衛的啊，難道他們是豆腐做的，竟能讓傅鐵心如此輕鬆地衝了進牢房？事實上剛才除了叱聲外，甚麼打鬥聲也沒有。

這是當然的事，因爲根本便沒有打鬥，外間的侍衛早已獲得知會，說這數天內會有人前來搗亂，着他們不要抵抗，因爲來人身手太高明，即使抵抗也是徒然，只會白白送掉生命。

這些侍衛大爺們，平時只會作威作福，貪污營私，要他們拚命，他們也不會熱心，如今要他們虛張聲勢，不用拚命，他們當然唯命是從！

因此，傅鐵心等人輕易地攻進了牢房。

可是，來到丐幫等高手所在的牢房時情況便大有不同了！

「是你，傅鐵心！」其中一名丐幫高手道。正是聲音酷似楚三郎那人。

「你是……」傅鐵心一怔。

「不錯，正是楚某！」那人往臉上一抹，露出本來面目，不是楚三郎還有誰？

兄有兩名身形纖小的丐幫門下亦扯掉面上人皮面具，正是翠紅及小詩。

楚三郎三人爲何混在丐幫高手羣中？

原來，他們便是這天早上隨着納蘭海亮前來巡視的三名侍衛，特地化裝混了進來，換了三名丐幫弟子外出。

他們混進牢裏之目的當然便是等候傅鐵心等人前來。

「楚……楚兄，你竟會在這裏？」傅鐵心臉上神色煞是古怪得很。

「傅鐵心，你當然想不到我在這裏了，要是你知道楚某在這裏的話，你還會來嗎？不過，楚某見着你，倒是個意外。當日宋雙雙臨死之前良心發現，說已派了人前來加害丐幫等人，楚某才日夜兼程趕來等候，想不到宋雙雙派來的竟會是你，傅鐵心，你何時變成宋雙雙裙下之臣了？」

「胡說，是誰告訴你傅某是奉宋雙雙之命前來的？」傅鐵心大怒。

事實上，兩個人都是在演戲。

楚三郎當然要有一個在這裏出現的藉口，否則誰也會知道定是納蘭海亮或傅鐵心其中一人攪鬼，暗中通知楚三郎趕來。

最佳藉口當然是利用宋雙雙了，因爲死無對證！

「傅鐵心，沒有人告訴楚某你是奉宋雙雙之命而來，事實上宋雙雙也沒有說是你，不過這並沒有多大關係啊，你不是已經來了嗎？傅鐵心，你明知丐幫中人是楚某安排進來，還要跑來下手，這分明是要和楚某作對，翠紅，小詩，妳們對付那三個女的，讓我來看看傅鐵心近來有多大進展，竟不把楚某放在眼內。」

楚三郎的刀瞬即出鞘，翠紅、小詩亦分別撲向溫柔柔、小梅及小蘭。

「柔柔，妳們快逃！」傅鐵心邊招架着楚三郎之攻勢邊嚷道。

這半年來，翠紅武功大有進展，比諸溫柔柔已不遑多讓，配合着小詩施展着楚三郎所創之刀劍合擊之陣，再加上兩件神兵之助，登時把溫柔柔三人攻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妳們還不逃！」傅鐵心大嚷。

「傅爺……」

「快逃吧，有妳們在這裏，只會使我分心，快點，遲些便來不及了。」

剛巧這時，牢房裏响起「波！波！」兩聲，兩堆禾草竟然無故起火！登時起了一陣混亂。

溫柔柔與兩名侍婢連忙趁翠紅、小詩略一分心之際，回身便跑。翠紅與小詩一直追趕到大牢門口，方才折回。

「三爺，傅公子，她們已跑掉了。」翠紅道。

楚三郎及傅鐵心聽了，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來。

「翠紅，妳往前頭看守着，以防她們折回來。」楚三郎道：「單幫主，剛才發生了甚麼事？」空氣間仍充斥着一陣燒焦東西的氣味。

「楚三爺，是兩堆禾草無故起火，已被救熄，起火之處發現一些燒焦的蠟。」單平道。

「是誰如此惡作劇？」楚三郎眉頭一皺，以手指扯起蠟燼湊近鼻孔一嗅，却嗅不出是甚麼東西，只有一陣燒焦的氣味。

「難道是剛才那三個婊子在作弄我們？」單平道。

兩顆燐火彈，毫無威力可言，只弄出一場小火，他們當然不會想到別人蓄意加害，只道是惡作劇。

「無緣無故，她們又怎會作弄我們？何況她們又不能親眼目睹效果？」楚三郎道。

「楚三爺，這可說不定啊，要知道愈美麗的婊子愈喜歡以作弄別人爲樂，她們這時定在想象着我們之狼狽情形，掩咀竊笑哩！」其中一名丐幫舵主道。

傅鐵心一怔道：「楚兄，適才有婊子來過這裏，而且樣貌不錯？」

楚三郎道：「是的，論樣貌，可說是妓女中的一級貨色，而且是三個之多！」

傅鐵心大爲奇怪道：「這倒奇了，京師裏的妓女，稍有姿色的，均眼高於頂，不要說來這裏了，便是出條子，也得看是誰邀請，怎會自降身份？」

一名丐幫門下道：「也許她們貪圖厚酬哩！」

傅鐵心經常流連風月場所，而且所到之處均是高級地方，對那些名妓之心態可謂知之甚詳，搖頭道：「絕對不會，即使酬勞如何優厚也難以把她們找來這裏，因爲一旦傳了開去，她

是之身價便會一落千丈，再難找到有份量之捧場客。楚兄，這其中定有古怪。」

「楚某也是如此想，咦，有點不對，只是燒掉了少許禾草，那氣味怎會歷久不散？」楚三郎道。

傅鐵心猛吸了數下，隨即臉色一變，道：「不好，這是燐火瘴毒，楚兄，立即疏散到空曠處，再遲便來不及。」二年前，他把從神劍堡史向榮處奪來的毒經交還白玉蓮之前，曾仔細閱讀，故對天下間之奇毒可說知之甚詳。

在場諸人，連忙往外間跑，由小詩帶頭，楚三郎及傅鐵心殿後。

「楚兄，請扶着傅某外出。」傅鐵心道。

楚三郎會意，連忙把傅鐵心扶住往外急奔，道：「傅兄，應如何解毒？」

「不必解毒，只消在空曠處猛吸數口氣便沒事的了，若在有毒瘴處逗留過久，無論內功如何深厚，也會突然窒息昏迷，那時即使大羅金仙下凡，也無能爲力。」傅鐵心道。

衆人來到牢房外之廣場時，納蘭海亮已聞訊趕到，帶着一大羣親信。

「咦，楚老弟，怎麼你會在這裏的？」納蘭海亮大訝道。

「大人，楚某從宋雙雙口中獲悉將有人對丐幫等人不利，來不及通知大人，故擅自暗中暗混了進牢房，尚請大人恕罪。」

兩人當然也是在演戲。

「噢，原來如此，那麼可擒着任何人了？來人是……」納蘭海亮表情十足的道。

「擒着了一個，跑掉了三個。不過，宋雙雙說的並不是他們，而是三個婊子，他們只不過不幸適逢其會，剛巧被楚某遇上。」楚三郎道。

納蘭海亮這回是眞的驚訝萬分這：「是三個婊子？」

楚三郎道：「是的，大人，她們混進牢房施毒，幸好楚某及時醒覺，否則後果堪虞，尚希大人徹查此事。牢房現在還充斥着毒氣哩！」

納蘭海亮大怒，立即找來了獄官，喝問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那獄官嚇得登時跪下，顫抖着道：「大人，卑職該死，請大人恕罪！」

納蘭海亮道：「那三個婊子是何處找來的？」

獄官慌忙回答：「大人，她們都是留香院的，卑職剛才也有點兒奇怪留香院何來如此貨式！」

在楚三郎脅下扮作穴道被點的傅鐵心聽了，心中一動，低聲道：「楚兄，傅某知道是誰了。」

納蘭海亮罵了獄官一頓後，道：「快點滾下去，另外安排地方給這些好漢暫住，遲些兒才治你的罪。」

獄官連忙施禮退下。

翠紅道：「大人，事情既然已平息，楚某也告辭了，至於這人，楚某必須暫時帶走，逼問其他同黨之下落。」

納蘭海亮道：「楚老弟，這人跑來大牢滋事，尚希能交還，由我發落。」

楚三郎道：「大人，這個當然，楚某只不過是暫時帶走吧了，定會於日內交由大人發落的，請大人放心。」

納蘭海亮道：「既然如此，你便暫時帶走吧，不過，希望你不要傷害他，免致外間認爲我們侍衞營濫用酷刑。」

楚三郎道：「大人請放心，楚某定不會弄到他遍體鱗傷的，大不了喪失一身功力吧了，這在外表絕對難以看出來的。」

納蘭海亮道：「楚老弟，請不要如此做，你只要完整地把他交給我便成，用刑之事不必勞煩你了。」

楚三郎無奈地點點頭，召喚翠紅及小詩離去。

* * *

楚三郎一直把傅鐵心扶着，迄至回到客棧房裏才把他放下來。

「辛苦了你，傅兄。」

「又不用傅某走路，何辛苦之有？倒是辛苦了楚兄哩！」傅鐵心笑道。

「傅兄，你剛才說認識那三個婊子，這是眞的嗎？」楚三郎道。

「傅某沒來過這裏的留香院，不過它既然供應婊子給囚犯洩慾，那麼格調便不會高到那裏去，對嗎，楚兄？」

「照說應該是這樣。」

「若果金陵一級名妓要來京師發展，她們會挑選留香院這類的妓院嗎？」

「當然沒有可能。」

「傅某便會遇上如此愚蠢的三個婊子。」傅鐵心跟着便把在來京途中遇上從金陵來的怡紅等人之經過說出。

「如此說來，定是她們所幹的了。說不定她們便是那神秘女子的手下。」

「可能性極大。」傅鐵心道。

「三爺，若然如此，留香院定是他們京師之巢穴，我們前往留香院把他們的負責人抓着，一定能查出一些甚麼來。」翠紅道。

「不，若我所料不差，他們應早已準備了一套對應之策，强來只會打草驚蛇，說不定怡紅等人亦不在該處，溜回了金陵。我們倒不如追踪到金陵，說不定還可以探出他們老巢所在！」楚三郎道。

「楚兄說的對，他們之大本營應在金陵附近，事不宜遲，我們便明天起程南下，楚兄意下如何？」傅鐵心道。

「正合楚某心意，明早我們便易容上路。」楚三郎道。

「楚兄，傅某還有一項重要消息奉告。」傅鐵心道。

「傅兄請說。」

「莊婷早已下嫁於人。」

「噢，是嗎？」楚三郎有點意外之感覺，不過也不全是意外，女子終歸是要嫁人啊！只是他有點兒替死去的師傅上官雲不値吧了，可不是嗎，上

官雲對莊婷如此痴心，她却一聲不响地跑去嫁人，更一躲便是廿多年。

「她下嫁的是東海忘塵島島主胡法軒。」傅鐵心道。

「東海忘塵島？胡法軒？這兩個名字都陌生得很啊！」

「據柔柔說，忘塵島乃是位於東海的一個不知名小島，忘塵這名字是她師傅的丈夫胡法軒所起的。至於胡法軒這人，年約六十歲，善使一手剛猛絕倫的刀法。」

「以莊婷之性格，絕不會下嫁一個藉藉無名之輩，更不會甘心在荒島一住便是廿多年。這其中定有原委。」

「莊婷爲何下嫁這藉藉無名之胡法軒以及屈居荒島廿多年，這便不得而知了，至於她這次與溫柔柔跑到中原來，主要目的便是要把中原武林弄到天翻地覆，跟着便由胡法軒出面收拾殘局，一統武林，進而作亂，從中混水摸魚。」傅鐵心道。

「這樣說來，繁星宮只是先頭部隊？」楚三郎大吃一驚道。

「亦可以說，繁星宮是可以犧牲的，包括繁星宮宮主傅鐵心以及所有在中原招攬的人手，屆時她只要把一切罪名推在傅某身上便成，畢竟她名義上與繁星宮扯不上任何關係！」傅鐵心道。

「傅兄，若莊婷把繁星宮犧牲，又何來人手統治武林？」楚三郎不以爲然道。

「楚兄，柔柔說，莊婷一共有四個徒兒，而她是最幼的一個，胡法軒亦有四個徒兒，而這七個師兄姐，每一個武功都比她强，亦可以說，忘塵島的實力，比諸繁星宮最低限度强上三倍。」傅鐵心道。

「這樣的確不容忽視，傅兄，可知道忘塵島還有甚麼人手來了中原嗎？」

「不知道。」

「溫柔柔呢，她知道嗎？」

「她應該也不知道。」

「傅兄，請問溫柔柔如今是……」

「如今她已是傅某的人，那兩個侍婢也是。在必要時，柔柔是會站在傅某這一邊，至於那兩個侍婢小梅和小蘭，傅某則不敢肯定。」傅鐵心已知道楚三郎要問的是甚麼。

「既然如此，那麼暫時便留她們在溫柔柔身邊，盡量打聽消息，即使打聽不着甚麼，日後也可能有意想不到之作用，傅兄意下如何？」

「這當然好極了，傅某實在也不習慣終日有個女人如膏藥般緊貼在身側。」傅鐵心習慣了獨來獨往生活，女人對他來說最好便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自然不喜歡身邊日夕都有一個，或應該說三個纏着。

楚三郎心裏暗忖着：「傅鐵心，事到如今，你已沒有選擇之餘地的了，當初我何曾不是如此？」不過楚三郎雖然是這樣地對傅鐵心寄予同情，他自己卻絲毫沒有後悔之意。

如此變相地失去自由，有一段時間會不大習慣，但箇中樂趣與享受實足以彌補這損失有餘，如今除了吃飯、走路、上茅厠之外，楚三郎之起居根本便不須自己動手，事實上，若他喜歡的話，這三種工夫也可以由兩婢服侍，這種享受，又那是一個獨身漢所能想像的，何況還有那不足爲外人道的旖旎春色！

「傅兄，莊婷如今失掉你這支柱，短期內定不敢胡作妄爲，除非她不顧一切地調用隱藏着的忘塵島人馬，因此我們可以暫時把全副注意力放在這神秘勢力頭上，傅兄意下如何？」

傅鐵心却道：「楚兄，繁星宮雖然少掉傅某，但實力亦不容忽視，莊婷既然已發動攻勢，絕對不會因傅某下落不明而暫停行動。依傅某推測，她徵用忘塵島人馬之可能性極大。因此，我們若全力對付那神秘勢力的話，很可能給予莊婷可乘之機。」

楚三郎道：「傅兄此言也極爲有理，那麼傅兄可有甚麼高見嗎？」

傅鐵心道：「我們分頭行事，楚兄與兩位姑娘對付那神秘勢力，傅某則監視繁星宮之動態，但保持密切聯絡，必要時可以聯合起來對付其中一方。」

楚三郎道：「是了，傅兄加盟繁星宮，可有任何諾言之類的約束？」

傅鐵心道：「九個月前，傅某敗於莊婷劍下，被逼當上繁星宮宮主之事，日前在納蘭海亮府邸，傅某已大約說過了，至於傅某對她所許下之諾言這一點，楚兄大可放心，因爲直至目前，傅某不認爲自己有違諾之處。」

楚三郎道：「楚某有點不明白。照說傅兄目前仍是繁星宮宮主，應不方便反過來對付繁星宮的啊！」

傅鐵心道：「楚兄，傅某當日曾答應過莊婷兩項條件，第一：聽從她的命令；第二：全心全意爲繁星宮效力，一切得以繁星宮之利益爲大前題。而傅某目前所做的一切，沒有一項是加害繁星宮，甚至可說是爲了保存繁星宮而做，傅某所破壞的只不過莊婷本身，或應說忘塵島之陰謀，而在名義上，莊婷以及忘塵島與繁星宮甚麼關係也沒有。至於莊婷給我的最大一個命令，是率領溫柔柔等人進大牢殺人，傅某也去了，只不過沒成功罷了，所以，傅某始終不認爲自己違諾。」

傅鐵心這一番似是而非的論點，楚三郎聽了，不禁爲之啼笑皆非。不錯，直至目前爲止，傅鐵心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說得上是爲了繁星宮的好，但奉命前往殺丐幫諸人這回事則有點兒那個了，暗中通知對手破壞自己的行動，這又爲什麼呢？

楚三郎當然不是怪責傅鐵心有違信諾，更不是認爲傅鐵心應該徹底執行他的任務，他只是想到若他和傅鐵心易地而處的話，他能怎樣做？

這便是傅鐵心可愛之處，當他認

為不應該做某件事，或認為做某件事會對他自己有所傷害的時候，即使他是受了諾言之約束，他也會找個藉口替自己開脫，也不管這藉口合不合理，只要表面上能說得過去便成。

這是傅鐵心性格上的優點，或是缺點？

「傅兄，既然如此，那我們便分頭進行吧。不過，傅兄可得小心點，以免洩露行藏。」楚三郎道。

「這當然了，若給莊婷把傅某認出來，那便麻煩。不過，即使躲也只是三個月時間，屆時定教她見識傅某劍法之厲害。」傅鐵心笑道。從他的眼神，楚三郎等人均看出他有着無比信心——擊敗莊婷的信心。

驀地，楚三郎心中一動，傅鐵心那劍法兩字令他想到另一件事，遂問道：「傅兄，請問你可有同門師弟嗎？」以當日史仲英的表現以及年紀，當然不會是傅鐵心的師兄。

「沒有，楚兄為何有此一問？」傅鐵心大訝道。

「日前在徐州時，與宋雙雙那妖女走在一起的，除了陰陽雙怪，還有一位廿餘歲的青年，他的劍法與傅兄極為相似。」

傅鐵心一愕，道：「竟有如此一回事？楚兄可記得其中一兩式嗎？」

楚三郎隨即以指代劍，模仿着當日史仲英所使的劍招。

「是龍騰劍法！」傅鐵心當然一看便知。

「這便是龍騰劍法？難道傅兄是龍騰劍之傳人？」楚三郎大訝道。

「這的確是龍騰劍法，傅某雖然也懂得這套劍法，卻不是龍騰劍之人。實不相瞞，當日在藏劍谷，白玉蓮委託傅某協助楚兄對付神劍堡時，曾許下三樣報酬，龍騰劍譜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預付的，不過亦是傅某唯一收到的報酬。」

「是白玉蓮搞的鬼！」楚三郎立即脫口而出道。他的目光很自然地轉注在小詩身上。

小詩垂下頭來，不敢直視楚三郎。

事實上楚三郎早便應該知道一切都是白玉蓮在暗中搞鬼，只不過是他拒絕接受事實。

白玉蓮半年前強逼小詩當旭日教教主潘子安的姬妾之時，楚三郎及傅鐵心已知道她與旭日教關係非淺，更知道她是日月教中人。

旭日教煙消雲散，他們便錯誤地認為白玉蓮與她父親之勢力早已瓦解。

楚三郎忘記了潘子安臨終前給他的信曾叮囑他提防白超凡父女。

他更忽略了納蘭海亮曾提及旭日教只是日月教的其中一枝。

不過，楚三郎及傅鐵心兩人始終不曾想到白玉蓮或日月教頭上來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不相信美若天仙、弱質纖纖的白玉蓮竟會冷血地屠殺丐幫二百多人的性命，更不知道她有着極為高明的武功。

美麗的女人通常都會令人心智受蒙蔽！

「九個月前假冒莊婷的便是白玉蓮，難怪她的劍法處處尅制着傅某之龍騰劍法，卻對傅某師門之寒光劍法不大奏效，楚兄，你有何打算？」

「唉，想不到旭日教瓦解只不過短短數個月，她便能不動聲色地樹立起一股勢力來，我們實在太低估她了。小詩，妳可知她現時在那裏嗎？」楚三郎道。

「三爺，自從當日離開白家後，小婢一直都不曾和小姐有任何聯絡。三爺，請你相信小婢吧，小婢的確是眞心脫離白家的！」

「小詩，我怎會懷疑妳另有用心呢？我只不過希望妳能提供一點線索，讓我們把玉蓮找着，阻止她繼續胡來。」

「三爺，以小婢認為，小詩即使說出白玉蓮之下落，也沒有作用。白玉蓮早已知道小詩投靠我們，又怎會留在該處？三爺又何必使小詩為難呢？」翠紅連忙替小詩解圍。

「楚兄，翠紅姑娘說的對，你不如循着原有線索，在怡紅等人方面入手吧，應會有收穫的。」傅鐵心道。

「如今唯有這樣了，傅兄，怡紅等人在那一妓院？」

「她們原在秦淮河畔，楚兄只消在該處隨便找一個人來問，便能找着她們的畫舫。」傅鐵心道。

這時，響起了一陣敲門聲。

「是誰？」楚三郎問道。

「楚爺嗎？在下是侍衞營的，奉納蘭大人之命前來有事奉告。」

來人帶來了一個消息，留香院承認曾派出三個姑娘前往大牢，但一去不返。這三名妓女之屍體其後在一僻靜處被發現，經丐幫等人認屍後，証實並非不久之前進入大牢那三人。

因此，表面上看來乃是該三名美女殺死留香院的妓女，假冒她們的身份進入大牢。

大牢裏那兩名召妓尋歡的囚犯，說那三名美女毫不吝惜肉體，絕對不是良家婦女。

楚三郎交代來人轉告納蘭海亮不可對留香院採取任何行動，以免打草驚蛇後便於翌日清早與傅鐵心分道揚鑣，帶着翠紅與小詩，易容南下金陵。

楚三郎這時的心情，可說紊亂萬分，白玉蓮不但對他曾有救命之恩，更把少女最寶貴之貞操無條件地奉獻。那一晚，是他楚三有生以來最刻骨銘心的一晚。而且，他和白玉蓮共渡的旖旎春宵，又何止一晚？

若白玉蓮現時便站在楚三郎身前，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做才好。

拔刀殺她？他能如此忍心出手嗎？

以白玉蓮之所作所為，可說死有餘辜，其他的不必說了，光是冷血的屠殺丐幫金陵二百多條生命以及指使陰陽雙怪等人向他襲擊已有足夠藉口令楚三郎拔刀。

但是他能忘掉他和白玉蓮之間的一段情嗎？雖然有負這段海誓山盟的是白玉蓮，雖然白玉蓮曾要置他於死地，但是……

「三爺，這一切都是白玉蓮在搞的鬼嗎？你眞的肯定？」翠紅道。

「雖然不是百分之一百是她，但也不會錯的了。當日假扮傅鐵心擊傷丐幫金陵分舵舵主洪彪的，不消說便是在徐州與宋雙雙等人襲擊我們那青年，因為劍法之造詣極為脗合，至於洪彪口中所說那曾出手屠殺多人的幪面女子，應該便是白玉蓮本人。在徐州時，宋雙雙和那青年都曾提及教主這稱謂，如我推測沒錯的話，教主應是她們父女其中一人。小詩，妳認為我說的對嗎？」

事至如今，小詩亦知道再也難以繼續遮瞞下去，垂頭低聲回答：「三爺，當日在徐州被宋雙雙殺死那青年名叫史仲英，與史老頭同時歸附小姐。」

小詩這番話，表面上不曾回答楚三郎之問題，實際上却已說出一切都是白玉蓮在暗中策劃。

翠紅道：「眞想不到她是如此心狠手辣！她的眞正目的又是甚麼？」

楚三郎長嘆一聲，道：「月前天下大治，日月教難以有任何作為，但他們又不甘心就此蟄伏，唯有先把江湖弄得天翻地覆，看看有否可乘之機。只是她的手段實在有點兒太過份了，二百多條性命無辜被害。」

他隨即想到除了白玉蓮之外，還有一個莊婷也是有着如此野心，而且手段比諸白玉蓮也不遑多讓。

楚三郎不禁唏噓萬分，難怪前人曾說：毒蛇之齒，黃蜂之針，也不及婦人心來得狠毒。

翠紅道：「三爺，她不是有着當女皇帝之野心吧？」

楚三郎道：「很難說，不過，若玉蓮或莊婷這一類的女子能登上龍座的話，天下蒼生可苦了。」

但楚三郎這話却不全是對，手段狠毒的人，若能登基，未必不是一個明君，其後的雍正帝便是一個極佳之例，只不過他當時並不知道。

* * *

楚三郎帶同翠紅、小詩兩婢從北京南下金陵途中，一路上聽見不少各大門派高手相繼神秘失踪之消息。

他們立即便聯想到，這定是白玉蓮或莊婷這兩個懷着無比野心的女子之中的一個所為。

甫抵達金陵，小詩便自動帶領楚三郎前往昔日白玉蓮與她居住之處。

正如翠紅所料，該處已是門庭依舊，人物皆非，換上了一個毫無可疑之當地富戶。

這既然已是他們意料之中的事，當然不會令他們大為沮喪，隨即跑到秦淮河畔找尋怡紅三人之下落。

所得到之答案是：怡紅等人已於月前前往北京謀求新發展。

「不好了，三爺，難道她們仍然在京，伺機謀害丐幫等人？」翠紅道。

「這極有可能，我也實在太大意了，只想到她們行動失手後便會匆匆逃走，竟想不到她們會不達目的不心息。」楚三郎道。

「三爺，這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又要跑回京師？」翠紅道。

「若她們另有陰謀的話，我們現時趕去也未必能趕及。不過，我們也不必為丐幫等人之安危過份担心，納蘭海亮並非等閒之輩，應有足夠能力保護他們，何況他們本身之實力也非同小可哩！」楚三郎道。

「三爺，小婢只是担心納蘭海亮好像上次般，備受壓力，不但不能保護丐幫，還要提供方便給對方。」翠紅道。

「不會的，繁星宮表面上看來是江湖組織，刺殺丐幫中人乃江湖恩怨，所以朝裏的人胆敢為之撐腰，但日月教是叛黨，誰敢出面為他們向納蘭海亮施壓力？」楚三郎道。

「那麼繁星宮呢？他們會否再次行動？」

「我不能排除這可能性，但自從上次牽涉了日月教在內後，納蘭海亮便大有理由向對他施壓力的人加以反擊。納蘭海亮是滿人，這對他施壓力的亦一定是滿人，漢官絕對沒有如此勢力，因此他定是受了好處才會對納蘭海亮施壓力，不會為了其他理由，而這個人極有可能便是納蘭明珠，丐幫之事既已牽涉日月教，他斷不會拿自己的前程及腦袋來冒險的。若要強來的話，沒有傅鐵心，莊婷一定要動用隱藏着的人手，而且不一定會成功，莊婷會否為殺死丐幫中人過早暴露實力以及與朝廷正面衝突呢？」

「那我們該怎辦？是否在金陵找尋白玉蓮或是往別處找尋那些失踪的各大派高手？」翠紅道。

「到處跑也不是辦法，我們還是集中注意力在金陵吧。依我推測，白玉蓮之根據地一定是在附近，而且怡紅三人亦有可能只是躲起來暫避風頭，我們留在金陵細心找一找，也許會有收穫。」楚三郎道。

可是，他們在金陵找了兩個多月，仍是毫無頭緒，不但找不着白玉蓮，連怡紅等人之踪影也不見。

各大門派高手失踪的消息却不斷傳來，唯一令楚三郎略為安慰的是在北京大牢裏的丐幫等人沒有受到任何騷擾，只是他們被囚了三個多月後，雖然待遇極佳，但也開始有點不耐煩。

傅鐵心亦經常與他們聯絡，這兩

個月來，繁星宮並沒有任何特殊行動，但他亦未能探知忘塵島暗藏在中原的實力躲在那裏？

這晚，楚三郎三人又跑到秦淮河畔，翠紅打扮成一個富家公子，楚三郎及小詩則變成近身保鏢及小廝。

在一個畫舫裏，他們竟有意外收穫，碰上史老頭！

史老頭雖然化裝成爲鴇奴，但他的身形、眼神却逃不過楚三郎銳利目光。

在畫舫逗留了大約一頓飯工夫，楚三郎便示意翠紅離開，匆匆回客棧，翠紅則留在附近監視。房間裏，已有一個不速之客在等候着他們，正是傅鐵心。

「傅兄，可有甚麼新發現嗎？」

「楚兄，莊婷已秘密到了金陵，且帶來不少繁星宮的高手，柔柔也來了，與她一起的，還有三個年紀比她略大的美女，似乎是莊婷另外三個徒兒。」傅鐵心道。

「這豈不是空巢而出？傅兄，可知她們有何目的？」

「傅某沒有機會與柔柔聯絡，所以未能查悉，她們目前躲在城外，似乎很快便會有所行動。」

楚三郎略一皺眉，道：「怎會這麼巧的？楚某剛巧亦發現了史老頭之行蹤，正打算回來更衣，取兵器前往追蹤。」

傅鐵心道：「既然如此，我們便分頭行事吧，但是必要時，傅某如何聯絡楚兄？」

楚三郎道：「這樣吧，小詩，妳且隨着傅兄，必要時立即到畫舫找我，我們若要他往，亦會留下暗記的了。」

小詩連忙點頭，拿了銀龍劍，也不換衣服便與傅鐵心匆匆離去。

楚三郎換過衣服，拿了流星刀及自己的兵器，趕到秦淮河畔與翠紅會合。

「翠紅，可有任何動靜？」

「沒有，史老頭仍在畫舫。小詩呢？」翠紅看見小詩沒有同來，大是詫異。

楚三郎隨即把傅鐵心前來客棧找他之事說出。

驀地，一條灰影從空中掠過，直撲畫舫，楚三郎目光銳利，一眼便看出是隻信鴿。

片刻後，史老頭便從畫舫閃身而出，竟不顧驚世駭俗，施展輕功掠向岸上。

「機會來了，他定是有急事，我們立即追上去。」楚三郎一路跟踪着史老頭，一路留下暗記通知小詩。

片刻後，楚三郎與翠紅已跟踪着史老頭來到一所大宅之前，只見史老頭一個縱身，便越牆而進，兩人技高人胆大，當然毫不思索地便悄悄跟進。

「史堂主，我不是說過如無我的吩咐，不可跑到這裏來嗎？」竟然是白玉蓮的聲音。

「教主，大事不妙，莊婷率領着大批高手，進襲外莊。」

「竟有如此一回……是誰？」白玉蓮嬌喝道，目光瞟向翠紅藏身之處。

楚三郎只得與翠紅雙雙現身。

「你們是誰？」楚三郎的身形雖然有點兒眼熟，白玉蓮一時之間也未能認出來。

「玉蓮，妳爲何要如此做？」楚三郎嘆了一口氣道。

「是你，三郎？」白玉蓮一呆。

「是的，正是我。」

「三郎，你不認爲這句話應該是由我來問你的嗎？你爲甚麼要處處破壞我的事？」

「玉蓮，妳可知道妳這樣做會連累很多人無辜送掉性命嗎？」

「三郎，你何時變成如此喜歡管閒事了，是受了這賤婢唆擺嗎？」

翠紅臉色大變，玉手已按在刀柄上。

「玉蓮，聽我說，收手罷，與妳爹回到藏劍谷，重建藏劍山莊吧！不要興風作浪了，時勢不同，如今天下大治，日月教實無可作爲！」楚三郎道。

「教主，形勢危急，不要多說了，我們衝出去吧！」史老頭嚷道。

宅裏，衝進了七八名年輕劍士，團團把楚三郎圍在中央。

白玉蓮亦知道若留在這裏和楚三郎糾纏的話，外莊那一番辛苦經營定會付諸流水，而且不少秘密將被揭穿，當下把心一橫，喝道：「史堂主，伯英，把他們纏着！」自己則向外急掠。

登時七、八口劍便向楚三郎及翠紅身上招呼。可是，憑他們的身手又怎能把楚三郎攔截？只見他隨手一刀，便把其中一名劍士劈翻，飄身攔在白玉蓮身前。

白玉蓮臉色一變，不由分說便掄劍向楚三郎猛攻，楚三郎却是只守不攻，一邊苦口婆心的道：「玉蓮，收手吧，不要逼我！」

十多個照面後，白玉蓮停下劍，怒道：「楚三，你一是把我殺掉，一是讓開去路！」

「玉蓮，事到如今，日月教已無可作爲，聽我的話，回藏劍谷吧！」

「廢話，你讓路還是不讓路，若你不讓路，我立即死在你眼前！」白玉蓮把長劍橫架在自己脖子上，作孤注一擲。

「玉蓮，有事慢點說，把劍放下來吧！」楚三郎大吃一驚，急道。

「三郎，你要是還念我們那數夕情緣，便立即讓開，我給你三數考慮，一……二……」白玉蓮步步進逼。

楚三郎長嘆一聲，向旁閃開去路。

白玉蓮並不放下脖間長劍，唯恐楚三郎出手把她點了穴道。閃身掠過楚三郎往城外方向急奔。

楚三郎連忙回身招呼翠紅，可是

一瞧之下，登時大爲吃驚，原來翠紅身手雖然不凡，但對方却也非等閒之輩，尤其是史老頭及其中一名劍士的劍法更是厲害得很，已被迫得手忙脚亂，幸好仗着一口寶刀，方能勉强支撐着。

楚三郎怒喝一聲，掄刀加入戰圈。

楚三郎這時的身手，豈是這些劍士們所能招架？只一盞茶時分，已被他及翠紅悉數解決！

「三爺，莊婷等人正圍攻着一所莊院，內有不少各大門派中人，但似乎都是痴呆呆的，只懂打架，傅公子不便露臉，所以請三爺立即前往。」小詩滿身鮮血的跑了進來道。

「小詩，是誰傷着妳了？」

「是小姐，三爺，請你不要怪她……」小詩上氣不接下氣的道。

楚三郎連忙點了她的穴道止血，把她抱在臂彎道：「在那方向？」

小詩道：「三爺，在南方城外。」

楚三郎連忙抱着小詩，與翠紅雙雙往城外急奔。

不多久，兩人已來到一所宏大莊院，遠遠已聽見院內有着打鬥聲。

「咦，怎麼不見了傅公子的？」小詩大訝道。

楚三郎不由分說，把小詩交給翠紅，便飄身進院。

院裏，正有兩起人在劇鬥着。一起是傅鐵心對莊婷。

另外一起是三個絕色女子圍攻着一名白衣美女，但美女那身雪白衣裳已是血漬斑斑，正是如天仙下凡的白玉蓮。

「不好！」楚三郎不顧一切的前撲。

可惜，已是太遲了，三柄長劍已不約而同地刺進白玉蓮前胸要害。楚三郎揮刀把三柄長劍格開，把白玉蓮抱起時，鮮血已不停地從白玉蓮身體內湧出。

「三郎，我畢竟沒看錯人，你始終都是惦掛着我，三郎，我……賤妾是眞心愛你的，可惜賤妾……」白玉蓮還沒有說畢，已溘然逝去。

這時，莊婷亦已收了劍，道：「傅鐵心，你雖然不能勝我，但既然你對繁星宮宮主這位置沒興趣，我便成全你吧，從今天起，你再也不是繁星宮宮主了，今後亦不須聽我命令。」

傅鐵心默然收劍，退到楚三郎身側。

「莊婷，你爲何要如此？」楚三郎一瞧滿地屍首以及站在一旁的繁星宮高手，怒道。

「哼，他們殺害丐幫弟子，嫁禍本宮，本宮替武林除害，有何不妥？」

「那麼這些各大門派的好手呢？」

「他們神智盡失，也不聽我們說來救他們，不由分說便向我們進襲，你教我怎麼辦，束手待斃嗎？」莊婷理直氣壯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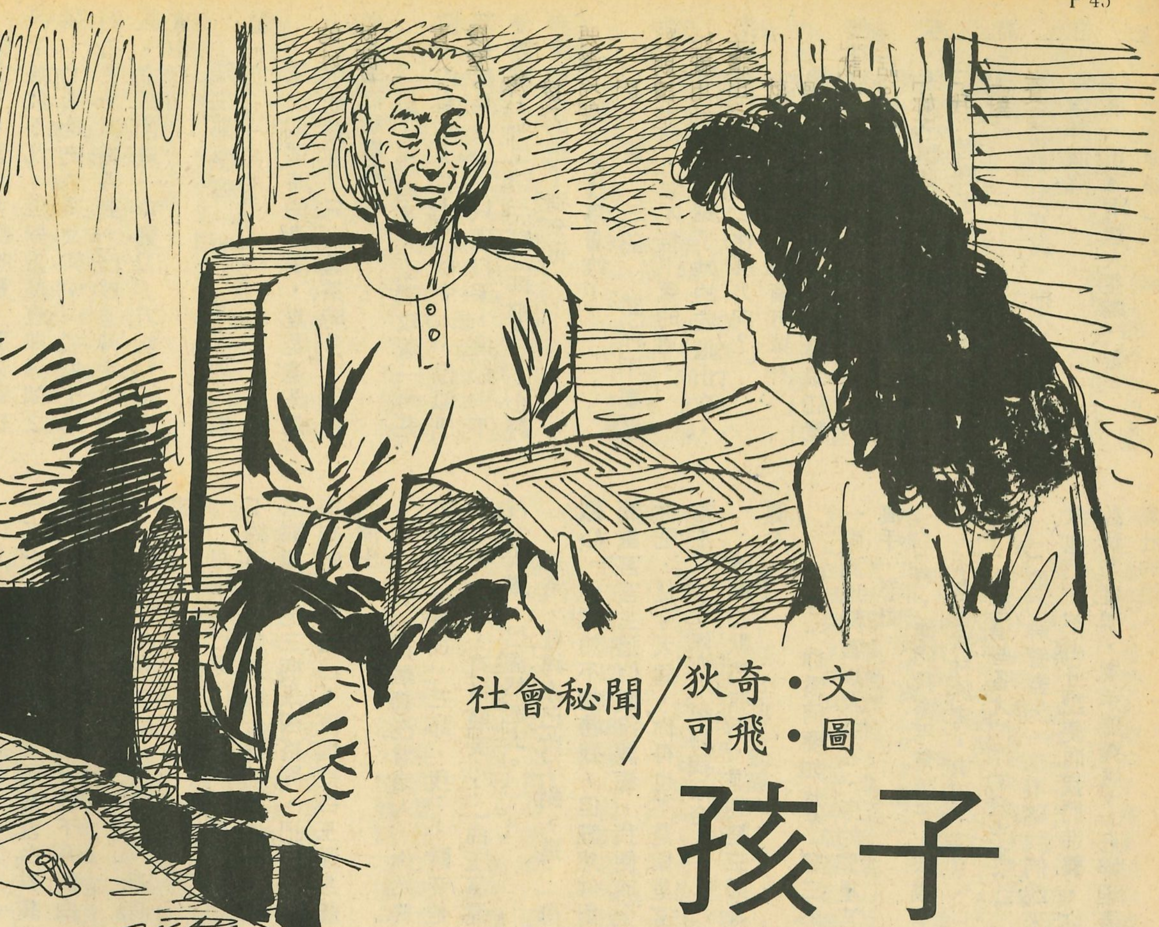
楚三郎爲之啞口無言，只得道：「莊女俠，既然妳已知道和丐幫之間只是一場誤會，請問妳打算怎辦，繼續對付丐幫嗎？」

莊婷道：「楚三，你以爲我是如此蠻不講理的嗎？通知他們不用躲在牢裏了，如他們不再找上本宮，本宮決定不追究這事。」

繁星宮的人走了，一場大亂暫時平息下來，楚三郎不知道莊婷爲何如此，但他知道他這生人最有深刻印象的女子已香銷玉殞。

楚三郎不禁一陣惆悵，抱起白玉蓮之屍體，默默離去，翠紅連忙抱起重傷的小詩悄悄跟上，至於傅鐵心亦爲之唏噓萬分，黯然離開。

（本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孩子

臨終留遺言　揭發心中秘

中學畢業，潔玲成績不太理想。僅有五科及格。

這個成績，要修讀港大或中大預科根本就沒有可能。

所以，潔玲決定打消繼續升學的念頭，找份工作做。

其實，潔玲決定做工也是正確的選擇，因爲自母親逝世以後，她一直都是依賴着舅父維生。現在，也正好是自己獨立，不再依靠人的好機會了。

每天早上，潔玲都買一份報紙，看看有沒有適合自己的工作。

而且，她用漁翁撒網式，希望有一份會有回音。

這一天，她打開報紙，又在求職欄中打轉，由上到下，差不多每一欄她都用心看過。

突然，在右下角中，她被一欄所吸引着，這一欄寫着：誠懇徵求女仕陪伴老婦。

供食宿，年齡二十歲至三十五歲，待遇良好。

陪伴老婦。不需工作經驗。

「不需工作經驗」正是吸引潔玲的地方，因爲她應徵的工作中，大多是要求有工作經驗的，而這份工作是陪伴老婦，或許有點難以服侍，但她心想還是試試看吧，也許報酬會不錯呢。

潔玲再詳細看一遍，看到廣告下有一個電話號碼，於是她決定撥個電話去試試。

電話撥通了，接聽的是一個女性，「明天下午二時到般咸道六百四十號地下面談吧。」對方問了潔玲幾個簡短的問題後，就在收線前說了這句話。

明天要面談——潔玲突然想不去應徵。不過還是去看看再說。

翌日，潔玲照着指定的地址去找，很容易就找到了，但是眞想不到，那裏竟是一幢三層高的複式建築物。

在這裏工作，待遇也不錯吧——潔玲心中暗忖，然後，她就按了一下門口的電鈴。

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年紀約五十多歲的女性，由她的聲音聽來，正是昨天接聽電話的女性。

她將潔玲帶入客廳中，然後指示她坐下。

潔玲望望四周，看到一個佈置得十分輝煌的客廳。

晶瑩的水晶燈，光滑的酸枝傢俬，還有不少的古董，一看就知道這是大戶人家。

而潔玲再打量旁邊的人，原來已經坐了四名應徵者。每一個應徵者看起來都是那麼聰明伶俐的，使潔玲不禁失去了信心。

潔玲看看手錶，已經是下午二時，而那個引她入來的女人亦正開始帶那些應徵者進入書房內。

第一個應徵者出來了，差不多用了十五分鐘，潔玲小心地計算着。

潔玲心想自己排第四，應該三十分鐘後就輪到自己了。

第三個應徵者又離開了，潔玲的心跳開始有點加速。

終於，輪到潔玲了。

潔玲被引入一間房子中，看來似是一個書房。

在房間內，有一位坐輪椅老婦和一個近六十歲的男人。

潔玲坐下以後，那位男人問過她的姓名，和抄下她的身份証號碼後，就開始和潔玲對話。

「我是林律師，是趙老太的財務負責人。現在，我想問一問妳的興趣和履歷。」

潔玲都一一作答。

接着，林律師就拿出一份報紙，要潔玲朗讀出來。

因爲潔玲參加過多次朗誦比賽，對朗讀這回事簡直是易如反掌，所以她就用她清脆的聲音將報紙的那段文字讀出來。

就這樣，這天的面試就結束了。

過了十多天，當潔玲以爲這一次面試失敗的時候，她忽然收到了一個電話。

「妳願意接受這份工作嗎？」

「我……」

「對了，老太說每個月給妳五千元，包食宿。」

「五千元？」

「對，是五千元，怎樣？」

「好。」對一個沒有工作經驗的人說，五千元實際上是太吸引了。

「你收拾一下行李，明天上午開始來上班吧。」

潔玲收線以後，不覺又有點後悔。

因爲服侍這樣的一個老太肯定不是一件易事。但既然找工作難，也不能選擇這麼多了。

趙老太已經有七十多歲，這幾年因爲風濕病的關係，所以多數坐在輪椅上。

潔玲既然答應了做這份工作，所以也得提醒自己既來之則安之了。

其實，趙老太並不是一個太難應付的人，可能因爲她是沉默寡言的關係，所以才給人一個不好的印象。

潔玲的工作，其實並不是像一般老人院的工作一樣，要照顧老人的便溺、洗澡等。因爲，這些工作，都由管家負責。而潔玲所負責的，只是每天閱讀報紙及書籍給趙老太聽。

有時，趙老太會喜歡聽一下報紙中的趣味小品，亦有時喜歡知道世界大事。

「潔玲，今天以色列軍有沒有和巴勒斯坦人衝突。」

潔玲聽到趙老太這麼一問，就立刻會匆忙地搜集有關的資料讀給趙老太聽。

「唉，你們年輕一輩的，對世界大事眞的太疏忽了，我們那時經歷過軍閥割據、中日抗戰，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世界大事眞是瞭如指掌呢。」

潔玲眞的有點慚愧，因爲自己雖然中學畢業，修讀過歷史科，但相比趙老太的歷史常識，就眞的太慚愧了。

趙老太沒有什麼親戚，亦沒有太深交的朋友，所以並沒有日常的應酬。

不過，趙老太每日都收到一大堆的信件。潔玲每次都幫趙老太拆閱，而多數都是上市公司送來的業績報告、分紅及股息等，而趙老太手上所持的股票，似乎數量亦不少。

據趙老太的管家對潔玲說，趙老太的一切財務處理，都是由林律師處理的，而趙老太這樣信任林律師，就因爲他已經是趙老太的丈夫生前聘用的。

轉眼間，潔玲在趙老太處工作亦已有三個月，一切都是如常，但在六月下旬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潔玲的地位改變了過來。

那天早上，當潔玲還在睡覺的時候，忽然她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所驚醒。

「快，快醒來。」

潔玲還在睡夢惺忪之中，打開了睡房門。

她看到了劉管家。

「潔玲，妳昨天晚上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沒有啊。」其實，昨天晚上潔玲睡得很好。

「昨晚可能有小偸來過。」

小偸這兩個字，立刻就將潔玲那未完的睡意驅走。

「小……偸。」

「是啊，我剛才去收拾書房，發覺書房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的，你來看看。」

於是潔玲立刻跟着劉管家去看看。

果然，書房的東西被弄得亂七八糟，好像被人完全翻過來。

「那麼有沒有東西被竊？」

「我相信有了，你看那些抽屜全都被翻開，還有那個趙老太的寶貝盒也被撬開了。」

潔玲朝着劉管家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見到如劉管家所說的一樣。

而那個酸枝柜旁邊的古老大鐘，也被小偸碰過，時鐘也停了，而時間正好指着二時三十分。

「現在怎麼辦？」潔玲問。

「我也六神無主，既然你甚麼都不知道，那我們就要通知趙老太了。」

劉管家這句什麼都不知道，潔玲卻覺得相當刺耳。

「劉管家，你不是以爲……」

「不是，我祇這樣說吧，尤其我發覺浴室的窗子開着了，所以……」

劉管家欲言又止。

潔玲聽到劉管家這樣說，不由得

不倒抽口氣，因爲她是習慣開了窗洗澡的，難道她昨天晚上忘了關掉浴室的窗？

「潔玲，不是我多事，昨天晚上你洗澡時，是把窗子打開的嗎？我是從來不會開窗洗澡的，何況昨夜最後一個洗澡的是你。」

潔玲這一下可呆住了，因爲她確是昨夜最後一個洗澡的，但她依稀記得洗澡後是有關窗門的，不過，到她認眞去思索時，她又不敢肯定。

「我……」

「我不是責怪你，但我看小偸應該是由這裏爬進來的。」

潔玲做夢也想不到，一時不愼，竟然會惹來這樣大的後果，如果禍是由她闖出來的，她也不知道如何向趙老太交代，但無論如何，她還是要硬着頭皮去面對這個責任。

「來，我們要去告訴趙老太了。」劉管家說。

潔玲唯有低着頭跟劉管家去。

「一早這麼吵，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趙老太挺起上半身坐在床上，看到神色慌張的管家和潔玲，已經猜到有些不如意的事發生了。

「有賊進來過，還偸走了……」

「有賊？由那裡進來的？」

「我相信是由浴室的窗子爬進來的，因爲大門及其他地方都沒有被撬過的痕跡。」

「由浴室爬進來的？」

「是啊，可能潔玲昨天晚上沖涼後沒有關窗門，所以讓小偸有機可乘。」

趙老太用銳利的眼神盯着潔玲，潔玲不敢抬起頭來。

「扶我去看看，我要瞭解一下。」

潔玲當時本想提示趙老太去報案，但她發覺在這種情形下，她還是不作聲爲妙。

於是，潔玲和管家合力將趙老太扶起，將她安頓在輪椅上。

「潔玲，你洗澡時，時常開着窗的嗎？」

「是，因爲我想空氣會流通點。不過，我每次都關窗的。」

「每次？」趙老太質疑地問。

「是。」潔玲用微弱的聲音回答，因爲她也不敢肯定。

「那麼，昨晚你有沒有開窗洗澡？」

「有。」

「也有關好窗子？」

「有。」潔玲用顫震的聲音回答着。

「你肯定？」

潔玲不敢回答，因爲她不知道自己竟然會對昨天晚上的事那麼模糊。

趙老太看遍了浴室一次後，就示意管家推着輪椅送她到書房去。

「我看看究竟損失了什麼。」

當管家將趙老太送到書房門口時，趙老太就示意管家停在那裏。

趙老太環顧四周，然後對管家說：「今早是誰發現失竊的？」

「是我。」管家答道。

「那麼除了你以外，潔玲有沒有到過這裏？」

「沒有。」

「暫時我們不要進去，因爲我不想擾亂現場的物件。」

「趙老太，我們要報警嗎？」潔玲問。

趙老太沒有答話。

「管家，你今早有沒有接觸過書房的物件呢？」

「沒有，因爲我看見這個情景，已不敢碰任何東西。」

「唔。」

趙老太再細心詳視一下後，才命管家將她推入房中。

「到酸枝柜那邊。」

管家將趙老太推到酸枝柜旁邊。

趙老太伸手拿起地上那一個小小的保險箱。

「趙老太，有什麼損失嗎？」

「美鈔、港幣，還有幾個金幣。」

「這麼多？」

趙老太沒有回答。

「潔玲，你過來。」趙老太叫道。

「老太，我……」

「什麼事？」

「我眞的不知道會有人來偸竊的。」

「不要慌慌張張的，你在那個抽屜內拿出一張紙巾，印在酸枝柜的地毯上，看看有什麼效果？」

潔玲雖然不明白是什麼事，但她相信趙老太要她做，一定是有理由的，所以也立刻照辦。

「有沒有什麼？」

「沒有。」那些紙巾印在地毯上，什麼也沒有顯示出來。

「潔玲，你用手去試試那張地毯有沒有濕。」

「哦。」

潔玲蹲下去，以手掌摸索地毯。

「沒有濕。」

「眞的完全沒有濕嗎？」

「是乾的。」

「奇怪。」趙老太說。

一時之間，潔玲也被弄得莫名其妙。

「要報警嗎？」管家問。

「不用了。」趙老太答道。

「難道就此算了？」管家說。

「是。因爲只要你將偸來的錢交回，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什麼？」管家失聲地說。

「其實，所謂小偸光顧只不過是一個假象，因爲由種種跡象顯示，根本就沒有人進過來。因爲，昨天晚上十二時許至凌晨四時的時間，一直都下着毛毛雨，如果有小偸由浴室的窗門爬進來，他的足印一定會顯示在地毯上，但現在書房的地毯仍是雪白的，所以我已經懷疑沒有小偸進過來。而

且，我叫潔玲摸一下地毯，發覺是全乾的，更使我肯定我的推斷正確，因爲我去年弄濕過地毯，要一天後才完全乾透過來，難道管家你忘了嗎？」

這時，管家的面上已失去了血色。

「而且，一個小偸進來偸東西，單從書房入手，也未免太過不成理由吧。難道他知道書房裏有這樣一個小保險箱？所以我想是未必，除非那個小偸很熟悉我擺放的性格，否則是不會單着眼於書房的。而那個鐘的指針於二時三十分停了，亦正好顯示偸竊的時間是二時三十分，那個時間我正在失眠，我並沒有聽到什麼特別的聲音，除了一聲關門聲，是管家你的房門關門聲以外，我就什麼都沒有聽見過了。」

「但，家裏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呀？」管家還想抵賴。

「管家，你是否要我立即報警，由警方在你的房中搜出贓物，你才肯承認嗎？」

管家知道再堅持下去也沒有用時，唯有承認昨天晚上所做的一切。

結果，管家還是乖乖地將偸竊得來的金錢和金幣拿出來，交回給趙老太。

趙老太點算過一切後，就將管家打發走了。

管家離開以後，潔玲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形重要。因爲，雖然趙老太再僱用了一個鐘點女傭，但她似乎再不信任其他人了，而一切事項，她都交托潔玲去辦。

* * *

有一天，趙老太突然說起潔玲舅父屋村附近的跛脚牛叔，喟然嘆息：「他走路的時候是一拐一拐的。」

又問：「唔，妳媽媽去世的時間，妳還記得嗎？」

「記得，是七〇年的七月二十日。」

「哦。」

「趙老太，妳爲什麼這樣問呢？」

「不過我想問一問你，你家人除了妳以外，還有什麼其他人嗎？」

「不瞞你說，我還有一個比我大十多歲的姊姊，不過不知道爲什麼事，在母親去世後不久，她就失了踪，到如今仍是下落不明。」

「你的姊姊叫什麼名字？」

「她叫潔瑩。」

「潔瑩？」

「怎麼了，趙老太。」潔玲詫異地問。

「沒有，只不過這個名字有點熟悉。」

「哦。」

潔玲將自己的身世告訴了趙老太，心裏好像如釋重負一樣，因爲抑鬱在心底下的沉重負担，現在就好像有人可以跟她分担起來。

而自從潔玲將自己的身世告訴了趙老太以後，不知怎的，趙老太好像對潔玲加多了一份親切感。

「趙老太，妳對我眞好。」一天，潔玲對趙老太說。

「潔玲，妳是一個純良的女孩子，妳肯花精神照顧我，我對你已經萬分感激了。所以，我覺得對妳好一點是應該的，何況我也沒有親人。」

「那麼，趙老太，我想做妳的乾女兒好不好？」

「眞的嗎？」

「是眞的。」

「那眞是求之不得了。」

就是這樣，潔玲就認了趙老太爲乾娘。

而一年後，趙老太的身體變得相當衰弱，甚而有許多時候都只能在床上休息。

潔玲雖然由早到晚都小心地照顧趙老太，但畢竟趙老太的身體終不能戰勝病魔的糾纏，結果還是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臨終的時候，趙老太特別吩咐潔玲通知律師，在她死前要宣讀一次遺囑。

潔玲知道趙老太有心事要交托，所以亦立刻照辦。

在病榻前，律師拿着一份趙老太已簽署好的遺囑，正在小心地再整理一次。

趙老太用無力的聲音說：「律師，一切都安排妥了嗎？」

「都安排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趙老太，妳放心吧。」

趙老太望一下律師，臉部的表情顯示出她正吁出一口滿足的氣。

接着，她徐徐轉過身去，用親切的眼神望着潔玲。

「趙老太。」

「潔玲，我相信我要去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啊。」

「趙老太。」

「潔玲，妳不要爲我難過，我已經很安詳，再沒有……什麼……掛慮了。」

趙老太說完這句話，就閉緊了咀，眼也徐徐合攏起來，一動也不動。

潔玲輕輕地推動趙老太，但她再也沒有什麼反應。

「趙老太，趙老太。」潔玲高聲地嚷着。

無論她的聲音是怎樣的高，臥在病床中的趙老太，已經什麼也聽不見了，她只是安詳地躺在床上，但她的靈魂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律師，我們現在應該怎樣？」潔玲哭成淚人地問。

「一切趙老太的身後事，她已經安排妥當，我亦會派人監督打理一切，所以請妳放心。」

「那就好了，我等到趙老太的身後事辦妥以後，我就會離開這裏了。」

「離開這裏？」

「不是嗎，律師，趙老太已經逝世。」

「哦，妳不用離開這裏，因爲趙老太已經將一切物業和手上的財產交托給妳了。」

「交托給我？」

「是啊，她將一切都交托給妳，當然包括這幢物業。」

「但我……」

「妳不要推辭了，因爲這是趙老太生前的一番心意。」

「不過，那不是多一點嗎，我可不能接受，就算是全部交給我，我也要將它捐出來。」

「處理方法是妳自己可以選擇的。」律師說。

「同時，趙老太生前寫了一封信，吩咐我在她死後交給妳。」

接着，律師就在他的公文袋中拿出了一封信來。

潔玲接過這封信，心底不由地衝擊一下。

她顫抖地打開那白色的信封，開始閱讀那封趙老太的遺信。

潔玲：

多謝妳長期以來都留在我身邊照顧我。或者妳會說，那不過是年多的時間而已，但對我來說，那已經是遠遠超越了這個時間，它甚至比十年或二十年時間還要長，而且在這段時間內，比我一生中任何一段日子還要快樂和高興得多，所以我不得不衷心的感謝妳，感謝妳的關懷。

事實上，除了感謝以外，我還要向妳道歉，向妳道歉一件事，一件終生令我遺憾的事，亦是一件我永遠不能補救自己過失的事。

因爲，妳做夢也想不到，妳的身世和我有着莫大的關係，而妳的童年及成長生活，亦因爲我而有莫大的影响。但在我說出那種影响前，我希望妳不要因爲知道妳的身世後而恨我，但事實上我明白到如果妳要恨我，我也是沒有辦法的。

殺害妳母親的人，是我的兒子志雄。他的殺人行爲，使我內心有强烈的自責。本來，那內疚感正逐漸減褪時，卻碰上妳的出現，使我的良心再度受到譴責。本來，我是應該在我生前告訴你這件事，但我沒有勇氣。請你不要見怪這一個沒有勇氣的老太婆，因爲我恐怕妳會恨我，恨我這個契娘。

志雄本來是一個不壞的孩子，他在中學畢業以後，由父親介紹到一間洋行中做主任，就在這時，他認識了一位女孩子，就是妳的姊姊，他們由認識而至拍拖，只是短短的時間。我當時亦略有所知，但我一直都反對他和普通的女孩子談戀愛，因爲我覺得他應該和我介紹相識的女孩子拍拖才好，我從來沒料到我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爲，竟然會種下一個禍根，令我一生在痛苦中過活。

志雄拍拖了半年以後，一天晚上，他竟然對我說，他要結婚。

我那時簡直像晴天霹靂，因爲我不相信一向服從我的兒子，竟然會對我說這樣的一番話。

我當時嚴厲的拒絕了他，並警告他如果要結婚，就要離開家庭，放棄做趙家的繼承人。

沒料到那個孩子得不到我的支持，和給我呵責以後，受不住精神上的打擊，完全壓止不住自己的情緒。

他將我的決定告訴了妳的姊姊，妳的姊姊原來當時已有了身孕，他們登時就六神無主。

於是志雄就決定將這件事告訴妳的母親，但萬料不到妳的母親比我反應更激烈，她聲聲指責妳的姊姊，並用棍打她，志雄見妳的姊姊受打，慌忙去勸阻，沒料到他也被打。就在那混亂的時候，他被打傷右脚。那時，他拾起一支鐵枝還擊，就錯手將妳的母親打死。

妳的姊姊見攪出人命，就驚慌地走了出去，結果以後就失了踪，而志雄亦因爲攪出人命，所以亦避匿了一段時間。

至於妳回憶起當時在村屋附近見到一個人一拐一拐的走路，那個人必是志雄無疑，但妳當時的辨認能力不高，所以才會錯認了那人是村口跛脚的牛叔。

而我在知道這件慘案發生後，我就用錢將兒子送往加拿大。對，我在袒護兒子，對妳或者妳死去的母親都不公平，但是往往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志雄在加拿大時，卻因車禍而死了，不過他死時，相信也沒有人知道他生前的罪孽。

我一直沒有說出眞相，是我沒有勇氣這樣做，亦因爲我自私，我希望妳一直留在我身邊。

現在我死了，我願意將我的一切交給妳。這不是我感謝妳照顧我，亦不是我爲兒子的事作彌補，我是眞的喜歡妳，所以才將財產送給妳，希望妳安心的接受我這份心意，原諒這位老太婆。

好了，保重。

趙老太字

潔玲拿着那封由律師代書的信，淚水不斷的由眼眶中湧出。

「趙老太，其實妳大可以告訴我眞相，我都會留在妳的身邊的，難道妳忘了我是妳的孩子嗎？」潔玲含淚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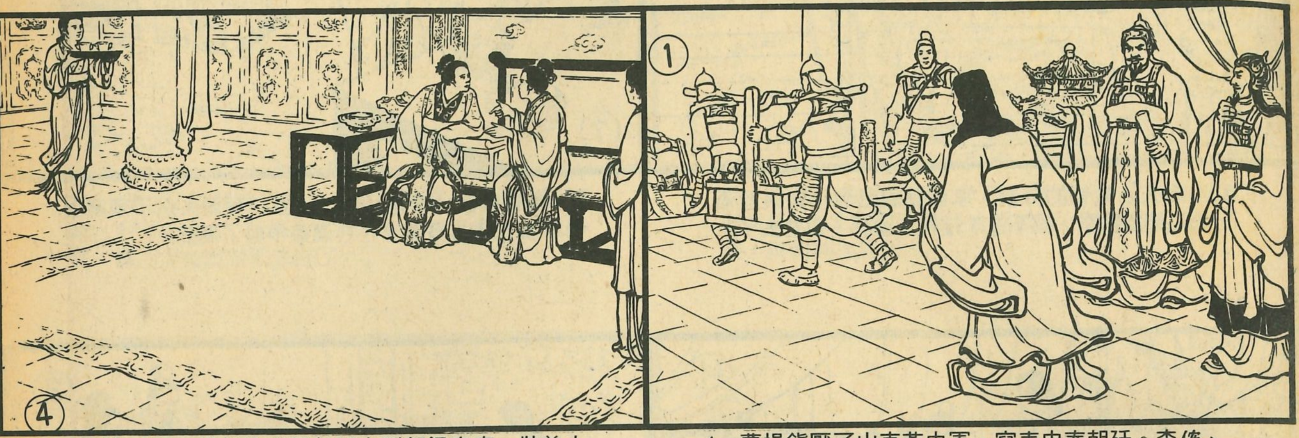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八

李郭交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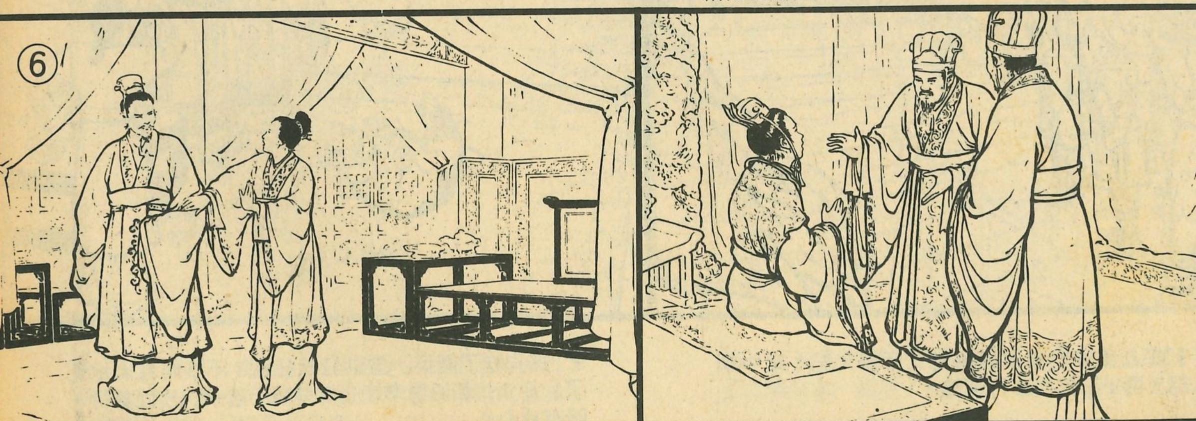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曹操鎮壓了山東黃巾軍，寫表申奏朝廷。李傕、郭汜接表大喜，也不奏明獻帝，便加封曹操爲建德將軍費亭侯，並賞賜了大量財物。這是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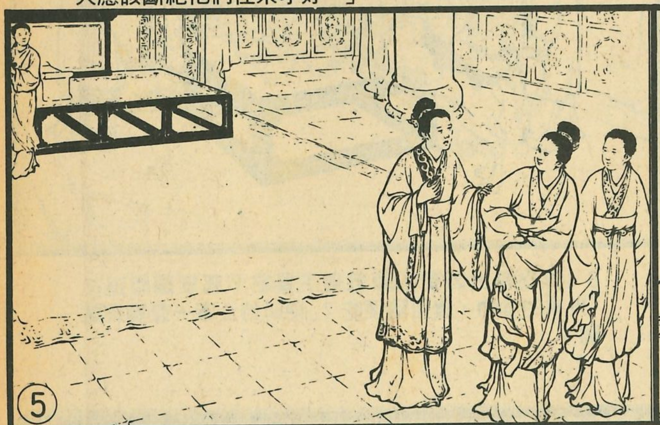


2 這時，李傕自封爲大司馬，郭汜自封爲大將軍，更加飛揚跋扈，不把獻帝放在眼裏。獻帝想除掉兩人，這天乘着左右無人，哭着要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給他想辦法。



3 朱雋奏請派人到山東去，召曹操進京除害。楊彪說：「聽說郭汜的妻子生性嫉妒，我們使個反間計，兩賊一定會自相殘殺起來。然後召曹操領兵進京，掃清奸黨。」獻帝答應了，就叫他們依計行事。

4 第二天，楊彪的妻子忽然來到郭汜家裏，裝着十分關心的樣子對郭妻道：「聽說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很是親密，這事如果給李司馬知道了，必有大禍，夫人應該斷絕他們往來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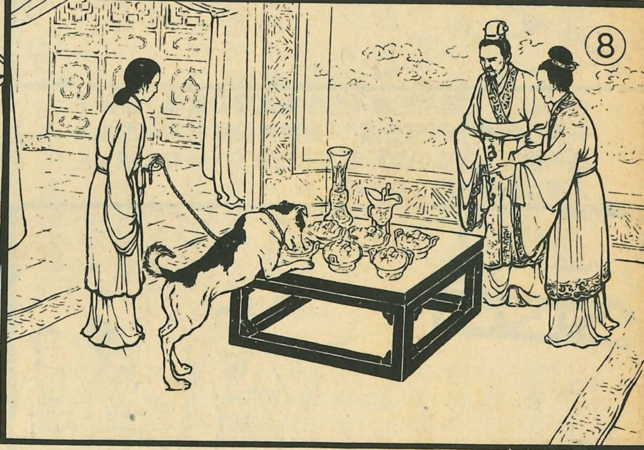


5 郭妻聽了，驚訝地道：「怪不得常常見他整夜不歸！却幹出這樣無耻的事！今後倒要小心提防。」說罷，再三道謝。楊妻便告辭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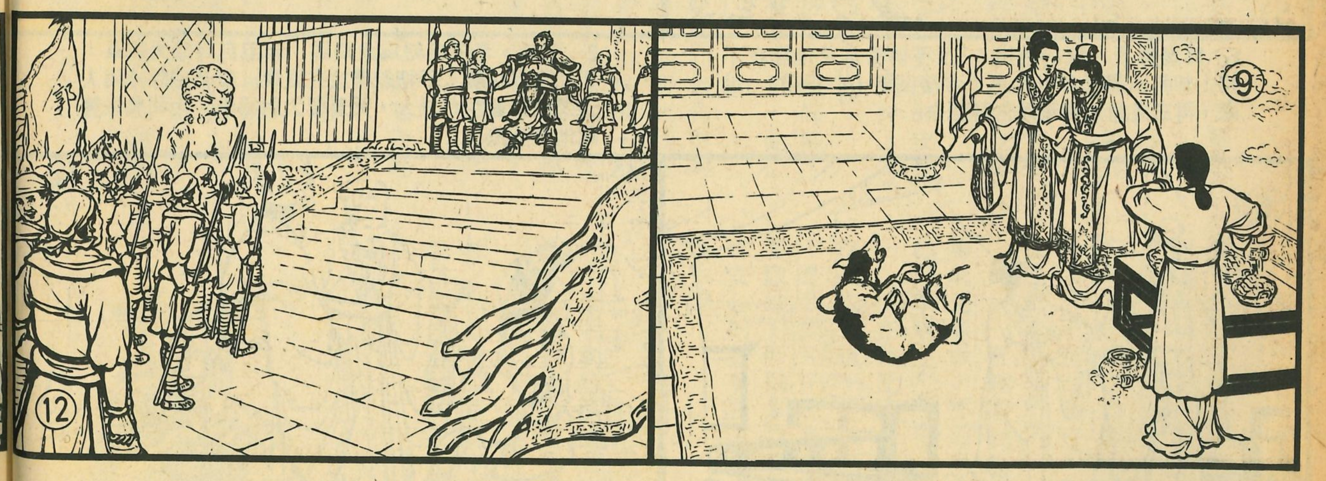
6 過了幾天，郭汜又到李傕家中去飲酒。郭妻道：「李傕的性情一向捉摸不定，何況兩雄不並立，萬一被他酒後下毒，叫我如何是好？」郭汜不聽，郭妻苦苦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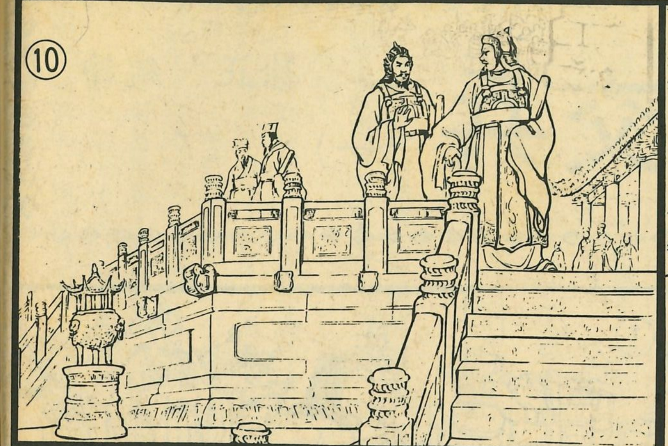
7　黃昏時候，李傕見郭汜不至，就派人送了酒席來。郭妻把人打發開了，在酒菜中放了毒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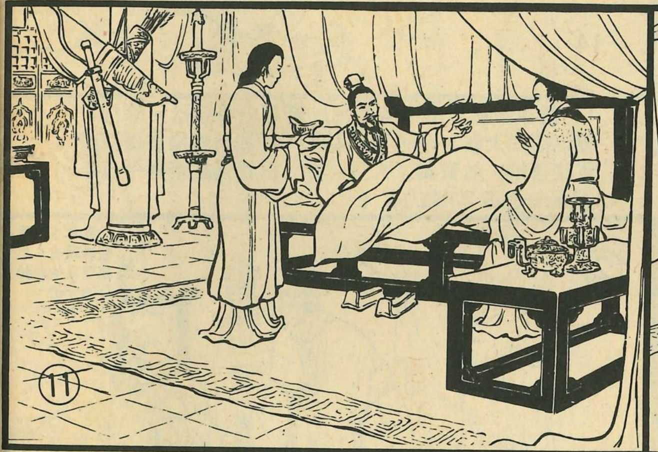
8　侍女端上酒菜，郭汜坐下要吃，郭妻攔阻道：「外來的食物，豈可隨便吃？」便叫侍女牽一條狗來試驗。



9　那狗吃了酒菜，立刻狂吠狂跳，不多時就倒地死了。從此，郭汜對李傕也有些疑心起來。表面敷衍，暗存戒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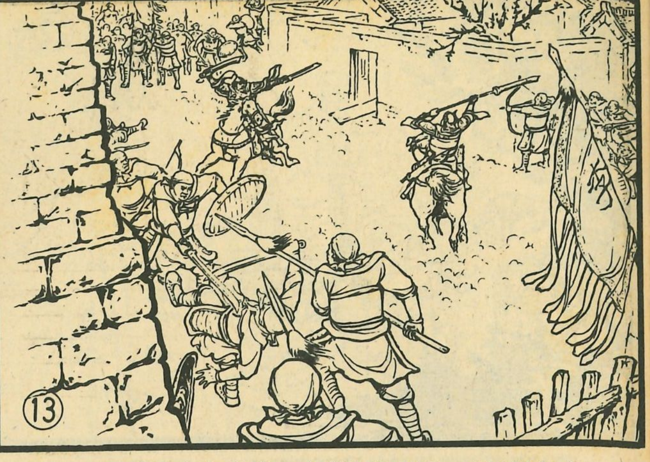


10　有天，散朝的時候，李傕請郭汜到他家裏飲酒，郭汜連連推辭，經不住李傕再三邀請，還是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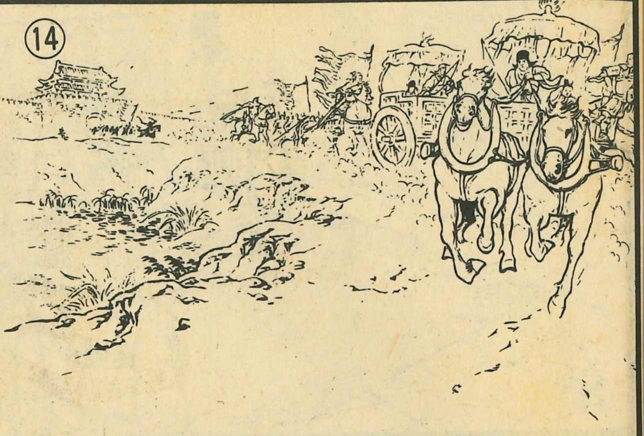


11　酒吃得很多，郭汜回家的時候，覺得肚子有些痛。郭汜的妻子斷定是李傕下了毒，連忙叫丈夫灌了些糞汁，嘔吐一陣，才感到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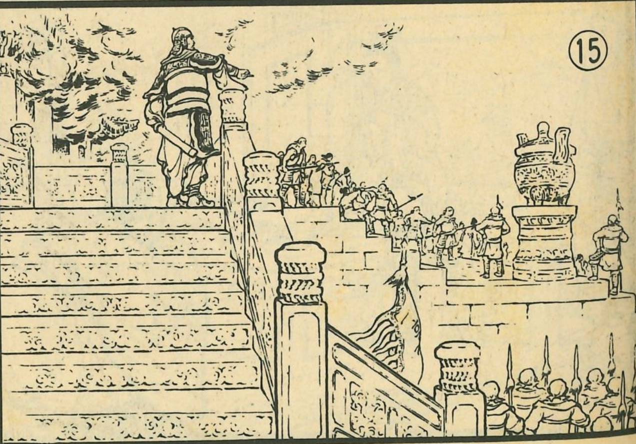
12　郭汜以為李傕果眞謀害他，不覺大怒，暗中調集本部人馬，準備去攻打李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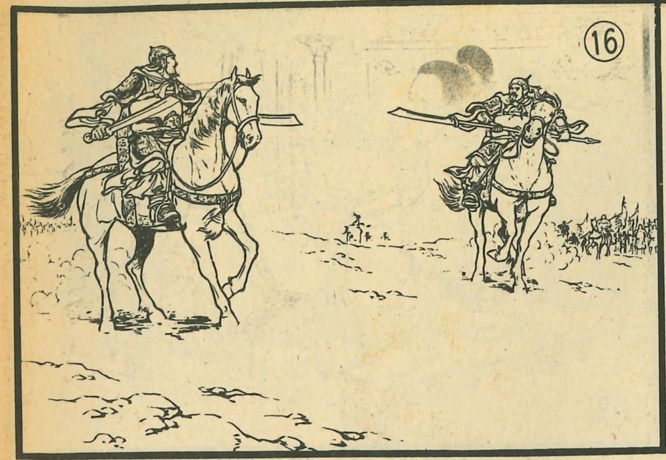
13　早有人報知李傕。李傕也發火了，立刻點起本部將兵，來殺郭汜。兩下合兵數萬，就在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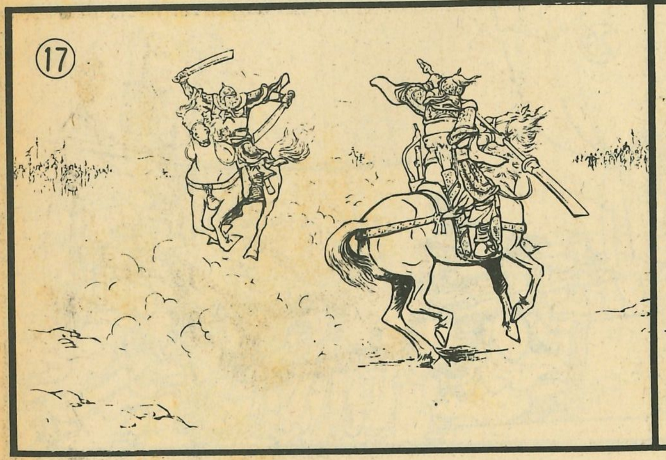
14　長安城裏城外，頓時大亂。李傕的侄兒李暹刼了獻帝和皇后，衝出城去。李傕掩護着，一起退往郿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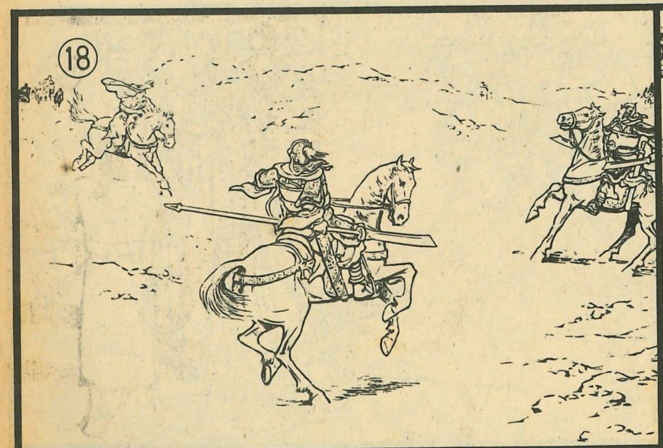
15　郭汜見李傕刼走了獻帝，也就領兵入宮，搶走了宮嬪綵女。還放了一把火，把宮殿燒毀。



16　郭汜又領兵追到郿塢，來奪獻帝。李傕排開陣勢，對郭汜道：「我兩人都不許叫兵士助戰，拼個輸贏，贏的便把獻帝取去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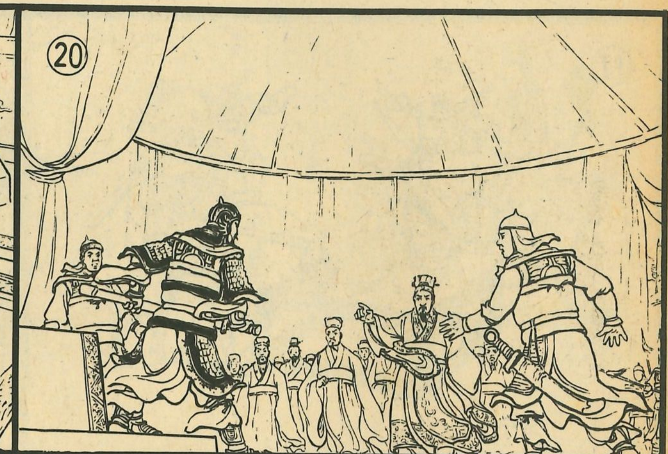
17　於是兩人便在陣前厮殺。惡鬥了十幾個回合，不分勝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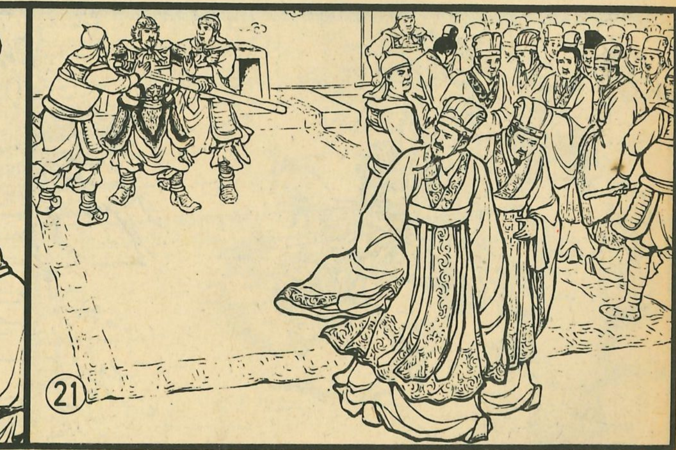
18　正打得難分難解，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兩位將軍少歇，老夫特地邀請衆官，來給兩位講和。」李傕、郭　只得各自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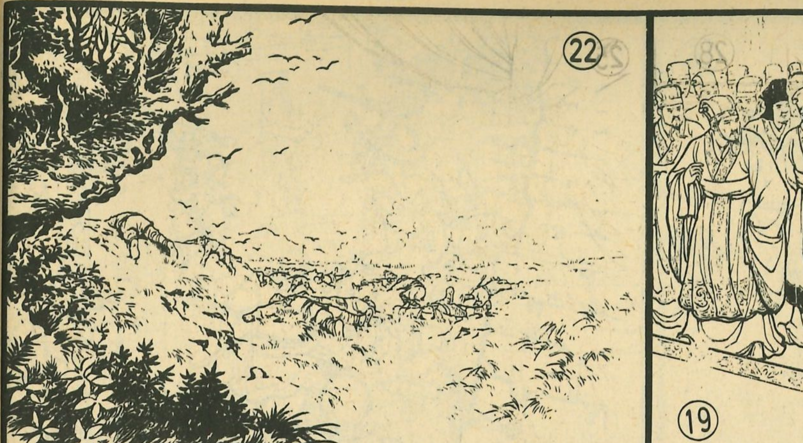
19　楊彪與朱雋會集六十多位官員，先到郭汜營中勸和。郭汜不容分說，下令將衆官一齊扣押。衆官說：「我們爲你倆和好而來，怎麼這樣相待？」郭汜道：「李傕刧天子，我就刧不得公卿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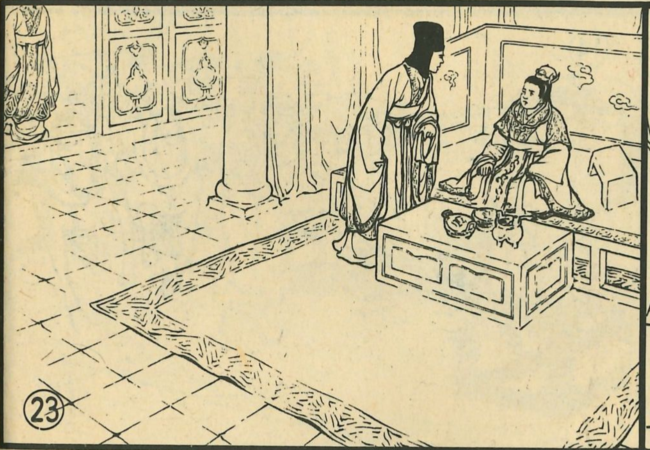
20　楊彪忍耐不住說：「一個刧天子，一個刧公卿，你們究竟打算怎麼辦？」郭汜大怒，拔劍要殺楊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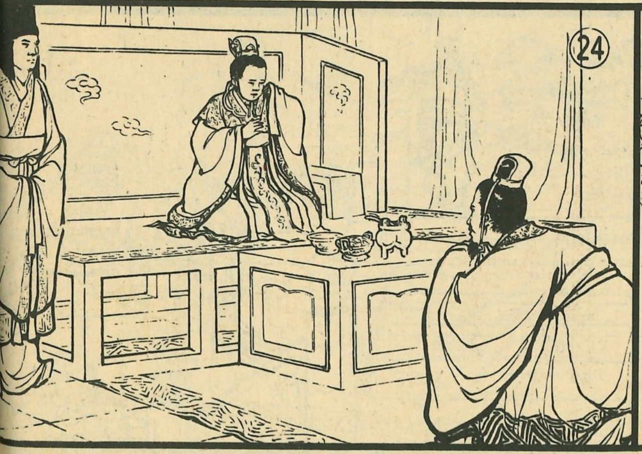
21　幸得部下再三勸住，郭汜才放了楊彪、朱雋，却將其餘的官員監禁在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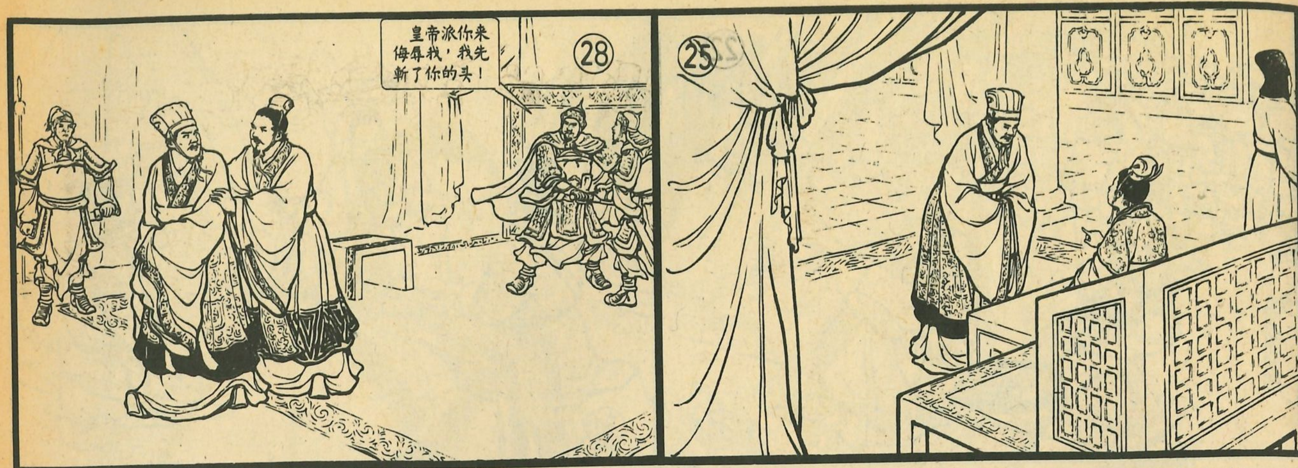
22　從此，李傕和郭汜天天厮殺，一連五十餘日，死的人不計其數。長安一帶遭此兵禍，更加荒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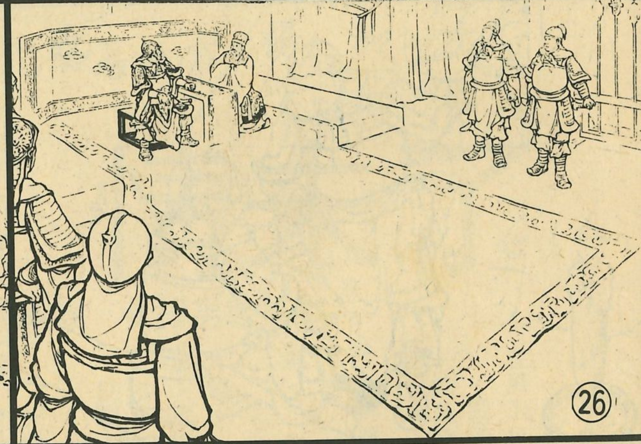
23　獻帝自從被刧到郿塢後，飲食也不齊全。侍臣私下奏告獻帝道：「賈詡雖是李傕的心腹，却沒有忘掉陛下，陛下不妨找他計議一下。」說話之間，恰巧賈詡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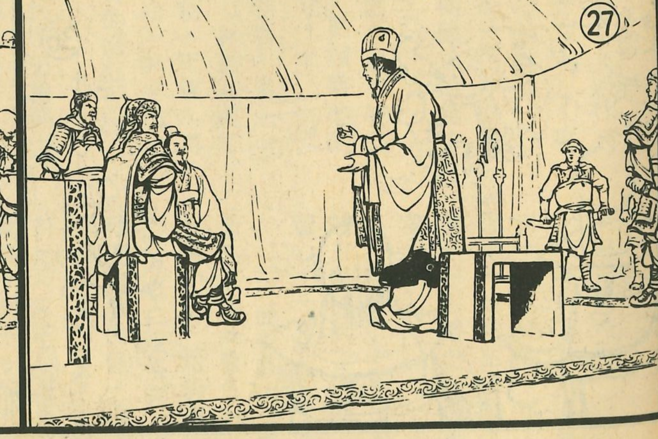
24　獻帝哭着對賈詡道：「你能可憐漢朝，救救我嗎？」賈詡也覺得慘然，連忙跪下說：「陛下放心！不過千萬不要聲張，容臣想個辦法相救。」



25　過了一會，僕射皇甫酈來見獻帝。獻帝知道他極有口才，又是李傕的同鄉，便命他去給李傕、郭汜兩邊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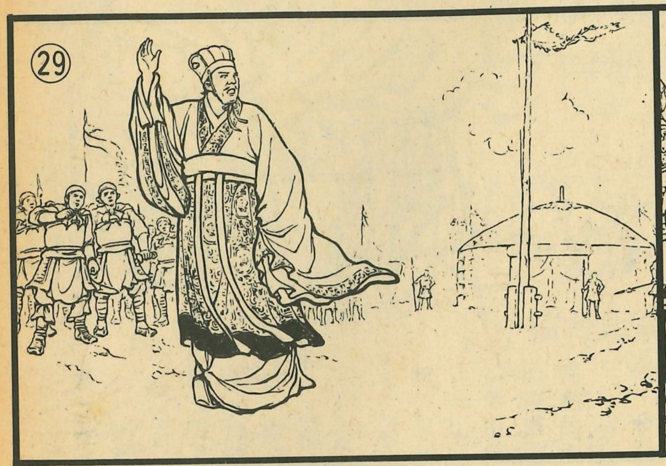


26　皇甫酈先到郭汜的營裏，勸郭汜講和。郭汜道：「如果李傕送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



27　皇甫酈又來勸說李傕。李傕自恃兵力比郭汜強大，不肯罷休。皇甫酈道：「從前董相國擁兵數十萬，權傾朝野，可是不多幾時，就頭懸國門。所以強力是靠不住的。」

28　李傕聽了大怒，拔劍要殺皇甫酈。騎都尉楊奉連忙勸阻道：「如果現在殺了大使，郭汜就有借口，各路諸侯也會幫助他一起來攻我們。」賈詡也把皇甫酈勸走。



29　皇甫酈非常氣憤，走出帳外，便對着李傕的部下大叫：「李傕不肯講和，想殺了天子造反，跟從他的就是反賊，後患不淺！」



30　李傕的部下大半是西涼人，再加上一部分羌兵。西涼人聽了皇甫酈的話，都議論紛紛，惶惶不安。軍心動搖起來。



四期完短篇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情未了(一)

擂台比武招親　女扮男裝挑戰

春雨綿綿，路靜人稀。

一匹瘦馬，一個不瘦的人，人騎在馬上，馬似無物的輕快、奔馳。

馬駿、人也俊，馬是一匹千中選一的良駒，人是一位玉樹臨風的美少年。

雨灑下路滑，馬上之人並不躭心摔倒，他相信他自己，更相信他的馬。

春天又下着不停的春雨，馬上少年看來不過二十三四歲，身着白綢短裝，腰圍微鼓，看似有物。天寒，馬上少年似乎一點也不覺冷，非但如此，俊臉上還映現出少女般的嫣紅呢。

* * *

開封府，是我國歷代帝王建都之所，也是龍蛇藏身之地。

「又一村」、「又一屯」是開封最負盛名的兩大菜館，時正當午，又一村已座無虛席，只見一位身着白綢短裝少年直登二樓。

小二忙躬腰道：「客官，實在對不起，沒有座位了。」

「不要緊，找一桌人少的湊一湊都可以。」

「那就請隨小的來吧。」

這一桌靠窗臨街，已坐了一老一少，白綢少年道：「對不起，在下可以坐下嗎？」

「可以可以。」老少二人齊答。

白綢短裝少年坐下，游目四顧一番，同桌老少二人也不時向這位白綢美少年望望。

鄰桌三人，上首坐了位年紀看來二十七八歲的少年，那一張臉白裏還帶青。他的左邊是位三十餘歲的黑臉漢子，右邊是一位年約四十歲的痲臉漢子。

青臉少年輕聲道：「聽說玉面金童趙人龍已到了開封，希望二位隨時得留心，一有消息，立刻向我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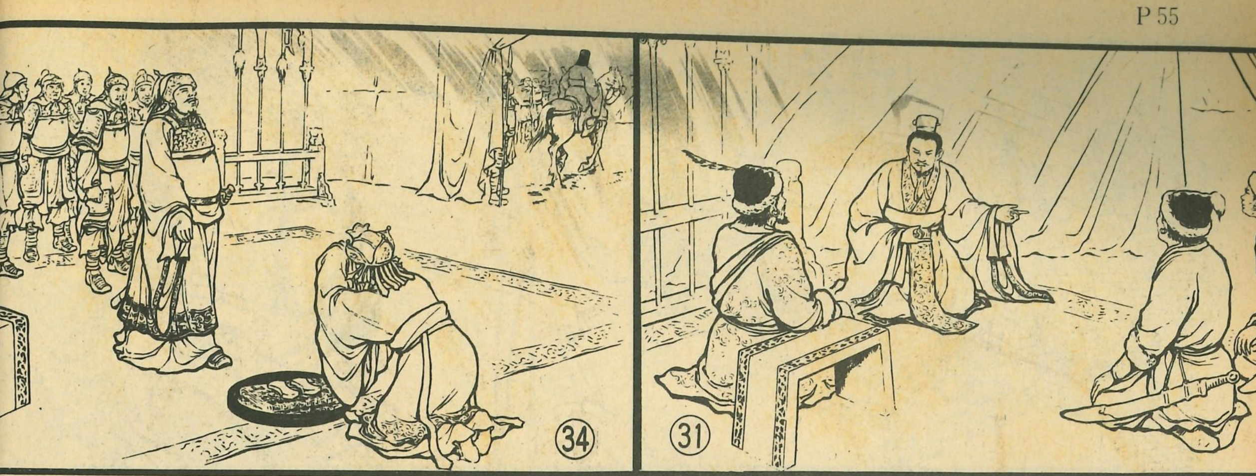
「玉面金童趙人龍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徒具虛名的小子，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黑臉漢子不以爲然的說。

「老二說得對，老子就不信邪，憑我們痲黑二怪，還收拾不了一個小小的趙人龍。」痲子也開口幫腔。

「二位說的也是，以二位的身手，威震汴京十多年，誰人不知心狠手辣痲大虎痲大俠，又誰人不曉黑心無敵、黑鐵心黑二俠，(此人也眞絕，明明是二怪，他偏偏稱爲二俠)，不過，據我們得到的消息，關東三煞、黑白無常、無影怪傑、冷面雙煞，在去年一年之內，通通與趙人龍遭遇，全數報銷了。所以我還是要特別關照二位小心爲妙。」青臉少年再提出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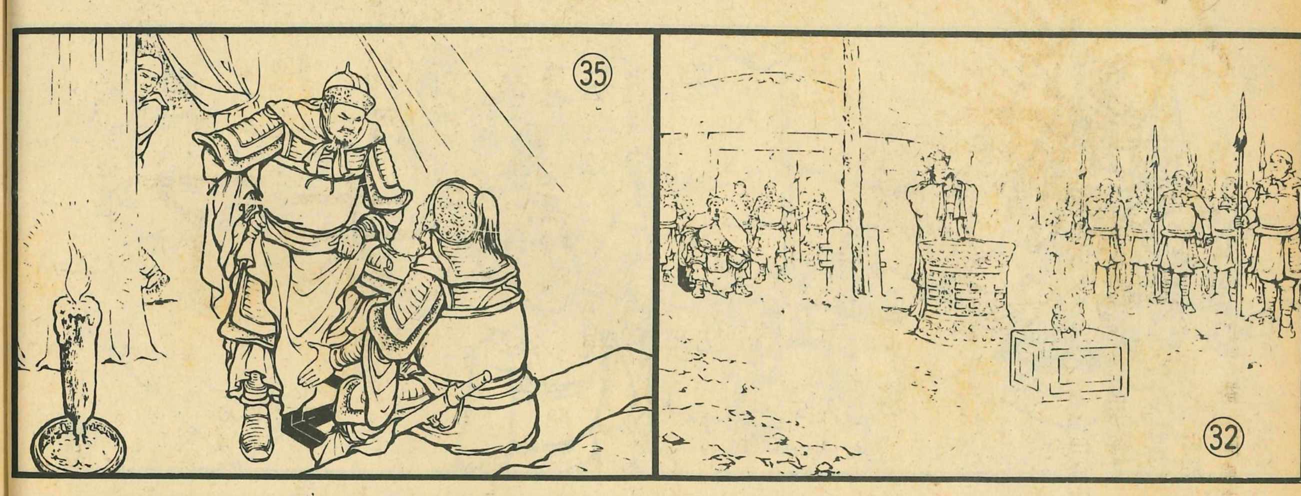
「阮護法也未免太長他人志氣，滅我弟兄威風，你等着瞧好了，只要我們與那小子碰頭，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痲怪口不擇言，說得正在洋洋自得之際，忽聞「噗」一聲，不知何物，重重擊中在他的左臉上，連大牙也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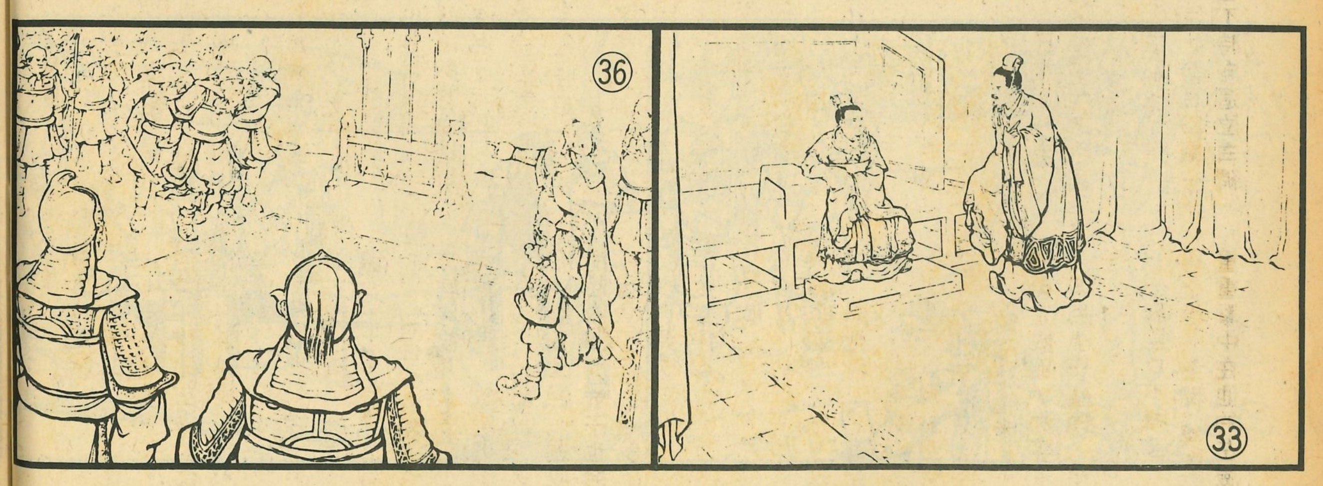
31　賈詡看到這種情況，便又暗中告訴羌人的將領說：「天子知道你們都是忠義之人，長久打仗也辛苦了，詔命你們回鄉去，將來自有重賞。」

34　第二天，獻帝下詔，正式封李傕爲大司馬。李傕接詔後，果然高興得不得了，說這是女巫替他祈禱的功勞，重賞了女巫，却不賞將士。



32　羌人本來怨恨李傕不給封賞，聽了賈詡的話，就各自帶領部下，回到西羌去了。李傕見手下兵士紛紛逃散，心中不覺有點憂慮。他平日崇信女巫，便叫女巫在軍中擊鼓降神，替他祈禱。

35　楊奉和宋果二將沒有得到封賞，心裏都很氣憤，暗中商議率部叛變。兩人約定在二更時分，由宋果在營中放火爲號，楊奉一見號火，就領兵從營外衝進來殺死李傕。



33　賈詡猜透了李傕的心思，就暗地奏請獻帝道：「李傕貪心很重，又沒有計謀，現在因爲士兵厭戰，紛紛逃散，他正在擔憂。陛下可以加封官爵來迷惑他，使他高興起來，不再有什麼打算。」

36　不料事機不密，有人報知李傕。李傕氣得暴跳如雷，立刻派人把宋果綁來殺了。　(待續)

落了兩顆，痛得他殺豬般大叫，驟見桌上一個小紙團，打開一看：「再罵人右邊大牙向左邊大牙看齊。」

這一下打得痲怪惱羞成怒，暴叱道：「暗箭傷人算什麼英雄，有種的給老子滾出來！」

「來」字剛完，「噗！」痲怪右邊臉又吃了一紙團，這次更慘，被打掉了大牙四顆，兩邊臉紅腫起來似二座小山丘般，右邊高、左邊矮，看來甚是滑稽，氣得痲怪又要破口大罵。

黑怪撿起紙團，打開一看：「再罵，腦袋搬家。」

痲黑二怪，稱雄江湖多年，何曾受過這樣的奇耻大辱。二人同時起立，道：「見不得人的東西，有膽量給老子站出來，再不站出來，莫怪老子再一次心狠手辣，將全樓的王八蛋一一殺光。」

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這痲黑二怪，正是應了這兩句話。

只見痲黑二怪罵道：「一一殺光！」的光字剛完，兩隻竹筷分別洞穿了二人的咽喉，就此了賬。

全樓食客幾曾見過這番陣仗，紛紛奪門，一哄盡散。

唯獨靠窗桌上那一老一少及那位白綢衫少年，視若無睹，各自自斟自飲，自得其樂。

青臉少年見同來之人，因猖狂罵人惹禍至遭慘死，樓上又僅剩下靠窗一桌三個人，痲黑二怪被何人所殺，心裡自然有數，狠狠的向三人瞄了一眼，匆匆離去。

* * *

靠窗一桌三人，仍不停在自斟自酌。

白綢短裝少年此時突然道：「這位兄台好高明的封喉箸，可否賜告尊姓大名？」

「兄台太誇獎了，痲黑二怪乃江湖上有名惡人，目中無人、出言不遜，本想略施薄懲，無奈其惡性不改，只有除之，以安社會安寧。小弟敖四海。」

「啊！可是人稱四海游龍的敖大俠？」

「不敢當，不敢當！」敖四海繼續說道：「這位老人家是風塵俠隱陸傲天，陸大俠！」

「原來是息隱江湖二十年的陸大俠，陸老前輩，眞是幸會，幸會！」

「幸會，幸會個屁！六十多歲的人了，不但沒兒沒女，連黃臉婆都沒一個，活着有什麼意思？所以，我不想再隱，出來再在江湖上混個一二十年，看看是不是還能夠混上一個沒人要的大姑娘，以樂享天年。」

白綢短裝少年不禁哈哈大笑，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忌葷，原來陸大俠還是個老處男，有機會敖大俠還得替陸大俠物色物色呢。」

「自然，自然！」敖四海語畢。三人互望一眼，忍不住也哈哈大笑。

「酒喝了半天，惡人殺了兩個，話說了一大籮筐，你老弟究竟是何來頭？師承何人？可以告訴我們嗎？」陸傲天迫不及待的向白綢短裝少年詢問。

「我姓什麼？叫什麼？剛才有人已替我介紹過了。」

「誰介紹你了？」

「剛才那兩個惡死人之一呀！」

「嘿，原來你就是鼎鼎大名的玉面金童趙人龍，怪不得人如其名，這才眞是幸會，幸會！」

「那趙大俠師承何人？」

「家師陸地活神仙，上壽下南山！」

陸傲天、敖四海二人不覺一愕道：「陸地活神仙壽南山，他老人家五十年前息隱江湖，據說早已仙逝，怎麼還在人間？眞不愧是陸地活神仙！」

「家師雖已百零人瑞，身體硬朗得很，至於說『家師早已作古』，那只是江湖中的一般傳說而已。」

* * *

玉面金童趙人龍、四海游龍敖四海、風塵俠隱陸傲天三俠，談來非常投緣，結伴暢遊開封鄰近多處名勝地方，月餘遊罷歸來，投宿於又一屯飯館之旅館部。

街上遊人如鯽，比一個月前熱鬧多了，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更奇怪的是武林人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插劍掛刀的人特別多！

四海游龍敖四海等人深覺奇怪，忙叫小二來問：「近來開封街上，武林中人到處可見，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客官，你們沒看到小店房間都客滿了，你們這些江湖英雄都齊集我們開封府哪。」

「你說了半天，沒有說到正題嘛，我問你這些人來開封幹什麼？」

小二忙又躬身應道：「是，是！他們是來打擂台或是來看打擂台的。」

「誰擺擂台？那一天開始？」

「聽說是個什麼教主來着，他擺的擂台，從四月一日起直到月底止，整整三十天呢，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打死人不抵命，客官，你也去參加嗎？」

「爲何擺擂台？」

「這個小的就不知道。」

「店裡誰知道？」

「小的去找店裡的賬房先生來，客官問問他就知道了。」

店小二去了不一會，來了一位戴老花眼鏡的賬房。

「客官有何指教？」賬房恭敬的問。

四海游龍敖四海道：「開封爲什麼設擂台，你知道嗎？」

「客官，聽說是什麼教主呢？或是天王的千金要比武招親！其他的我也不清楚。」

* * *

「陸大俠，你的好機會來哪！」玉面金童趙人龍笑道。

風塵俠隱陸傲天道：「什麼好機會？」

「你沒聽賬房剛才說：『比武招親』嗎？你爲了要娶個如花似玉的美姑娘，以樂享天年，才重投入江湖，這豈不是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老弟，別損我好不好，那天我不過是隨便說說笑話而已，不要說大姑娘不愛我，就是我這把老骨頭，我自己也得珍惜珍惜，留待多活幾年，我還準備對武林同道多作一點除暴安良的事呢！」

「這麼說，這一輩子光棍你是準備打到底了？」

「不打到底又怎麼辦？誰叫我少年不努力，總不能讓我娶個大姑娘來彼此都難過呀，最後倒楣的還是老頭，這輩子我算認了。」

「擂台你還準備打是不打？」四海游龍敖四海笑問。

「打！一定打！」

「那你又是爲了什麼？」玉面金童趙人龍道。

「不爲其他，祇爲除暴安良。」

趙人龍、敖四海二人聽得不覺一愕，道：「陸大俠的意思……莫非他們設擂台別具陰謀？」

「以我的推斷可能不假，兩位老弟可會聽說過天魔教？」

「聽是聽說過，但內情不詳，如陸大俠知道，我們願洗耳恭聽。」

風塵俠隱陸傲天續道：「天魔教創始於三年前，據說教主名屠天霸，武功高絕，但從不以廬山眞面目示人，除了他的老婆、女兒，誰也不清楚他是什麼長相，教下設四大天王，八大護法，若干個分舵，屠天霸狠子野心，意欲獨霸武林天下，目前正不擇手段，積極招兵買馬，羅致人才，一旦時機成熟，武林中即會天下大亂，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那四大天王、八大護法又是些什麼牛鬼蛇神呢？」

「八大護法我不清楚，四大天王是東方天王梅可夫、南方天王燕子飛、西方天王李天仁、北方天王侯應龍。在四天王中，以西方天王李天仁最富心機，武功亦比其他三大天王爲高。」

* * *

四月一日，也就是擂台開賽頭一天，台設開封城外一個可容納萬多人的大廣場，台高丈二，兩端設有供比賽之人上下階梯，台的兩邊貼了一副對聯，右邊是「拳打天下好漢」，左邊是「脚踏北海蛟龍」。

台上右內邊，設八把靠椅，供評判人員坐。

正中設太師椅一把，供主審裁判長坐。

最令人不解的是八個評判人員，竟是八大門派中響噹噹的人物，這其中包含些什麼？顯示些什麼？

主持擂台的人是南天王燕子飛，他緩緩由太師椅起立走到台前，道：「各位天下英豪、各位巾幗英雌，我們擺擂台的原則，共分三大部份：一是比武招親，不論老少青年上台來自任擂台主，只要能連勝挑戰者三場，即可取得資格與我們教主的千金進行比武過招，勝出者立刻可以成爲我們教主的東床駙馬爺，武技不精的朋友最好請不要上台獻醜，萬一被我們小姐擊傷打死，本人不負任何賠償之責。

「二是賞格比武，不論誰上台，只要能連續擊敗挑戰者五人，賞黃金千兩，並可榮任本教舵主。

「三是金劍比武，上台之人，可向台上評判人員、本人以及教主千金挑戰，只要能連勝三人，即可榮任本教之總護法，只要教主千金願意，亦可成爲駙馬。

「現在本人宣佈比武正式開始。」

* * *

一道灰影直落擂台之上，是位年約七旬老者，神彩奕奕。

「閣下是選擇比武規定那一條？」南天王燕子飛問。

灰衫老者大聲道：「選擇第一條。」

此語一出，台下萬千觀衆，嘩然大笑。

立於台下一角的趙人龍、敖四海、陸傲天三俠也忍俊不已，笑出聲來。

「陸大俠，不要灰心，拿出勇氣來，回頭上台試試，以你的功力，我們相信一定會成功。」敖四海碰碰陸傲天說。

「別拿我窮開心好嗎，你上去還差不多，不過最適當人選當然還是我們這一位玉面金童趙人龍老弟，才配得上人家呢。哪！你看，那位坐在台上的千金多美呀！」

三俠在台下閑聊，台上可一點沒閑着，轉眼間就有兩個向灰衫老者挑戰的人，被其一一摔下擂台。

第三個武技較高，纏鬥了將近一百回合，才被灰衫老者一式巧打金鐘，再補上一腿，將對方摔下台去。

那灰衫老者這時才鬆了一口大氣，站在擂台正中央，神彩飛揚，滿臉笑意，不勝羞澀似的，兩眼直楞楞的一直不停的望着那位如花似玉的教主千金，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話，道：「教主小姐，現在該我們兩個來玩玩哪！」

此語一出，氣得這位教主千金杏眼圓睜，叱喝一聲：「老匹夫，我看你是找死，本姑娘不給你點厲害看看，你一定不會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接招吧！」

難怪這位姑娘發那麼大的火，灰衫老者也許是一下樂昏了頭，說出來的話也實在太不倫不類了。

灰衫老者做夢也沒想到這位擂台主，說打就打，差點第一招就接不下

來。

趕緊收攝心神，全力施為，以便獲得美人芳心，享享老來艷福。

一式「黃龍抱腰」，直向這位台主姑娘緊緊抱去。

只見對方身形一矮，一下抓牢灰衫老者左小腿，嬌喝一聲：「去你的！」

一式「連球橫擲」將灰衫老者摔下台去三丈有奇，雖不致死，也不遠矣。

* * *

三更時分，好夢正酣，趙人龍驟聞房門輕叩之聲，佯裝不醒，未幾，又聞利刃撬門之聲，突然一條人影閃身而入。

房內無燈，一片漆黑，來人稍停，摸清房裡置床之處，了無聲息，一劍直朝趙人龍臥身之位刺去，但覺空無一物，急忙抽劍回身，但覺腰眼一痲，一動不動，躬立床前，樣子令人看了發笑，可惜房裡無燈，這人美妙的姿態無人欣賞。

房裡久無聲息，房外可有了動靜，微光下庭院中站立着兩位藍衫老者，兩位中年壯漢，分四個方位將四海游龍敖四海困在當中。

只聽手執一扇的藍衫老者道：「久聞四海游龍敖四海敖大俠功夫了得，本教教主深為器重，特命在下四護法前來邀請參加本教，前殺本教痲黑二怪之過一概不究，並許充任本教護法之職。」

四海游龍敖四海不禁哈哈一笑道：「原來你們天魔教誠心邀請人是在這半夜三更，這倒是敖某聞所未聞之事，不但如此，看你們每個人還手持傢伙，將邀請之人包圍起來，這更是你奶奶的什麼請法？敖某綽號四海游龍，是江湖朋友送給我的美號，說穿了就是以四海為家的浪子。你們教主器重敖某，敖某心領了。痲黑二怪，仗勢欺人，死有餘辜，諸位請吧！」

「敬酒不吃吃罰酒，給臉你不要，各位護法，上！將這小子剁了！」另一手持一對日月雙輪的藍衫老者怒道。

說幹就幹，四人將四海游龍敖四海圍在中心，立即展開一輪快攻，大有要將敖四海碎屍萬段，方能洩心頭之恨！

這四人說來也夠丟人，他們是天魔教中八大護法中的四大護法，兩位分持扇子、日月雙輪兵刃的藍衫老者，一為風雅秀士甘國清，另一位是風火雙輪孟超然，手持劍、刀的二位，一名風雷劍雷大鵬，另一是雪花刀展子清。這強大的聲勢，還無法將一個四海游龍擺平，如果傳揚開去，不但丟人丟不起，天魔教的聲譽受到影響那才糟呢！

四人這一拚命搶攻，四海游龍感到壓力突增，忙將手中之盤龍劍緊握急閃，左拍右擋，展開平生所學絕技，力敵四大護法！

「老弟，不要搶功，四個兔崽子，老哥哥我也要分宰一半才成，看打！」風塵俠隱陸傲天這一參戰，戰況立即改觀。

四海游龍給陸傲天分擔去了風雅秀士甘國清、風火雙輪孟超然兩個強敵，頓覺精神一振，一式「華山蓋頂」，直朝風雷劍雷大鵬腦門劈下，只聽一聲「噗」！雷大鵬的腦袋像西瓜一樣，一切兩半。

雪花刀展子清眼看大勢不好，走又不好，不撤走也不行，略為猶豫之間，四海游龍敖四海把握這一大好時機，一招「海底撈月」！展子清的肚子立刻破了個大洞，腸子及鮮血由那個洞汩汩流出，人也隨着倒地完蛋了！

風塵俠隱陸傲天力戰藍衫兩護法，久戰不下，內心甚感焦急。

其實甘國清、孟超然二人，心中比陸傲天更難過，想當年二人威震關外三十餘年，何曾遇過敵手，想不到今天雙戰一人，還在勝負難分之數，心裡這份焦慮，更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玉面金童趙人龍適時出來道：「住手！」

場中決鬥三人頓時分開。

陸傲天道：「老弟，我老人家玩得正起勁，為何你叫住手？」

「老哥哥，你也不看看這裡面死一個，外面死兩個，總得留下兩個活人，讓他們將死屍扛走呀。難道你還要我們來替死人買棺材？那不是太虧本哪！」

「老弟說得對，還是你們年輕人腦筋靈活，就這麼辦吧！」陸傲天又道：「裡面那個你怎麼弄死的？你又怎麼現在才出來？」

「其實我早就站在這裏了，只不過怕分了二位的心，如果被敵所乘，那我的罪孽就深重了，所以，我替你們押陣。裏面那傢伙，就是那天我們正在吃飯，同痲黑二怪一起來吃飯的那個什麼青臉的舵主，我沒殺他，只不過點了他的死穴，想來這個時候，他已去追隨那倒在地上的兩位大護法去了！」玉面金童接着向立在一旁的兩個道：「煩勞二位護法大駕，請將你們三位朋友的屍身帶走，下次不要再來騷擾本俠，否則一律處死。你兩個請吧！」

* * *

四月五日，擂台開始的第五天，由北邊來了一輛十分華麗的馬車，車前車後，分騎着四位清一色勁裝，天藍色打扮，斜配短劍的少女，年紀都在十七八歲，前呼後擁！

車美，人美，車中坐的人一定更美。

城西一座建築非常考究的大花園——逸園，那輛華麗的馬車，直駛而入。

車停，一位年約二十八九、身着全紅的美艷少婦緩緩而出。

南天王燕子飛躬迎於車前，道：「恭迎教主夫人來遲，請予恕罪！」

美艷婦人看了南天王燕子飛一眼，道：「你忙！一年多不回總壇述職一趟？」

「實在忙得無暇回總壇述職，夫人來開封玩，還不是一樣嘛！」

「還不是一樣嘛！虧你說得出口，我問你，你是怎麼當上這個天王的？哼！我老實告訴你，此次我是奉教主之命，專程前來視察擺設擂台情形，以及考核你這邊業務來的！」

乖乖！看來這位教主夫人還是天魔教總巡座兼欽差大老爺呢！

不過，聽她同南天王燕子飛的對話，她好像滿含幽怨似的，這倒是耐人尋味！

南天王燕子飛趕忙陪着笑臉，道：「是！是！夫人，不！總巡座一路辛苦，勞累，難得來開封一次，子飛一定盡地主之誼，為總巡座效勞，直到總巡座滿意。」

美艷夫人瞟了燕子飛一眼，道：「那就得看你這幾天的表現，否則，奏明教主，準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 * *

逸園，是天魔教設在開封的南天王府邸，是一座建築宏偉，設計精巧的花園；園裏，亭台樓閣、奇花異草，眞是美不勝收。二更剛過，微月星稀，逸園的一角，突然冒起一道影子，似流星般的射落在一棵茂密的大槐樹上，來人正可將丈外樓閣中瀏覽無遺。

樓閣裡佈置得富麗堂皇，由窗上窺視裏邊，但見紅燭搖影，這麼詩情畫意的夜晚，更增添了幾分令人難忘的遐思！

毒玫瑰洪玉嬌，是天魔教主的第二個押寨如夫人，也是一個最懂得享受人生的女人。

瞧！她這時正身着透明薄紗的睡袍，半靠半倚在一張大花床上，殷紅的俏臉，像似喝醉了酒般紅得燙人，一雙我見魂飛的妙目半張半閉的，不勝幽怨的瞟着替他捶腿的男人——南天王燕子飛。

「子飛，年多不回總壇，你一定在開封……」

「我敢對天發誓，絕對沒有的事。」

「嗯，你們男人哪，動不動就發誓，這只不過是專門討好女人歡心罷了。」

「姑奶奶，說話得憑良心囉。」

「我問你，我們的事怎麼辦？」

「什麼事？」

「你少反穿皮襖好嗎？難道我們就這樣偷偷摸摸一輩子？萬一被人知道了，張揚開去，屠天霸不殺你才怪呢！」

「可是，他也不會放過妳呀！」

「他敢！如果我毒玫瑰是那樣容易對付的人，那還能叫毒玫瑰，好啦，你看你這個死腦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人家老遠跑來看你，你一點也不知道惜玉憐香，嗯……」

「是！是！我說過要盡地主之誼的……」

剎那間，只聽到「哇！哇！」、「嗚！嗚！」之聲。

* * *

藏身在大槐樹上的人，玉面金童趙人龍凝目聆聽到這些不堪入耳目的事實後，不由暗罵了一聲：「兩個不要臉的狗男女，我遲早得除掉他們以掃清武林淨地。」語畢，隨即返回寓所。

當趙人龍回到房間，正準備就寢，突然發覺床上枕邊壓了一張紙條，心裡不覺一楞，急忙拿到燈下一看：「誠訪未晤，明夜三更正，請到城西五里觀音庵一會。」字體娟秀，倒像出自女孩之手，這會是誰？

第二天趙人龍探清地點，三更不到，就提前趕到距城西五里地的觀音庵，看看約他的不速之客，竟究是何用心。

原來這是一座早已無人的廢庵，庵前一個不算太大的廣場，因雨打風吹，這小小廣場倒也顯得特別乾淨、尤其在這微風微月的夜晚，更顯得特別的清靜，也給人帶來一種說不出的寒意！

趙人龍以月推測三更已到，仍未見相約之人來臨，心中正感納悶之際，突見遠處一點黑影，幾個縱身即至身前丈許處立定。

僅這份輕功提縱術看，來人之功力造詣，在當今武林中尚稱少見。

當趙人龍看清來人，又不覺一驚，來人不是女孩，竟是一位年約十八九歲，風度翩翩，比自己還要美上幾分的美少年！

來人見趙人龍竟先於自己赴約，深深感到歉意，道：「趙大俠眞信人也。」

「大丈夫豈可失信於人，兄台高姓大名？不知邀趙某深夜到此，有何賜教？」

來人仔細的將趙人龍看了幾眼，又見談吐非常得體，深覺幸慰的道：「在下任鳳、久聞趙大俠武功蓋世，既然有此機緣，擬討教幾招，以增末學，不知趙大俠是否肯賞臉？」

「任鳳兄太客氣了，趙人龍從不炫耀武功，但如有人一定要向趙某挑戰，自當捨命奉陪。」趙人龍續道：「趙某與任兄萍水相逢，並無恩怨，在當今武林中，高手如雲、任兄為何不去找別人過招，偏偏挑到在下，不知是何用意？」

「趙大俠前面一段話，說來倒像個男子漢大丈夫。」

趙人龍接道：「難道後面那段話，就不像男子漢大丈夫？」

「後面那段話並不是不像男子漢大丈夫說的，我是說你說的話：『武林中高手如雲，偏偏挑到我過招，是何用

意?』這句話前面我已早說過了。」

「甚麼話?」

「嗯!你這人是怎麼搞的嘛?你武功蓋世呀!」

「啊!原來你說的是這個。」趙人龍看這位任鳳少年，說話雖然是嗲聲嗲氣的，倒是蠻有趣的，就故意逗他道:「比武可以，但得有條件。」

「甚麼條件?」

「如果你輸啦，得聽我的使喚。」

「你是說，永遠給你當書僮?」

「着!着!着!」

「萬一我贏了呢?」

「你贏不了!」

「那就不妨試試看，請留心了!」

任鳳少年說打就打，一招黑虎偸心，直向趙人龍胸部掏去，眼看擊實，趙人龍一個閃身，頓失踪影，任鳳頭也不回，一個旋身，雙拳又上下直襲趙人龍胸部及下盤，趙人龍一鶴衝天，剛讓過這狠狠的一擊，人還離地八尺，將落未落之際，任鳳又擊天一掌，趙人龍趕緊提一口丹田眞氣，人即騰升一丈有奇，橫裡飛出三丈，始落地面，任鳳隨即展開一輪快攻，瞬間五十招過去。

趙人龍始終未還過一招，任鳳也只拚命的搶攻，當趙人龍提醒他:「任兄，五十招過去了，我還沒請你嘗過我一招呢，你要趕緊賣力啊!」

這時把一向好强的任鳳氣了個半死，攻了別人幾十招，對方竟然一招未還。

「趙人龍你別神氣，說風流沒有用，是大丈夫，你就還招吧!」任鳳竟氣得差點失掉理智哪，將自己心目中崇拜的人，連名帶姓都直叫出來了。

「我不是神氣，是提醒你呀!你不注意，天就快要亮啦，再這樣耗下去，過路的人看到兩個大男人，一大早就在打架，那多難爲情。你既然要我還招，你就請留心了。」趙人龍一面逗他，一面也眞想還招，以便快一點結束這場約會。

任鳳氣極，飛起一腿，直朝趙人龍腰部踢去!

只聽趙人龍輕喝一聲:「來得好，我正等着這個機會呢!」左手向上一翻，差一點抓住任鳳的小腿。

任鳳也嚇出了一身冷汗，趕緊攝住心神，小心應戰。

眼看又過了三十多招，任鳳突然雙手直朝對方雙肋插去，滿以爲這一招對方難招架，殊知，招式還沒沾到趙人龍衣襟，兩隻手已被趙人龍閃電般擒得牢牢的，隨即朝懷中用力一帶，任鳳整個人不由自主的投入了趙人龍的懷裡，被趙人龍抱得緊緊的，任鳳的嘴同時也吻上了趙人龍的臉，更妙的是趙人龍用力過猛，竟將任鳳的頭巾拖掉，現出了滿頭的長髮青絲。

趙人龍大吃一驚，楞在當場。任鳳也滿含嬌羞、似喜似怨的道:「你要幹甚麼嘛?」

趙人龍方始如大夢初醒，趕忙鬆開雙手，楞了半天才道:「任……」任了半天，還是任不出來。

還是任鳳大方一點，看他期期艾艾老半天，任那任的任不出口，才道:「如果不是人，你還會抱他老半天，要是人家不掙扎，你還抱着沒放呢。」續道:「以後不要再任那任的，叫鳳呀鳳的就可以了。」

當時眞羞得這位武功奇絕的趙人龍有點不好意思，最後終於吐出來一句:「對不起，再見。」轉身就走!

「慢點走。」

趙人龍忙停下身來，道:「還有甚麼事?」

「喂，你說話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趙人龍暗忖:痲煩來了。

「那你要等我一道呀，怎可丟下我不管呢?從現在起，你就是我任鳳的主人，我是你的書僮。」

「這個……這個……」

「別再這個、那個的啦，還不快拾起我的頭巾來，替我把頭髮包好。」

事到如今，趙人龍無可奈何，也只好照辦了。

* * *

四月十五日，擂台進行了半個月之久，能合格在擂台比武三大條件:「比武招親，賞格比武、金劍比武。」一個也沒錄取，大凡上台去的人，不是通過一關的考驗，最多也僅能通過兩關，不是鼻子被打塌，就是肩臂被扭傷，或是給人摔下台來，竟連開擂第一天，上台連闖三關被人踢下台的脚色，一個也沒再有過。

然而看擂台的人，還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擂台的一端茶棚裡的卡座上，正坐了一老一少，非常悠閑的在品茗。一邊品茗，一邊看打擂台。

對面的茶座上，這時也坐了兩位美少年，狀甚親熱，竊竊私語的在品茗。

在兩少年的左手桌上，坐了一位年約六旬，頭大無鬚的怪老頭，突然向二人道:「兩個大男人，再親熱有甚麼用，不如上台去把那個漂亮的女擂台主打敗了，弄來當自己的老婆，那才親熱哪!」

任鳳不覺俏臉一熱，白了趙人龍一眼，回頭對怪老頭道:「人家親熱談話於你何干。一大把年紀了，說話也不知道檢點，要打敗別人，你去打好了，我才不稀罕呢。」

說的也是，女人娶個女人，怎麼辦?

怪老頭接道:「公子，我是看你長得這麼俊美，跟台上那位姑娘年紀也差不多，台上那位姑娘也同你一樣的漂亮，正是『天作之合』的一對金童玉女，天成的佳耦，我才提供你的意見參考，要是那些看不上眼的人，我才懶得說話呢。」

「我是書僮，這位才是我家公子，你的好意，我們心領了。」

當任鳳與怪老頭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爭論着時，趙人龍已發現一男一女，四隻眼睛不時在向他們這一桌人偸窺，趙人龍佯裝不知。

突然，由人叢中一道青影飛落擂台中央，此人年約四十，神采奕奕，青衫飄飄，氣度不凡。

南天王燕子飛見此人樣貌不凡，忙道:「閣下尊姓大名?意欲選擇那一項比武?」

「在下浪迹天涯數十年，姓名早就忘了。承江湖朋友看得起，送了一個不雅的綽號，鬼見愁!」青衫客頓了一下，續道:「第三項!」

「第三項是金劍比武，從開擂台至今，還沒一位英豪嘗試，閣下選擇這一項，歡迎!歡迎!那就請在評審席中之人，連本人以及這位姑娘在內任選三人，一一過招吧!」南天王燕子飛的話雖然說得輕鬆，但心裡暗暗吃驚，因爲他早已對鬼見愁這個大名如雷貫耳了。

鬼見愁其人，有人說他是亦正亦邪，全憑個人喜怒來處理任何事，也有人說他是專打抱不平的俠士，總之，心中有鬼的人，見到了他，就有點像是見到判官一樣的膽寒，除非碰上他的人不知道是他，否則，還是避開爲妙。

「那就請第三的一位出來好了!」

鬼見愁指名點評審席上，順序第三位的崑崙秀士李劍飛。

「好!李某奉陪。」李劍飛緩緩離席，道:「比甚麼?」

鬼見愁接道:「久聞你的劍法不錯，就領敎你幾招崑崙劍法好了。」

「李某醜話說在前頭，刀劍無眼，萬一傷了你或是要了你的鬼命，可不要怨我心狠又手辣。」

「你放心，我算準了今天是你的忌日，所以閻王爺才派小鬼在台下等着你回去交差，你快亮傢伙吧，不然你會感到死不瞑目。」

「老狗納命來。」李劍飛一劍直取對方丹田。

鬼見愁身體一個旋轉，避開這一劍，道:「我老人家還沒拿出我的屠鬼刀來，你小子說幹就幹，好吧，讓你這兔崽子見識我掌上功力也好。」

兩個繼而悶聲不響，各展所學，絕招迭出，眞是一場龍爭虎鬥，只看得全場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崑崙劍確是不凡，怎奈李劍飛今天遇上的對手太强啦，施盡了渾身解數，仍無法刺着對方，甚至連衣襟的邊都無法沾到。

鬼見愁藝高人膽大，但以徒手與一個持劍、劍術造詣不凡的人過招，自然吃虧很大，可是他沉着氣，儘量施展迷縱步，時而左右旋轉，時而前後縱躍，使對方一下無法摸清他存身的位置，讓對方眼花撩亂，擾亂情緒，自亂劍式。

一百招以後，李劍飛殺得性起，一劍急朝鬼見愁下盤刺去，緊接又一劍向咽喉直劈，招式快得出奇的驚人。

只聽「卡」的一聲暴響，接着一聲「小鬼帶魂去」，只見李劍飛口湧鮮血，人像急風中的斷線風箏，被震飛出去二丈有奇，摔在地上，兩眼一瞪，雙腿一伸，就被小鬼帶走了。

李劍飛滿以爲朝下一劍，對方必縱身閃躲，誰知道鬼見愁不但不上這個大當，竟來個向左急旋轉，繞到他的背後，以十成眞力猛發一掌，將李劍飛震飛出去，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不報，時辰未到。」這位作惡多端的崑崙李秀士，焉有不死之理。

「好掌法，下面又選那一位競技?」南天王燕子飛，眼見邀來之人，被人一掌打死，不但不痛心、難過，還讚揚對方「好掌法!」這眞是天下奇聞。

鬼見愁接道:「夠了，再打下去天黑了，該死的留給別人去宰吧。」話畢。飛身下台!

* * *

當玉面金童趙人龍等四俠，遊罷開封名勝歸來，時已二更，趙人龍見房門開着，深感奇怪，任鳳趨前兩步一看，竟是兩天前在茶棚裡和她談話的那個大頭怪老頭。

「你這個人眞奇怪，竟敢乘人不在，擅自打開別人房間，是小偸?」

「不是小偸，是神偸!我是專程來拜候玉面金童趙人龍、趙大俠的，進房間來，是我在外面站得太久，腰酸，腿疼，別無他意。」大頭老頭躬立答話。

趙人龍道:「莫非是頗負盛名的神手錢是水、錢大俠?」

「趙大俠這樣抬舉小老兒，簡直比殺了我還要難過，乾脆就叫我小偸好了。」錢是水畢恭畢敬的答覆。

此語出口，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錢是水續道:「我們盛聞趙大俠是名滿江湖的大豪傑、大英雄，所以，我們都來投效，聽聽差遣。」

任鳳瞄了神偸一眼，道:「明明只有你一人來，你偏偏要說我們我們，這是甚麼意思?」

「誰說只有他一個人來，還有我老人家呀!」

各人抬頭一看，進來的人竟是前天擂台上一掌擊斃崑崙秀士李劍飛的、人稱鬼見愁的何閻王。隨何閻王進來的，還有湘江劍客魏無影、江湖綽號飛毛腿的鐵百宇，無影神追于化龍。羣俠畢集，自有一番熱鬧!

* * *

羣俠各自回房休息，任鳳還忙着在替趙人龍整理床鋪。

趙人龍忙道:「我自己來，你也該去休息了。」

「我是你的書僮，親也被你親了，抱也被你抱了，叫我去休息，我到哪去休息?既嫌我，就不該緊抱我。這樣快就厭了是不是?那我走好了!」任鳳話完就往門外跑!

趙人龍趕快一把將她抓住，道：「任鳳，你不要這樣好嗎，那天我不知道妳是女孩子，不然，我怎敢緊抱妳呢。我不是嫌妳，只是，只是……」

「只是，只是甚麼?只是我不夠貌美，配不上你這位玉面金童，所以三更半夜，你還要攆我出去睡。」

「哎呀，你說到那裡去了!」

「本來嘛，是我自己逞强，在家有福不知享，慕名跑來與你比武，誰曉得你武技那麼高，我、我……」任鳳說來說去，竟急得哭起來了。

哭得趙人龍慌了手脚，既難過又心疼，趕緊一把將她摟入懷中，輕柔的撫慰，道：「鳳妹，鳳妹，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氣，可是，可是……」

趙人龍的兩聲鳳妹一叫，簡直甜到任鳳的心窩裡去了，她乘機給他來個反穿皮襖，裝佯不理，讓他緊緊摟着，自己也更加纏綿的反摟着他，兩個人的臉都熱騰騰的，房裡無燈，無法看到是否臉紅，但兩個人的心，却是咚咚的在跳個不停，好半天，任鳳才在趙人龍耳邊，柔柔的叫了聲：「龍哥，只要你不嫌我，你睡床上，我在地上打地舖。」

「不，你睡床上，我打地舖。」

「龍哥，我們都不是世俗兒女，只要我們相愛是眞心、是永恒，何必又在這些小節上去爭議，依我說，我們兩個都睡床上，你睡一頭，我睡一頭，彼此河水不犯井水。」

「鳳妹，河水不犯井水，你倒說得輕鬆，要是犯了呢，那還得了，我看還是你睡床上，我打地舖，其實我根本毋須睡覺，只要坐坐運一段短時間的氣功就行了，這樣，我隨時也可保護你呀。」

「好嘛，依你就是。」任鳳又補上一句：「委曲你囉。」又重重的、柔情蜜意的在趙人龍玉臉上吻了又吻，才上床就寢。

當趙人龍正要盤坐運功之際，突見窗上一道人影一閃，他趕緊一個縱身穿窗追出，只見那道影子已電閃般越去五十丈以外。

趙人龍仍不放鬆，只見他幾個起落，風馳電閃般就僅距那道人影丈把之地，那人頭也不回，反手就是一把淬毒牛毛針向趙人龍全身罩落，在此同一時間，右側方也發出了一聲：「打!」三隻燕尾鏢直取趙人龍上半身。

玉面金童眞不愧是人中之龍，只見他左袖一揮，先至的淬毒牛毛針照數飛回，只聽到發針之人「喲!」了一聲，隨即躺下，報銷了。

趙人龍最恨這種以暗器傷人的小人，叱喝一聲：「留你不得。」人未到掌先到，那人見追來之人，身手高得大出意料的奇絕，不敢稍有大意，運足十二成功力，雙掌推出抗禦所來單掌，不知是他的功力差勁，還是趙人龍的功力實在已到達出神入化之境，那人只悶哼了一聲，竟被震出三丈之餘，臉如金紙，口流鮮血而亡。

趙人龍運功默察，四週已無敵人，才看清死的二人，竟然是天魔教的兩個護法，男的名毒鏢施不仁，女的是小辣椒白如雪，也就是前幾天趙人龍在看擂台時，發現偷窺他們的那一對男女。

突然又來了一道人影，玉面金童凝神以待，待人影飛一般的來到二十丈之遙時，已認出來人是任鳳。

忙道：「鳳妹，我在這裡。」

「龍哥，你有雅興出來賞月，也不帶我一道，還有你那一對俊目好俊哪，這樣遠的距離，就認出來是我了。」

「我不是出來賞月，我是來追探聽我們行踪的賊人，妳看，已被我擺平在這裡了，至於我這對眼睛嘛，當然俊，不俊怎麼會要你作我的書僮呢!」

「不來哪，你老是佔人家的便宜。」任鳳不甚嬌羞的，輕輕一拳擂在趙人龍的肩上。

玉面金童被打得不禁哈哈一笑。

「這兩人不是，天……」任鳳看了看死的二人不覺一楞道。

「你認識他們?」

「不!不!不認識，不是那天你指給我看，偷窺我們的人嘛。」任鳳趕緊辯解。

「你的記憶力很好。」

「龍哥，我們回去吧。」

＊　＊　＊

四海游龍敖四海，風塵俠隱陸傲天、鬼見愁何閻王三人，紛紛風塵僕僕的趕回又一屯旅館。

趙人龍道：「各位老哥辛苦了，爲了小弟之私人恩怨，累各位熱誠鼎助，深感不安。」

「趙老弟不用客套，以我老哥哥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竟查不出來一個沈玉人，那才是感到不安呢，不要緊，慢慢再查，我不相信就查不出來。」鬼見愁何閻王查不出人來，似安慰趙人龍，也像似在安慰自己的道。

四海游龍接道：「何大俠說得對，不要過於性急，慢慢查，一定會令趙大哥有償還心願的一天。」

「各位要找的人我知道是誰。」此語畢，房門口適時出現一位乾枯瘦小的矮老頭，衣衫襤褸，手持打狗棒，年約七旬，但兩眼烱烱有神。

「原來是你老叫化子，多年不見，還不快進來坐。」風塵俠隱同鬼見愁何閻王趕緊起身讓坐，並替羣俠介紹這位名滿江湖的丐幫領袖齊天聖。

「齊幫主徒子徒孫遍佈江湖，自然消息比我們靈通多了，但不知誰是我們要找的沈玉人，現在此人又在何處?」四海游龍敖四海問道。

丐幫幫主齊天聖接道：「據我老叫化所知，沈玉人就是目前天魔教教主屠天霸。」此語一出，羣俠都不由一楞，尤其是玉面金童趙人龍的俏書僮任鳳，更是臉現驚愕之色，欲言又止。

齊天聖續道：「沈玉人於二十年前的一個深夜，率領了黑道上數十位一流高手，突襲了鎭遠鏢局，局主趙可風伉儷慘遭殺害，據說，趙局主唯一的一個小兒子倖免於難，沈玉人惟恐他的後人長大報仇，所以改名換姓，並邀集了黑道人物，於數年前組織了現在的天魔教，自任教主。此人狡詐多變，從不以眞面目示人。」

「齊老哥，這位就是趙故局主令郎。」鬼見愁何閻王以手指一指趙人龍。

「啊，這眞是皇天有眼，怪不得剛才我聽到你們探聽沈玉人的下落，原來趙世兄是準備要索回這筆血債。」

趙人龍接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但不知天魔教總壇設於何處，齊老可否賜告?」

「據說，設在四川境內，天魔教黨翼遍佈各地，趙世兄要報令尊之仇，必須從長計議，以免打草驚蛇。」

「齊老伯說的甚是，但請放心，只要沈玉人被我找到，他就再也飛不了。」趙人龍續道：「齊老伯來開封何事?」

「看打擂台呀。」

「是否客棧已覓妥?」

「要是找妥了，剛才我也不會在門口晃來晃去了。」

「那好，歡迎你住到我們這兒來!」

「那就打擾了。」

＊　＊　＊

今夜任鳳似是滿腹心事，不言不語，落落寡歡。

趙人龍見狀，輕柔的道：「鳳妹，是身體不舒服，還是有甚麼心事，說給我聽好嗎?」

「沒甚麼。」

「由你臉上看得出來，一定有心事瞞着我。」

「我現在想喝酒。」

「你不是說從來不喝酒的嗎?以酒澆愁愁更愁啊。」

「我才不管那麼多，只知道一醉解千愁。」

「既然這樣，我這就叫小二送點酒菜來，我們兩個對飲吧。」少頃，小二送來酒菜。

「龍哥，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如果有一天，我離你而去，你會想念我嗎?」

「好端端的，怎麼會說要離去的話呢?」

「我總不能眞的這樣當你的書僮一輩子呀。」

「我知道。」

「龍哥，枯坐對飲無聊，我唸一首詩給你助興好嗎?」

「想不到鳳妹對詩詞還有研究，那我就洗耳恭聽。」

任鳳隨口唸道：

寂寂深閨大道邊，紛紛白雲倚窗前。
池上鴛鴦尤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
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
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
願君關山及早度，照妾桃李片時妍。

吟畢，兩眼半張半合的，無限幽怨的瞄着對方。

趙人龍當然懂得她唸的這首詩中含意，心中不覺咚咚的跳個不停，又見她那撩人的眼神，更加無以自持，再加上酒這個東西，對血氣方剛的少年男女、對任何事都帶有一種無形的鼓勵作用。

突然任鳳一口氣將燈火吹熄，趙人龍的懷裡多了一個熱騰騰，軟綿綿的一個人，只聽任鳳輕嗯了兩聲，一陣狂風暴雨方始靜止。

當趙人龍一覺醒來，見不到任鳳，趕緊下床一看，四處無人，只見桌上留了一張紙條，寫道：

問您這是誰的錯?相愛何必又分手?

無奈何!無奈何!下面寫了個鳳字。

＊　＊　＊

「又一村」、「又一屯」是開封有名的大飯店，也是旅館，前面已提過其排場之大、裝潢設計之考究，自非一般餐旅業可比，這時突然闖進來一個年紀十五六歲，手持打狗棍、腰掛砂鍋的小叫化，一聲不響的直朝又一屯旅館部裡跑。

管事人員趕緊一把將他抓住，道：「討飯的，這是甚麼地方，你怎麼可以亂闖，快出去，討飯也不能向裡邊去討。」

「你不要狗眼看人低，誰說我是來討飯?」

「你不是來討飯來幹甚麼?你還敢開口駡人，再不出去我可對你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怎樣?要打架?小爺陪你。」小叫化說幹就幹，手執打狗棍，擺出一副要打狗的架勢。

「反了，反了，小叫化竟敢跑來鬧事，大家把他拖出去揍一頓。」

適時趙人龍出來道：「不許動手，小三子快進來。」

小三子原來是丐幫弟子，一見趙人龍，忙恭敬的行禮，道：「小的有事來見師祖，也來見趙大俠，他們不准我進來。」

管事忙向趙人龍陪禮道：「小的不知道是來找客官的，請原諒。」

趙人龍將小三子帶進來，道：「有甚麼消息?」

「啓稟趙大俠，今天天魔教又來了兩批人。」

齊天聖問：「兩批是些甚麼樣的人物？」

「啓稟師祖，據知，一批是東王梅可夫，另一批是兩個護法率領大批高手及八個分舵主。」

「他們來的目的，你有摸清楚沒有？」

「聽說是爲趙大俠而來，所以我一面叫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他們繼續監視敵人，我特意趕來報告趙大俠，你們好作個準備。」

趙人龍道：「小三子，你辦事很機伶、幹練，這裏有二十兩銀子，快拿去你們幾兄弟打一打牙祭，有時間我再教你們幾下身手。」

丐幫主齊天聖忙接道：「眞是你小子的造化，還不趕緊磕謝趙大俠。」

「是，謝謝趙大俠，謝謝趙大俠。」這小三子也眞乖巧，磕頭如倒蒜，比拾到了黃金還要興奮百倍。

「只要開封的事告一段落，我會教你們的，你快去吧。」

＊　＊　＊

三更時分，正是好夢方圓時，「又一屯」偌大一座飯館兼客棧，房上簷下，被不下百人黑道高手團團圍住，其聲勢好不嚇人。

闖進各俠房間的人，事先對各房間都做了一番手腳，滿以爲可以手到擒來，正準備撤出時已是來不及了，各人都感到腰眼一麻，咚咚咚，一下被放倒了十人之多，橫七豎八，睡了一地。

羣俠不禁哈哈大笑，趙人龍道：「見不得人的兔崽子們，不要吵醒了不相干的人，我們到前面廣場上去玩玩吧。」

正邪雙方人員來到廣場，黑道方面，以東王梅可夫爲首道：「趙人龍，你以爲你殺了關東三煞、黑白無常、無影怪傑、冷面雙煞，又來到開封，殺死麻黑二怪及本教幾位護法，你認爲你就不得了，今夜不叫你血流五步，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海有多深。」

趙人龍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趙某從不以技欺人，但對你們這一羣目無法紀的狐羣狗黨，趙某就要另當別論了，趙某更有自知之明，今天你們在場的這些平時作惡多端之人，一個也走不了，我想爲了節省時間，最好你們一窩蜂的上，殺起來那才叫大快人心呢。」

梅可夫接道：「你小子口氣倒不小，胃口也大得嚇人，只怕說的跟做的不一樣，那一位去把這小子給我剁了。」

「讓我們弟兄來建頭功。」乖乖，眞要打羣架，一下竟出來八個。

鬼見愁何閻王閃身出來，道：「你這幾個小鬼，今天碰上了我閻王，準叫沒命。」原來剛出來這八個人，是江湖大大有名的八魔，不但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八人連手的八魔陣更是厲害，當然何閻王闖蕩江湖數十年，對這八人的武功摸得一清二楚。

何閻王續道：「不要拖時間，乾脆把你們壓箱子的本領八魔陣擺出。」

八魔老大崔不仁道了一聲：「好！」老二崔不義、老三崔不理、老四崔不智、老五崔不腿、老六崔不忠、老七崔不孝、老八崔不醉等八人，非常有默契的佈了一座看似平凡，實則變化多端的魔陣。

崔不仁續道：「何閻王請呀。」

「鬼請閻王吃定了，焉有不來之理。」鬼見愁語畢，一個縱身飛入魔陣。

崔老大眼見何閻王飛落陣中，立即發動陣法，道：「老小子，想不到你也有落入我弟兄八魔陣的一天，老子今天不將你這個閻王剁成小鬼，你也不知道我們八魔的厲害。」

「你小子尚有一口氣在，有屁儘快放，你閻王爺不在乎這些小節，我敢打賭，小鬼回頭首先帶走的人，就是你小子。」鬼見愁一面說話，另方面可一點不敢大意。

轉眼時間，纏鬥了有半個時辰之久，彼此誰也奈何不了誰，最焦急的人，當然還是何閻王，無論他使出任何招式，眼看擊敵破陣，但總是差那麼一點不能如願，甚至有兩次還差點被敵人擊倒，心中簡直火冒三丈。

適時一股細如蚊蟲之音傳進他的耳裡：「何大俠，千萬不可暴躁，你只要隨時注意崔不仁一個人的招式就可殺人破陣了。」暗忖，對呀！我眞是殺暈了頭，氣昏了腦，高明的人就是高明，我怎麼連這點也沒想到。

只聽崔不仁暴喝一聲：「躺下！」八把魔劍齊朝着鬼見愁胸部刺來。

鬼見愁適時也叫了一聲：「躺下！」只見他閻王刀就地一掃，首當其衝的是崔不仁，斷掉兩條腿，其次是老二崔不義、老三崔不理、老四崔不智也效法他哥哥，變成了無腿的不倒翁，他們先出娘胎的四弟兄，在霎那間都倒了。

這一下把崔老五、崔老六、崔老七、崔老八四弟兄嚇得楞在當場，就在這一楞的霎那，鬼見愁把握機會，道：「還不快找你哥哥去。」閻王刀一擺，崔老五、崔老六也眞聽話，攔腰遭刀劈成四節，糊糊塗塗追他們四個哥哥去了。

剩下崔老七、崔老八二人暴跳如雷，可能是手足情深，不顧一切雙雙拚命向鬼見愁要害搶攻，恨不能將他劈成肉醬，爲六個死去的哥哥報仇。

鬼見愁看到崔老七、崔老八二人，肯這樣的替他們六個哥哥賣命，乾脆就來一個「君子有成人之美」的一式「夜戰八方」，只聽「哎唷！」一聲，雙雙倒地，緊追乃兄去也。

東天王眼見鬼見愁一人將八魔誅

殺，心中不覺大吃一驚，暗忖：對方個個了得，一仗一仗的拚下去，己方吃虧太大，乾脆給他一個羣毆，以百多人之力，不相信勝不了他不到區區八九個人，當下怒喝一聲：「通通上。」四面八方人羣如潮水般向羣俠殺來。

羣俠紛紛迎戰，只有玉面金童一個人負手旁觀，靜觀各俠作戰情勢。敵方東天王及兩個護法也未參戰，表情凝重的在一旁督戰。

羣俠展開絕學，個個如龍似虎，頓飯工夫，廣場上已屍橫遍地，只見人頭滾滾，只殺得天魔教之人，賊心喪膽，鬼哭神嚎。

反觀羣俠，個個更是奮勇善戰，不過其中功力較差一籌的神偷錢是水，湘江劍客魏無影，飛毛腿鐵百宇三人，仍然負了輕傷。

玉面金童趙人龍，在一旁看得甚是清楚，如不參戰解救三人，賊勢太衆，必遭惡運，立即身形快如電光石火般以不到半盞茶時間，繞着被賊圍殺三人一轉，但見羣賊紛紛倒地，三俠殺得正感吃力，見賊人突然一個個像似喝醉了酒般倒下了，也不去細究原因，又立即向圍住羣俠攻擊的敵人殺去。

將近一個半時辰的拚殺下來，賊人死的死，傷的傷，慘不忍睹，除了少數幾個，只恨爹娘少生了一雙腿外，早已逃之夭夭，現場僅剩下東天王梅可夫同天魔教兩位護法了。

「趙人龍，今天算你們狠，這筆帳遲早要算，並且還得加倍索回利息。」梅可夫向趙人龍及羣俠方面說些下台子的門面話。

趙人龍道：「怎麼想走？你應該懂得『來得去不得』這句話，不但你走不了，護法也得留下一個，另一個亦得留下點記號，再回去向你們教主捎個口信，叫他將脖子伸長點，等着本俠不日前往割取。」

「放屁！」兩個護法直向趙人龍飛撲而來。

這二人乃是威震長白垂三十年的龍虎兄弟，素行不算太壞，龍兄鄢豪，虎弟鄢傑，怎奈意志不堅，經不住天魔教的美色與金錢的誘惑，兄弟倆雙雙助紂爲虐，兩人不但武功超絕，輕功也勝人一籌，鄢豪善劍，鄢傑用刀，故亦有長白刀劍雙傑之稱。

東天王梅可夫，對今夜之慘敗恨之入骨，也適時向趙人龍撲去，想以三人之力活擒，既可搶回面子，也好向教主屠天霸交差。

四海游龍敖四海，風塵俠隱陸傲天，丐幫幫主齊天聖三人欲分別迎戰，均被趙人龍婉言勸住，道：「各位太累了，這一仗留給我來應付，請替我押陣好了。」

趙人龍隨即赤手空拳迎戰三人。

「趙人龍不要狂，亮出你的兵刃來，不要以後傳出江湖，說我們以老欺小，對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下手。」梅可夫道。

「你以爲你這個天王了不起，兩個護法也不得了，就憑你三個人，還不配趙某亮兵刃，你數着，十招之內，我要你們去向剛才那些替你們枉死的人道歉。」

三個黑道高手，武技果是不凡，無論是出招、變招均要高出適才那些人多多，但他們所遇到的對手，實在武技太高絕，也令人太不敢相信了，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又不能不讓你相信，不要說是三個當局者了，竟連在一旁觀戰的羣俠，也看得目定口呆，算是大開眼界，明明看清了三人合擊的一招，趙人龍不死也得重傷，但偏偏傷不了他，甚至連他以何種身法脫險都看不清，只看到場中梅可夫等三人，你一刀、我一劍、他一斧的，忽東忽西殺個不停，這種找不到目標的亂殺，似醉漢也似瘋子，看得羣俠替趙人龍既擔心又捧腹。

「三位注意了，你們攻擊了趙某已九招，第十招我要還招了，」招字剛畢，突聽悶哼兩聲，哎喲一聲，悶哼兩聲倒地的是梅可夫與鄢豪，就此了帳。哎喲一聲楞立，當場不見了鼻子，血流滿臉的是鄢傑。

羣俠不禁歡呼一聲：「趙大俠眞神技也！」

趙人龍解開了鄢傑穴道，道：「饒你一死，是有兩件事麻煩閣下：一、立即去叫燕子飛派人來將這些死屍拖走。二、告訴屠天霸準備受死。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口信帶不到，你哥哥就是榜樣。」

＊　＊　＊

今天是四月最後的一天，也是擂台要結束的一天，來看打擂台的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人山人海，會武的人自然來觀摩武技，不會武的人也來看熱鬧。

只見會場上、擂台前人羣洶湧，萬頭鑽動，確是一場百年難得一見的盛會。

更有趣的是，這一堆、那一羣的人，不斷在談論着前兩天夜裡，廣場上發生的那一場黑白兩道發生衝突、大格鬥的那件事。

「聽說白道只有幾個人，就殺死了黑道一百多個高手，白道人物眞是了不起！」

「了不起的人物是誰，你們知不知道竟是一個二十多一點的年輕人，名叫玉面金童趙人龍！」

「對！對！叫趙人龍，聽說他把那個本事最高的，叫甚麼東王的與兩個護法都宰了，最妙的是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死的，你們說怪是不怪？」

「人都死了嘛，當然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喲。」

「嗯！這是被割掉鼻子那個人說出來的呀。」

「今天擂台好戲多，聽說那個趙人

龍趙大俠今天還要來打擂台呢。」

「好哪，不要說了，以免惹麻煩。」

＊　＊　＊

趙人龍道：「今天是擂台最後一天，各位就在茶棚品茗，由我上台去擺平那幾個傢伙。」語畢，輕飄飄上了擂台。

燕子飛起立拱手，道：「閣下就是趙人龍？」

「不錯。」

「如何比法？」

趙人龍暗忖，八大門派中人，既然能被天魔教收買，自然是各派中的敗類，不如先除掉這幾人爲各派除害。

「這樣好了，趙某先向七位評審挑戰，爲省時間，叫他們一齊上。」（評審原是八位，被鬼見愁上次擺平了一位。）

「好狂的口氣，既然你要找死，那就不要怨我們以衆欺寡。」七位評審怒氣沖沖的來到距趙人龍五步距離，團團將他圍在中央。

七位依序是：少林了因、峨嵋無塵、武當廣德、鷹爪張少安、華山李文彬、崆峒吳我非、青城孫天成等人，各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堪稱當今武林中一時之選，其中尤其少林了因的大力金剛掌，更是威力無比。

玉面金童道：「各位，是點到爲止，還是……」

「誰的命長，誰就活着下擂台。」

李文彬搶着接道。

「好。」

「那就請亮兵刃吧。」

「不必了，各位，動手吧。」

趙人龍這句話一出口，不但氣得這幾個武林高手哇哇大叫，甚至少林派的了因和尚，也氣來直唸阿彌陀佛，就連擂台下的人也聽得大爲驚惶失色，都認爲這位趙大俠，說話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簡直是自尋死路嘛。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七柄不同的兵刃，分七個不同的方向，齊朝趙人龍全身要害遞來，玉面金童不但不避不閃，反來一式快如閃電，三百六十度大轉彎，雙手直向刺來的兵刃抓去，七人均不覺大吃一驚，暗忖這是甚麼招式，難道他的兩手是鋼鐵打的不成。

七人在大驚收招之下，青城派孫天成、華山派李文彬二人的刀劍，仍被對方抓牢，二人趕緊運氣，想從對方手中奪回刀劍，說也奇怪，二人所運到刀劍上之力，毫無一點反應，任你怎樣，就是抽不回兵刃來。

趙人龍則若無其事的臉帶微笑，兩手輕握對方兵刃，一語不發，狀似悠閒的看他二人拚命爭奪被他握牢的武器。

少頃，只見趙人龍玉面一沉，兩隻手微向懷中一帶，再向上一送，口中喝了一聲：「看是誰的命長？」只見二人連人帶着刀劍，似放出去的風箏一般，飛升空中五丈有奇，再似斷線的風箏，摔落地面命喪當場。

這一手玄功看得在場的人大大驚愕，個個稱奇。

趙人龍打發走了李文彬、孫天成二人去向閻羅王報到後，隨即轉身向其餘五人，道：「各位成名不易，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再執迷不悟，剛才二人，那就是你們的前車之鑑。」

「呸！老子們不吃你那一套，不把你剁成八塊，從此不再在江湖上混。」

「好不要臉的敗類，至死不變，我今天就成全你們。」

「說的比唱的好聽，看招。」五人又聯手向趙人龍第二次攻擊。

這五位這一次學乖了，既不同時出招，也不太靠近對方搏鬥，以免重蹈李文彬、孫天成二人的覆轍。

他們的如意算盤打得倒是不錯，但忘了一個事實，你不靠近別人，對方會來靠近你攻擊呀。

趙人龍看出五人改變了作戰方法，不敢太靠近自己，想以聲東擊西之法來取勝，心中不覺暗笑一聲。「死到臨頭，還在做着春秋夢。」一個閃身，直朝少林了因和尚欺近，了因急退八尺，旋即一杖以橫掃千軍向對方下盤掃到，趙人龍不避不閃，運足功力右脚一抬，直向了因掃來的鐵禪杖踢去，這一脚少說也有千斤之力，震得了因兩臂發麻，手中禪杖也脫手直飛台下，了因不覺驚出了一身冷汗，趕忙功貫雙臂，運足十二成功力以少林絕學大力金剛掌，雙掌直朝趙人龍如狂潮湧到，玉面金童仍然不避不閃，雙掌平推，將對方發出的掌力牢牢吸住，任由了因如何摧掌，發出之力如擊在棉絮上一般，心知不妙，但要撤招，發出之力又被對方吸牢，眞是進退不能。

了因和尚急得汗如雨下，臉如金紙，那欲罷不能的尷尬表情，硬是令人見了發毛。

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四般兵刃，劍槍錘刀，分四個不同的方向，前後左右，直朝玉面金童偷襲擊來。

趙人龍不慌不忙，雙掌微微一收，猛喝一聲：「去！」同時雙手用力一推，了因和尚偌大一個身軀，不偏不倚與正面攻來的峨嵋無塵互相撞了個腦袋開花，立斃台上。自己隨即一招白鶴展翅，身體向前微撲，雙手向左右一撈，左脚向後一蹬，這既驚又險的一招，看得台下萬千觀衆，暴喝了一聲：「好！」狂歡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這也難怪那些人瘋狂般的、如癡如狂的替趙人龍打氣，他剛才使出的那一招實在太絕，不但一脚向後、無巧不成書的正蹬在攻來的武當派廣德的兩腿之間，也就是每一個人最弱的

地方而立即令其死翹翹，左右手還分握着鷹爪派張少安、崆峒派吳我非二人的小腿，猛力向中一合，頓時將二人腦袋撞了個花開並蒂，鮮血濺了趙人龍滿臉遍身，隨即將左手死屍向台下一擲，右手死屍直向南天王燕子飛摔去。

燕子飛作夢也沒想到趙人龍的武功高絕得這樣不可思議，驚愕得楞在當場，更沒料到他將一個死屍突然朝自己摔來，急忙晃身一閃，死屍直飛後台，「咚！」的一聲，將木板撞倒又直飛落空地。

燕子飛眼看今天陣仗絕非可以善了，硬起頭皮道：「本王跟你拚了！」

「子飛，不要怕，要死我們死在一起。」洪玉嬌帶着四個美婢適時出現道。

燕子飛一見教主二夫人、天魔教總護法，也是他的老姘頭一現身，心中不覺像吃了顆定心丸，驚愕之色立即一掃而空，忙趨前輕柔耳語，道：「嬌，我們本來是同命鴛鴦嘛！」

毒玫瑰洪玉嬌萬種風情的瞄了燕子飛一眼。

燕子飛又道：「趙人龍，你怎麼不敢發招呀？怕了嗎？」

燕子飛了解洪玉嬌，不但軟功硬功雙絕，對於用毒更是了得，此時不但不懼，更是氣燄高張，竟敢向對方挑戰起來。」

趙人龍道：「無恥的一對狗男女，趙某今天饒不了你們。」

洪玉嬌抬頭瞧清楚了玉面金童，心頭頓覺十二頭小鹿在芳心中撞個不停，暗忖：「如得與此人……死也甘心。」臉上不覺泛出無限嬌羞之色，道：「我說趙大俠，人嘛，前人說得好，『食色性也』。何況我們都很年輕，你又何必看得那麼嚴肅呢。」語畢，又無限妖嬈的向趙人龍霎了兩眼。

燕子飛本來有如正在騰雲駕霧般飄飄然，驟然聽到洪玉嬌對趙人龍說那些話，話完再送上一份男人都喜歡的「擠眉弄眼」，頓時感到大吃一驚，忙接道：「嬌！你不該對趙人龍……」

「燕子飛！說話要知道自己的地位，再嬌哪嬌的，可別怪我以總護法的身份，報請教主按教規懲罰你。」話完，又對玉面金童含情脈脈的送上一個飛眼。

南天王只氣得肝膽都快炸了，但在這個死活兩條路的節骨眼上，只有忍氣吞聲，還得陪着笑臉，道：「總護法教訓得對，屬下知錯。」

玉面金童先是聽他們一唱一和的，不禁哈哈一笑，繼而俊臉一沉，道：「兩個不知世間羞恥爲何物的賤人，廢話少說，快點出招，待我早點打發你們上路。」

燕子飛抓着機會瞄了洪玉嬌一眼，道：「報告總護法，這小子不領你的情，我們兩個又是這麼多年的僚屬關係，我若是被這不知好歹的小子宰了，以後就再也無法給總座效力了，我們還是一齊上，將這小子剁了如何？」

洪玉嬌也正感趙人龍的確看不起她，嬌喝一聲：「好！」嬌若乳燕穿簾般，手持玲瓏劍，直朝玉面金童咽喉刺來。

燕子飛趁機雙筆直向對方腰眼襲到。

趙人龍仍以密宗步法，輕盈的飄身移開，三個人立即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燕子飛兩枝判官筆，專點人身七十二大穴，招招不離對方要害下筆，恨不得一筆將趙人龍點倒，以雪今日之恥。

洪玉嬌更是劍下無情，絕學迭出，每一招一式，都是向玉面金童致命處招呼。

拚鬥二十多招，仍難分出高下，洪玉嬌急退五步，向懷中一探，突然右手一張，一粒粉紅色香丸，直朝趙人龍玉面飛至，他不想閃躲，輕張虎口，竟然將飛來香丸吸入口內。

南天王與毒玫瑰二人見此情形，不覺互相望了一眼，禁不住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毒玫瑰滿臉不屑之色，道：「趙人龍，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如果你眞是人間一條龍的話，在半盞茶時間之內你不倒下，我就不叫毒玫瑰，立刻死在台上以謝天下武林。」言下不禁洋洋自得。

適時玉面金童楞立台上，僅距洪玉嬌五六步之地，玉面凝重，俏臉微紅，一言不發注視着對方。

一旁樂壞了南天王燕子飛，他知道毒玫瑰打出去的是迷魂斷腸丸，碰着任何物體都會爆炸開來，聞者中毒，半盞熱茶時間畢命。吃下肚去，毒性發得更快，無論人畜，死得也快，所以他趕緊趨前到洪玉嬌耳邊，又輕聲細語的道：「總座，你眞行，這小子馬上就要毒發斃命。」話畢，還曖昧的向她一揖。

毒玫瑰白了燕子飛一眼，道：「還不是爲了你，以後要好好的效勞。」

二人正在眉來眼去，不知死之將至，趙人龍實在聽不下去了，氣得氣納丹田，把口一張，「呸！」的一聲，洪玉嬌原來打在對方口中被吸住的迷魂斷腸丸，原物璧還，「波！」的一聲，擊在毒玫瑰的臉上爆炸開來，燕子飛距離那麼近，自然難免波及到毒素，這一來，眞應了他跟洪玉嬌講的一句話：「嬌，我們是同命鴛鴦。」

玉面金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毒斃二人後，玉面一肅的對洪玉嬌的四個婢女，道：「我念在你們四個都是女流，寄人籬下身不由己，放你們一條生路，各人回家，奉親適人任聽自便，如敢違抗，再碰上我，定斬不赦，你們快去吧。」

「多謝趙大俠恩典，可是……」

（未完．一）

上文提要：雪、霜二女的父母歐陽昭夫婦專程趕來風雪小館，圖助江楓一臂之力，並正式把兩名女兒交託給江楓，隨他應劫江湖，此時江楓才知道雪、霜兩人亦懂天狐技藝，而張四姑爲了幫助江楓，也把自己的畢生絕技傳給他和雪、霜兩人；江楓應梅花之約來到梅花廳，梅花卻無暇抽身相會，江楓在等候期間，發現今夜洛陽居來了很多新面孔……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風雲變色洛陽居　弱女竟是衆頭領

桂花斟滿了三隻酒杯，看也不看江楓一眼，端起一杯酒，道：「田公子，我敬你。」

也不管江楓是否已端起杯子，自己先一飲而盡。

這個文弱的男人，實在沒有看頭。這杯酒，只是表示了對梅花的敬重和友誼。

江楓被桂花一聲田公子驚醒，但卻並未被桂花的冷漠和輕視激怒，端起酒杯，一口喝下。

這場酒喝得乏味至極，桂花表現出的冷淡、輕蔑，任何人都很難承受。

亮起了燈火之後，桂花就未再看過江楓一眼，她心中一直在爲梅花不值，怎麼會看上了這麼一個文弱、畏怯的男人。

桂花的兩道目光一直看着廳門，她希望梅花早些來，也好交差了事。

但菊花卻發覺了江楓的可愛。

原來，江楓心有所思，擔心今夜就會有一場搏殺，心中一直在盤算，一旦衝突展開，如何要保護住七寶和尚等人的安全？又如何才能探聽出他們行動的消息？因此無心再掩飾自己，頓然神光充瑩，散發出誘人的魅力，可惜桂花未再看他一眼，但菊花卻在細細品評，看痴了……

梅花姑娘來勢如箭，幾乎是飛躍而入。

她一向舉止優雅，看上去，是那種溫柔、嫻靜的姑娘，這種破空而來的架勢，立刻就給人一種十萬火急的感覺。

桂花心中暗暗冷笑，忖道：這種男人，長安街頭上到處都是，還怕我們吃了他不成？看妳那副猴急的樣子，梅花呀！梅花！妳樣樣強過我們，這一次是陰溝裏翻了船。口中卻笑道：「梅花姐姐，我們可是照着妳吩咐辦事，全心全意的接待他。」

「謝啦！」梅花神色嚴肅看看菊花、桂花一眼道：「有急事，子時行動，去把荷花、菱花找來。」

果然是領袖人物，江楓心中暗道：大概內宮一系派駐在長安的首腦人物，就是她了。

嬌柔的梅花姑娘，一下子把臉拉了下來，竟然有一種令人畏懼的冷凜。菊花、桂花竟然一齊站了起來。

「去啊！把菱花、荷花找來。」梅花再度傳出了令諭。

「我去。」桂花一閃身，出了廳門。

在如此緊張的氣氛中，梅花仍然無法忘情江楓，伸出纖纖玉手，拉住江楓，溫柔的說道：「對不住呀！今夜很忙，只怕沒法子招呼你了。」

江楓噢了一聲，道：「什麼事啊？」

「和外人無關的事。」梅花道：「突然發生的，我也是剛剛接到通知。」

梅花沒有再說下去，江楓自然是

不便追問。

「要把田公子安排一下才行，」菊花開了口，也不知是討好梅花，還是真的關心田公子，聲音溫柔，無限關懷的說：「一旦刀劍出鞘，玩上了命，只怕很難有時間來照顧他了。」

「說的是啊！」梅花道：「今夜的行動，恐怕波及全場，那裏是安全地方，很難劃定，洛陽樓那面會有些什麼反應，完全無法預料，我……」

「這樣吧！我還是回到客棧中去，」江楓望着梅花，雙目中滿是情意的接道：「明天，我再來看妳……」

「不用來了，」梅花說：「如果是我還活着，明天初更時分，我會去見你一面，唉！二更之後，還不見我，你就不用再留在長安了。」

「可是，我……」江楓裝出無限的依戀，雙眉愁鎖的痛苦神情，倒也入木三分。

「不用爲我難過，」梅花不再避忌菊花，偎入了江楓的懷中。

江楓感覺那依偎入懷的力量很大，恨不得把整個的身軀，都溶入在江楓的身體裏。一向玩男人於掌股之上的梅花姑娘，一旦動了眞情，竟然是如此的深切，如此的無法自拔。

梅花緊偎着江楓，行出了菊花廳，行入了陰暗的花樹叢中……

「我去找過你很多次，」梅花說：「可是，你都不在旅舍中。」

「因來了一個長輩，逼着我回杭州去，」江楓道：「我們談了很久。」

「我不是怪你，」梅花說：「只是想念你。」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桂花帶着荷花、菱花，飛躍入菊花廳中。

「快些親親我，離開這裏，」梅花說：「記着，明晚初更時分在客舍中等我。」

江楓本想再套出一些內情，但已被梅花的小巧櫻唇堵上了嘴巴……

那是深長的一吻，梅花姑娘似是借這一記長吻，發洩出數日來的刻骨相思。

推開江楓，梅花長長喘一口氣，道：「快些走吧！」返身一躍，人已飛入菊花廳中。

江楓舉步行去，這裏他路徑很熟，繞過兩道樹牆，行入小徑上。

但見燈光閃動，耳際間響起了送客之聲，想是各方都已奉到了令諭，盡快把客人勸走，因爲這時間，正是酒客雲集，華燈高照營業高峯。

一個高大的黑衣人，突然由一叢花樹後行了出來，迎上江楓，說道：「快些回卧室去，鄧飛正召集緊急會議，酒館中來的幾桌客人，看上去十分可疑！山雨欲來風滿樓，看來，這洛陽居今晚要發生劇變。郭天同絕對應付不了，快些去恢復韓霸身份，應付大變。」是七寶和尚的聲音，這位空門奇人，果然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洛陽居的任何變化，都逃不過他的眼

睛。

江楓趕回卧室，郭天同已準備出門，一見江楓，急急說道：「總管已派人叫了兩次，大師父一直示意我拖延時間，現在已經拖不去了，幸好你及時回來。」

「我知道，你恢復本來面目，換上夜行裝束，」江楓說：「但却不要亂跑，留在這裏，要你出動的時候，我會來通知你。」

口中吩咐郭天同，人也開始更換衣服，戴上了人皮面具，揮手熄去室中燈火，道：「多多小心，匿隱室中，除我之外，不要現身和人相見。」

郭天同應了一聲，潛隱內室。

江楓帶上了房門，直奔鄧飛的住處，行近鄧飛的宅院，立時由暗影中閃出兩個黑衣人攔住了去路，但看清了來人之後，立時閃讓一側，道：「副總管請，總管已候駕多時了。」

江楓舉步前行，心中却暗暗忖道：這洛陽居種滿了各色花樹，白晝間極爲悅目，燈光輝煌處，亦見繽紛，但在夜幕之下，却成了隱身、偷襲的屏障，大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混戰起來，實是難分敵我。

忖思之間，人已踏入了客廳。

室中點燃着兩枝紅燭，燈火不算明亮，但可清楚的看到各人面目。

鄧飛高居首位，左首以七寶和尚爲首，坐着北劍胡萍、南刀段九、胡元三人，右首一排坐着四個灰衣人，第一個白髯垂胸，身材高大，臉紅如火，斜揹了一隻黃布袋子，也不知藏了什麼兵刃。

依序而坐的三個灰衣人，年紀也都在五十上下，身上佩帶了不同的兵刃。

江楓不認識四個人，但推想四人必是天馬總堂派來的人。

看起來，天馬總堂的耳目也是十分的靈敏，內宮一系中的行動，並未逃過天馬總堂的監視。

鄧飛神情冷肅，但對江楓仍保持了相當的客氣，拍拍身側的坐位，道：「坐吧，副總管，大家都在等你。」

「屬下發覺了一些可疑的變化，」江楓說：「忍不住去追查了一下，所以晚來了一步，請總管饒恕。」抱拳一個長揖，表現得恭謹，把鄧飛心中積存的一點怒火，也完全給壓熄下去。

留心觀察的七寶和尚，瞧得心中直樂，暗道：這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啊！亂世英雄，風塵奇人，以毒抑毒的高手。

「這就難怪了，」鄧飛道：「副總管發現了什麼樣的可疑變化，快些說出來聽聽？」

「我發現了一些不屬於洛陽居的人，却穿着類似侍應的衣服，出現在洛陽居中……」江楓說：「他們的年紀很輕，而且每個人都似具有了相當的武功。」

「一共有多少個人？」鄧飛說：「他們都出現在什麼地方？」

「多少人屬下未查清楚，不敢妄言，」江楓道：「出現的地方在梅花、菊花兩廳之間，同時，屬下也發現了荷花、菱花、菊花、桂花、梅花五個花婢，會聚在菊花廳中，似是在商量什麼。」

「嗯！」鄧飛點點頭，道：「這大概不會錯了，」目光轉到那白髯老人身上，接道：「看來，這裏的首腦人物，大概是梅花姑娘了，丁老得到的消息是……」

「老朽已十餘年未踏入江湖了，對那些後生晚進的人瞭解不多，」丁老一捋長髯，接道：「堂主命老朽率領三位護法趕來洛陽居，爲鄧總管助拳，老朽一切唯鄧總管之命是從，至於敵人是男是女、何等身份，老朽不願知道，也不想多問。」

這是個軟釘子，碰得鄧飛楞住了，竟不知如何接言。

震於丁老人的昔年威名，鄧飛不敢出言頂撞，也不敢回絕丁老人的援助，也不便太過示弱，當眞是輕不得，重不得，不知如何才能應對得恰到好處。

幸好江楓開了口，笑一笑，起身說道：「丁老言重了，以丁老的赫赫威名，本應該主持大局，調兵遣將，應付變化，但丁老是洛陽居的貴賓，實在不敢有勞，韓某人代總管先向丁老致謝。」恭恭敬敬，對丁老人抱拳一禮。

丁老人一揮手，冷冷道：「不用客氣。」

江楓微微一笑，對丁老人的輕蔑冷漠，完全不放心上，轉對三個灰衣人，抱拳笑道：「洛陽居副總管韓霸，見過三位護法。」

三個灰衣人相互望了一眼，大概是被韓霸謙恭的態度感動，微微欠身，算是還了一禮，齊聲說道：「副總管請坐下說話。」

口氣雖然托大，但用詞還算客氣。

胡萍、段九、胡元，六隻眼睛瞪着江楓，心中却暗暗想道：這個人的處事方法，已完全脫離了江湖人的氣質，不爭名，不爭氣，能忍人所不能忍，已達到行略伐謀的上乘境界。

但聞江楓笑道：「多謝三位護法，也感激總堂對洛陽居的關顧，目下的情形十分明顯，是我們這個組合的內部之爭，只是本堂中人處落下風，一切操之在人，只能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幸得丁老和三位護法大駕親臨，使我們實力大增，至於今夜的情勢變化，我們處於守勢，只有坐以待變，待敵勢臨頭，再由丁老和三位護法酌情裁決，如果非打不可，自由洛陽居中的人先行迎戰，我們支持不住時，再由丁老和三位護法援手，是否可行，還請四位指點。」

鄧飛沒有出言干預，顯然是對江

楓的處置，深表贊同。

事實上，江楓完全不認識這四個人。但他侃侃而談，好像早已聞得四人的大名，語氣中倍極推崇。

丁老人點點頭，道：「這樣安排很好。能夠不傷和氣，把事情擺平下來，才是上上之策。」

口氣之中，竟似對敵人有所偏袒。

江楓心中忖道：任你奸似鬼，也要把你拖下水。人却轉身對着鄧飛說道：「丁老德高望重，照着丁老的意思辦事，絕不會吃虧，總管是否同意屬下的意見？」

「很好，很好，」鄧飛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又見江楓頻頻以目光示意，只好說道：「多臂神魔丁西山丁老前輩，三十年前已名震江湖，見多識廣，今日之事，自該以丁老前輩的馬首是瞻。」

江楓心中忖道：看來，鄧飛是有意的點出丁老人的名號了，只可惜，他未把另外三個人也說出來。

七寶和尚保持了相當的平靜，但胡萍、段九却聽得心頭震動不已，久聞大名，未曾一晤的老魔頭，竟然這麼一個亦敵亦友的局面下見面，此人兇名久著，已在江湖上消失十年以上，想不到竟也投入了這個神秘的組合之中。

丁西山對鄧飛話中有褒有貶，顯然是大感不滿，冷哼一聲，道：「賓不壓主，如若鄧總管不以老朽之言爲是，老朽立刻告退。」

「萬萬不可，萬萬不可。」江楓道：「總管點出丁老的名號，用心在惕厲士氣，丁老英名蓋世，晚進這廂，早已經大感振奮了。」

「好一番花言巧語，」丁西山接道：「縱然是滿口謊言，也聽得人心頭舒坦，過了今夜這場風雨，老朽倒要指點你兩手功夫，以示獎勵。」

「多謝丁老的愛護，但願今夜在丁老的神威籠罩之下，能夠平安渡過。」江楓苦笑一下，住口不言。

「你倒是說下去啊，」丁西山道：「難道幾十個晚生後進的小伙子，嬌滴滴的大姑娘，還眞能移山倒海，鬧翻這洛陽居不成？」

敢情他不是偏袒敵人，而是輕視敵手？

「丁老，」江楓神情嚴肅的：「堂口上人和內宮一系爭逐權勢，已非一日，咱們在各地都被迫落下風，洛陽居日進斗金，爲目下堂口上最重要的據點，內宮中人，久存霸主之心，今宵之爭，恐難善了。」

「你是說，他們會眞刀眞槍硬幹了？」丁西山臉色泛起了怒意，道：「老夫既然來了，豈容他們得逞。」

江楓眼看已激起了丁西山的火氣，心知不宜再火上加油，這個燃爆火葯的事，留給梅花她們去點吧！立刻，換上一副笑臉，道：「說得也是，也許仗憑丁老和三大護法的威望，眞能使他們知難而退呢！」

他沒有忘記給三大護法，也戴上一頂高帽子。

果然，三張冷冰冰的臉上，都現出了笑容。

七寶和尚只看得暗叫過癮，幾乎忍不住要鼓掌叫好，江楓這小子雖然沒什麼江湖閱歷，但却把準了江湖人物的性格，一番話挑撥起他們的好勝之心，離間既成，却又抽出泥足，等着一場好戲上演。

乖乖，這小子身負着高深難測的武功，胸藏了千般奸謀狡計，能說會道，伸屈自如，縱橫亂世，一個人可當得十萬雄兵，是個極可怕的對手，但願他會是個可愛的朋友。

大和尚正想得入神，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急奔而入，說道：「稟總管，梅花姑娘帶着春、夏、秋三季花婢和一批黑衣人已到大門外面。」

江楓低聲說道：「總管，別忘了向丁老請示。」

鄧飛吁一口氣，道：「丁老，他們已找上了門，請丁老裁示。」

「好！讓他們進來，老夫倒要看看他們是不是都生了三頭六臂。」丁西山不再自謙，擺出一副唯我爲尊的架式，但也承擔了這場劫殺的責任。

老奸巨滑的丁西山，終於入了圈套，只要他一出面和梅花搭上了話，就要承擔勝負生死的大責重任。

但鄧飛却有着大權旁落的感受，一揮手，道：「去，叫他們進來。」

江楓側轉身軀，施展傳音之術，道：「總管，解決了這場紛爭，丁老也不會留在洛陽居，內宮一系有備而來，咱們幾個人，應付不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鄧飛暗叫了兩聲慚愧，立刻改換上一副笑容。

就是這一陣工夫，梅花已帶着春、夏、秋，三季花婢行了進來。

但梅花的身後，還跟着四個全身勁裝的大漢。

江楓打量四個勁裝大漢，年紀要比洛陽居中的鏢手、侍應大一些，都在二十五六歲左右，四個人一樣的裝束，一樣的兵刃，背插一把彎月刀，斜掛一具革囊。

春花四婢佩的長劍，荷花、菱花各佩雙刀，桂花、菊花手中各提一隻三尺長短的黑色棒子，梅花却赤手空拳，未帶兵刃。

四季花婢，用的兵刃不同，也證明了她們的武功修爲上各有所專，她們本身的藝業，似是都各依本身稟賦施敎，這是中原各大門派有所不及之處。

「鄧總管，」梅花嬌靨上一片冷厲，道：「殺死王副總管的事，你還記得吧？」兩道目光由丁西山和三個灰老者的臉上掠過，停注在鄧飛的臉上。

鄧飛淡淡一笑，道：「當然記得，王龍副總管以下犯上，不遵令諭，已

為本總管下令除去，這件事已報總堂。」

「殺人償命，總管該聽人說過吧？」梅花道：「今夜梅花奉命，來討取這筆血債！」

「大膽！」江楓冷冷的喝道：「妳是什麼身份？敢對總管如此無禮？」

梅花斜睨着江楓，微微一笑，道：「韓副總管，沒你的事，乖乖的退到一邊去，我欠了你一份情，你也許還能保住這個副總管的位置，反正你也作不了總管，何必跟着鄧飛淌這次混水呢？」

鄧飛一皺眉，忖道：怪了，江楓這小子一臉冷厲，怎會有這麼好人緣呢？

「梅花姑娘，妳錯了。」江楓冷冷的接道：「這洛陽居中的總管，爲洛陽居中的首腦，綜理一切事務。」

「韓霸，我記得我已告訴過你，我們到洛陽居來，是客卿身份，是來幫你們的忙，」梅花突然冷厲，粉面上如罩寒霜，語氣也轉得十分陰寒，道：「我已經勸過你了，盡到了心意，聽不聽，你自作主意吧！」

江楓未再接口，却轉臉望着丁西山，一副恭候裁決的神態。

丁西山兩道目光，一直盯在梅花的身上打量。

敢情他已爲梅花的嬌美容色吸引住了。

「原來是有了後援，」梅花神情冷峻的說：「想來是天馬總堂派來的高手了？」

江楓心中暗暗打鼓，忖道：這幾個老傢伙如果爲四季花婢的美色迷住，今晚這場戲就無法唱得完美了，千算萬算，竟然未算出這個大大的漏洞。

「你叫梅花？」丁西山開了口。

「不錯，姑娘叫梅花！」打斷了丁西山的話，接道：「天馬總堂中人，最好不要介入這件事情，否則，我們也只好向宮主請援了。」

「老夫認爲，彼此之間，尚未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如果能及時懸崖勒馬，」丁西山道：「可避免不少傷亡。」

「可以，」梅花說：「只要把殺死王副總管的兇手交出來，我們立刻撤走！」

江楓心中忖道：丁西山早已怒火滿胸膛，現在却溫得好像團棉花，難道他心中很畏懼內宮的實力麼？

但聞鄧飛說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是本總管下令殺死了抗命的王副總管，姑娘一切衝着我來就是。」

他承擔起責任，但也說明了殺人的並不是他。

「好啊！那就由總管抵命吧！」打蛇隨棍上，不找兇手了，只找總管，這不是報仇，是明擺着的奪權，目光一掠桂花、菊花。

不用下令，只是一個眼色，桂花、菊花已向前衝來。

江楓一橫身，迎向二女，七寶和尚、胡萍、段九，也跟着站了起來。

但聞丁西山冷冷喝道：「都給我站住！」

江楓依言停下，但二女却未理會，桂花右手一揮，抓向江楓。

她們手中明明提着兵刃，但却收起不用。

江楓凝立不動，桂花纖巧的手指，快搭上了江楓的肩頭，江楓仍未閃避。

這份鎮靜的工夫，連桂花也心生敬服。

當然，江楓不是善男信女，有着任人宰割的氣度，他在等，準備等到最後關鍵，再施反擊。

果然，丁西山動了，右手拍出一股强勁的掌風，擊向桂花，力道雄渾，迫得桂花不得不收回已搭上江楓左肩的右手，疾退三步。

江楓暗暗吁一口氣，忖道：這頭老狐狸果然是狡詐百出，讓人無法猜測他下一步的行動。

桂花淡淡一笑，道：「你終於忍不住了？」

「老夫既然來了，豈能眼看到你們行兇傷人。」丁西山拂髯一笑，道：「內宮一系，都是你們這種小姑娘麼？有沒有能夠作得主意的大人，出來和老夫說幾句話？」

梅花冷笑一聲，道：「我就是能作主的人，什麼話，盡管對我說吧！」

丁西山道：「好吧！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頭……」

「老匹夫，好大的口氣！」

也許是梅花存心激怒丁西山，也許是她自負成就，眞的沒有把丁西山看在眼中。

但一句老匹夫，確已激起了丁西山的殺機，怒聲喝道：「小賤人，我活劈了你……」

揮掌下擊，帶起了呼嘯的風。

這一掌，力道奇强。

梅花竟然不閃避，右手食、中二指一並，迎向丁西山的掌心點去。

一股銳風，像尖錐一般刺了出去。

丁西山感受到掌風被那股銳利的尖錐穿透，大大吃了一驚，迫得他收掌閃避，也激起了更强烈的怒火，大喝一聲，雙掌連環劈出，展開一輪猛攻。

强猛的掌風，震得廳中物具搖動，也飄揚起廳中人的衣袂。

一代魔頭，內力雄渾，果非小可。

但見梅花嬌小玲瓏的身軀，在掌風交擊中迴轉、指點、掌切，全用的斬脈突穴手法，竟然把丁西山一輪强猛的攻勢擋住，而且還常常迫得丁西山收臂縮掌，閃避反擊。

鄧飛只看得雙眼發直，原認爲以丁西山的精湛功力，赫赫威名，三五招就可以收拾了梅花，那知兩人纏鬥

數十合，竟然是秋色平分。

表面上看，丁西山似是佔了優勢，梅花一直在丁西山强猛的掌風中迴旋轉動。

一開始就是這樣，數十回合之後，仍是如此，丁西山的掌力不見衰竭，梅花的身法仍然是那麼靈動。

但看得最吃驚的却是胡萍、段九，想不到年紀輕輕，又有點嬌弱的梅花，竟是一位如此難纏的對手。

丁西山久戰不下，胸中怒火高燒，但對梅花的靈巧反擊，心中又有些戒懼。

這兩種情緒混合成一種臨敵時少有的猶豫，一直盤算着是否該全力出手，施展絕招置敵於死。

但如一擊不中，也可能招來梅花的拚命反擊和對方全力羣攻。

丁西山估不透江楓和七寶和尚的技藝如何，只能把三位隨行的護法作爲算計的實力。

以梅花作爲標準，三名護法，也只能各抵一人，優劣之勢，已約略可見，是個敵衆我寡的局面。剛才的自負和一股憐香惜玉之心，頓然消失。

但聞梅花一聲嬌笑，道：「天馬堂的高手，也不過如此而已，當心，姑娘我要反擊了！」

掌法一變，易守爲攻，刹那間指、掌幻起，環繞在丁西山大穴、要害之間。

果然是立刻扳回了劣勢，迫得丁西山有點手忙脚亂，應付不暇。

江楓冷眼旁觀，發覺了梅花有如附身影子一般，緊隨在丁西山的身形四週，完全是近身肉搏。

丁西山不及梅花靈巧，近身之搏，先已吃了大虧，空有一身深厚的內功，雄渾的索力，却無法發揮出來。

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梅花以智慧選擇了對己有利的打法。

江楓正想開口提醒丁西山，只要把梅花逼出三尺以外，這場搏鬥，鹿死誰手，還很難說，但如像這樣的打下，肯定丁西山非敗不可。

用不着梅花傷他，單是一個累字，也要把丁西山拖垮……

但話將出口時，江楓心中一動，又改變了主意，閉口不言。

梅花是敵人，但天馬堂中的丁西山也是敵人，一旦丁西山毀在梅花手中，天馬堂可能有更激烈的反應，這座洛陽居，就成了他們互相爭奪的重點，內宮一系中人，如若敗了，自是也不甘心，亦必遣派高手增援。

這洛陽居日進斗金，誰也不願意毀了它，誰也不願退出去，這座小小的地方，豈不成了內宮和天馬堂的高手搏命之處，慘烈的血戰在暗中進行，誰都不願張揚，我江楓只要在中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不讓他們任何一方獲得絕對優勢，惡戰就會持續下去，對內宮和天馬總堂的實力，大作消耗……

江楓想到了得意之處，忍不住嘴角間泛起笑意。

但鄧飛一直在暗中留神看江楓，經過了今夜一番折衝，鄧飛對這位屬下的才慧，又作了一次評估，只覺他不但武功難測，用間行謀，無不高人一等，這個人一定要好好的拉住……

看場中搏鬥，丁西山由盛而衰，已處劣勢，江楓却泛起笑意，鄧飛忍不住低聲道：「副總管，你看這場仗再下去，會有一個什麼結果？」

江楓心生警覺，轉過身子，低聲說道：「丁老以己之短，對人之長，吃虧太大了。」

鄧飛道：「這開始一戰，雙方都是主腦對搏，如若丁老不幸落敗，咱們就十去七八，再想挽回大局，只怕是不太容易，那時我們這總管和副總管的職位，不但要拱手讓人，能不能保住性命，也很難說了。」

江楓心中暗道：看起來，鄧飛是眞的有些急了，這個人對我越來越信任了，由他坐主總管的位置，對我們的活動，倒是方便不少……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以屬下的看法，丁老不應該敗，只要他把搏鬥的方法修正一下，也許就可以扳回一些劣勢。」

「要如何修正呢？」

「總管可以提醒丁老一下，要他把梅花逼開三尺，」江楓說：「然後，丁老就可發揮出深厚的功力，以强猛的掌力，壓制敵人的靈巧變化，使梅花無法盡展所長。」

「對！我也是這個看法！」鄧飛接道：「梅花如此頑强難纏，實出了人的意料之外，但不知其他的八位花婢，武功如何？」

「以屬下的看法，梅花是四季花婢之魁，花婢中沒有人强得過她，」江楓道：「倒是那四個身佩彎刀的年輕人，都是殺手型的人物，刀法上必然有出人意表的變化，不可輕視。」

鄧飛點點頭，道：「那是說丁老這一仗，絕對不能敗了？」

「對！總管快提醒一下丁老，再這樣打下去，他已經支撐不了好久，就要傷在梅花手中。」

「丁老！用不着和一個小丫頭比試招術身法，」鄧飛提高聲音，道：「以丁老深厚的內功，以泰山壓頂之勢，强大力攻，力克强敵，就勝數可期了！」

這番話說得十分明顯，丁西山自然明白，突然退後三步，疾快的劈出兩掌。

兩掌合一，滙集成一股强力的暗勁，擋住了梅花的攻勢。

梅花被掌力逼退三步，正想欺身再上，但丁西山已不容她再施故技，長拳、快掌，一掄猛擊，果然把梅花逼擋在三尺之外。

這一下，輪到梅花吃苦頭，她逼在三尺之外，掌、指都無法近敵之身

，完全無法對丁西山構成威脅，倒是丁西山可以從容的運掌出拳，逼得梅花縱躍閃避。

這當兒，突有一個黑衣人，大步行出，道：「把這個老匹夫交給屬下吧！」

他口中說話，彎刀已經出鞘，話說完，一溜寒芒，已攻向丁西山。

但聞一陣金刀破風之聲，一把鬼頭刀橫裏飛來，架住了彎刀，道：「你小子想打，就由老夫陪你玩幾招。」一個灰衣護法，人隨刀至，擋在了黑衣人的面前。

黑衣人手起刀落，颯颯颯，連攻了三刀，三刀如一，串成一片寒光。

灰衣老者手中的鬼頭刀，如湧起的一團光圈，硬把三刀接了下來，道：「說說看，你是什麼身份？叫什麼名字？老夫刀下不斬無名之卒。」

黑衣人冷冷說道：「你是……」

「天馬總堂護法劉清。」

彎刀十三號道：「你拿命來吧！」

彎刀一轉，突然由一個怪異的角度中刺了過來。

劉清心中一驚，他刀封四路，却料不到彎刀的攻勢，竟從一種極不可能的角度攻了出來。

這就鬥得劉清有點手忙脚亂，快退兩步，才把一刀架住。

彎刀十三號冷漠一笑，道：「你死定了。」

陡然以身護刀，直向劉清撲來。

劉清身經百戰，却從未見過這種打法，人在前，刀在後，這不是誠送命麼？

就在他心中一猶豫間，彎刀已突然展佈，一刀劈入劉清的前胸。

這是追魂奪命的一刀，鋒利的彎刀，深入內腑。

劇烈的疼痛，反使得劉清的神志忽然清醒。

不用查看傷勢，劉清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那一刀切開了心、肝要害，暗中提聚了數十年修煉的一口眞元之氣，鬼頭刀一式橫斬，寒芒流動，生生把那黑衣人腰斬兩段。

劉清全力揮出一刀之後，前胸開裂，鮮血狂噴，身軀倒地，氣絕而逝。

好慘烈的一戰，交手兩招，一刀一命。

丁西山急劈兩掌，逼退梅花，望着劉清的屍體，長長吁一口氣，道：「同歸於盡……」

「不錯，」梅花冷冷接道：「他們修習的就是一擊奪命的武功，只求一擊殺敵，自身的安危，從不計較，這就是死士，那一位願意再試一次……」

江楓也被那一刀所動，目光轉注到三個黑衣人的身上，只見他們神色冷靜，對同伴之死，完全無動於衷，那股對生死的冷漠，看得人心生寒意，心中忖道：這才是眞正可怕的敵人，只不知他們是爲葯物控制神志，還是經由一種特殊方法訓練出來的死士，很可惜，剛才未能全神貫注，看清楚他的出刀方法，是否有破解的辦法。

這時，一個黑衣武士已經步行了出來，緩緩拔出彎月刀，說道：「彎刀十二號，那一位不怕死的，請來一試。」

這些人沒有姓名，只有一個數字代號表示他的身份，這說明了他們不會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只是一種爭霸江湖的工具、殺手……

這些人能把刀法練到詭奇莫測的境界，一刀取命，必具有相當的天份，這樣的人，又怎肯捨命爲人，甘作殺手，看他們神智清明，又不似被葯物控制的人，問題必然出在訓練的方法上，找出箇中的隱秘，才能解去這些人的束縛……江楓想到了關鍵之處，暗中下定決心，集中全力找出箇中的神秘原因。

但聞梅花冷笑一聲，道：「諸位既然沒有膽敢迎戰的人，那就束手投降吧！我們只要懲處元兇首惡，不會多作殺戮……」

江楓收攝心神，轉眼看去，只見兩個灰衣護法和丁西山臉色鐵青，一語不發，神情十分尷尬、怪異。

那是心中既不甘受梅花言詞諷激，又不敢出面迎戰，愧恨交織而成的感覺，形成怪異神色。

但整座大廳中臉色最爲難看的，要算是鄧飛了，他心中明白，梅花口中的元兇、首惡，就是指他而言，如果丁西山決心罷戰退走，只有他必須放手一戰，因爲他心中很明白，戰死雖然可怕，但被擒將更爲悲慘，那將是求活不能，求死不成的悲慘局面。

心中畏懼，使得鄧飛竟然不敢妄插一言，生恐多言招禍，使得丁西山借機下台。

因爲鄧飛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丁西山擊敗梅花的一戰之上。

江楓默察場中形勢，心知如無法激起丁西山的鬥志，想保住洛陽居這個據點，只有挺身迎戰了，但這個據點絕不能失去，挺身出戰也是最壞的打算，心中盤算了一陣，緩緩說道：「丁老，彎月刀的武士似乎是專業殺手，他們以自己的性命，爭取殺人的機會，只要能避開他致命的一擊，他們就任憑宰割了。」

「有道理啊，」丁西山說道：「你們洛陽居的人，也該有人出面，試試這些殺手的威力了！」

「說的也是，洛陽居的人，應該出面了……」江楓道：「就由在下先擋這一刀試試，不過丁老和兩位護法要仔細看，韓某人以命犯險，給三位一個審查敵勢的機會，但如要保住洛陽居這個據點，還要靠三位之力了。」

「好！老夫答應你，」丁西山說：「只要你出面接下這一擊，不論你是生是死，以後的事，由老夫和兩位護法

承擔起來，拚上我們幾條老命就是。」

「有丁老這番話，在下死而無憾。」江楓目光轉注到兩位灰衣老者身上，接道：「兩位護法，怎麼說？」

「我們唯丁老之命是從，」兩個灰衣老者齊聲說道：「韓副總管捨命試刀，老夫等相信，必可找出破解那一刀之法。」

江楓道：「好！諸位一言如山，韓某人信得過！」舉步向前行去。

「韓霸，你爲洛陽居捨命就義，鄧某人絕不會忘記你一番忠心豪情。」他已認定，江楓必然死於那一刀之下。

「在下受總管愛顧、提攜，理應捨命報效……」

「副總管，讓齊某人代你接這一刀！」七寶和尚大步而出。

這就是正邪之間不同之處，邪以利害爲主，正以義理當先，七寶和尚感到江楓是主持大局的人，不應以身涉險，就抱着犧牲自己的心情，冒險出戰。

胡萍、段九爭先恐後的行了出來，但却被江楓揮手攔住，笑道：「退回去，好好保護鄧總管。」舉步行近黑衣人屍體，彎身撿起了地上的彎月刀，接道：「來吧！在下就以這柄彎月刀，接你一招！」

梅花冷冷地睨了江楓一眼，道：「副總管果然是忠心護主啊！」

江楓道：「大不了一條命嘛！這就叫人死留名啊！」

彎刀十二號回顧了梅花一眼，似是在請示機宜。

這些殺手，悍不畏死，但却又具有了絕對服從的精神，江楓也不得不佩服這個極爲成功的訓練了。

「殺！」梅花神情冷肅的下達了令諭。

殺字出口，人影飛起，彎月刀化成了一道寒芒，斬向江楓。

江楓手中的彎月刀向上撩起，刀光幻化出一圈銀芒，護住胸腹要害。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彎刀十二號攻出的凌厲一刀，竟被江楓接下。

丁西山和兩個灰衣護法，都全神貫注看江楓接這一刀，江楓接下了，而且平安無事。

「哼！韓副總管竟然是深藏不露的高人，」梅花冷冷說道：「我倒是看走眼了？」

「過獎，過獎，」江楓道：「區區只是全力運刀，把防守的刀勢集中於尺許方圓之處，勉强接下一擊罷了。」

人的感受很奇怪，劉清被彎月刀十三號武士一刀取命，使丁西山、鄧飛等個個膽顫心驚，但眼看江楓竟能接下一記彎月刀，立刻又有着不過如此之感，氣勢爲之一振。

江楓不但接下了一刀，也簡明的說出了他接下這一刀的方法。

那是全力運刀，定點迎擊，護住胸腹要害。

丁西山微微一笑，道：「老夫幾乎被這一刀唬住了，」目光轉注到左首灰衣老者身上，接道：「周護法，洛陽居的韓副總管雖能接下這一刀，只可惜他已無反擊之力，周兄去接這一陣，不用手下留情了。」

言下之意，仍極輕視江楓。

「是！周某人全力以赴。」緩步行出，同時抽出了兵刃。

那是一面色彩艷麗的長形八卦牌，週邊鋒刃如刀，柄長一尺五寸，牌長兩尺八寸，橫寬也在兩尺以上，這種外門兵刃，不在十八般兵刃之內，最大的特色是具有盾牌的作用，防守面很大。

丁西山要他出戰，顯然是心中早有計算了。

灰衣老者走得很慢，步履也十分沉重，顯然是一面走，一面在運集功力，人至廳中，右手突然在牌柄之中，又抽出一把柳葉形的尖細長刀，左手八卦牌平舉胸前，柳葉刀隱於牌後，冷然說道：「周源候教！」

人影閃動，十四號武士突然直衝而上，硬向八卦牌上撞去。

這不是拚鬥，簡直是送命，只見人影衝了上來，却不見刀光何在。

但周源却是一點也不敢輕敵，一收八卦牌，護在身前，右手的柳葉刀直刺而出。

刀如閃電，由黑衣人的左胸直穿而入，直透後背。

但那黑衣武士被刀洞穿的身軀，仍然向前衝去，周源左手的八卦牌向前推出，以拒擋那黑衣人向前飛衝的身軀。

突然間彎刀飛出，一抹冷芒由側面攻入，周源一條執牌的左臂，被齊肘切斷，但那向前推進的八卦牌，却未停止，撞擊在黑衣十四號武士的身上，强大的互撞之力，擊碎了黑衣武士的頭顱，人也摔到七八尺外。

黑衣武士是活不成了，但周源斷了一條左臂，血如泉湧，人也痛出了一身大汗。

丁西山運指如風，連點了周源三處穴道，止住流血，低聲道：「周兄，抵得住麼？」

「還好！總算保住了這條老命，」周源痛苦的說：「這是眞正的死士，防不勝防！」

丁西山取出一粒丹丸，投入周源口中，接道：「周兄，快請坐息一下。」周源吞下丹丸，緩步退下。

彎刀武士不畏死亡的悍勇，再一次震駭了人心，他們只求傷敵不顧安危的打法，連丁西山這等身經百戰的老江湖，心頭也泛起寒意，想不出他們下一次動手時，又用甚麼花招傷人。

回顧了江楓一眼，丁西山心中忖道：這小子怎會接下一刀安然無恙，難道他們在洛陽居中長日相處，有了交往，彼此手下留情？想到此處，不禁心頭火起。（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田純雖不懂武功，惟聽覺敏銳，知道有人在屋頂上，王小石與白愁飛唯有掠下，驚訝地發現溫柔也在。衆人傾談間得悉田純原名雷純，乃雷損女兒，且即將下嫁蘇夢枕。白愁飛傾慕雷純，却不能奪義兄蘇夢枕之愛，頓感身份尷尬；猶豫中窗外突飛入一箭矢，原來迷天七聖趁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互拚之亂向他們挑戰……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劈神鬼制剋偸神　刺生蒼戰迎拳虎

陳漸愧頓想起那半年來，的確，三聖和四聖也沒在七聖門中露過臉。

不過，究竟眞的有沒有露臉，陳漸愧自己也不曉得。

因爲「迷天七聖」都沒有臉。

——每次「迷天七聖」出現的時候，臉上都罩着，從來不露出本來面目。

……就連聖主的親妹子關昭弟，也是在下嫁雷損以後，反而在偶然的場合下得見其廬山眞面目。

——「迷天七聖」只有「七聖爺」才是「聖主」，其他「六聖」，雖稱爲聖，但實際上只是維護七聖爺的「高手」，大事作不得主。

所以當白愁飛一口叫破他們名字的時候，陳漸愧也不知三聖和四聖是驚震還是錯愕。

他在慶幸自己幸好不知道三聖和四聖原來的身份。

——否則，三聖和四聖準會懷疑是自己透露出去的。

他看不出三聖和四聖現在正想甚麼。

因爲三聖的一張臉，只掛着一頂倒反削平的竹笠，四聖的臉，卻掛上了一張兇神惡煞的臉譜。

* * *

王小石也看不出任鬼神和鄧蒼天，現在是甚麼表情。

他只看見穿藍布衣衫，黃銅鈕扣，襟露灰綢子中衣的高個子，臉上倒罩着頂竹笠，上面挖了兩個小洞，閃燦着令人心寒的眼睛；另一個身着月白長袍，一雙鞋子卻特別整潔講究，白布高襪子，粉底逍遙履，臉上也套着一張臉譜，眼神也很凌厲。

王小石雖看不到他們的神情，但知道白愁飛一開口，就說對了。

這兩人心中顯然是大爲震詫。

他們一上來，就露了一手，輕而易舉的就把陳漸愧「奪」了回去，沒料卻給白愁飛從他們出手中認了出來。

其實此際任鬼神和鄧蒼生的心中，不僅是震詫，而是震驚。

——因爲剛才他們的出手裏，根本還沒有施展獨門絕技，看家本領，那神情高傲的年輕人，是怎麼看得出來的呢？

——何況出手只有一招，難道一招就讓人看出他們的門道來？

鄧蒼生和任鬼神互覷了一眼。

看來這一役，似乎不如他們開始所想像般的輕易。

他們兩人來這裏，只有一個目的。

達到這個目的，也有兩種方式。

一是殺光全場的人，一是嚇退全部的人。

是以任鬼神立意要試試第二種方法。

「我們來這裏，是幫主要見雷姑娘，她要跟我們走一趟，沒其他人的事。」任鬼神說：「如有人不怕死，出

手相攔，也只是送死而已。」

他原本不準備這句話就可以把對方嚇倒。

尤其面前幾個年輕人，雄糾糾的，威風凜凜，一副沒事找事的樣子，看來不但不怕死，就算天塌下來也不會害怕的樣子。

他最不喜歡年輕人。

因爲年輕人不怕死。

也許不是他們不怕死，而是因爲他們離開死亡太遠了，所以不知死的可怕。

果然那黑圓圓的年輕人道：「你是鄧蒼生還是任鬼神？」

任鬼神覺得也沒有再隱瞞下去的必要了：「任鬼神。」

張炭拍掌笑道：「好啊，有鬼神送行，就算死，也死得熱鬧。」

任鬼神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非但不知死活，簡直連對武林先輩的禮貌都不懂了，他剛才一掌就退開了此人，並不認爲他是厲害的對手，便道：「我剛才那一掌，若不是留了餘地，你現在還在這裏窮嚷嚷？」

張炭獰笑道：「你留了手？」

任鬼神道：「我旨在救人，不在殺你，否則，你早已在黃泉道上飲黃泉了。」

張炭道：「我也留了手。」他伸手一翻，掌心裏赫然便是一枚銅鈕扣，任鬼神一看衫上的鈕扣，果然少了一枚，心中一驚，張炭嘻嘻笑道：「我要不是念上天有好生之德，早把你送去見鬼拜神了。」

任鬼神怒道：「你！」不再跟他駁嘴，一拂袖，突然大步走向雷純。

張炭長身一攔，「幹甚麼？」

任鬼神道：「攔我者死。」

張炭道：「你想死？請吧。」

任鬼神一翻袖，劈出一掌。

張炭接下了一脚，身子晃了晃。

任鬼神怒叱：「還不滾開？」又劈出一掌。

張炭又接了一掌，退了一步，黝黑的臉，忽然白了下來。

唐寶牛看了怪開心的叫道：「飯桶，你不行，便讓我來。」

誰知他才一開嚷，鄧蒼生便向前走來。

這穿着乾淨襪子，漂亮鞋子的人，看來隨隨便便，但他一跨步，便看得出，前面縱有高山大海，他也足可跨海飛天，移山穿壁。

唐寶牛也不閑着。

他一步踏前去，像一棟牆般的攔着鄧蒼生的去路。

鄧蒼生向他搖了搖頭。

唐寶牛也向他擺了擺頭。

鄧蒼生用手揮了揮，意思是叫他離開。

唐寶牛也用手搖了搖，意思是不離開。

鄧蒼生靜止。

唐寶牛也靜止。

鄧蒼生長嘆一聲。

唐寶牛也學他長嘆一聲。

然後鄧蒼生猝然出手。

他一出手，五指駢伸，像一柄鐵鏟一般，飛插唐寶牛的胸膛。

他五指一迸，五小石已忍不住叱道：「快躲開！」

唐寶牛已不用他吩咐，躲得比聲音還快。

「噗」的一聲，鄧蒼生一掌插空，直插入木柱裏。

然後他在唐寶牛還未來得及發動任何攻擊前，已拔了出來。

如果他手上拿着一柄刀子，那當然不是件出奇的事。

但他只是一隻手。

一隻血肉構成的手，竟能隨隨便便的就完全插入木柱裏，直沒及掌背，又輕描淡寫的就拔了出來，比拿起一張紙還容易。

唐寶牛一顆心，早嚇得抛出了窗外，正在二樓的空間，不上不下。

可是鄧蒼生已走到雷純的面前。

看他的步伐，不徐不疾，然則卻奇疾巧快，半霎間已到雷純身前，還未動手，雷純的四名俏婢，已一齊向他出劍。

四柄劍同時拔出，所以只有一聲劍响。

四劍齊發，也只有一道劍風。

這四劍婢出手的配合，顯然經過長期而艱苦的訓練，所以出手不但一致，而且整齊。

四劍自四個不同的角度，刺擊敵人四個不同的要穴。

這才是這四劍最難應付之處。

因爲人只有一雙手，兩隻眼睛，一顆心。

很少人能夠同時應付同時間四柄劍、四種不同的劍法，和四個不同角度的攻擊。

可是鄧蒼生能夠。

* * *

四劍齊斷。

看來是同一刹那間被切斷的，其實不是，鄧蒼生一共出了四掌，四掌都是四指駢伸，及時而準確地在離劍尖三寸處一啄，劍立斷。

在劍招遞刺之時，離劍尖三寸的所在，正是劍身最脆弱的地方，就像蛇的七寸一般，鄧蒼生的手就切在那兒。

他的手似比劍還要鋒利。

然後他逕自走向雷純。

* * *

唐寶牛發足追近。

他似是要從後面對鄧蒼生發動攻擊。

鄧蒼生依然往前走。

他在等唐寶牛的攻擊。

不料，唐寶牛直衝近他背後三尺之遠，猛然站住，他奔行的時候，樓爲之搖，木板吱格作响，這陡然驟止，木樓似更吃不消，幾乎被他踩出個

大洞來，偌大的木板樓吱吱格格的一陣搖晃。

可是就是沒有發動攻擊。

鄧蒼生本來提高警覺，暗自蓄力，要抵擋唐寶牛之一擊，但對方卻凝而不發，倒使他眞氣莫可渲洩，等了半晌，怒吼一聲，霍然回身，還未發話，唐寶牛已道：「你輸了。」

鄧蒼生又是一怔。

「你輸得好慘，」唐寶牛搖首嘖嘖地道：「慘得讓我不忍向你出手。」

鄧蒼生本就不善於言詞，更不喜說話，聽了也忍不住厲聲道：「你說甚麼？」

「完了！」唐寶牛惋惜地道：「你還聲音沙啞哩！」

鄧蒼生掙紅了臉，怒道：

「你……」雙掌一迸，立要動手。

唐寶牛忙道：「對了，對了，你練的是『蒼生刺』，任鬼神的成名絕技是『鬼神劈』，對不對？」

鄧蒼生楞了一楞，點了點頭，心中驚疑：因爲他們所練的掌法都是奇門絕學，江湖上知道的人決不算多！

唐寶牛即嘆道：「便是這兩個殺傷力奇大，威力無匹，舉世難得一見的奇門掌法！」又問：「你可知因何世間不乏練武奇材，爲何都練不成『鬼神劈』和『蒼生刺』？」

鄧蒼生本來不想應答下去，但唐寶牛這一番話卻甚爲動聽，形容得極爲貼心，所以忍不住問了一句：「爲甚麼？」

「便是了，你不懂，便錯在這裏了。」唐寶牛拍腿道：「你的『蒼生刺』甚難練成，首先把足少陰腎經和手少陽三焦經打通，這是何其艱難的事，沒有練武天份，資質極佳，稟賦上乘者，不但雙筋兩脈不能並流，一箇失誤，還會導致走火入魔，輕則前功盡廢，重則成了失心瘋，嚴重的還會喪失性命，君不見當年老龍頭陀，『失魂刀』習笑風、『笑面虎』張生蒼，這些一等好手，都是這樣瘋掉成了白痴！」

鄧蒼生自幼就嗜武，對武學一點一滴都珍若拱璧，遇有自己未有所見未有所聞者，更爲留意，生怕錯失學習的良機，唐寶牛這一番話，說得頭頭是道、絲絲入扣，明雖未褒，但暗裏卻讚得他飄飄欲仙，聽得饒有興味，忽聞唐寶牛舉出這三個例子，好像有點似是而非。石柱關的老龍頭陀的確是練「蒼生刺」不成而瘋的，「習笑風好像不是這樣瘋的罷？」鄧蒼生忍不住又問：「笑面虎張生蒼又是誰？怎麼我沒聽說過？」

唐寶牛望了在激戰中的張炭一眼，又看了鄧蒼生一眼，嘆了一口氣道：「張鄧麼？你沒聽說過，那是你的孤陋寡聞。」

鄧蒼生咆哮了一聲。

唐寶牛忙不迭的道：「你別吼，一吼，就露出了弱點了。」

鄧蒼生呆了一呆，果眞不吼了，眼裏充滿了疑問。

「你近來可覺得每逢天陰濕雨，大赫、商曲、幽門、神封這四處穴道，運氣時可都有些滯塞，偶爾還會有些隱痛，而且容易上痰昇火，還會咳出血塊來？」唐寶牛盯住鄧蒼生問。

「有啊！」鄧蒼生叫道：「你怎麼知道的？」

「那就對了！」唐寶牛得意洋洋的說：「那麼你的彧中、中極、扶突、天牖諸穴也一定有點欠妥，搞不好，還會痛入心脾，痛得死去活來，可能還會……」

「你胡說八道！」鄧蒼生怒道：「我彧中、中極二穴根本就沒有事！扶突和天牖二穴則屬於手陽明大腸經，又關着甚麼事了！」

「對對對，你說對了，我背錯了！」唐寶牛用手指了指額頂，忙道：「我一不小心，說錯了，嘻嘻，你剛才不是承認大赫、商曲、幽門、神封四穴有些欠妥嗎？」

「大赫和神封穴倒沒甚麼事，」鄧蒼生咕噥道：「幽門和商曲確有刺痛，且痰中帶血，這是怎麼回事？」

「大事，大事！」唐寶牛道：「你還敢跟我動手，可謂危之甚矣！」

這時，只聽正在跟張炭交手的任鬼神叫道：「老大，你別聽那小子亂訛人！快收拾了他過來幫忙！」

張炭卻也叫道：「哈！哈哈！哈哈哈！」他笑了三聲，看來也想說幾句譏刺的話，可是任鬼神攻勢陡緊，他一時說不下去，好半晌才斷斷續續的接道：「你，請救救……救兵……啦，哈……哈！」又沒了聲響。

可見任鬼神攻勢勁急，張炭眞箇想多說幾句也不從心。

鄧蒼生五指又駢在一起，就像一塊鋼鑵，雙目射出暴光，盯住唐寶牛，吼道：「你敢耍我？」

唐寶牛退了一步，搖頭擺手的道：「你聽我說，我不是騙你，你現在一運眞力，腹通谷處是不是有些翻騰作痛？」

鄧蒼生又怔了一怔，「是。」

唐寶牛道：「那還蹩着眞氣幹甚麼？想內傷呀？」

鄧蒼生連忙把眞力洩了。

唐寶牛暗裏舒了一口氣，悠然道：「你可知道原因？」

鄧蒼生果眞問：「甚麼原因？」

唐寶牛道：「那是因爲你練岔了！」

鄧蒼生又吼了起來：「甚麼？」

唐寶牛不慌不忙的道：「如果你沒有練岔內力，憑你精修混元一炁神功的內力，已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目空一切，絕代斷後的地步，怎麼還會在運使時，引起隱痛？以你勇於求知、敢於改過、一代宗師、武術名家的精神，斷無可能諱疾忌醫、自欺欺人的任由錯弊下去罷？」

鄧蒼生怔了半晌。

那任鬼神又叫道：「老大，你還聽那些廢話作甚？快殺了那小子過來抓人啊！」

鄧蒼生不睬他，向唐寶牛問：「我是怎麼練錯了？」

唐寶牛慢條斯理的道：「你練的是以足少陰腎經來配合手太陰肺經發力，先由然谷、水泉藉力，由陰谷交接然後力自丹田起，先經關元，注入四滿、中注、肓俞，再流入石關、陰都、步廊、神封、靈墟、神藏諸穴，再藉俞府過通中府，轉入雲門，自天府、俠白而下，力發尺澤，流向孔最，列缺，至經渠、太淵、魚際，然後五指聚力，即可力如銳刀利劍，斷金碎石，易如反掌，這便是手太陰肺經配合發力之威，是不是？」

鄧蒼生詫道：「我這樣練，有甚麼不對嗎？」

唐寶牛搖首蹙眉道：「你練的是小周天運功通脈法，任督與奇經八脈都得要暢順，才能煉精化氣，進而至煉氣化神的大周天玄功——」

鄧蒼生急道：「可是，我已練到煉神還虛的地步，怎還會出事？」

唐寶牛臉色一變，好一會才轉過神色來，有一陣沒一陣的笑道：「嘿，居然能練到煉神還虛的地步，嘿嘿，你可知道，你內力發起自少陽三焦經，還需頭部和背部的穴脈，其中包括絲竹空、耳和髎、角孫、顱息、耳門、瘈脈、翳風，天牖、還有背部的大椎、肩井、天髎、秉風……」

鄧蒼生大汗涔涔而下，道：「等等，慢點，我是以足少陰腎經和手少陽三焦經運氣聚力，以手太陰肺經爲輔，但力自丹田起，發於指掌間，與背肩要穴尚可說聲息相關，但與頭部要穴，又有甚麼牽扯？」

唐寶牛拍腿罵道：「你這就有所不知，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要練好『蒼生刺』，就得要靠這幾個你以爲用不上的穴脈。」

鄧蒼生一聽，這完全跟他平日武學大異，楞了半晌，神智也迷惚起來，結結巴巴的道：「你……你說眞的……」

唐寶牛道：「我當然是說眞的。還不止這幾個穴道呢！」

迷於習武的人就似痴於戀愛的人一般，稍得甜頭，一定窮追不捨，決不肯及時抽手，也像嗜酒的人，不肯淺嚐即止，更何況鄧蒼生苦習「蒼生刺」整整十六年，甚至乾脆連名字都改了，而今聽唐寶牛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一說，似通非通，頓忘了一切，只知要聽箇明白，否則難以甘休，立即便問：「還有穴道？甚麼穴？」

唐寶牛道：「還有瞳子髎、顴髎……」

任鬼神却在那兒怪叫道：「老大，你別再受這厮的愚弄——」

鄧蒼生暴喝了一聲：「住口！」截斷了任鬼神的話，急着向唐寶牛問道：「你說，還有甚麼穴道？」

唐寶牛好整以暇的說：「甚麼穴道？你這是甚麼態度？」

鄧蒼生一怔道：「我甚麼態度？」

「也沒甚麼態度，」唐寶牛雙眼望天、雙手負背，悠悠的道：「只是倒有點像是我向你閣下請教而已。」

鄧蒼生馬上畢恭畢敬的道：「請閣下指點，以啓茅塞。」

唐寶牛嗚嗚嘿嘿的道：「我閣下，你可知我閣下姓甚名誰？」

鄧蒼生忙道：「正要請教。」

唐寶牛鼻子朝天的道：「我的名號稍微長一些，我就摘較重要的幾個跟你說一說罷。」

鄧蒼生謙卑的道：「是，是。」

唐寶牛昂然道：「我就叫做神勇無敵天下第一寂寞第一聰明第一威武刀槍不入唯我獨尊上天入地繼往開來玉面郎君唐前輩寶牛是也，」他補充道：「外加勇者無懼仁者無敵八個字。」

鄧蒼生又楞了半天，喃喃半晌，才抓得準他那一輪匣弩連環箭般的語言，艱澀地叫了聲：「唐……大俠。」

唐寶牛道：「錯了。」

鄧蒼生嚇了一跳：「你不姓唐？」

唐寶牛道：「你應該稱我爲巨俠，」他分析道：「巨俠是大俠中的大俠的意思，世上的大俠太多了，你稱我唐巨俠，比較名副其實。」

鄧蒼生不禁對跟前這「唐巨俠」有點將信將疑起來，陳漸槐忍不住道：「三聖，我看這小子的話不可信，不如由屬下來打發如何？」

鄧蒼生叱道：「滾開一邊去。」

陳漸槐不敢抗令，閃過一旁。

鄧蒼生沈住了氣，問：「唐巨俠，你說我練功出岔，請問是岔在那裏呢？」

「我一看你的出手，再聽你的聲音便知，」唐寶牛煞有其事的道：「所以我才不跟你動手，要是我看準你的弱點下手，你想後果將是如何？」

鄧蒼生天性魯直，急得掀開臉具，露出一張獅鼻海口羅漢眉的臉，幾乎就要說：「多謝手下留情」了，但忍不住還是要問：「你剛才說，要把頭部的耳和髎、絲竹空、顱息、耳門、天牖、角孫、翳風、瘈脈以及顴髎、瞳子髎都要練成氣暢神合，可是該怎麼練？」

唐寶牛心中也暗暗敬佩鄧蒼生的記憶力奇强，他只是把穴道匆匆說過一遍，而且還是十分含混的說，情況又十分混亂，鄧蒼生居然還能把他前後二次隨口說的穴位記得一清二楚。

唐寶牛遂不敢正面去回答他的問題，只裝着不耐煩地道：「你記少了。」

鄧蒼生想了想，又低首想了想，再仰天想了想，還是想不出來，用手敲敲腦後，澀聲道：「還請唐巨俠指點。」

唐寶牛沒好氣的道：「枉你是個學

武的人，手少陽三焦經過有上關、懸厘、頷厭諸脈……」後面幾個字，說得像嚼糯米似的，非常含糊。

鄧蒼生聽不清楚，只好問：「甚麼？」

唐寶牛又說了一遍，鄧蒼生只勉强聽到懸厘一穴，其餘仍是沒聽清楚，眼神十分惑然。

唐寶牛氣得跺足道：「哎呀，你怎麼這麼笨，」用手往鄧蒼生耳上邊的部位一指，道：「就是這個穴啊。」

鄧蒼生這才恍悟，哦然道：「是頷厭。」

唐寶牛又用手往他的耳旁眼下一指，鄧蒼生奇道：「命門？」

唐寶牛氣沖沖的用手指點着他的頰部，罵道：「那是命門？是上關穴！上關穴都不懂，羞死道上同僚了……」

話談到這裏，乍然易指為拳，一拳擊在鄧蒼生的臉門上！

鄧蒼生反應再快，也不及閃躲，隨着鼻骨碎裂的聲音飛了出去，跌出窗外，唐寶牛哈哈大笑道：「別說我趁你不提防，巨俠我只用了二成力，要你躺兩三個月，決不要了你的老命！」

他的話未說完，只覺一陣勁風襲來，鄧蒼生又出現在唐寶牛身前。

他的鼻子爆了，顴骨也裂了，可是他並沒有摔下樓去。

他捱了那一拳，居然在跌到一半的當兒已能提氣迎躍上來。

他現在的樣子，要比一頭震怒的雄獅還要可怕，一頭獅子至多不過是把人吃了，看鄧蒼生現在的樣子，像要把唐寶牛連皮帶骨的吃下去，又吐出來，然後又吃一次，至少要吃上一百一十一次，才會甘心的樣子。

唐寶牛立即後悔了。

他後悔為甚麼只用兩分力。

早知如此，早知道這像伙這樣捱得起揍，他倒是應該施六分力，只留四分力。

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

鄧蒼生向他吼道：「你騙我——」他一開口，血就從他的鼻子、耳孔、嘴巴淌了出來。

唐寶牛忙搖手道：「鄧老鬼，不，鄧老頭兒，鄧老前輩，你聽我說，我——」

這次鄧蒼生已不等他說完。

他的「蒼生刺」已然發動。

唐寶牛只好揮拳。

他那比海碗還大的拳頭，就磕在對方的指尖上，就像鐵鎚敲在柱子上一般。

可是結果是唐寶牛跳了起來。

痛得跳了起來。

他覺得自己血肉構成的手就像敲在一口釘子上。

不止一口，而是四口釘子。

鄧蒼生已向他發出了第二刺。

唐寶牛想閃，想躲，想避，都已經來不及了。

他怪叫一聲，往襟內一探，抽手一揚，大喝道：「你再過來，我要扔出我們蜀中唐門的『煙雨濛濛』了！」

「煙雨濛濛」是四川唐門的獨門暗器，十分難以應付，而唐寶牛確也是姓唐的，長相又十分有氣派，武林中人除非萬不得已，否則都不願跟擅使暗器、防不勝防的唐門子弟為敵，當下出手慢了一慢，唐寶牛已一個魚躍龍門、錦鯉穿波，縱了出去，不料方才站定，颯的一聲，手上的事物已被人拿去。

只見他身旁不知何時，已站了一個頭頂上壓了個馬連坡大草帽的人，手上已套去他的錢囊，冷哼一聲道：「這是甚麼唐門！」

那鄧蒼生一見來人，喜形於色，道：「二聖，你也來了。」

那草帽遮臉的人冷冷地道：「今天連七聖主都將蒞臨，老夫焉能不至。」他彷彿很不滿意：「你和老四，連幾個小混混都收拾不了，當聖主的顏面怎麼說？」

鄧蒼生赧然道：「是。」又盯着唐寶牛，雙目發出凶光。

唐寶牛一聽，禁不住大聲抗議道：「甚麼小混混，我是宇內奇俠第一高手天下無敵唐寶牛。」

這次他看情勢不對，自我介紹得較為短小精簡。

那戴草帽的人道：「好，我就先殺了你！」一說完，一隻手已飛到唐寶牛咽喉上。

唐寶牛雖然早有準備，但這一下委實是太快了，唐寶牛只好用左臂一格。

就在唐寶牛左手一動的時候，那人的手已在唐寶牛左肩上一搭。

唐寶牛的左半身子立時像痲痺了似的。

他連忙用右臂去擋。

不過右臂才剛抬起，那人的手又在他右膊搭一搭，唐寶牛的手又軟了下來。

然後那人的手仍直扼唐寶牛的咽喉。

那人一直都是使用這隻手。

右手。

彷彿他就沒有左手似的。

又像他根本不需要用到左手。

因為他單憑一隻右手，已經太快了，快到無法抵禦，而且還像似帶着磁電似的，搭上那裏，那裏就被摧毀。

但那只是一隻軟若無骨的手。

現在這隻手正認準了唐寶牛的咽喉。

眼看唐寶牛這次無論如何都避不開去了。

原本唐寶牛見張炭能敵住任鬼神，心裏很不服氣，他的武功雖無過人之處，但天生樣子極有氣派，好玩喜樂，對武功不肯下死功夫，但對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學，博知强記，過目不忘，一見鄧蒼生練的是「蒼生刺」，必

須要經脈互通，耗氣太盛，而又見他目露凶光，聲音沙啞，即推測出他火盛由心燥，易生痰血，練功太急，神封等穴定有刺痛，故意用話試探，果爾一說便中，他便藉此來作弄鄧蒼生一着，沒料却能傷之，不能制止，忽又殺出個陌生人，眼看這一隻軟綿綿的手，就要攫了他的命！

他幾乎想要叫：「救命。」

沒想到却有人比他先喊出了聲：「救命。」

＊　＊　＊

張炭沒有選擇。

他不得不喊救命。

他開始迎戰任鬼神的時候，還充滿了信心，但當任鬼神劈了一掌，再劈一掌，劈到第三掌的時候，張炭已失去了信心。

俟任鬼神劈到了第五掌，張炭的信心已被粉碎。

他失去了信心，不等於他放棄。

有些人，常常因運氣、環境和一些無法拒抗的因素，因而信心動搖，可是，他們只要歇一歇，又會從頭來過。

信心就像蠟燭，遇上大風就會熄滅，但有火苗就能重燃。

有些事，縱然沒有信心，也是要幹的。

張炭就是這種人。

他常常幹這種事。

他硬接了任鬼神的「五劈」，踰跟身退，臉色慘白，難得的是他一向黑黝黝的臉上，這次會換了顏色。任鬼神兩顆深嵌的眼睛綻出譏諷的神色，再不理張炭，彷彿他再也不屑一顧，跨步行向雷純。

張炭大口大口的喘了兩口氣，喝道：「停步！」

任鬼神冷哼一聲，不理他，逕自走去。

張炭怒叱：「還不停步！」

任鬼神冷諷的道：「手下敗將，敢叫老子留步！」

張炭道：「手下敗將，老子不許你多走一步！」

任鬼神霍然轉身，連頭上的竹笠也被帶得一陣子搖晃，厲聲道：「你說甚麼？」

張炭揚揚手上的一件竹符，道：「這是不是你的？」

任鬼神一看，竹符上彫神蝠，下刻獬豸，符裏精鐫的是斗牛、飛魚、蟒所組合的圖樣，正是「迷天七聖」組織內「聖主級」的令牌！任鬼神伸手往懷裏一掏，半天抽不回手來，張炭想盡辦法的擠出了一個他自認是最奸險的笑容，挑釁地問：「怎麼樣，這是你老子『神偷入法』之一，叫做『空手白刃摸』，大爺我要摸的是你的命根子，你就得把老命賠上！」

任鬼神開始並沒把張炭瞧在眼裏，可是，幾下交手換招間，自己兩次失利，一次給他扯下了銅鈕扣，一次竟連身上令牌都給他扒了，自己仍渾然未覺，心中捏了一把汗，道：「好小子，我倒小看你了。你叫甚麼名字？」

「我姓張，」張炭嘻嘻笑道：「你可以叫我做張大巨俠。」他大概是近墨者黑，跟唐寶牛一番交往後，竟也自稱「巨俠」，甚至在「巨俠」之上又加一個「大」字。

任鬼神却也不愠怒，只道：「你能在我身上摸走一粒鈕扣，一面竹符，足令在下佩服。竹符是我之物，請奉還，這兒的事你就別插手，我決不加一指於閣下。」

張炭見任鬼神這番話說得不卑不亢，只恐這場架打不成了，便道：「東西在你身上，我拿得走，你要就自己憑本領過來取。銅扣子我不要，還你！」說着雙指一彈，「哧」的一聲，激射向任鬼神笠下的眼孔！

這一下攻其無備，張炭也不望能傷着任鬼神，卻望任鬼神急於閃躲之際，「神偷入法」齊出動，要擷下這人臉上的竹笠，立意要看看他的尊容。

不料卻「波」的一响，眼看銅扣到了任鬼神眼前半尺，突然一震，激射向左斜方，奪的直嵌入柱子裏。

張炭隱約只見竹笠子的下梢動了動，露出了一個尖削燒青的下巴。

只聽任鬼神道：「你還不還來？」

張炭的「神偷入法」本待乘虛而入，但對方一點破綻也沒有，只好噓聲道：「不愧是任鬼神！剛才那一招，就叫『鬼吹氣』罷？」

任鬼神厲聲道：「你再不過來，我可要不客氣了。」

張炭滿不以為然的道：「我能摸得了你的令牌，自然就能擷得下你的瓢子，你儘管不客氣好了。」

任鬼神冷峭地道：「你這分明是外行話，能在我手底下偷偷摸摸，只不過是鬼域技倆，要眞的拚，你姓張的得要拾着命走！」

張炭的顏臉是可以黑而不可以紅的，這面子可丟不得，氣唬唬的道：「大爺我的『神偷入法』，剛才只是稍顯顏色，八大江湖，金、批、彩、卦、風、火、雀、耍，姓張的無有不精，無有不懂，你要硬摘硬拿，儘管放手招呼，爺兒我有一身豹子膽，還有一生刀尖上堆起的名聲，連同『反反神功』準候着你，教你見識！」

任鬼神突然笑了起來：「你今年貴庚？這就充一生了？莫非早知道準死在老子掌下、鬼拍腦勺子說出這話來！」

張炭甚麼都能輸，嘴皮子可從來不吃虧半句：「鬼倒是有一個，就在眼前，不過只配拍馬屁股，拍不上張大爺我的頂上人頭！」

任鬼神目中殺機大現：「好，老子有心保住你，你倒以為可以恃着橫行了，不管懾管懾你，你眞以為姓任的隨便可欺。」倏然之間，一步搶進中宮欺洪門，左手一伸，已抓住令牌竹

符。

任鬼神的左手一直垂而不動，而今一騰手，已扣住了竹牌。

張炭本早有防備。

縱是他全神戒備，也斷沒料到任鬼神的出手竟是這般快，飄忽如神，倏詭若鬼，蛟龍變異，鬼神莫測。

任鬼神雖一把抓住竹牌，可是張炭絕不放手。

他在那一刹間，已向任鬼神攻出十一招。

這十一招一氣呵成，迴環並施，連王小石一見，也禁不住叫了一聲：「好！」這十一招包含了「金豹掌」的「斜單鞭」，八卦遊身掌的「獅子搖頭」，少林伏虎拳中的「猛虎伏樁」，少林嫡系峨嵋旁支「少林十八羅漢手」中的殺着「鐵牛耕地」，腳踏「連枝步」輕踢「子母鴛鴦腿」，雙膀轉封「鐵門閂」，身走「倒栽柳」以指作劍取「舉火燒天」式，進手式「鳳凰單展翅」，同時抽招換式，連施泰山派「抽樑換柱」，五行拳的「金鎖擒蛟」，再翻身甩起，退守外環，腳站子午樁，拋拳盪臂，轉「流星趕月」式。

如果這十一招由十一個人手裏使出來，並不出奇。這十一招本是十一個門派的十一種基本招式。

可是這十一招是同在一個人手上使出來的，而且，這人是一口氣同時使出這十一招，每一招使得像是在那一門那一派至少浸淫了十六、七年一般。

使招的人，只不過是廿來歲。

張炭就僅憑他這一出手，就可知他所學所習之繁之雜。

能夠一口氣把十一招使得這般天衣無縫、無瑕可擊的，已經可嘆，更可驚的是，他是以一隻手使出這些招式的。

他的另一隻手，還抓着竹符。

他和任鬼神，誰都不願意先放手。

任鬼神一隻手仍扣着竹符，要破這十一招，就越發不可能了。

但任鬼神仍是破了。

他發掌。

一掌劈出。

這一掌看似平平無奇，但拿捏之準、發勁之銳、掌風之烈、掌力之猛、掌勢之强、掌功之厚，使得這一掌甫發，便連破張炭使出的十一招。

那就好像滂沱大雨而下，但一撐傘就可遮護住不被雨水打濕。

又像滿空密雲，仍攔不住一記越蒼穹而出的電閃。

張炭的十一招立即無效。

不過他沒有氣餒。

他也不能氣餒。

他必需要在對手再發出另一劈之前，要把對方擊倒。

對方不倒，倒的便是自己。

世上的事，也往往如此，如果你發動攻擊，對方不倒，自己便未必能站得住陣脚，所以沒有必勝的把握，便寧可不發動攻勢。

其實攻擊別人這般危險，爲何世人卻往往樂此不疲、行險搶攻呢？

誰知道？

＊　＊　＊

張炭一向不知道什麼叫做不成功，便成仁。

他只知道一擊不成便退。

只要緩得一口氣，他會再行搶攻。

所以他猱身又上！

他用力一拗竹符，似立意要把竹符崩斷，一人各取一半，任鬼神當然不想竹符裂開，只好放手，張炭立即全力搶攻。

這下連白愁飛也忍不住脫口說：「第一……」便住口不說了。

他要說的話本來是：「『第一擒拿手』項釋儒之七十二路大擒拿法三十二路小擒拿手中的十二路進步短取」，這一句甚長，所以他只說了兩個字，就不說下去了。

他雖然沒說下去，但張炭已把這十二路短手的擒拿法精髓，空手入白刃，巧攻暗取，動靈轉滑，變化不測，見招破招，見式破式，借式進招，神充、氣足、身輕、手快，刹那間在竄、縱、跳、躍、閃、展、騰、挪、挨、幫、擠、靠、速、小、綿、軟、巧中完成了擒拿絕技。

當年「第一擒拿手」項釋儒的擒拿術，名震天下，張炭却不知怎麼，竟得五分眞傳，只見起、落、進、退、竄、縱、跳、躍、粘、合、閃、避、吐、撤、放、拿、扣、按、壓、扳、彈、切、折、旋、崩，身形倏忽，不過，合當遇上任鬼神。

任鬼神以不變應萬變。

一待他挨近，就劈出一掌。

每劈出一掌，張炭的攻勢就要全毀。

無論張炭使出怎樣辣手的擒拿術，對方的「鬼神劈」一出，他的攻勢就全被瓦解。

張炭心裏叫苦連天。

他自知惹上了個極難惹之人。

正當他要退身之時，任鬼神一出手，又扣住了竹符。

兩人又形成相峙不下之局。

任鬼神心中縱不叫苦，但也叫急。

因爲他聽見唐寶牛正對師兄胡言亂語，把幾個經脈强扯在一起來說，偏是他最清楚鄧蒼生的脾性，鄧蒼生自幼讀書不多，艱苦自學武術有成，故對一切有關武術學理似通非通，似解非解，但壞就壞在他既一知半解，又求知若渴，凡遇有武學理論，定必趨之若狂、如痴如醉，任鬼神一聽唐寶牛那似是而非的經道脈理，就知道是强辭奪理，但對長期摸索對自己所練的「蒼生刺」仍不滿意的鄧蒼生而言，便是極大的誘惑。

於是，任鬼神馬上揚聲向鄧蒼生示警。

起初鄧蒼生還「聽得進耳」，但仍對唐寶牛的「高見」迷醉。

張炭見任鬼神居然能在自己的全力攻擊下，還能對戰團外的事瞭如指掌，即是給自己丟臉，在唐寶牛面前可輸不起，想說句豪氣的話，但却上氣不接下氣，這下，他就發動了「反反神功」。

任鬼神一掌劈去，滿以爲可以輕易逼開張炭，不料，一種相反的功力把自己的掌力引了開去，消解融化，然後連同合併了對方的攻勢，排山倒海似的攻了過來。

最奇的是，對方的掌力，是由兩種不同，而且絕對相反的功力所構成的。

這兩種迴然不同的功力，又在互拒排斥、對消、互解、衝激，然後合一，形成一股怪異莫名的掌力，結合了自己攻出去的力量，再反噬過來。

這道理可作一個譬喻：負負得正，如果某人維護「人性」，其實跟「反對反人性」的事情，是一樣的意思，也就是說，「反反」都是「不反」。張炭的「反反神功問心掌」就是根據這一原理苦修而成的。

任鬼神這下可不敢輕敵。

他的「鬼神劈」迎虛蹈空，雙臂一挫，雙貫手往這股怪異的掌力劈了回去！

「砰」的一聲，任鬼神等於是一掌接下張炭本身兩股怪勁所合成的「反反神功」，外加剛才自己所劈出去的掌力。

饒是任鬼神功力深厚，也禁不住一陣蹌踉。

張炭那肯容讓，施展「反反神功」，一招「問心無愧」，又攻了過去！

任鬼神每劈出一掌，等於是跟自己先前發出去的掌力和敵人的內力對抗，發掌越重，回挫愈强，縱是他「鬼神劈」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但接下了七、八掌之後，也被震得血氣翻騰，金星直冒。

最令他氣苦的是，他在百忙和危急中仍耳聽八方，向鄧蒼生發出警告，可是鄧蒼生就是不聽他的！

張炭趁勝追擊，自是一招比一招緊。

不過一過十招，便一招比一招鬆。

其實只要再打下去，張炭每一招都夾上一掌的餘力反攻，任鬼神每出重手，都等於舉起大石頭來砸自己的脚，他是沒理由不輸的。

張炭的攻勢怎麼反而會弱了呢？

原因很簡單：

因爲他肚餓。

＊　＊　＊

張炭的「反反神功」，是一種極其詭異的功力，每出一擊，所消耗的精力，是「大力金剛手」這類極耗力的掌功之三十倍以上。

所以張炭一天要吃許多碗飯。

他一向認爲吃飯比吃一切飛禽走獸來得正氣。

他的「反反神功」，力量就源自於飯。

他今天已經吃了很多碗飯。

但打到了第十招，他的「反反神功」便不夠精力、元氣了。

接着下來，一擊不如一擊。

化解對方掌力越少，而自己的掌力又漸弱，相比之下，任鬼神的「鬼神劈」反而愈戰愈勇，隨時都可以把張炭一掌劈殺。

張炭情形危急，連手上竹符，都給任鬼神奪了回去。

這時候正是鄧蒼生被唐寶牛所賺，臉譜被毀，臉上着了唐寶牛一記重拳之際，張炭見唐寶牛大捷，自己則着着失利，驟然停手，大叫：「等一等。」

任鬼神冷笑道：「你要交代遺言？」

張炭道：「非也。」他趁機大口大口的喘了幾口氣，只覺腹飢更甚，忙道：「你既留了一手，我也替你留了餘地，咱們並無奪妻殺子，不共戴天之仇，不如各讓一步，就此算數！」

任鬼神哈哈笑道：「你少來花言巧語，認輸的就叩首叫三聲爺爺，不然就要你血濺三合樓。」

張炭搖首皺眉道：「不化算，不化算，你太不化算了。」

無論張炭說什麼，任鬼神都不會理他，但說「不化算」，反而令他一怔，當下問：「什麼不化算？」

張炭笑嘻嘻的道：「叫三聲爺爺，叫了又怎樣？頭點地的對着空氣開三次口，又不留個什麼，這樣就算罰，未免太利人不益己了。」

任鬼神奇道：「那你想怎樣？」

張炭手掌一翻道：「還是我實惠些。」只見掌上有一個小錢囊，裡面大概還有幾塊碎銀。

任鬼神虎吼一聲。

原來他雖奪回了竹符，但錢囊却又給張炭趁虛「牽」去了。

張炭得意洋洋的道：「是不是？要不是我不想多造殺孽，留下你一條活路，取你狗命，豈不如探囊取物？現在跟你兩下算和，還不是便宜你了？你再推搪，我可不依了。」

其實他精擅「神偷入法」，更精「八大江湖」，要取任鬼神身上事物，不算難事，但偸是一回事，打是一回事，要勝任鬼神，要傷任鬼神，決不是他能力所及的事。

他的用意，也只不過是要嚇一嚇任鬼神，好教他不再動手，不料任鬼神的性子更烈，三番四次遭張炭戲弄，本有愛材之心，早被怒火煎成了殺意，大吼一聲，這回是全力出手，每一掌劈出，足可驚神駭鬼。張炭沒料到弄巧反拙。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趙長生制服夏荷後，又燃起了抓丁仲仁的念頭；忽聞石壁外傳來丁仲仁與尹小紅談話聲，正欲採取行動之際，已被尹發覺，雙方交起手來，尹並放出羣鼠圍攻他，趙長生寡不敵衆，被尹小紅咬了一口，腿部中毒，使出河上老人教的旋風步逃命，奔出山莊後到河邊找着老人為他解毒療傷，老人提出條件：要趙跟他學武替他報仇……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苦練刀法有所成　吊人山莊覓仇人

趙長生低頭看，只見三隻大老鼠正在船邊用力爬，一雙雙鼠目滴溜圓，還直瞪住長生看。

趙長生抬起頭看向岸上，道：「這兒荒涼不見人煙，那尹小紅會找來此地？」

仇一龍道：「如果這些老鼠嗅到你身上的味道以後，牠們認出你曾去過吊人山莊，便會立刻往回跑，尹小紅就知道你在甚麼地方了。」

仇一龍看着三隻急着上船的老鼠，又道：「牠們會引導尹小紅找來的。」

趙長生道：「牠們跑不回去了。」

仇一龍點頭，道：「牠們被滾滾河水衝下來，當然會漂上一段路，但老鼠的本領有時候會超出人的想像，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放過這三隻大老鼠，不出兩天，尹小紅一定會找到。」

趙長生道：「我不想再見到那女人。」

仇一龍道：「那麼，你就出手殺了這三隻老鼠。」

趙長生道：「可是，我的刀……」

仇一龍哈哈一笑，道：「你的刀不值銀子，就算你師父宮和順的那把『魚鱗紫金寶刀』也不在老夫的眼中。」

趙長生道：「可是，這小船上並未有甚麼刀，大叔，我們殺鼠也得刀吧。」

仇一龍得意的一笑，道：「去！船尾小舵下面，你看看有個小小的繩索，提起來看一看。」

趙長生立刻走到小船尾，低頭看，他甚麼也沒看見，便向仇一龍：「大叔，這兒沒東西。」

一笑，仇一龍道：「隨便就能看到，老夫也不用藏在水下了，你得把頭浸入水中方能看到。」

楞了一下，趙長生道：「要我把頭浸在水中，大叔，河水冰涼呀。」

仇一龍道：「你用不到把頭浸入水下，你只把小船抽提上來就行了。」

趙長生依言解開小船的繩索，用力提起木把手，果然在那船下方用牛筋綑着一個油布包。

那油布包並不十分長，約莫只有二尺吧。

趙長生取在手中，却發覺沉甸甸的比自己用的刀重多了。

他雙手捧着油布包走近仇一龍面前，道：「大叔，是這個嗎？」

仇一龍接過來，便立刻打開，只見這把刀甚是奇特，刀頭部份寬而刀把部份窄。寬處約五指，窄處只三指，青灰灰的暗紋刀鞘，光滑溜手的黃色刀柄，那護手部份粗逾拇指，還呈上翹之勢。

這把刀的長度不過二尺，當仇一龍「嗆」的一聲拔出來的時候，刀鋒立刻閃耀着青芒冷焰，刀尖上似乎有一抹光芒忽隱忽現，只見刀的頭上兩寸處，雕刻着一條小蒼龍……五爪分揚，龍鬚如戟，龍目如電，栩栩如生……

趙長生幾曾見過這種砭人肌膚的光焰，他怔住了。

仇一龍却嘿嘿笑起來了。

* * *

仇一龍本是江湖豪客，闖洛道上一條龍，當年的叱咤風雪，如今的淒涼逆境，形成無法對比之勢，十七年的蟄居，仇家多以為他已死去多年了。

仇一龍就以為自己生不如死。

然而，一旦再握寶刀，便立刻變了個人似的雄心大起，他雙目精芒立現的道：「此刀名之曰旋風，長生，我就把此刀交在你的手中了。」

趙長生恭謹的接過寶刀，旋身，施展出他師父絕刀，一招劈向船下面。

只不過他殺死了兩隻老鼠，有一隻帶傷逃了。

仇一龍搖搖頭，道：「如果學了老夫的刀法，你閉上眼睛也能殺死三隻老鼠。」

小船上一片寧靜，空氣像是凍結住了，趙長生定睛看着手上的旋風刀，瞬息間，他的精神便集中在這把刀上，他好像聽到了風聲……呼嚕嚕的旋風之聲，也似乎感受到刀身在輕微的跳動，就好像脈胳似的帶着生命。

寶刀神器，本身就合着無形的生命，然後創造出有形的威力，江海為之倒流，山嶽為之顫抖的無限力量。

半晌，仇一龍才沉聲又道：「收起來吧，此刀從此歸你所有，旋風旋風，出刀就如同旋風掃落葉，所向披靡，長生啊，若想傲視羣倫，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趙長生忙施禮，道：「還望大叔多加栽培。」

仇一龍道：「多年落魄潦倒，承受着逆血倒流之苦，多麼想找個能替我出力報效的人，今天總算我爺兒兩個有緣，長生啊，我必傾囊相授，希望你學成之後能為你可憐的大叔作些甚麼，也不枉我一番調教了。」

趙長生忙點頭，道：「大叔今日以此刀相贈，我必竭力相回敬，此刀從此與我生命相繫，刀在人在，刀亡人亡，永相携隨。」

仇一龍這才滿意的點點頭，道：「我們再換個地方吧，這兒已不安全了。」

是的，逃走一隻大老鼠就會暴露藏身之地，趙長生此刻相信大叔的話必然不差。

他提起竹篙，把小船往下游撐去。

趙長生擔心着另外一件事，那便是汴梁城中老鳳祥金子店的事。

他在「吊人山莊」地道中，聞得丁仲仁與尹小紅的對話，二人說起老鳳祥金子店的金子被丁仲仁動了手腳。

趙長生不知道丁仲仁如何動的手腳，想來老鳳祥一定失金不少。

老鳳祥至今也還不知道失金之事。

但趙長生並不擔心這些，趙長生擔心另外一件事。

他擔心老鳳祥金店老東家的家傳之寶「金絲甲」。

趙長生撐着船，他低聲的對仇一龍道：「大叔，有件事情我是在『吊人山莊』聽來的。」

仇一龍閉目打坐着，他未開口，只點點頭。

趙長生道：「江湖上有件人人想得的寶物，你老可知道是甚麼嗎？」

仇一龍這才睜開眼，他深深舒了一口氣，道：「除了你提過的金絲甲之外，別的就稱不上寶了。」

趙長生點頭，道：「不錯，大叔還記得那件寶物，如今只怕老鳳祥要出問題了。」

仇一龍道：「莫非尹小紅那女人也打算盜寶？」

他眨眨眼睛又道：「如果尹小紅動寶物腦筋，老鳳祥真的要破財了。」

趙長生道：「我就是擔心這事。」

仇一龍道：「尹小紅被江湖稱之為『西江夜鼠』，她的手下均是鷄鳴狗盜之輩，那女人有幾個貼身丫頭，不但武功高，而且也是偸聾妙手，他們如果知道寶物果在老鳳祥金店，怕是八成會得手。」

趙長生憂心的道：「果真如此，我是否該去對段掌櫃提醒一下？」

仇一龍立刻搖頭，道：「長生，說了也是白說，誰能防得了尹小紅的手段？」

趙長生道：「良心上我說不過去。」

「江湖上有許多事情是不能以良心去相提併論，如果你學會老夫的絕學，我鼓勵你前去，可是你如今只不過是個三流角色，差得遠了，去了反而不妙。」

趙長生道：「至少我可以提醒他們留意。」

仇一龍道：「老鳳祥一定把寶物藏得密，否則早就被人偸走了。」

趙長生不開口了，仇大叔的話不錯，就算前去告訴段少東家，他仍然把寶甲放在原處，因為放寶物地方也是最安全地方，段少東家不可能換地方。

趙長生也以為自己應該在此學習大叔的武功，也許將來還可以做些甚麼，至於同宮小芳的婚事……

趙長生想到宮小芳，便不由得黯然了。

他更想到師父宮和順，和順鏢局一定為他的婚事忙得不亦樂乎，而他却……

趙長生想着「這以後若是見了師父該怎麼解釋？」

* * *

仇一龍的刀法果然與宮和順的刀法不同，趙長生學的很辛苦——一個學了別派刀法的人，一旦改學另一派

刀法，氣勢上就不順手，而仇一龍的刀法乃刀法中之最，堪稱擧世無匹，趙長生想獲得仇一龍的刀法精髓，絕非一蹴可成，但趙長生能吃苦，更肯下功夫。

就因爲仇一龍認定趙長生肯吃苦，他老人家才認定趙長生值得他託付。

仇一龍不讓趙長生叫他師父，叫他大叔不更親切。

一開始，趙長生走步法，苦練輕功，當他練就步法的時候，他才明白步法也可以幫助躍飛——當雙足旋動得疾快之時，人便可以在空中旋動。

仇一龍的「旋風刀法」，便是在半空中旋動時候發出各種不同的威力，這些是趙長生過去想不到的，也是他感到驚奇的。

對於趙長生的苦練，仇一龍十分滿意，趙長生沒有回去汴梁城，他也幾乎忘了同小師妹結婚這件事，只不過他對「旋風刀法」却漸漸的感到威力之最。

那正是仇一龍期待他的……現在……

現在又飄雪了。

趙長生望着落在河面上的鵝毛也似的雪花，他想到了去年……去年他就是下雪天來到黃河岸。

去年大雪紛飛中，他遇到了仇大叔。

一年的相處，他更覺得仇大叔是個多麼吸引人的前輩人物。

＊　＊　＊

小船停靠在一道柳岸邊，仇一龍對趙長生吩咐：「去吧，到青山鎭上弄幾斤酒來，我爺們過個愉快的冬天，天天吃黃河鯉魚，大叔我早就吃膩了。」

趙長生身邊還帶有一些銀子，自從來到小船上，他與仇一龍吃着同樣東西。他也早想換換口味了。

小船上沒有酒罐，趙長生對仇一龍恭敬的道：「長生早該弄幾樣好吃好喝的來孝敬你老一下，這兒距離青山鎭不遠，我立刻去弄來。」

趙長生躍上岸，頭上頂着蓑衣便往前走去，仇一龍伸頭在小艙外，道：「刀帶在身上沒有？」

趙長生拍拍後腰，道：「大叔，帶上了。」

仇一龍道：「切記，刀在身上，你就是刀尊，也是老大，萬不可有失顏色，喪失刀的尊嚴。」

趙長生重重的點頭，道：「大叔，長生只是去買吃喝東西，又不是同人搏殺，很快就回來的！」

仇一龍道：「長生，這是你一年來第一次離開我身邊，也是你頭一回帶刀出門，大叔不得不叮嚀，快去吧！」

趙長生反手扶扶插在後腰上的寶刀，他立刻膽氣一壯，就好像刀成了他的保鏢一樣。

＊　＊　＊

趙長生自覺比過去長進不少，學了仇一龍的「旋風刀法」以後，頓感內力異於往昔，甚至耐力、反應、思考、目神等各方面也隨之有所不同，所差的只是與敵過招，實戰的經驗。

仇一龍不能替趙長生餵招，只因爲仇一龍不敢使力，他被點中要害「戳心逆血指」令他無法凝聚內力，如勉用內力那會使他吐血而亡。

仇一龍躲在黃河岸的荒涼地方十七年，他每天都得花費一個時辰去抗拒逆血之苦。

仇一龍能遇上趙長生，也算他們二人有緣。

趙長生一年未回汴梁城，他心中却想着和順鏢局。

他十二歲就在和順鏢局跟宮和順習武，那種師徒之義早已化爲父子之情，宮和順已把女兒宮小芳許了他，可是他却跟在仇一龍身邊一年整。

他有着太多的抱歉，包括對宮小芳的歉疚。

他也有諸多的無奈，他如果不是被「吊人山莊」的尹小紅咬一口，他可能早就回汴梁城了。

趙長生以爲，既然無法趕回去同小芳師妹拜堂，乾脆就多等些時日！

他下定決心跟仇一龍學習刀法，因爲他也覺得仇大叔實在夠可憐，十七年孤零零的漂流在濤濤黃河上，便想出頭也絕望，這對一個曾經風雲江湖的大豪是多麼的殘忍。

趙長生這一年帶給仇一龍以最大希望，他學會了旋風刀法，也聽了許多他從未聽過的江湖怪事。

趙長生以爲保鏢生涯已經是不單純了，但在聽了仇一龍的故事，他發現自己知道的實在少得可憐。

＊　＊　＊

青山鎭只有一條街，青山鎭也沒有城墻，從熊耳大山運出來的山藥就在這兒轉運。

趙長生走到鎭南面的悅來客棧，他發覺鎭上還挺熱鬧，小街上人還眞不少。

他已經許久未曾大吃大喝了，油腥的東西更是缺乏，但趙長生想起小船上的仇大叔，自己再想吃也得忍下。

他走進客棧，要了五斤二鍋頭，臘味鹵味十幾斤，掂一掂足夠爺兒倆過個冬了。

趙長生付了帳，提着東西剛要走，猛古丁店門外一聲吼：「掌櫃的，快弄上一桌好吃的，快！」

趙長生抬頭看，只見兩個黑漢大步走進店門來，兩個人一樣的黑，西北風雖然刮得呼呼響，兩個人的面上却看不出有任何變化，只因爲二人太黑了。

中原地面上很少有人那麼黑的。

人長的黑也沒甚麼，只不過兩個人揹的大籮筐實在令人驚訝。

兩個人揹的籮筐一樣大，每個籮

筐足可以裝上一個大男人，籮筐稍扁又圓，籮筐口只有一個人頭那麼大，用一塊白布包着，誰也看不出籮筐裡裝些甚麼東西。

兩個人把籮筐分別放在桌邊上，便一齊拍着桌子「叭叭」響的大吼着：「快拿酒來，他媽的。」

有個伙計十分不高興的雙手各拿着一個酒壺放在二人前面，道：「二位先喝着！」

只見兩個黑漢也不再多說，每人抓起酒壺先是灌了一大口烈酒。

兩個人一樣動作，分別解開籮筐蓋，伸手就在筐內揑起一隻青紅色大蝎子塞入口中，天爺，二人還細嚼慢嚥，吃得是津津有味。

趙長生剛巧走過二人面前，發覺籮筐中裝滿了大蝎子，那眞是數也數不清，總有十萬八萬隻那麼多。

趙長生看得頭皮發炸，週身起雞皮。

却見兩個黑漢子取出兩隻蝎子拋入口中嚼着。

那小二目瞪口呆的忙閃開，引得兩個黑漢哈哈笑起來。

趙長生見過幾千隻老鼠，這還是他在「吊人山莊」上才發現的，想不到他又見到這麼多的毒蝎子。

兩個黑漢又拍桌子了。

有個黑漢還大駡：「他奶奶的，弄桌酒席也這麼慢，你們幹甚麼吃的。」

小二忙上前打躬作揖，他不敢怒目相向了。

幹小二的眼最尖，他們知道甚麼樣的客人可以欺，甚麼樣的客人可以敲竹槓，甚麼樣的客人惹不起，甚麼樣的客人要稱爺。

眼前的兩位黑爺惹不起，兩個人他都得叫爺！

「二位黑爺，就要上桌了，請稍等就來，請息怒。」

他還直起嗓門往後面叫，「快上菜了！」

後面還眞有人應：「就來了！」緊接着鐵鏟敲得叮噹響，那表示這鍋菜已經起鍋了。

客店裡一桌酒菜是有定量的，八個盤子八個碗，八隻酒杯八雙筷，四個水盆四條巾，客人上桌前先淨淨手。

眞快，四個菜一齊上桌了。

趙長生就以爲夠快了。

他不走了，拉把椅子坐下來，他要看看這麼多的蝎子是幹甚麼的。

青山鎭上沒藥舖，就算有也要不了這麼多蝎子。

不久，八大碗的熱菜也端上桌了，只不過兩個黑漢不動筷，却向小二要了個大碗來。

趙長生就奇怪，菜上桌二人怎麼不動筷？

他心中正嘀咕，只見一個黑漢把大碗注滿酒，伸手在籮筐中抓出一把毒蝎子。

眞奇怪，那些蝎子怎不刺他？

趙長生就不敢伸手去抓蝎子，那東西刺中人還眞夠痛上三五日的。

一把毒蝎子泡在酒碗裡，黑大漢還伸出指頭在酒碗裡數着「一二三四……九……少一個！」

於是，他又伸手自籮筐中揑出一隻投在酒碗裡。

就在這時候，店門外忽然出現兩個麗人來。

趙長生也想不到這地方會出現這麼漂亮的女人，只不過當趙長生發現有個女的是個獨眼龍的時候，還眞爲這女的叫可惜。

有個圓圓的黑眼罩罩在這女人的左眼上面，兩個女人併肩攜手走進店裏來。

兩個黑漢立刻雙雙站起來，恭敬的迎上前唱個喏。

其中一人已低聲道：「山主，酒菜齊備，恭候山主就席了！」

一個粉粧玉琢也似的女子，雙眉一挑，點點頭，道：「大家一齊吃，快吃完了還得趕路。」

兩個女子坐上首，兩個黑漢下首坐，只見那獨目女子往店堂中掃了一眼，便拾起筷子吃起來。

趙長生看的清清楚楚，他發現那白淨女人眞嚇人，一口氣吃了十隻毒蝎子，只不過酒却未喝。

四個人吃了一陣子，忽聞那獨目女人沉聲道：「還以爲寶物已到奸王之手，想也想不到竟然重回老鳳祥店子裏，太令我難以相信了。」

趙長生只聞老鳳祥三字，便立刻全神貫注的聽下去。

他以爲老鳳祥的寶物應是那件「金絲甲」，但這消息不應該再傳揚江湖，就算丁仲仁那小子知道，他怎可能傳開的？難道這一年來，江湖上又起了波濤不成？

只聽那獨目女子又道：「那奸王眞可惡，他與姓宮的設計誘老娘上當，胡大魁死得眞慘，全身中了二十一支箭，我若不是裝死，也早就橫屍黑龍谷中了！」

趙長生立刻明白這個女人是誰了。

一年前覬覦「金絲甲」的人有四批，其中就有「山東响馬」胡大魁與「大行羅刹」杜三娘二人。

那麼，這個女人一定就是杜三娘了。

那一次大計劃原是一網打盡的，想不到逃了一個杜三娘。

趙長生不識杜三娘，當然，杜三娘也不認識趙長生。

趙長生長的一副木訥樣，比個普通人還普通，說他是個潦倒漢，還眞的有幾分像。

這種人是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杜三娘當然不會去注意一個極普通的人。

趙長生低頭喝着茶，他早就吃飽

了，他正準備要走的，却發現這些怪事。

忽聞得另一白晰得十分誘人的女人，道：「只要確定東西在老鳳祥，我就有辦法弄到手，杜大妹子放心吧，等我們會過尹小紅那賤婢以後，再去取寶物！」

這女人的話很霸道。

這女人的話也令趙長生吃一驚。

他覺得事情怎會那麼巧，巧得盡叫自己碰上了。

獨目女人正是杜三娘，她的一目是被箭射瞎的，那一回黑龍嶺上劫寶，搶着飛向黑龍谷的人盡被射殺在黑龍谷中，她的命眞大，在那箭矢如雨的交叉勁射中，她竟然會沒有死！

杜三娘這時候對那白晰女子低聲道：「花大姐呀，尹小紅也不是省油燈，江湖上少有人去惹她，萬一她不答應撤去她的人，只怕得有一場拚了。」

冷笑帶連哼，那姓花的女人冷冷道：「再是不好惹，我也能把她連窩掀起，不信你等着瞧。」

* * *

趙長生吃驚了。

原來尹小紅的人馬已經移往汴梁城了。

尹小紅的目標指向汴梁城，老鳳祥的寶物怕危險了。

趙長生心中也暗自思忖，這批人是去找尹小紅的，一年了，只不知「吊人山莊」是甚麼樣子，那丁仲仁還在不在「吊人山莊」上。

一念及此，趙長生起身便往店外而走。

他得盡快趕回小船上，把這消息告訴仇大叔。

最重要的，乃是趙長生也想再去「吊人山莊」看一看，也許丁仲仁還在尹小紅身邊，正好把他抓住。

* * *

趙長生趕回小船上的時候，他發覺仇大叔在拭淚。

仇大叔哭了，這情景是他第一回看見。

仇大叔從未掉過眼淚，因爲虎死不倒龍死升天，英雄落淚爲紅顏，而仇大叔從不落淚。

趙長生把一應吃喝放進小船，他滿滿的爲大叔斟上酒，道：「大叔，怎麼哭了？」

仇一龍一把拉緊趙長生，道：「是的，大叔哭了，因爲大叔太高興了，長生，有時候人太高興是會落淚的，大叔就是這樣。」

趙長生笑笑，道：「一定有甚麼感動大叔的事情發生了，否則大叔是不會如此高興的。」

仇一龍重重的點着頭，他指着天，道：「天黑了，長生，你早該回來了，可是大叔翹首盼望，不見你的影子，還以爲你難耐寂寞抛下大叔回轉汴梁了。」

他以袖拭淚，又道：「是大叔錯怪你了，長生，你回來了，你忠厚、老實，不似那些滑嘴滑舌之輩，專門欺騙年邁的人，你，太令大叔高興了！」

趙長生笑啦。

他扶着仇一龍，小心侍候着把酒送在仇一龍手上，道：「大叔，我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我更是言而有信之士，大叔，如果我沒有完成大叔的心願，我是不會離開大叔寸步的！」

仇一龍的一切都交在趙長生的手上，他就指望趙長生爲他報仇了。

他就把自己的影子塑成趙長生，趙長生就是他的一切，也是他的命！

如果趙長生拍拍屁股不回頭，仇一龍就會跳入黃河，因爲他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此刻，仇一龍聞得趙長生的話，當眞是大爲感動，他慶幸自己找對了人。

他注視着趙長生，道：「長生，時下似你這般的青年人，實在太少了，我很幸運遇上了你。」

趙長生道：「我也很幸運，大叔，你傳授我絕世刀法，又以寶刀相贈。」

「我也贈送對了人！」

「大叔，你吃點喝點吧，我會侍候你一輩子的。」

仇一龍再一次的流出了眼淚。

他眞的太高興了！

仰面喝乾酒，仇一龍道：「長生，我不指望你養我一輩子，我只望你能爲我報得大仇，我們就兩不相欠了。」

趙長生一笑，道：「授我藝業者，恩同再造，與我師何異，待候你老下半輩子，乃長生榮幸的事。」

仇一龍點點頭，道：「眞有良心。」

他拉住趙長生又道：「你應該恨我的，你如果眞的走了，我也不會太怪罪你的。」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長生，當初我逼你留下來，使你的新婚也誤了，匆匆一年，你也許已經有了兒子，可是你却伴在一個殘廢人的身邊，你……」

趙長生道：「大叔，別爲我想的太多，結婚靠緣份，如果我與小師妹有緣份，她再等一陣有甚麼關係。」

仇一龍拍拍趙長生，道：「眞懂事，長生，宮和順能教導你如此重義氣，實在難得，雖然宮和順的本事不怎樣，這一點大叔倒是佩服。」

趙長生點點頭，道：「我師父把我當他兒子一樣對待，我幸運。」

仇一龍道：「吃吧，你好像還有甚麼話要說？」

趙長生點點頭，道：「大叔，我在青山鎭上遇到『太行羅刹』杜三娘了。」

仇一龍懶懶的道：「不値一提！」

他的口氣就好像根本沒把杜三娘瞧在眼裡。

趙長生道：「我還遇到怪事，有個姓花的女人與杜三娘在一起。」

仇一龍濃濃的灰眉一揚，道：「姓

花的女人？」

趙長生道：「姓花的女人有怪癖，一頓要吃十個毒蝎子泡酒，她還有兩個跟班的。」

仇一龍冷冷道：「兩個黑漢，是嗎？」

趙長生點點頭，道：「不錯，是兩個黑人，他們也吃毒蝎子。」

仇一龍道：「哼，『毒蝎子』，花滿堂，她那兩個跟班的，一個叫關山壯，另一人叫海大浪，都是玩蝎子能手！」

趙長生道：「兩大筐毒蝎子足有八萬隻。」

仇一龍道：「可知他們要去甚麼地方？」

趙長生道：「杜三娘提到汴梁城的老鳳祥金子店，好像尹小紅又開始對老鳳祥下手了，姓花的女人是找上吊人山莊去的。」

仇一龍道：「看來尹小紅尚未得手，而花滿堂聞風趕來了。」

趙長生道：「大叔，我以爲……」

仇一龍道：「我知道，你想去湊熱鬧，是嗎？」

趙長生道：「我想再去會一會尹小紅！」

仇一龍哈哈一笑，道：「也想試一試你的成就，是嗎？」

趙長生有些靦覥的道：「大叔，長生不感言成就，只是想着大叔一年來的辛苦指點……」

仇一龍嘿嘿一聲，道：「這就是你的成就，對一般人而言，他們想也想不到的機遇，一輩子也難達到此種境界，又怎能不是你的成就？」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以爲你需三年之久方能得到我的眞傳，不料你肯吃苦，又肯下苦功，加以輕功也還差强人意，你才有此大成，也省去我兩年的時間教授，這就是你的成就，去吧，去試試你的功力，大叔絕不反對，你學了我的刀法，當然要去加以考驗，你需要淬礪志行，多找機會去歷練，便會更體驗出刀法的奧妙，專挑險難去應付，便更知道刀也有生命，鬥久了，本領也自然精進，到那時候，你就會知道自己的經驗越多則越老到，要明白，勝利的果實是由時間與血肉累積的，天下實在沒有垂手可得的勝利。」

趙長生好像也聽過他師父宮和順說過這些話。

師父對弟子們的告誡，往往就是這麼說的。

他重重的點着頭，高興的道：「大叔，你是同意長生去吊人山莊了？」

仇一龍道：「我當然鼓勵你前去，只不過你要順便打聽那『南山蛇王』米田冲的下落，姓米的戳我一指頭，害我痛苦十七年，我就是爲這一指而活。」

趙長生道：「南山蛇王是個甚麼樣人物？」

仇一龍道：「那老頭兒已有八十歲了，却長了一副娃娃面孔，看上去只有三四十歲那麼大……唔……十七年來未見他了，怕也許老多了吧……」

趙長生道：「大叔放心，只要長生遇上那老傢伙，我就立刻砍了他爲大叔報一指之仇恨……」

仇一龍立刻低吼，道：「不，你如果知道姓米的下落，立刻來告訴大叔，大叔陪你一齊去找他，嘿……大叔要親眼看他死在你的刀下。」

趙長生道：「大叔，長生會照你老的吩咐去做，你老盡放寬心。」

這爺倆擠坐在小艙中邊吃邊聊，不覺天色已晚，外面又是一場大雪降臨，西北風吹刮得艙門啦啦响，却也令趙長生對仇一龍產生無限關懷。

他抹抹嘴巴油膩，低喟的道：「大叔，等長生爲你報了大仇之後，長生一定帶你回汴梁城去享福，我們住在城裡面，有肉大叔你先吃，有酒大叔你先喝，長生還準備找個丫環替你暖被窩。」

仇一龍又是高興得直落淚，道：「長生，你眞有良心，只不過等你爲大叔報了仇，大叔有個好去處，我的孩子，你會知道大叔原來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趙長生聽不出來仇一龍的話，他只是一心要仇一龍以後不再受活罪。

這麼冷的天，一個孤老頭住在小船上吃沒吃喝沒喝，每天只吃河中魚，誰會受得了？

* * *

趙長生離開小船上了岸，臨去，他還對仇一龍道：「大叔，我得替你老去多辦些東西回來，十凍臘月天，你老人家得添件棉袍甚麼的。」

仇一龍道：「現在我可以答應，長生，這話要是半年前，我會罵人的！」

趙長生楞了一下，道：「却是爲甚麼？」

仇一龍道：「長生，你可聽過勾踐復國之事？」

趙長生道：「卧薪嚐膽，是不？」

仇一龍點頭，道：「不錯，大叔在這河面上不下船，便是有着這重意義，如果找不到能爲我報仇之人，我打算此生不再離開此船，現在，呵……」

仇一龍得意的笑了。

趙長生也笑，他頓覺肩上責任也重了起來。

他對仇一龍再施一禮，道：「大叔，長生不會令大叔失望，你歇着，長生這就趕去『吊人山莊』看看了。」

仇一龍揮揮手，道：「去吧，長生，別爲大叔操心，快去快回！」

趙長生走了，他帶着一肚皮的心事走的。

他不明白大叔到底是甚麼樣的人物，旋風刀法果然那麼驚人嗎？

他學了大叔的刀法，覺得武功精進不少，只不過江湖上强中自有强中手，師父宮和順人稱「金刀太歲」，還

是敵不過丁百仁的一把抓，而大叔……

趙長生不能令一個已經痛苦十七年的老人再痛苦下去，他實在不忍多問，這刀法果然能吃定八方嗎？

趙長生本就不善言辭，有許多話他擱在心裡，看上去他好像十分木訥的樣子。

他往大雪紛飛的山裡奔行着，因爲他明白「毒蠍子」花滿堂四個人一定也冒着大雪趕往「吊人山莊」去了。

趙長生眞想問問「太行羅刹」杜三娘是怎麼逃出黑龍谷的，只不過有一點，趙長生是猜中了，那就是杜三娘的一隻右眼必是在黑龍谷被亂箭射盲的。

趙長生想着汴梁城。

和順鏢局這一年來不知是個甚麼樣子了。

也許師父宮和順正派人在尋找自己吧？

趙長生想到鏢局子，便也想到了小師妹宮小芳，這原本是一場美滿姻緣，可是被自己的固執而弄到這步田地。

他以爲這個責任應該是由他來負。

想起宮小芳，趙長生就感到內疚，然而他確實無奈何。

江湖上有許多非人爲可以挽回的事情。

江湖上就是因爲許多事情突然發生而無奈。

趙長生有怨造物弄人，如果他早一步在黃河岸追上丁仲仁，他就不會無奈，他也已成了宮和順的眞眞正正女婿，當然，那幾個撐船的也不會死在丁仲仁之手。

想起丁仲仁殺害撐船的人，趙長生的牙就會咬得「咯咯」亂响。

如果這時候能遇上丁仲仁，趙長生一定出刀，他不打算活捉丁仲仁了！

他一定取丁仲仁的命！

＊　＊　＊

趙長生很會掩藏自己，他把自己藏在一棵老松樹上。

那地方甚是隱蔽，一層層的落雪沒有穿透松葉，有兩株老松分別擋在他的左右兩面，令他看清「吊人山莊」自小木橋延伸到莊門前的那條石道。

已經是正午了，趙長生坐臥在松樹上閉目養神，他太累了，奔了一夜才趕到此地。

他先是看看「吊人山莊」的後面小圓山坡——仇一龍說，那座山坡的泥土是開地道挖出來的，趙長生以爲若是地下挖出那麼多的泥土石子，那麼，吊人山莊的地下通道一定大得驚人。

他也看着「吊人山莊」橋頭邊的大木樑子上吊的人，那雖是個木製的，但遠遠看過去還是可以嚇唬人的。

有人以吊人做招牌，江湖上實在少見。

趙長生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個多時辰，他有些餓，便掏出一塊鹵肉啃吃着。

他已好久未吃過這麼香的鹵味了！

他只吃了幾口，便又把餘下的塞入懷中，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還要在這兒等多久！

＊　＊　＊

趙長生在樹叢中伸個懶腰，正想閉起眼睛來，忽見遠處奔來四個人。

不錯，兩男兩女，果然「毒蠍子」花滿堂與杜三娘二人率着兩個黑漢走來了。

他們不騎馬，可能因爲兩個黑大漢揹着兩簍毒蠍子，騎馬反而不方便。

這四個人站在那個大木架下面四面八方的張望着，突見花滿堂伸手去撥弄着木架子上吊着的木人，口中發出吱吱喳喳的怪叫聲。

這叫聲十分刺耳，趙長生由遠處聽來，也覺得極難聽。

突然，「吊人山莊」後面起了一股灰煙騰空，趙長生立刻便想起他初到時候也有一股灰煙，當時還以爲「吊人山莊」上正在做飯呢。

灰煙已起，花滿堂一聲尖吼，道：「走！」

四個人大步往木橋上面奔去，那兩個大漢已把背上扛的籮筐抱在胸前，看來還眞夠小心的了。

趙長生也看到杜三娘的雙手握着閃亮的兵器——杜三娘的鎖喉環與雙刃刀也是一霸。

最令趙長生吃驚的，乃是花滿堂手上也托着一個方木盒子，裡面一定裝着毒物。

趙長生高處看不清，但他很注意這四個人的行動。

他更注意橋的另一面地下，因爲吊人山莊的人們都藏在地底下。

現在，花滿堂當先過了小木橋，只不過花滿堂剛剛走了五七丈遠，突然地面上闖出四個大漢來！

趙長生藏在西北風的下風頭，遠處的對話便也聽了個十之八九。

「四位這是前來拜莊的？」

「也可以這麼說。」

「眞對不起，四位來得不是時候了。」

「怎麼說？」

「此地白天不見人，到了夜晚才辦公，對不起，如要想見我們莊主，就請晚上再來。」

「如果我們一定要此刻見呢？」

「你們什麼也見不到。」

「本山主不能久等。」

「我們也要休息，此刻正是大睡時刻，怎好接見你們，還是回去吧！」

便聽得杜三娘冷冷道：「人不當當鼠，白天不敢見人，夜來偷鷄摸狗，眞邪！」

「你這個婆娘怎的罵人不帶髒字，別忘了，這是在我們的地頭上！」

「你們地頭又怎樣？」杜三娘火大了。

她們是冒雪前來，如果再回頭，那多不是味道。

便又聞得一聲冷笑，道：「我們的地頭就有我們的規矩，四位，我們不侍候各位了！」

四個人好像是要走，只聽得花滿堂冷冷道：「我知道你們的習性，鑽窟窿打洞最內行，只不過本山主飼養了許多會找墻縫的毒蠍子，我如果把毒蠍子放進洞裏，你們只怕沒好日子過了。」

忽聞得一個大漢哈哈笑道：「毒蠍子有什麼了不起，老鼠也照樣吃蠍子，你不信？」

花滿堂尖聲叱道：「先叫爾等受活罪，關山壯，賞這傢伙幾個毒蠍子！」

就在花滿堂尖叱聲中，那黑漢關山壯抖手撒出一把蠍子往四個大漢身上罩去。

四個大漢有些難以相信，却見大把蠍子爬上身，他們不敢用手去拍打，只得就着地面翻個身，立刻消失不見了！

眞奇怪，就算是花滿堂幾個人，也沒看見四個大漢是怎麼不見的。

雙方只相差三五丈，而地面上又不見窟窿，實在叫人想不通這些人是怎麼不見的。

雪層上有幾隻蠍子在爬動，那是關山壯撒出去的毒蠍子，關山壯伸手在地上點着，口中發出「絲絲」叫。

那些從敵人身上落在地上的毒蠍子，眞是奇妙得嚇人，竟然不約而同的爬向關山壯，而且也被關山壯一隻隻的又捉進籮筐裡。

幾個大漢不見了，整個「吊人山莊」上一片死寂，後山莊上的白煙也不見了。

杜三娘不信邪的道：「花大姐，我們往山莊闖進去！」

花滿堂道：「也好，江湖上只知道尹小紅晝夜顛倒過日子，黑夜才見她露面，我們就進去攪和她個不能安靜，叫她休想睡得穩。」

說着，便當先大步往「吊人山莊」莊門走去。

她走了不到十丈遠，忽然附近一聲吼道：「站住！」

花滿堂大笑，道：「還以爲都在洞中睡大覺，想不到附近躲着人！」

只不過她剛看到幾個黑衣大漢，便不由得楞得張口說不出話來了。

她發現吼聲雖然只一聲，但從四面八方冒出四五十個怒漢來。

這些人的手中均握着一把尖刀，在銀色的白雪輝映下就好比幾十顆星星在閃耀。

杜三娘却冷笑道：「廢物一堆，不値老娘一屑！」

花滿堂冷沉的道：「我不想在這些人的身上浪費我的毒蠍子！」

却聞得對方一聲粗吼，道：「原來是熊耳山主駕到『吊人山莊』，在下『吊人山莊』前山總管唐洪，請問花山主此刻到來敝莊，有何指教？」

花滿堂面色一沉，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快叫你們的莊主出來一見！」

那唐洪也不是省油燈，他淡淡的道：「怕是山主來得不巧，敝莊主正在睡大覺。」

花滿堂叱道：「難道尹小紅眞的變得像老鼠一般了？」

唐洪道：「江湖翰海，各行其道，我們彼此本無過節，又何必自傷和氣？」

花滿堂大笑，道：「她此刻不出來才有傷和氣。」

唐洪看看花滿堂四人，又看看自己的人，他有着篤定之感的道：「眞抱歉，我們莊主有命，此刻絕不見客！」

杜三娘叱道：「那就殺進莊去再計較！」

唐洪却大笑，道：「想在吊人山莊撒野？」

杜三娘怒道：「不是撒野，是來殺人！」

雙方似乎是鬧僵了。

江湖上許多事情就是因談判不成才動刀子，因爲武力才是最後解決問題的手段。

兩個黑漢各自把手伸入籮筐裡。

他倆準備撒出毒蠍子了。

唐總管發現對方就要出手，口音一變，發出吱吱怪叫聲，道：「花山主，妳帶來不少毒蠍子？」

花滿堂怪笑如梟，道：「足夠把你們趕出老鼠洞了。」

唐總管却突然大笑，道：「足夠塡飽老鼠肚皮的了！」

他似是得意的又道：「老鼠照樣吃蠍子，花山主，頂多是個兩敗俱傷局面，妳們佔不到什麼便宜的。」

花滿堂冷笑道：「那要交過手才知道！」

唐總管發覺話已說絕，口氣一變，立刻連聲吱吱叫。

眞奇怪，立刻就見附近四週冒出幾批黑衣大漢，這些人一出現，立刻往花滿堂四人包圍過來，粗略的算一算，少說也有三四十人之多。

情況變得令人吃驚，這些大漢們手上均握着刀，只不過個個都雙目赤紅，看上去是發怒的模樣，其實他們正在地洞中酣睡，等於一個人半夜三更被人吵醒一樣。

唐洪指着花滿堂，冷冷道：「如果要幹，我們十個對付你們一個，就算是壓也把你們四個人壓扁，妳怎麼說？」

花滿堂冷笑連聲，道：「一羣酒囊飯袋，豈會放在本山主眼裡。」

她的手高擧，大聲吩咐兩個黑漢，道：「先叫他們嚐嚐毒蠍子的厲害！」

就在她的尖聲吼叫中，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揮手撒出兩把毒蝎子，直往對方人多處擲去。

唐洪叫了一聲「小心」，人已往後閃讓開來。

於是，又有幾把毒蝎子撒向空中，圍上的黑衣大漢們急忙四散開來，眞怕毒蝎子螫上一口就難受了。

那花滿堂吃吃尖笑，海大浪與關山壯二人已往黑衣大漢們撲過去。

就在這時候，唐洪一聲尖銳的口哨聲，忽見四十幾個黑衣大漢只一晃眼間，便消失不見了。

這些黑衣大漢來得奇怪，去得更快，就好像會地遁似的一閃而沒，果然是「老鼠歸洞快逾幽靈」！

唐洪也不見了，四週又是一片寧靜。

那杜三娘咬牙切齒道：「眞是膽小如鼠，不敢和我們過招！」

花滿堂道：「他們本來就是一羣老鼠。」

杜三娘道：「他們不出來，我們怎麼辦？」

花滿堂道：「我們逼他們出來！」

杜三娘道：「吊人山莊的地道錯綜複雜，縱橫交錯如網，我們只怕逼不出這些人出來了。」

花滿堂對海大浪與關山壯二人吩咐，道：「快，撒出所有毒蝎子出來，今天叫他們在洞下躭不住，我們四下裡守着，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倒要看看這『西江夜鼠』尹小紅出來不出來！」

那海大浪與關山壯聞言，立刻將籮筐放在地上，只一推倒，便見成千上萬的毒蝎子湧向地面──青紫紅斑火毒蝎，便立刻四下裡往地縫鑽去。

海大浪與關山壯二人還配合着花滿堂的呼天搶地尖嚎聲不斷地叫個不停。

三人的聲音聽起來如泣如訴，好像三個人都有滿肚子的冤屈無處可訴一樣。

可是也眞奇怪，那些毒蝎子好像着了魔似的失魂發瘋的往地下找縫隙鑽，不一會，地面上一隻也沒有了。

雖然地面上已沒有毒蝎子，然而花滿堂與關山壯、海大浪三人的尖叫更凄厲了。

那聲音說有多難聽就有多難聽，連在花滿堂一邊站着的杜三娘也不由得把耳朵掩起來了。

足有一盞茶工夫，尚未發覺地洞中有人冒出來，花滿堂也頓覺奇怪。

海大浪與關山壯二人也相當驚訝，那麼多的毒蝎子怎不看見有人被逼出來？

四個人在上面正奇怪，忽然從地縫中冒出幾股煙出來，使地面上的積雪也溶化不少。

煙霧中有一股怪味道，花滿堂立刻尖聲大叫：「快，那些鼠輩放火了，他們用火燒我的毒蝎子，快召喚牠們回來，可惡呀！」

關山壯與海大浪二人立刻吱吱叫，這一回叫得像唱歌，粗啞的聲音不停的叫，果見由石縫中跑出無數的毒蝎子來，眞絕，有幾隻毒蝎子的毒刺被火燒掉了。

這些毒蝎子逃回籮筐裡，算一算已經死了上千隻。

花滿堂怒道：「看來我們只好等到天黑再來了。」

杜三娘指着「吊人山莊」內，道：「天這麼冷，這附近又無處躲避風雪，我們進去再計較。」

花滿堂道：「就依大妹子的，我們進去！」

她當先往「吊人山莊」上走過去，眞奇怪，「吊人山莊」上竟然毫無動靜。

四個人走上正面大廳上，只見那些凌亂的傢具，亂七八糟的到處擺放，就好像這所家宅子無人居住一樣。

其實這裡地底下面却又是另一番景氣，富麗堂皇不亞於王公大臣的巨宅，各種享受也一應俱全，那尹小紅是個懂得享受的女人，如果以爲她過的日子像老鼠，那就大錯特錯了，她過的日子可舒服呢。

花滿堂也明白這一點，但花滿堂却找不到「老鼠洞」在什麼地方，就好像他們在山莊外面找不到那麼多人藏身在什麼地方一樣。

杜三娘怒瞪着獨自四下找，她一直找到「吊人山莊」後面的圍墻下，也看不到什麼破綻來，便又匆匆走回後廳的長廊上。

四個人實在不願意走入大廳上，因爲大廳內佈滿了塵土蛛網，那顯然是老鼠的天堂，大廳的四週墻角有不少老鼠洞，便外面墻角也有許多。

花滿堂對杜三娘道：「這兒有許多老鼠洞，還有許多機關，我們就在廊上坐，且等天黑了再計較。」

杜三娘道：「我們不能白來一趟，尹小紅總會出來的！」

她抬頭看看天色，又道：「天快要黑了，我們歇上個把時辰，養足了精神再殺人。」

她好像很輕鬆的樣子坐在青石地面上。

關山壯自袋中取出乾糧，幾個人分吃着。

花滿堂把手上的盆子取下來放在地上，小心的往盆中放了一些東西，便立刻又把盆子蓋起來。

四個人吃的是醬肘子肉、醬牛肉，還有燒餅，另外就是高粱酒。

海大浪與關山壯各自又吃了幾隻毒蝎子，那花滿堂還來個酒泡毒蝎子吃下肚。

一邊的杜三娘不吃這玩意兒，但她看慣了，也並不覺得可怕或噁心。

「吊人山莊」上眞夠靜，雪也似乎不下了，但暗中潛來一個人，這人的身法相當快，就好像幽靈似的只一閃

便不見了。

這個人，不錯，正是趙長生！

趙長生見天色將黑，便立刻躍下樹來，他發現花滿堂率人進了山莊來，這種熱鬧他是不會放過的。

於是他也暗中潛進山莊來。

趙長生記得很清楚，去年今日他曾被困在「吊人山莊」地洞中，那個俏女人叫夏荷，她中了點穴功，沉睡在趙長生的肚皮上，如果此刻再遇上夏荷，只怕就免不了一場厮殺了。

趙長生也記得，他被一羣大老鼠逼得自洞中逃出來的時候，相當的狼狽，就在後廳上，他還被尹小紅在大腿上咬了一口。

那一回丁仲仁並未露面，他倒是希望這一回能遇上丁仲仁。

他的心中一直想着捉拿丁仲仁。

趙長生就是這種牛脾氣，他師父宮和順交待他辦什麼事，他總是會盡心盡力去完成，就好像去年冬天護送「金絲甲」的事，事前師徒二人暗中商量，他師父設下的計謀乃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那一回趙長生眞的吃了不少苦頭，却也暗中把「金絲甲」連夜送進八王爺府中，於是，趙長生又穿上「金絲甲」轉回頭，因爲八王爺早就打聽到害死他女兒逍遙郡主的兇手，正是太行山老大丁百仁，姓丁的以「大力金剛掌」與「大力金剛指」吃定一方，所以八王爺要趙長生穿回金絲甲，誘姓丁的上當，丁百仁果然上了大當，那一回只逃了「太行羅剎」杜三娘。

趙長生沒有抓到丁仲仁，這一年他都不痛快，他這種擇善固執的人是不會忘記這種事的。

如果此刻丁仲仁出現，不等花滿堂他們出手，他就已出手了。

趙長生想起那夜逃出來的洞口，便暗中又潛過去，他記得很清楚，那是在地道的三岔路右面，右面的地洞中偏左方有個洞，趙長生見花滿堂四個人靜坐在前廳走廊上，他便暗地裡到了後廳上。

後廳上傢具比前廳還亂，他找到那天的出口處，只不過他都無法弄開洞口。

趙長生知道是機關，他如果找到機關，他會暗中潛進洞裡的。

趙長生也知道這些大廳上養了許多大小老鼠，他望望外面，想找個藏身地方。

當然，他覺得只有躲在大樑上比較安全，高處下望看得清楚。

趙長生躍身上了樑，這時的趙長生已與一年前大爲不同，他經過名人指點一年，加上自己的苦練，如今的動作身輕如燕。

只不過他一躍上樑，立刻撞掉幾隻老鼠吱吱叫着跌下地上，這倒令趙長生吃了一驚──怎的大樑上也躲了這麼多的老鼠？

（未完・六）

上文提要：余顧南每逢休假便往探望許文信，很快兩人便成為朋友，許文信並將三招絕學刀法傳授給余，使他的武藝更上一層樓，從獄吏老張的口中，余得悉許文信是因爲女人才來到這裡的，但詳細情形則不得而知；爲了慶祝耶律淳加封爲越國王，王府內設宴款待大臣，怎料宴會中途却突然闖進一名幪面客……



烽火孤雛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被拒絕含怨回國　甘忍辱只求續緣

那人一上丹墀，便長臂向耶律淳抓去，耶律玉坐在父親旁邊，急亂中橫肱往其小腹撞去！

那人好生了得，吸氣凹腹，稍退半步，右手五指仍向耶律淳後肩抓去！與此同時，坐在另一邊的耶律喜，忙將父親拉開，順手抄起酒壺，向來人擲去！

這時候，廳內衆人方知生變，發出驚呼，同時有很多人向丹墀奔去，余顧南心頭更驚，因爲來人的眼睛和身材，極似是許文信！

蒙面人拍開酒壺，左脚伸出一踏，踩住耶律淳，但耶律喜正抖出刀來，向他劈去，口中呼道：「快來！」耶律玉和耶律瓊亦已站直身子，向蒙面人攻擊，蒙面人只好退開。

說時遲，那時快，丹墀下之侍衛已撲了上來，蒙面人身子倏地一移，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硬生生橫移三尺，突然一掌擊向耶律瓊的胸膛！

這一掌既快又沉，耶律玉就在乃姐身旁，恐她抵擋不住，所謂圍魏救趙，她一拳猛擊蒙面人的小腹！

誰知蒙面人正要她如此，擊那耶律瓊那一掌，突然回撤，隨即沉下一撈，五指抓住耶律玉的手臂，拇指按在其「曲池穴」上，耶律玉一條胳臂酥軟無力，讓他一扭再拉前，蒙面人再一指封了她痳穴！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眨眼即逝，待得那些侍衛迫近，耶律玉已落在對方手中！蒙面人將耶律玉拉在身前，左掌一翻，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抵在耶律玉的喉頭，用契丹語喝道：「別上來，否則一刀結果她性命！」

下面有人道：「千歲！這人是漢人！」

耶律淳被兒子拉下丹墀，喘息剛完忙道：「大家小心，莫誤傷了小郡主！」

耶律喜喝道：「你到底意欲何爲？快放下郡主，否則將你碎屍萬段！」

蒙面人道：「只要你們肯答應某的條件，便不會殺她……」

耶律玉忽然叫道：「他是許文信！」

這一喝，全場震動，尤其是余顧南一顆心，更加幾乎跳出口腔。蒙面人一把扯下臉上的布，道：「不錯，某便是許文信！」

耶律淳腰杆子一挺，喝道：「大膽死囚，竟敢挾持吾女，以下犯上，該當何罪？」

耶律瓊比較冷靜，接問：「許老師，你意欲何爲？是不是想回中原？只要你放了舍妹，相信父王會放你回去的！」

耶律淳這才省起愛女仍在其掌中，忙道：「你放了郡主，孤便放你回宋！」

許文信哈哈一笑：「我要你女兒何用？我要阿仙！你讓我帶阿仙回宋，

我便放了你女兒！」

耶律淳臉色大變，不敢作聲，只拿眼望着他。一個侍衛喝道：「死囚！你說話不明不白，誰是阿仙？府內有那許多丫環，千歲爺怎知道是誰！」

許文信冷笑道：「住口，你當然不知道，但你們千歲爺則必定知道！」

「大膽！」耶律淳一張臉漲得通紅，怒道：「簡直豈有此理，孤今日寧願犧牲一個女兒，也要將你碎屍萬段！」正想下令侍衛圍攻，忽然一個侍婢滿面悸色地跑了進來，跪在地上，耶律淳喝問：「有話快說！」

「啓稟老爺……夫人，夫人她……不見了！」

耶律淳大叫一聲，抬脚將丫環踢倒在地。「你說什麼？你跟着王妃，居然會不見！」

耶律瓊忙道：「父王息怒，先問清楚再說！」許文信忽然仰頭大笑起來。耶律瓊怒道：「許文信，是你幹的好事？」耶律淳臉色更是青白，又驚又怒，說不出話來。

許文信沉聲道：「不錯，她在我手中，她寧願跟我回宋國，你佔了她十八年，還不滿足？」

「放屁！」耶律淳一邊向螟蛉子打眼色，一邊道：「諸位卿家，今日孤事……出無奈，請諸位回府，他日孤再另行補請！」廳內賓客迅即走得乾乾淨淨，只剩下一個余顧南！

一位侍衛喝問道：「你站在此作甚？莫非是同黨？」

耶律淳心頭一動，道：「讓他留下來！」

余顧南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連自己爲何留下來也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只覺得自己對許文信的了解太淺。心想老張說的話可能有道理，如果許文信只是爲了一個女人，不是爲了什麼國家民族，便想離開，誰知耶律玉叫道：「余老師，只有你才能救我！」

耶律淳病急亂投藥，脫口道：「假如你能救了郡主，便立即送你回宋國！」一頓又轉頭道：「許文信，你將……王妃怎樣處置了？」

余顧南這次才聽清楚，不由吃了一驚，心中暗嚷：「什麼？許文信是爲了耶律玉的母親？」他幾乎懷疑自己在夢中！

只聽許文信道：「你管我怎樣處置她？她現在當然還未死，不過拖延下去可難說得很了！許某之條件你到底答不答應？」

耶律淳氣得渾身發抖，問道：「你幾時與她有奸情的？快從實招來！」

「在你之前！」

耶律淳鬆了一口氣，哈哈笑道：「簡直胡說八道！阿仙是以處子之身嫁來我魏王府的！」

許文信不動聲息，自言自語地道：「你不答應，許某死不足惜，但阿仙和你女兒便要陪葬；答應我則你可以得回一個女兒！」

耶律玉在許文信手中居然十分鎮定，道：「父王須三思後行！」許文信手掌用力，耶律玉但覺體內氣血亂竄，極是難受，額上香汗淋漓。

余顧南脫口道：「許先生不可言死！男人大丈夫留下有用之軀，幹大事方是道理！」

許文信臉色微微一變，道：「余顧南，誰要你管！好，你既然想管，便走過來吧！」

余顧南一時不明其意，不敢動彈，此刻外面又湧進來二十多個侍衛，將各處通道圍住。耶律淳大定，乃道：「余老師，小女是你之學生，她如今有難，你焉可袖手不管，視死不救？快過去！」

許文信也叫道：「聽見沒有？快過來！」余顧南只好走過去。許文信道：「告訴你，不許你亂動，否則某便先殺死耶律玉，屆時耶律淳怪罪下來，與我無關！」

余顧南見他脅持弱女，只爲了一個有夫之婦，對他印象全改，冷冷地問道：「許老師有何見教？」

說着耶律喜已匆匆回來，走到耶律淳面前，低聲道：「父王，咱們到處也找不到母后之下落，不知這廝將她藏在那裡，說不定府內還有奸細！咦，莫非就是這姓余的……」

耶律淳道：「不是他，他一直坐在大廳內，未踏出一步，不可誣蔑以免激怒他，迫使他跟許文信合作！」

許文信估計耶律淳不會輕易答應，便道：「耶律淳，先叫你手下讓開一條路！否則某絕不客氣！」他五指用力，耶律玉再驍勇也忍不住叫起痛來：「爹——」

耶律淳道：「你們讓開！」許文信一手拉着耶律玉向後堂退去，又要余顧南隨後跟去，耶律淳忙令侍衛跟上。

許文信一直退至西廂，道：「余顧南，快回房取出你那把玄鐵寶刀，快！」

余顧南看了耶律淳一眼，見他不反對，便推門進房，取了玄鐵寶刀，又將秘笈及銀兩往懷內一塞，再出房，耳邊忽聞許文信以「傳音入密」道：「呆子，你想長年住在此而不回宋？某是順便救你出去，但記住，切不可露出一絲痕跡，態度仍與剛才一般！切記！」

余顧南心頭怦怦亂跳，出得房來，冷冷地問道：「在下已依你意思將刀拿來，閣下還有什麼要求？」

「好極了，把刀交給某，不要耍花樣，否則許某便先殺了你的心上人！」許文信言畢向余顧南伸手要刀。

余顧南一呆，耶律玉則是目光一亮，臉上忽然飛上兩朵紅雲。余顧南將刀交給許文信，許文信又道：「耶律淳，老子的條件你還未答應，我數十聲，你不開腔，許某便先殺了你女兒

，再殺你這未來女婿，然後大殺一場！阿仙若因我未回去，她也活不成！一，二……」

耶律淳大喝一聲：「且慢！」

許文信嘿嘿冷笑道：「有話快說，許某的耐性有限！」

「阿仙在那裡？你讓她出來與孤說幾句話，如果她肯隨你而去，孤無話可說，若果她不是願意的，你勉強也沒有意思！」耶律淳態度忽然從容起來。「許文信，你既然是讀書人，便該清楚感情是不能勉強的，一廂情願有什麼意思？」

許文信臉上現出痛苦之色，沉吟不敢答。耶律淳冷笑一聲：「如此說來，閣下只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而已！亦証實阿仙不愛你！」

耶律瓊亦道：「不錯，許老師，家母根本不會喜歡你，你又何苦弄出這許多事來？請你請出家母來，如果她願意跟你回宋，父王亦不會勉強！你們自稱是禮義之邦，讀聖賢書，難道連這個器量也沒有？」

許文信似下了決心，抬頭道：「耶律淳，你也是個人物，令嬡可以代表你麼？」

耶律淳這人雖然沒有什麼大本領，但頗有察言辨色之能，見狀更具信心，認爲妻子必然未答應許文信什麼，因此道：「孤絕對同意！假如她肯跟你走，而你又能好好待她，孤亦無話可說！」

「好，你們跟我來！」許文信推着耶律玉向旁走去，耶律淳揮手，王府侍衛立即擁着他跟着去，許文信直至石室外面才停住，低聲對余顧南道：「她被放在橫樑上，你將她抱下來！」

余顧南微微一怔，終於進內仔細找尋，果然有所發現。

忽然老張跑了過來，叫道：「哎唷，你這死囚，怎地將王妃囚在這裡，這不是分明坑我麼？」

耶律喜喝道：「老張，你給我讓開！」老張唯唯諾諾退在一旁。俄頃，只見余顧南抱着蕭德氏出來。耶律喜喝道：「余顧南，快抱王妃過來！」

許文信喝道：「站在中間！余顧南，你在王妃後頸『啞門穴』按一下！」

余顧南依言在蕭德氏「啞門穴」按了一下，蕭德氏噓了一口氣，道：「快將我放下來！」

許文信急道：「不可，抱住她！」

耶律淳怒道：「許文信，你有什麼資格命令孤的人？」

「誰叫他是你未來女婿！」

耶律喜罵道：「你放什麼屁！母后，這姓許的說你……你……」

耶律淳道：「阿仙，孤問你，你跟許文信是不是有什麼事瞞着我？」

蕭德氏羞憤地道：「你……你說什麼？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耶律淳見妻子不似做作，更加放心，續道：「這是許文信說的，他說你不要丈夫兒女，要跟他去宋國！」

許文信道：「阿仙，咱們以前曾經山盟海誓，你沒有忘記吧？我沒有忘記！阿仙，你跟我去大宋，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

「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蕭德氏又羞又慌。「那時我還未嫁……其實忘記誓言的是你，不是我……你逾期不來，還能怪我什麼？」

「當時我因爲有一件大事纏身，但我也只逾期七日，想不到你便嫁了，」許文信臉上滿是痛苦之色。「阿仙，以前的事不管了，但咱們還有以後！」

「沒有……你回大宋討個漢女吧，別再來……我已經是王妃，又有女兒……」

「我不在乎！」

「但我在乎！」蕭德氏沉聲道：「莫說我已有丈夫女兒，就算沒有，我也不會跟你去宋國！二十年什麼事都會改變，那時候我只是個小姑娘！」

許文信雙眼迸出淚光，嘶聲道：「你嫌我窮？還是因爲他是王爺？」他激動起來用刀指着耶律淳。

耶律淳哈哈笑道：「許文信，事實証明你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

許文信雙眼盡赤，嘶聲道：「好，你既然在乎你的女兒，我今日便殺了她！」說着刀一回便向耶律玉喉頭抹去！

蕭德氏叫道：「水君，住手！」許文信身子一震，玄鐵寶刀硬生生被阻住去勢，離耶律玉喉頭不過半寸！

余顧南心頭亂跳：「原來他就是南龍信水君，難怪有一身武功，又難怪他認識師父！」

耶律淳道：「你敢動我女兒一根頭髮，孤便要你嘗嘗五馬分屍的滋味！」

蕭德氏道：「信水君，感情是不能勉強的！緣份盡了也不能再續，莫說要我跟你回宋國，就算你長居此處，我也不會再見你！」

余顧南也插腔道：「前輩，你相貌堂堂，又文武雙全，何必爲了一個有夫之婦弄至身敗名裂？所謂大丈夫何患無妻……」

信水君喝道：「小子，你給我住口！你懂得什麼叫做情，什麼叫做愛？」他臉色一變，目光充滿了痛苦，「阿仙，你那是違心之言，我知道你還未忘記昔日的盟約！」

一直不開腔的耶律玉忽然大聲道：「我還以爲你是讀書人，明白道理，原來是個自私自利的漢子！你若果是愛……一個女人的，便要爲她設想……」

「小丫頭住口！我若不爲她設想，便一早動手了，還等得了她女兒長大才求她？」信水君聲音如泣如訴：「你們有誰知道，這十八年來，我所受的痛苦！每次見到你，還有耶律淳……」

他說着便用刀遙指着耶律淳，痛恨妒忌之情，溢於言表，耶律喜喝道：「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信水君全不理會他，繼續道：「每次見到他，我都恨不得自己是他；每次見到你姐妹倆，我都會想，假如我早到幾日，這便是我的女兒！」

耶律玉罵道：「你敢佔我便宜！」

可是信水君那幾句話實在令人感動，連蕭德氏雙眼亦噙淚，嗚咽地道：「你們漢人有句話，叫做有緣無份……你就認命吧，這時候還說這種話作甚？你不斷迫我，還說……還說不忘舊情……分明是要傷害我……」

耶律淳妒火中燒，叫道：「阿仙你……你說什麼？」

余顧南忍不住又接腔：「信前輩，你何必再迫她？」

信水君臉色大變，喃喃地道：「連你也這樣說，夫復何言？」忽然又厲聲問道：「阿仙，我最後問你一遍，你到底肯不肯與我回……」

話未說畢，蕭德氏已道：「不肯不肯！」

信水君臉上五官幾乎扭在一起，嘶聲道：「你再考慮一下！我一定會好好待你！」

蕭德氏轉過頭去，道：「自我出嫁那天開始，我便決定一生一世跟着王爺，所以不用再考慮！要考慮的已在十八年前考慮過了！你逾期三日，我才答應王爺的，假如你不是故意的，那便是老天爺也認爲咱們不宜在一起！」

信水君吸一口氣，道：「耶律淳，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把今日發生的一切忘記，像以前那樣愛阿仙疼阿仙麼？」

耶律淳哈哈笑道：「眞是豈有此理，我自己的妻子還有不愛不疼之理麼？你還有什麼廢話？」

信水君道：「余顧南，你在王妃『笑腰穴』上按一按，放她回去！」余顧南依言解了蕭德氏之痳穴，放她回去。」信水君又道：「你過來！耶律淳，我要請你女兒送咱們回大宋！」

耶律淳道：「你休想，你們準備！」

信水君道：「你眞的不要你女兒的命？我殺死她，你們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一到平安之地，信某便放她回來，決不傷她一根毫毛，這利害關係，你當然懂得衡量！」

蕭德氏低聲對丈夫道：「王爺，這人武功十分厲害，是宋國四大高手，你這些侍衛未必攔得住他，而他向來守信諾，他說不傷玉兒一根毫毛，便不會少了她一根頭髮，咱們派人悄悄跟着他們就是！」

信水君道：「到底是王妃識大體。」

耶律淳道：「好，孤答應你，但設若你食言，孤要一萬名宋民作賠償！」

信水君臉色大變，却不敢吭聲。

＊　＊　＊

長城外，三匹馬馱着三個人，一個是信水君，一個是余顧南，另一個是耶律玉。耶律玉腰上縛着一根痳繩，痳繩的另一端却抓在信水君手中。他們離開上京已經三天，余顧南因回國有望，自從離開上京，他便興奮得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恨不得背生雙翅，立即飛回故國。

耶律玉叫道：「喂，你們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肯放我姑奶奶回去？」

信水君冷冷地道：「不必多問，到了可以放你之時，不用你開口，某也不會留你！」

「哼，姑奶奶以前一向尊敬你，想不到你連一個小女子也害怕，你們兩個男人，一前一後將我挾住，還害怕我逃跑，居然要用繩縛……」

信水君心情不好，喝道：「臭丫頭，你給我住口！」

余顧南道：「信前輩，諒她也逃不掉，倒不如……」

信水君還在考慮，耶律玉又冷嘲道：「憑你這副氣量和膽量，也奢望我娘會跟你，簡直不自量力！再說，我恨不得有機會出來遊玩，又怎會逃跑？何況還有余……老師陪伴，他叫我跑我也不跑哩！余老師，你不是說江南好像天堂麼？帶我去玩玩如何？」

余顧南吃了一驚，道：「不行不行！」

「哈，又怕姑奶奶逃跑，又怕姑奶奶跟你們到宋國，當眞稀奇！這年頭，男人比女人還難伺候！」

余顧南結結巴巴地道：「你跟咱們到江南，萬一令尊誤會，發動戰爭，連累了百姓，這罪孽由誰擔當？」

信水君道：「解開她腰上的繩子！」余顧南拉韁，等後面的耶律玉上前，才拉住其韁，替她解繩。

耶律玉低聲罵道：「漢人都沒有良心！你也是個沒良心的！」她呵氣如蘭，口氣噴在余顧南耳裡，怪癢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耶律玉見他不作聲，得意地道：「幸好你開始後悔，証明你良心未全泯！」

余顧南期期艾艾地道：「你……你胡說什麼？我如何沒有良心？」

「你如果有良心，就早該替姑奶奶解繩了！」

「哼，如果你在上京附近逃脫，我這個良心，便要給你父兄糟踏了！」

「姑奶奶若有心害你，還會等到如今？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耶律玉斜乜了他一眼，幽幽地道：「人家對你如何，你還不知道麼？」

余顧南吃了一驚，暗道：「番女當眞無耻，瞧信前輩就知道！」當下沉下臉道：「我既然沒良心，你跟我說這許多作甚！快走，信前輩已等得不耐煩了！」

耶律玉小鼻子一皺，輕哼一聲，拍馬上前。原來信水君等得不耐煩，反走到前面去了。「許老師，你放心，我決不會逃跑，人家沒良心，姑奶奶可不是那種人！」

信水君看了她幾眼，神情十分複

雜，「你還喚我許老師？不恨我麼？」

「有一點點！嗯，你可以告訴我，母后如何邂逅你的？」

信水君目光望着遠處，喃喃地道：「這事說來好長……二十年前，也是夏天，我由關內一路逃來此……」

余顧南在背後聽見，插腔問道：「信前輩逃來這裡？關內還有誰能將你打得大敗而逃？」

「應該說沒有，不過若是以衆凌寡，那又是另一回事！」信水君輕哼一聲：「是橫行河北的『桃園三凶』！大概你未聽過這名號，因爲近十年來，這三人已不知去了何處！他們是姓劉、關、張，自號『桃園三義』，但行事乖張，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因此道上的人都譏之爲『桃園三凶』，這三人行爲雖不肖，但武功却也有過人之處，單打獨鬥，信某不將其放在心上，以一敵二也可打成平手，要以一敵三便不如了，何況他們三人還練了一套合擊之術，信某就更非敵手矣！」

耶律玉問道：「你跟他們有仇？」

信水君哈哈笑道：「我雖然在南方長大，却一向响往北國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景象，所以那一年便北上賞雪，誰知動了遊興，流連半年仍未盡興，後來到了河北邢州，無意中見到一宗强搶良家婦女的事，信某動了俠義之念，出手解決了這件事，後來又給錢讓苦主搬離邢州。

「信某以爲解決了問題，誰知並未解決，原來那幾個無賴强搶良家婦人，其實是爲三凶之一的張光辦事，事後三凶在河間府碰到某，自然少不免一場惡鬥！信某寡不敵衆，因而受了傷，幸好搶了一匹馬逃生，不料三凶也搶了馬，窮追不捨。由於那裡是三凶的地盤，某不敢往回逃，只好越境，逃至遼國……」

「所以遇到母后，而母后動了惻隱之心，替你醫好了傷！」耶律玉問題：「是不是如此？」

「結果是如此，過程還頗曲折，當時我能夠擺脫三凶的糾纏，又能遇到阿仙，還以爲是老天爺有意撮合，自以爲十分幸運，誰知却是命運之神作弄我，要我留在世間多受點苦……」

耶律玉又問：「你在敝國住了多久？」

信水君抬頭望遠處，見幾里之外，有座樹林，又見太陽已將落山，便道：「今晚在林內歇宿吧！」一頓續道：「某在你外祖父家住了半年，把傷養好，其實傷早好了，捨不得離開你娘才是眞，你外祖母是漢人，所以待某很好，可惜她死得太早，否則你外祖父未必會讓女兒嫁給耶律淳！」

他深深陷入沉思中，半晌，三人已馳至樹林外，信水君强打精神，道：「進去！」那樹林甚深，走了一會仍未至另一端，信水君找到一個認爲適合的地方，又道：「就在這裡吧！小余，你去砍些枯枝來，夜內野獸多，必須生火！」

耶律玉忙道：「小余，我陪你去！」

余顧南不想她老是纏着自己，回頭冷冷地道：「我要去解手，你也要跟着？」耶律玉啐了他一口，再狠狠地瞪了他幾眼。

信水君微笑道：「你不聽故事了麼？」

耶律玉悶悶不樂地道：「知道了結果，故事便失去吸引力了！」信水君忽然大笑起來，耶律玉訝然問道：「你笑什麼？」

「那天你不是說過一句話，感情是不能勉强的麼？如今某反要以此贈你了！」

「你說什麼……」耶律玉被人窺破心事，羞憤地道：「姑奶奶的事，用不着你管！」信水君雙眼望着她，感情非常之複雜，忽然搖頭輕嘆一聲。耶律玉不敢與他的目光接觸，她本想問他爲何嘆息的，但話至嘴邊又嚥下去，轉頭望向遠處。

信水君自囊中取出乾糧來，問道：「你肚子餓不餓？這是你父王替你準備的，你不會不敢吃吧？」

耶律玉忽然跳了起來，拍手道：「這裡一定有野獸，咱們去打獵，今夜便有烤肉吃，你說好不好？」

信水君一躍而起，叫道：「去！」這刹那，他好像年輕了許多。

兩人繼續前進，余顧南抱着一把枯枝，迎面而來，問道：「信前輩，你們去那裡？」

「咱們去打獵，你多斬些枯枝乾柴，今晚準備吃烤肉吧！」信水君拉着耶律玉繼續前進。余顧南對他的態度頗爲奇怪，但只低頭做自己的事，他不斷斬柴拾薪，天色全黑時，樹前已堆了一大堆。這時候，信水君和耶律玉才回來，手上提着隻小黃鹿、一對兎子，都已洗割乾淨。

「小余，今晚咱們的口福不淺！來，把火生旺一點！」信水君將一隻兎子拋給余顧南。「咱們每人烤一件，屆時交換吃！」

余顧南見他精神振奮，也替他高興，問道：「信前輩，你眞的不認識家師？」

「只有一面之緣，可惜無機會與他印證武功。不過你將來的成就一定不在咱們之下！」

「晚輩不值前輩盛讚！」余顧南道。

「你又前輩晚輩了，我最討厭這些！還是叫我一聲老兄吧！」

信水君話未說畢，耶律玉已搶着道：「那我以後也叫你老兄！」

信水君目光忽爾一黯，道：「你跟他不一樣！」他不再說話，只默默地烤着手上的小黃鹿。耶律玉還想說話，却被余顧南以目光止住。俄頃，小兎已發出一陣香氣，令人垂涎。

耶律玉忽然撕下一隻兎腿，遞與信水君，道：「許老師，給你！」信水君接了過去，咬了一口，耶律玉喃喃地道：「許老師，你是個守信諾的人，但爲什麼當年會逾期不至？」

「因爲我離家日久，須回家一行，免得家人牽掛，臨走時，與令堂訂了親，言明一年半之後娶她回南海……」

耶律玉截口道：「許老師，你既然與家母相親相愛，爲何要將婚期訂在一年之後？」

信水君苦笑道：「你怎知道，由此去南海數千里之遙，路途又不好走，一來一回，正要近年的工夫，又恐路上有躭擱，或家裡有事，是以將日期訂得遠一點，以免逾期……誰知到頭來，仍然逾期七日！七日！七日！七日換來了終生遺憾！」

耶律玉忽然同情他起來，心忖：「那小冤家若有一半深情，我就是爲他死了，也心甘情願！」嘴上却問：「莫非湊巧又遇到桃園三凶？」

「那倒不是，當我興冲冲要回關外，心想能提早兩個月到達，阿仙必定十分高興，可是到中原則聽到一個消息，就是天下英雄在華山論武！對學武的人來說，這可是一件大事，一生人可能也未必能碰上一次，何況學武的人，誰不想爭個天下第一的桂冠？正如讀書人，人人均欲中狀元！」

余顧南點頭道：「若是我亦必會折去華山，即使不比武，也要去開開眼界！」

信水君精神一振，似乎因找到知音人而大受鼓舞，趕緊道：「正是如此！信某亦認爲，反正尚有兩個月工夫，去看看亦無妨……」

余顧南又道：「誰知既然去到華山，更無袖手旁觀之理，何況老兄又是頂尖高手，豈肯讓膿包們出風頭！」

信水君又一聲長嘆：「就是如此，雖然爭到四大高手之一席位，但得到的却是彌天遺憾！」

耶律玉緊張地道：「你不是說時間尚來得及麼，爲何又會逾期？」

「這只是我當時的想法而已，到了華山，方知有數千人去觀賞，而參加者亦有百多人，唉，你想想，這麼多人比武，要花多久的工夫？」

耶律玉急道：「你別老是問咱們，咱們問誰去？」

信水君莞爾一笑，道：「總之躭在華山時間之久，出乎我的意料，當時又想，稍遲幾天回去，只要將實情原原本本告訴阿仙，她也會原諒我的，怎曉得別人要娶她？我雖然在華山一舉成名，但得不償失！」

耶律玉雖然刁蠻成性，但內柔外剛，甚是同情信水君，於是安慰他：「許老師，你有良心，有情有義，將來一定會找到稱心如意的妻子！」

信水君苦笑道：「不知你有否聽過這句話：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今生今世我是不會再看上其他女子的了！」

余顧南急道：「老兄，你這不是太痴？她早已嫁人，而且有兒有女，何況事情已過去二十年了，你又何必耿耿於懷？」

信水君失笑道：「這不是耿耿於懷，而是提不起興趣，也沒有信心了！」

耶律玉截口道：「誰像你那般沒良心，沒有情義，人家把心給你，你拿去餵狗！」

余顧南瞪了她一眼，怒道：「你又說到那裡去？老兄，憑你之外表內材，怎會對自己沒有信心？」

信水君哈哈笑道：「老弟，你年紀還小，很多事說了你也未能明白，尤其是兒女私事！也許再過幾年，你自己經歷過，才會了解我今日之心情！」

「也許老兄說得對！」余顧南撕下一爿兎肉給他，邊又道：「依小弟之見，你倒不如專心練武，也可省得爲她煩惱！在此烽烟四起之際，也可顯露身手，爲國爲民做點事！也不辜負令師當年授藝之一番苦心！」

信水君身又猛地一震，余顧南這幾句話給他很大的震盪，半晌方道：「信某這幾年，全爲兒女私情自艾自怨，竟無想到此點，當眞該死！多謝老弟醍醐灌頂，老哥哥向你保証，回中原之後，即將往事拋於一邊，勤練武功！」

余顧南聽他這樣說，才放下心頭大石，低聲道：「小弟年輕識淺，信口胡謅，老兄幸勿見怪！」

耶律玉道：「對呀，練好武功，老師可以找桃園三凶報仇！所謂有仇不報非君子！」她這句話暗中與余顧南針鋒相對。

余顧南見信水君表情凝重，不言不語，吃了一驚，低聲道：「老兄，咱們說錯話麼？」

「對不起！」信水君忽然伸手過去，在耶律玉腰上痲穴戳了一記，低聲道：「有人來了，小心！」

余顧南瞥了耶律玉一眼，道：「諒他們也不敢亂來！」

耶律玉忽然高聲喝：「是誰要害姑奶奶？還不快給我滾！」誰知脚步聲來得更快，眨眼間已至附近，信水君向余顧南打了個眼色，余顧南會意，抽出玄鐵寶刀來，架在耶律玉的脖子上。

俄頃，樹前出現了四五條大漢，余顧南目光一及，不由怔住了，只聽一個漢子用契丹語道：「咦，這不是小郡主麼？她怎會被人制服於此！小郡主，不用怕，咱們是樞密院的黃龍密探隊！」原來進林的爲首那人正是丐幫叛徒山樵子，他身後四個手下，有兩個也是余顧南的舊相識——耶律歡和沈德，剛才說話的就是耶律歡！

余顧南與他們分別了年半，而他正値成長期，年半的時間不但身子長高了，連面貌和聲音也有許多改變，是以山樵子等人，一時間也沒能認出來。

只聽耶律玉問道：「你們頭子

呢?」

「啓稟郡主，卑職與耶律頭子分頭辦事！」山樵子喝道：「你們兩個飯桶，還不放開郡主?」

耶律玉罵道：「飯桶的是你這老匹夫，耶律吹笳不在，你也用不着這般老實，難道不會說就在附近麼?」

山樵子心頭忿怒，忖道：「敢情你是瞧不起老夫是漢人，諒這兩個土包子有何能耐。嘿嘿……待老夫救了她才與她說話。」

當下又道：「你倆還不乖乖放開小郡主，老夫便教你死無葬身之地！」信水君自他們出現，便重又將小鹿放在火上烤，聞言仰頭大笑，山樵子怒道：「你笑甚麼?敢情是要討打。」

信水君沉聲道：「一頭走狗也敢狂吠，信某要殺你還不容易！」

余顧南忽然放開耶律玉，道：「老兄，小弟跟這老匹夫有仇，待我先來會他，不行再請你動手！」

山樵子走前一步，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小子是誰?因何說與老夫有仇?」

余顧南打了個哈哈，道：「你忘記將少爺由大名府『請』來，但少爺至死也記得你！」

山樵子恍然，大笑不止，半晌才道：「老夫這才記得，原來是齊雲高的膿包徒弟，憑你也敢與老夫作對?」

余顧南飛身道：「是否膿包，何不試試?」

山樵子道：「蕭遜，你打發這小子上路，小子，你不用裝蒜，快過來受死！」

信水君一把將耶律玉拉過去，道：「就算你有通天之能，但只要是一頭狗，便奈何我不得！」他將手掌放在耶律玉的頭頂上。「你還敢過來麼?識相的便站到一旁去。」

山樵子臉色又是一變，心念一動，暗道：「這老小子說得不錯，小郡主落在他們掌中，決不能有僥倖之念，萬一事敗，天下雖大亦無我山樵子容身之所！」

信水君又道：「老匹夫，你先陪我這位老弟玩玩吧！」

這時，余顧南已將蕭遜迫得連連後退，聞言急於鬥鬥山樵子，忙把內力注滿手臂，用寶刀把對方的刀盪開，飛起一腳，把蕭遜水牛般大小的身體踢飛，掉落地上久久不能動彈，山樵子料不到余顧南此年半時間，武功精進如斯，心頭一怔，暗道：「今日不剷除他，再過幾年，那還得了！」

余顧南精神大振，揮刀指着山樵子，道：「老匹夫，輪到你來受死了。」

山樵子大怒，冷哼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今日教你見識一下老薑之辣！」他不敢大意，抽出打狗棒來，道：「小子，老夫讓你先發招吧。」

余顧南嗤之以鼻：「你還配用打狗棒麼?」他寶刀虛晃一記，道：「來吧！」山樵子大怒，不再打話，打狗棒急戳而出，但至中途，手臂一沉，改施「絆」字訣，向余顧南雙腳絞去。

余顧南雖然日夕苦練，武功大有進步，又在山洞中喝了千年鐵甲陰陽蟒蛇血，內力猛增，但論到經驗和火候，又豈能與山樵子相提並論，況且他心情緊張興奮，對方一出招，他寶刀便立即使出信水君所授的「神龍刀法」之「見龍在田」，料不到山樵子突然變招，一時不及收招抵擋，被山樵子的打狗棒一攪，登時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信水君料不到他如此大意，救援不及，只好叫道：「小心！」

山樵子見機不可失，那肯失諸交臂，遂趨前一步，打狗棒向其後背之「靈台穴」戳去！這一招他十拿九穩，估計余顧南必然應聲倒地，誰料余顧南卻躍前一步，大叫一聲，突然回身一刀向山樵子劈去！

這一刀去勢既快又疾，大出山樵子意料，他打狗棒來不及擋格，只好吸氣向後飄退，「嗤」地一聲響，玄鐵寶刀刀刃過處，山樵子胸前衣襟碎裂，還添了一道血痕，幸好他見機得快，否則這一刀已可教他倒地不起。

「你，你為何……」山樵子實在想不通余顧南「靈台穴」被自己戳中，因何可安然無事。原來他戳中的只是余顧南縫製的「鐵甲蟒蛇寶衣」，余顧南這一件雖是由碎料縫製的，但要害之處都有蛇皮，是故山樵子那一棒便不能奏效！

余顧南精神大振，喝道：「山樵子，你惡貫滿盈了。」

信水君沉聲道：「小余，你得沉住氣，你還不是他的敵手，千萬不能魯莽，我讓你跟他鬥，只想你增加經驗！」

耶律玉也道：「小余，這老匹夫不好惹，你千萬要小心！」她雖然擔心心上人之安危，但她更希望心上人是個英雄，她絕不能代他向山樵子求情。

余顧南心頭一沉，猛吸一口氣，向山樵子招招手，道：「老匹夫，你往日的威風去了何處?」

山樵子冷笑一聲：「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如此狂妄，老夫今日便代齊雲高教訓教訓你。」

「猖狂，憑你這丐幫叛徒，勾結外族，殘害自己同胞的走狗，也有臉說這種話！」余顧南首先發動攻勢，他時而使出劍招，時而使出自創的刀法，時而使信水君所授的刀法。山樵子吃過一次虧，不敢再大意，見招破招，不求有功，先求無過，表面上余顧南使了許多攻勢，但却沾不到他一片衣角。

信水君又道：「沉住氣，攻得急未必有好處，攻十招不中，不如攻一招即能中的。」他不指點余顧南的招式，只不斷提點他要注意的事項。

山樵子見對方攻勢緩了，便開始

展開反擊，所謂薑是老的辣，剛才他已找出余顧南許多招式的破綻，因此故意引誘余顧南再度施展，余顧南鬥了數十招之後，覺得山樵子亦不過爾爾，信心大增，揮灑自如，寶刀展開，內力透刀尖，帶起一片嘶嘶聲。

激鬥間，山樵子故意賣了個破綻，脅下露出空門，余顧南失却經驗，見狀大喜，立即一刀劈過去，這一劍是他由劍法中演變出來，向來自認得意之作，可是這一招同樣亦露出脅下之空門。山樵子早已知道，是以余顧南刀一起，他便已偏身一讓，打狗棒由下向上，自其肘下穿過，直戳其脅。

信水君看出不妙，大聲叫道：「小心！」

耶律玉則呼道：「停手！」可是這一切已不能生效，余顧南見對方打狗棒戳來，無法抵擋，心頭大悖，亂了刀法，偏身一讓，誰知他心急之下，不向內閃，反向外避，「篤」的一聲，打狗棒戳中其胸間。

山樵子心頭大喜，暗道：「好小子，饒得你練了邪法，也護不了心房，這是你自己嫌命長的，與老夫無關。」

不料不巧不成話，余顧南向外閃，打狗棒戳中其胸，反而因為那裏有蟒蛇皮護住，只覺氣血翻騰，一陣難受，並沒倒下，他呆了一呆，飛起一腿，反將山樵子踢翻。

山樵子冷不提防被他踢倒，知道要糟，忙不迭在地上打了個滾，再挺腰躍起。信水君哈哈大笑：「老匹夫，你連小子也打不過，還想救小郡主，不怕笑掉人家大牙！」

耶律玉也笑道：「眞是飯桶，拿來獻世也不害羞，還不給我快滾，黃龍隊的臉都教你給丟光了！」

山樵子臉皮再厚也不敢再留下來，訕訕地道：「對不起，小郡主……老夫立即再想辦法……走！」剎那間，幾個大漢走得乾乾淨淨。

耶律玉喜道：「小余，想不到你還眞有進步。」

信水君臉上毫無喜悅之色，他道：「小余，為何他兩次戳中你的要害，你都若無其事?莫非你身上穿了甚麼寶甲?」

余顧南這才將身上的鐵甲蟒蛇皮寶衣的來歷，說了一遍。耶律玉冷哼一聲：「原來是雅可那個賤人做給你的，難怪你在女眞樂不思蜀了。」

余顧南怒道：「你罵誰賤人?」

「就是雅可，她搶了我的人，還不算賤?」

「無恥妖女，誰是你的人?也不撒泡尿照照……」

耶律玉一躍而起，向余顧南撲去，怒道：「今日不殺了你，難洩姑娘之恨。」

余顧南見招破招，只是他出手不敢不留力，恐誤傷了耶律玉，因此一時間難分勝負。信水君忽道：「又有人來了，而且有幾十個人。」

耶律玉道：「除非他肯讓姑奶奶打幾拳，否則休想我住手！」她不肯住手，余顧南自然亦不願示弱，兩人打得更為激烈。

信水君心頭有怒，自地上一躍而起，雙腳一錯，閃進兩人中間，雙臂齊出，將兩人分開，道：「有強敵至，你倆還胡鬧甚麼?」

話音剛落，只聽有人喝道：「姓信的，你們已被包圍了！小郡主快跑。」

信水君大驚，連忙伸臂攔住耶律玉。

耶律玉一避而過，却向余顧南那方閃去，低聲道：「傻子，還不快抓住我！」余顧南左手一抓，抓住其襯衣，將刀架在其脖子上。

信水君這才抬頭望去，只見山樵子去而復返，周圍都是契丹武士，帶領的將軍正是耶律岸。信水君哈哈大笑道：「你們來得好快呀，大概不想要小郡主的性命了。」

耶律岸道：「姓信的，你為何食言虐待小郡主?」

「誰虐待小郡主?哼哼，一定是山樵子誣告的！」信水君冷笑一聲：「既然如此，信某便眞要虐待她一下了！反正不吃狗肉已穢，吃了狗肉也是穢，小郡主，你想信某怎樣對待你?」

耶律玉破口罵道：「山樵子你這老匹夫，你胡說八道甚麼?姑奶奶若是丟了一根毫毛，便唯你是問，還不趕快給我滾！」

耶律岸瞧着山樵子，沉聲道：「副隊長，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萬一因此而引起任何事故，可得由你負責。」

山樵子訥訥地道：「卑職親眼看見他們制服了小郡主的，不是胡說八道……」

耶律岸怒道：「難道你連制服和虐待也不懂得分別?還是趁早給我閉嘴吧！」他又堆下笑容，道：「小郡主，末將誤信奸言，以至……唉唉，請小郡主海量汪函，末將告辭了。」

信水君喝道：「慢走。」

耶律岸雙眉一軒，道：「姓信的，所謂得些好意需回手，你還待怎的?莫非要本將向你賠罪不成?」

「要將軍賠禮，信某不敢當，不過誣告者不能無罪，你若不希望信某虐待小郡主的，最好叫他賠禮。」

耶律岸心想這還不容易，反正丟臉的又不是自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遂大聲喝道：「山樵子，你聽見沒有?」

山樵子一張老臉忽青忽白，呆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道：「老夫一時懵懂，請信……大俠海量汪函！」

余顧南手上微微用力抓一抓耶律玉，耶律玉會意，道：「姑奶奶最講求實惠，一句懵懂值得多少錢?你要姑奶奶原諒你也行，自己摑三巴掌吧！」

所謂樹要皮，人要臉，山樵子到底也是個人物，當衆被一個黃毛丫頭侮辱，以後尚能稱雄?（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李湘和岳小憐在一起，二人都安全脫險，漁樵遺老去找尋岳小憐下落，却遇到娜蘭，說小憐被無敵山莊擄去，二老夜探山莊，娜蘭誘莊主侍妾盜金子，栽贓給二老，幸莊主知情將二老放走，二老找娜蘭算賬，齊天樂、高永協助娜蘭將二老毆傷，李湘、岳小憐趕至將高、齊打傷，二老見岳小憐無恙，阻止二女追下去……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

王府擺壽宴　施計捉叛臣

原來一箭貫穿了三隻兔子，胡蟬立刻動手烤兔肉。

吃飽了之後，各人找地方睡覺，這工夫小唐發現廟外來了一個人，竟是十分可人，原來是小吉子。

小唐見他雖然撐了油傘，衣衫仍然是濕的，不由十分憐惜，道：「小吉子，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小吉子幽幽地道：「是主子叫我來的。」

「主子？哪個主子？」

「當然是和你賭過兩次的主子。」

「這……」小唐道：「他叫你來幹甚麼？」

「叫我來找你。」

「找我幹甚麼？」

「他說他很喜歡你，好久不見你就會想你。」

小唐冷笑道：「小吉子，你信？」

小吉子道：「小唐，我信！」

小唐道：「小吉子，你太善良了，不知人心險惡！」

「不，小唐，我知道主子對你沒有惡意！」

「你不懂，他們旗人吃人不吐骨，嘿嘿！正因為武林中人的警覺性不夠高，兩次大火，武林精英才被燒得精光殆盡，也可以說，徹底拔掉了反清復明的根。」

小吉子道：「那件事我也聽主子對司馬天說過。」

「他們怎麼說？」

「主子責他太絕，說是不必再對付反清復明的人，他們已在逐漸式微之中，但這麼一來，朝廷可能要揹黑鍋。」

小唐道：「奇怪，他怎知道我們在此？」

小吉子道：「你們的行蹤一直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小唐大吃一驚，這是可信的，但是，如果他們要向三小下手，應該早已得手了，因為對方的實力太大了。

「在武林精英失去十之八九的情況下，以司馬天為首的滿人武林高手，可以有效地統御整個武林。」

小唐道：「小吉子，你的主子要你來找我？」

「是的。」

「又要跟我學賭？」

「不是，他想和你聚聚。」

「你不以為他另有居心？」

小吉子搖搖頭，道：「甚麼居心？」

小唐道：「中原武林已變成旗人武林了。」

「這個我不懂。」

「他為甚麼派你來找我？」

「因為……因為……他已經知道我們的事了。」

小唐一驚，道：「他能忍下這口氣？」

小吉子道：「他說他願意把我讓給你……」

小唐道：「他怎麼會知道？」

「是趙婕洩密的。」小吉子道：「趙婕以為你騙她，她就把我們的事全都告訴了主子，但是，主子並未發怒。」

「未發怒並不代表他內心沒有發怒。」

「但他知道我們的事之後，他決定不碰我一下。」

「這……」小唐瞇着眼道：「他作得到？」

小吉子點點頭，道：「這個主子並不壞！」

小唐道：「小吉子你並不能分辨好壞。」

「我能，至少我可以發現主子對多祿(司馬天)並不是很喜歡。多祿對主子似乎也並不太敬畏！」

小唐一怔，道：「這怎麼會？」

小吉子道：「我是從側面觀察的，我當然並不能確實此事，主子說：有很重要的話對你說，叫你不要怕。」

「如果上當入了陷，害怕也晚了。」

小吉子道：「小唐，世道的險詐，當然不是我所能體會的，所以我也並不希望你一定要去見主子……」

小唐道：「我總以為一位皇上嗜賭，有點不大……」

小吉子道：「小唐，也許皇上好賭只是個藉口！」

「藉口？甚麼藉口？」

「接近你的藉口。」

「為甚麼要接近我？接近我不是為了賭必是想逮住我。」

小吉子搖搖頭道：「如果皇上想逮住你，只怕早就辦到了，小唐，我也說不清，反正他必然另有想法。」

小唐道：「他身邊有幾個高手？」

「兩個，我不認識，都在四十左右，相信是高手，只是我看不出到底有多高，是不是還有其他高手我也不知道。」

小唐道：「多遠？」

「不遠，只有兩、三里路。」

「走吧！小吉子，由於你的看法，我願意相信他。」

小吉子道：「小唐你信任我，我當然很高興，但你也要小心去判斷，我也怕估計錯誤使你涉險！」

小唐道：「你剛剛也說過，皇上要抓我並不難，對不？」

小吉子點點頭。小唐道：就是了，他要抓我隨時都可抓，用不着派你來請我，反而打草驚蛇。」

他交待袁懷恩和胡蟬不必擔憂，明天正午不歸再去找人不遲，袁懷恩道：「小唐，你是越來越吃香哩，皇上找你哩！」

小唐道：「你們二人也要提高警覺，一旦發現不妙，逃命要緊，暫時不要管我，我自有辦法。」

胡蟬道：「何不讓我們一道去？」

「那主兒只想見我一個人。」

「會不會是陷阱？」

「還是那句話，他要抓我並不太難。」

袁懷恩和胡蟬在後面暗暗跟着，眼見小唐和小吉子進入一座道觀中，他們二人就在附近隱伏等待。

小唐見到了這主兒。

他還是那樣，還是很熱情，也沒有擺架子，叫他坐下，吩咐上茶點。

小唐道：「我不是反清復明的人，對他們只限於同情，所以恕我不以君臣之禮相見。」

「我知道，我絕不怪你，隨便最好。」

「但是，對武林善堂兩次大火，却不能不記在旗人頭上。」

「記得對。」

「皇上承認了？」小唐道：「皇上親自參與了此事？」

皇上連連搖頭：「你誤會了。」

「我誤會？」

「不錯，我說的『記得對』是指應該記在滿人頭上，因為那是多祿一手策劃的，而多祿又是旗人，但不要記在所有的旗人頭上。」

小唐道：「那有甚麼分別，多祿想把中原武林變成清一色的滿人武林或者是旗人武林。」

皇上道：「他可能有此意圖，但在朝廷，怎會干預武林的事，這一點小友你該相信才對……」

「就算我信又如何？」

「如果眞能開誠佈公相互信任，我們可以合作。」

「合作？一位皇上和一個平民合作？」

「你雖然是一個小老百姓，但在朕的心目中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你不能看輕你自己，我找你不找別人自有原因。」

「甚麼原因？」

「因為你可能成為武林中的領導人物。」

「皇上別忘了，我只不過是個賭徒而已。」

「不錯，但你賭得有目標、有代價，你是為武林殘障同道無代價地奉獻，所以不但不是賭徒，而是位烈士。」

「皇上——」

皇上揮揮手道：「我只問你願不願合作？」

「合作甚麼？」

「為朝廷除奸，為武林除害。」

小唐一楞，皇上向門口的人揮手道：「小心隔牆有耳。」

門口的人道：「主子放心，周圍十里再沒有敵人。」

小唐道：「朝廷之奸是誰？武林之害又是誰？」

「小友是聰明人，這奸與害本是一人，可以舉一反三。」

「莫非是多祿兄弟？」

「正是。」

「說他是武林禍害，當然無人不信，但他又怎會是朝廷之奸呢？莫非他

有叛意或對皇上有貳心。」

皇上笑笑口道：「是的，他們兄弟想作亂而已。」

「這……這可能嗎？他們不是正統啊！」

「歷代皇朝中非正統而登九五者不勝枚舉，如宋太祖趙匡胤是奪其姪子的江山，元朝之立懷王而不立周王和世球，也是反傳統，以及明朝之成祖（燕王）等等，都非正統或篡位。但也能君臨天下，時勢所逼也！」

小唐道：「司馬天要把乃兄送上龍椅？」

皇上點點頭，道：「朕並不戀棧皇位，而是多祿兄弟狠子野心，而朝中大臣多不知其陰險，只怕情勢一天天地惡化，一旦成爲事實，朕的生死實不足論，只怕會陷社稷百姓於萬劫不復之境了……」

小唐道：「眞有這等事？」

「小友以爲朕會無中生有？」

小唐道：「莫非皇上數次邀賭，正是要談這件事？」

皇上喟然道：「奸人早有覬覦大位之心，朕心照不宣，所以也盡量顯示不成氣候的作風，使他們兄弟看輕，才不會急急謀反篡位，以便暗暗設法──」

「皇上煞費苦心了！」

「朝中既無棟樑之臣及有兵權之大勢力，朕以爲，多祿是以武林中人爲實力後盾，朕何不學樣？」

小唐道：「對，如皇上決定利用武林中人，晚輩可以找幾位有力人士襄助，必能除此血賊。」

「那太好了，不知道有那些人物？」

「武林中碩果僅存的高手不多，如『回春散人』羅子超，乃是一代名醫，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爲人正派，光明磊落──」

「對，這一點十分重要。」

「另有一位比羅前輩更出名，她叫、慕容雪琴……」這工夫門外有人道：「莫非『鬼仙艷靈？』」

小唐道：「正是此人。」

「可是此人的作風不佳。」

小唐道：「這只是傳聞，有些人是抱着『寧愛生前一壺酒，不要身後萬古名』而生存的，所以行爲放縱些。也正因爲這種人不重名利，才更可靠。」

皇上道：「這話有理，有很多人視名利如糞土，桃花扇哀江南一曲弔明孝陵云：『橫白玉人根柱倒，隨紅泥半堵墻高……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而黃庚的『百年身世成何事？回首西山又落暉』，對身後虛名更加露骨地嘲弄。」

小唐道：「正是如此，所以傳聞不可盡信，慕容前輩是我極熟之人。此人絕對可靠，而且身手奇高。」

門外之人道：「少俠是說和她稔熟？」

「是的，如不信，過幾天在下請來謁見皇上。」

門外的人不敢出聲了。

因爲見皇上是件大事，不是絕對可靠之人，是不可見皇上的，尤其是武林中的一位神秘高手。

皇上道：「小友推介之人，朕絕對相信，有暇朕倒想見見這位慕容女俠。不知小友可能安排？」

小唐道：「當然可以。但皇上要說服你的部下，不使他們躭心，因爲這畢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皇上道：「小友放心，朕一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小唐道：「皇上離宮要特別小心，萬一被多祿兄弟知道了，那就正好合了他們的心意而在外下手，然後把責任往反清復明的江湖中人身上一推了事。」

「少俠的看法正確，朕當然不敢掉以輕心。」

「但皇上常出宮也不妥當。」

「像連絡這等大事，朕若不親身出面，試問誰會相信？就以小友來說，如果對小友談及多祿兄弟謀反而希望合作的事是由朕的心腹大臣說出，小友能信幾分？」

小唐點頭道：「的確，若非皇上親口說出此事，晚輩幾乎就不敢相信，主要是此事和武林中人合作，幾乎是史無前例，但可能有立竿見影的奇效。」

皇上道：「我們必須先設法除去多祿的爪牙。」

「是的。皇上知道他們的爪牙都是哪些人？」

「朕不太清楚，但却相信不在少數。」

「晚輩以爲，先把多祿除去更好，屆時主兒一死，必然是樹倒猢猻散，然後再一擧殲滅。」

皇上道：「這說法也有理，因爲先除去他的爪牙，會打草驚蛇，使他警覺而有所提防，所以，猝然向他本人下手，是個較好的辦法。」

小唐道：「要向多祿下手，我該和慕容前輩面談，然後再稟告皇上定奪，我們要互相配合才行。」

「少俠雖然年輕，辦事却是一板一眼，十分牢靠。」

門外的人道：「就這麼辦，少俠和慕容前輩連絡上之後，再來覲見皇上，屆時我們會主動和少俠連絡。」

小唐心想，皇上身邊應不止兩個高手，而且這幾個人也必是頂尖貨色，不然的話，不會說得那麼鐵定而武斷，好像隨時都能掌握小唐的行蹤似的。

*　*　*

小唐和袁懷恩及胡蟬說了一切，袁懷恩當然不能推斷這等大事，胡蟬却以爲這件事非同小可。

她以爲可信性有六成，因爲皇上親自出頭，足證朝中確有危機，而且這危機逼在眉睫，行將爆發。

但是，一定要特別小心，因爲他們的行動完全在人家監視之下，當然，對方有保護皇上的重責，也必須徹底明瞭小唐的一切才行，這是無可厚非的。

現在他們住在鎭上的客棧中。

小唐晚飯後回屋，桌上有一紙條上寫：你想見姐姐，姐姐也想見你。由此往西北七八里，竹林中有一小民房，三更正相見。

小唐認識慕容雪琴的筆蹟，不知爲甚麼，見到她的字就有一種如見其人、如聞其通體異香的感受。

他捧着紙箋長長地嗅了幾下。

他立刻留字袁、胡二人，出門而去。

他眞的是逼不及待，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造成他如此熱衷、迷戀的熱度，只要閉上眼，就可以看到她那和少女完全一樣，甚至更美好細嫩的胴體。

他迷戀她的不僅僅是她仍留住了青春，還有更重要的。

他對她不能或忘的是，她在威嚴、冰冷或冷漠中又洋溢着一種使男人傾心的魅力，那是一種特殊的韻緻。

他奔行如風，因爲他希望立刻見到他的大姐。

小屋已在望，燈光凄迷，夜風颯颯，竹影婆娑起舞。

夜美極了，小唐的心情也美極了。

竹林優美，小屋也優美，屋中的人兒更美，慕容雪琴躺在床上，側身而臥，由於曲線好，這臥法就更美了。

小唐站在床前，全神投入來欣賞她。

然後，他又蹲在床前，繼而跪在床前。

這樣，他可以有效地把頭臉埋在她的懷中，享受着她身上的幽香和溫暖，甚至可以面部觸到她的雙峯。

挺挺凸凸地，輭輭滑滑地，那感受只能意會不可言傳。

然後，他又把自己的臉貼在她的臉上，這樣不但能使他們的肌膚十分接近，即使是心靈也比以前更鍥合了。

他伸出手，撫摩着她的頭髮、她的雙耳、臉部及頸部，然後是雙峯，在這兒，他的手停了很久。

甚至他能體會到，她的全身百骸已在舒展而爲他開放了。

因此，她身上的肉香忽然間更濃郁起來。

他的手繼續下滑，當到了「中極穴」處時，忽然停止。

他的呼吸重濁，渾身燥熱。

這下面是個坵陵，也是個實實的阜，像仙桃，也像紅杏，即使太上在此，也會爲此而銷魂。

她忽然幽幽地道：「兄弟，喜歡嗎？」

「姐，妳這是多此一問。」

「何不繼續向下？」

「姐，只怕不敬。」

「我不是對你說過，男女之間只要有情，只要不全是把對方當作宣洩的工具，就沒有甚麼不敬嗎？」

小唐的手忽然捂在上面。

兩個人立刻箍在一起了。

很久之後小唐道：「姐姐，我們相見的間距太久。」

「却也不能太頻。」

「姐姐不想我？」

「嗨！你想我不及我想你的十分之一。」

「不，姐姐，妳根本不瞭解我。」

「我太瞭解你，才會和你這麼接近……」

「可是姐姐似乎要把距離永遠定在這個距離上。」

「兄弟，你還要幹甚麼？」

「我……我要幹甚麼，姐姐會不知道？」

「兄弟，我們之間最好就保持這個距離。」

「不，姐姐，爲甚麼要這樣，妳不是太殘忍了？」

「嗨……」她嘆了一口氣，坐了起來，且移開了他的手，道：「人生在世，大致都是一直循着一個規範運行，那就是：否極泰來，泰去否至。」

「正因爲如此，才要及時行樂呀！」

「及時行樂是對的，但不可透支幸福而遭天妒。」

「姐，我看妳有點迷信，既要及時行樂，又要怕天妒。」

慕容雪琴道：「我對人生太瞭解，正因爲太重視我們的情感，才會如此愼重的，我不能失去你。」

「姐，妳不能失去我，我却又得不到妳……」

「兄弟，你要不要永久得到我？」

「當然要。」

「那麼，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長久。」

「不，再進一步我才能全部擁有你。」

「不，兄弟，那樣你很快就會對我膩了。」

「不會的，姐，妳對我太沒有信心，而且妳一直把我當作一般的喜新厭舊的男人，這不公平！」

「兄弟，你不懂，在你，的確能眞心地永遠喜歡我，至少你不會故意地冷落我。但是，喜新厭舊是人類的本性，對不？就連古董商人還在不斷地尋找新的古董。一旦我給了你，神秘一失──」

「不，姐姐，我不但不會因神秘已失而淡下來，我會更……」

慕容雪琴道：「兄弟，如果我因可憐你而開了最後一關，你把我置之何地？你考慮過沒有？」

「姐，我就娶姐姐，白首偕老。」

「那會立刻轟動整個武林。」她道：「老實告訴你，姐姐已四十歲，你才十八，有些人對這種事的批評是十分苛刻的，他們會說我吃嫩草，甚至……」

「姐，妳在乎這些？」

「我可以故作不聞，但只怕傷害了你。」

「不，我更可以充耳不聞。」

「你不能，因爲你怕我受到傷害，而陷入煩惱。」

小唐吶吶地道：「我會嗎？」

「絕對會，你處處爲我想，我也時時爲你想，我們都是怕對方受到傷害，這比自已受的傷害更重，事實上對方受傷害，豈不也等於自已受了傷害？」

小唐道：「今生今世我永遠……」

「兄弟……」她抱住他的頭道：「凡事不可貪，因爲我們獲得已經太多，尤其是我，以一個四十歲的女人，却獲得一個十八歲……」

「姐，不要再說這句話了。」

「不說就不說，你今夜來此必然有事？」

「是的，我要告訴妳一件事，可能妳也會拍案叫奇。」

慕容雪琴爲他泡茶，端點心，還捏起一塊最好吃的放入他的口中，道：「是甚麼大事呀？」

小唐說了一切。

她很久未出聲。

「姐姐不信還是不以爲這是一件大事？」

她微微搖頭。

「不信？」

慕容雪琴道：「朝中有變求諸武林？簡直是前所未見。」

「前所未見並不能武斷其不可能發生。」

慕容雪琴踱着道：「這件事有七成是可信的。」

「姐，妳猜得對。」

「但你知道爲甚麼他要找你嗎？」

「這個我就想不通了。」

「看你聰明、身手高等等，這也都是理由，但也許還有個理由，你可能迄今還沒有想到……」

「我的確還沒有想到。」

「兄弟，我不大願意說出來。」

「姐，妳明知不說我會不高興的。」

「好，我說個小故事給你聽吧！以前衞靈公非常寵愛一個名叫彌子瑕的美少年，就把他留在宮裏。」

「不，姐，這簡直就是分桃斷袖——」

「聽我說下去，你當然不會是彌子瑕那種年輕人。」慕容雪琴道：「有一天深夜，這美少年獲知他的母親有急症，萬分着急，來不及稟明衞靈公，就擅自乘他的御用馬車回家探母病，按當時宮中律法規定，擅使御車要受斬腿處分的，但衞靈公知道此事後，非但不責他，反而讚他至孝。」

「爲甚麼？」

「因爲他冒着斬腿的危險乘車回去探母，豈非至孝？」

「是的。」

慕容雪琴續道：「又有一次，彌子瑕陪衞靈公在宮院中散步，順手自樹上摘下一隻成熟的桃子，他吃了一口覺得很好，就送給衞靈公吃，衞靈公很高興，讚賞他說：『你把好吃的給寡人吃，寡人太高興了。』」

小唐道：「姐，這段典故我也知道。」

慕容雪琴道：「過了幾年之後，彌子瑕已經長大成人，美少年的輕盈體態已逐漸消失了，衞靈公當然也沒有以前那麼寵愛他了，甚至想起以前的事對他十分不滿，且責備他：你以前僞稱得到我的准許，擅乘我的馬車，又把咬過一口的桃子給我吃，眞是太無禮了。於是把他逐出宮外去了……」

小唐道：「姐姐說這故事的用意我可以猜到。」

「能猜到當然好，皇上特別垂青兄弟，多多少少有那麼一點的傾向——他喜歡你……」

「姐，這是不是有點不大好聽？」

「是不大好聽，但事實是不能抹煞的。」慕容雪琴道：「你想想看，這是何等嚴重的大事？居然會看重一個才只有十八歲的小伙子，不管他對你的聰明、武功和忠誠如何信任？總是輕率了些！也只有在一個理由之下可能發生，那就是他喜歡你。」

小唐道：「姐，他像衞靈公，我却不是少年彌子瑕！」

「當然你不會是。」

「姐姐以爲可不可以合作？」

「可以。」

「姐姐要幫我。」

「不是幫你，而是幫武林中人除去一個血賊和一些血賊的爪牙！兄弟，這件事雖然不會是假的，但仍要小心。」

「是的，姐，那主子要見見妳。」

「爲甚麼要見我？」

「是我推薦妳的。」

「你眞多事！他相信我並沒有相信你那麼深。」

「也許是的，所以一定要見見妳！」小唐道：「姐，妳更要小心，樹大招風，也許有人想賺妳！」

慕容雪琴道：「兄弟，你有沒有看清皇上身邊的兩個高手是甚麼樣子？」

「看到一個，身材不高，相貌平平，身背長包袱。」

慕容雪琴道：「長包袱？」

「是的，姐。」

「多長？多粗？」

「長約兩尺半左右，粗約鴨卵粗細。」

慕容雪琴忽然冷笑了一聲，道：「路眞窄。」

小唐道：「姐，路窄是甚麼意思？」

慕容雪琴道：「世界之大，本不該狹路相逢的。」

「姐姐認識他？」

「嗯！」

「是誰？」

「兄弟，不要多問，反正不是一個我所喜歡的人。」

「姐姐會不會因爲不喜歡他而不去？」

「本來也有此意，但爲了兄弟你，我又非去不可。」

「姐姐，妳眞好！」

「兄弟，我希望在你的心目中永遠是好的。」

「我以爲姐姐在我的心目中永不會褪色！」

她弄了幾色小菜，還有兩壺美酒，二人對酌。

「姐，要不要我唱歌給你聽？」

「不要，兄弟，我只想看你的身體。」

小唐點點頭褪掉了所有的衣衫，而且他舞蹈着，使他那剛陽之氣的胴體展現不同角度，表現不同的美，

她眞的是在欣賞他的胴體，不涉非非之想。

當他把她抱起，一起舞蹈時，兩人沉醉在輕盈的旋律裡……

* * *

天亮前小唐依依不捨地離去。走出二三十步後又奔回來抱住了她。慕容雪琴一直地問着自己，他爲甚麼會如此迷戀一個已經四十歲的女人呢？

她相信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女人的生理構造都是一樣的，年紀大小也不是重大的關鍵，最重要的恐怕是一種風格，也可以說是一種風韻吧！

慕容雪琴予人的印象，是神秘、武功高絕以及手段頗辣，所以當她對小唐十分柔順、體貼時，小唐會有一種十分新奇而難得的感受。

「去吧，兄弟，不要這樣迷戀我，我受不了！」

「姐，我們早認識有多好？」

其實她早就認識了他，在暗中注意他，她道：「傻兄弟，只有在相見恨晚之下才會有這麼濃的情感呀！」

「對，姐，我走了！」舔了她的咀唇一下，疾馳而去。

慕容雪琴的目光一直陪着小唐的身影消失後才收回來，當小唐在她身邊，她彷彿也是十八歲。

他一走，似乎她又是四十歲的人了。

四十歲可以生下一個十八歲的兒子了，而這個十八歲的小伙子却把她當作一個十七八歲的小情侶。

她有點自嘲地攤攤手，因爲她的確被小唐迷住，小唐也被她迷住，這段情感會有甚麼結局呢？

這是很難說的，沒有人能知道未來的結局。

即使是他們兩個當事人也不例外。

山風撩起她的裙子，她急忙一拉，忽然冷冷地道：「甚麼人光臨寒舍，藏頭露尾地——。」

沒有任何聲音。慕容雪琴道：「如果讓我把你揪出來，那可就不好了——」她向左邊一撲，花叢飛起一條人影，身法十分俐落。

這人的輕功了得，但慕容雪琴號稱「鬼仙艷靈」，神出鬼沒，甚至有時能讓人只看到她的半個身子。她的輕功很高。

這一手沒有人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會甚麼邪術或「掩眼法」。

這人雙足才沾地，慕容雪琴就撲上，此人再躍起時，慕容雪琴一抓就堪堪抓到的左後肩。

這人知道厲害，雙肩一晃，居然在力道即將用盡時又橫移了兩步半，這一手很了得。

因而慕容雪琴一抓抓空。

但是在慕容雪琴來說，他仍有把握生擒此人，所以第二次抓到時，這人已不可能倖免了。

這人的輕功身法的確了得，力已用盡，又橫移一步。

就算他能如此，慕容雪琴仍然抓住了他的背衣，

但也就在此刻，此人回頭掃出一掌，而在慕容雪琴的背後也有金風襲到，顯然有二人以上在此覬覦。

慕容雪琴殺機頓起，因爲她和小唐的親暱可能曝光。

她不容許這種事傳諸六耳。

她的手一鬆，扭身跨步，閃過後面施襲者的判官筆，不由心頭一震，這不就是兩次大火終於被燒死的「陰陽判」曹嚴嗎？

儘管這二人都蒙了面，却因慕容雪琴對這幾個人的印象較爲深刻，也可以說早已注意這幾個人，都能認出來。

第一，曹嚴的判官筆青銅打造，武林獨此一家。

其次，此人既在武林善堂之中，必有殘障，他的左手少了一根無名指，慕容雪琴現今看得很仔細。

因而產生聯想，另一個也必是自第一次大火中逃生倖存的高手之一，在這六個(「擎天手」熊天祥、「燕子飛」姚樑、「天魔手」崔崧、「陰陽判」曹嚴、「血燕子」姜蘭花、「五步搜魂」尉遲春)人當中，輕功最高的是姚樑，因而慕容雪琴相信另一個必是「燕了飛」姚樑。

此刻慕容雪琴決心要留下這二人，煞招乍出，掃出一記劈空掌，曹嚴閃避不及「吭」地一聲向後退去。

慕容雪琴如影隨形舒指戳出一記「觀音指」。

曹嚴已經受了內傷，無法閃開，力閃之下，腰上仍然中指，一屁股坐在地上，而此刻姚樑又自後側攻上。

姚樑是屬於小巧功夫，這類功夫大多是近身攻敵。

所以他用的是一雙尺半長的鬼頭七。

在慕容雪琴來說，雖然雙方折騰了不到五招，仍然讓對方多拖了幾招，雙臂一抖一張，後面已受重傷的曹嚴大聲道：「菩薩罡！小心……」

的確，這正是她絕學之一「菩薩罡」。

此玄功能於瞬間爆發，把內力膨脹十倍以上。

據說練到尖峯時，能以意燬物，威力陡增千百倍。

「燕子飛」姚樑倏閃，反應夠快，輕功一流，但却沒有以意催動的「菩薩罡」快。「吭」地一聲，身子飛出。

慕容雪琴冷峻地道：「你們以爲蒙了面我就不知你們的身份了，嘿！一個是曹嚴，一個是姚樑。」

對方吃力地爬起來，也知道要走比登天還難。

慕容雪琴一字字地道：「第一次善堂大火，你們幾個人生還，並無人懷疑你們，因爲火雖大總該有生還的人。」

兩人緩緩向不同方向退去，似想分道逃去。

如此一來，慕容雪琴要追只能追一個。

只不過一個一個地追，由於他們已受內傷，似也逃不了的。

慕容雪琴一步步地走向曹嚴道：「因此，清虛道人主持重建的善堂，以爲以你們六人爲骨幹，有過一次慘痛的經驗，對善堂的戒備防衛必有更完善的建樹，那知是引狼入室，由此可見，你們必然是司馬天的走狗，聽其驅使……」

二人似乎也知道，狡賴是沒有用的了。

就在慕容雪琴以一記「貫手」(東瀛絕學)貫入曹嚴的胸腹之間時，姚樑已被人挾起騰身而去。

本來姚、曹二人相距不過兩丈五六，後來他們又各自向相反方向退了約一丈，慕容雪琴的「貫手」殺了曹嚴，污了右手，正自他的衣上擦手。

因而未注意有人接近，救走了姚樑。

待她走近，已稍遲一步，恨恨不已。

能把姚樑救去的人，自然不是泛泛之輩。

* * *

室內燈光甚明，當今皇上坐在主位上，身邊有三個侍衛。若非易容，慕容雪琴不會一個也不認識。

皇上對面的座位上，是容光煥發，但十分嚴肅的慕容雪琴。

小唐坐在慕容雪琴左側。

每人身邊几上都有一份精緻的茶點。

小唐和慕容的目光交接，立刻就會糾結在一起。

「慕容女俠肯賞光顧臨敝居，朕十分感佩。」

「皇上不必與民女客氣，既然皇上瞧得起民女，就請開誠佈公，說出一切計劃來以便大家研究。」

「對！慕容女俠所言極是，既要合作，就要坦誠相對，各說出自己的見解，以便集思廣益！」

皇上說了多祿兄弟(司馬天)早有反叛篡位陰謀。

慕容雪琴道：「皇上頻頻出京，遲早會被發現，豈不是予司馬天等奸人可乘之機了？」

皇上道：「朕已有安排，暫時無妨，他們絕對想不到，他勾結武林人物謀反，朕也會結交武林高手反擊。」

「是的，」慕容雪琴道：「這叫做以牙還牙！」

小唐道：「皇上是否知道，榮貝勒這個人並不是正人君子，甚至他和司馬天的心腹如『小白龍』高永及『小霸天』齊天樂都走得很近，皇上在榮府邀賭，且以後又邀賭幾次都叫榮貝勒負責連絡，這件事是不是——」

皇上道：「少俠有所不知，榮親王父子雖非君子，却和皇家休戚相關，利害與共，一旦多祿篡位，必然削藩，而榮親王可能首當其衝，因爲過去兩家經常不和，所以他們是絕對和皇家站在一起的。」

小唐道：「但仍要小心榮貝勒，此人有時胡攪蠻纏。」

皇上道：「事實上，榮貝勒已被朕派人監視了。」

慕容雪琴道：「司馬天的篡位企圖如何，有沒有訂下時間，以及掌握他們的陰謀計劃細節？」

皇上道：「他們似要在三個月內謀反，已策動御林軍小頭目，另外還有京營二萬人屆時會譁變。」

慕容雪琴道：「皇上已有妥善的安排？」

「不錯，軍門安貴的忠心不成問題，他和榮氏父子一樣，一旦改朝換代，他不可能仍然位居顯爵，九門提督也不會是他，所以他不會附逆。」皇上道：「御林軍總提調暫時故作不知，一旦他們發動，立刻捕殺那個附逆的小頭目。」

「至於兩萬謀叛的京營八旗子弟，朕也有了安排，到時候他們會白忙一場，非但不叛，反而是勤王的勁旅了。」

慕容雪琴道：「既然皇上已有妥善的安排，萬事俱備，一切就緒，找民女來所爲何事？」

皇上道：「對付叛軍及御林軍，朕已有安排，但對付司馬天以及他的一些爪牙，却非倚靠女俠及少俠不可了！」

慕容雪琴道：「民女爲武林善堂復仇，也該義不容辭，爲朝廷鋤奸，兩不違背，自當效勞。」

「謝謝女俠慨助。」

「不知皇上身邊都有哪些高手廻護？」

「既然開誠合作，朕當然要說明一下。」皇上道：「朕身邊的主要護衛有『烈火神槍』鄺雄飛……」

慕容雪琴不由一震。

他身邊小唐也不由一怔，因爲他忽然想起，一個身背長包袱，身手奇高的蒙面人，曾和他動過手。

而那個人就是「烈火神槍」鄺雄飛。

因爲他的槍可以分解拆開，用時扭上。小唐以爲，他早該猜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烈火神槍」了。

此人的名氣似乎不低於「鬼仙艷靈」慕容雪琴。

小唐還沒有注意慕容雪琴的表情。如果注意到，他一定會看出不大對勁，慕容雪琴道：「皇上，這件事只怕民女……」

皇上手一按，道：「女俠，且聽朕一言，在今夜約女俠面談之前，鄺大俠對朕談及女俠，說是過去有點過節，但並不妨礙聯手爲皇上效力！」

慕容雪琴道：「他說過此話？」

「是的，而且他要朕代他致意，希望不要把過去的事記在心上，要以國家社稷爲重，共除大奸。」

慕容雪琴道：「好，一言爲定，至少個人恩怨可以先擱在一邊，請問另外幾位護駕高手是甚麼人？」

皇上道：「其餘兩位是『天山雙劍』莊堯和莊舜賢昆仲，另一人即是『一見生財』商一鳴。」

果然，這四人個個都是武林中碩果僅存的大人物。

其中當然是以的「烈火神槍」的身份最高。

皇上道：「由於這四位是衛護朕的安全，只能撥出一二人協助女俠和少俠平亂除奸！」

慕容雪琴道：「即使他們四人全部保護皇上也成，民女和唐少俠加上另外數人對付司馬天等人也夠了。」

「那太好了！」

「不知皇上可有除奸的腹案？」

皇上道：「五月二十四是朕的生日，二十三暖壽，場面不大，深夜邀幾位親王賭博，故意把消息傳入司馬兄弟的耳中。」

「他們一定會去？」

「必然會去。」皇上道：「第一，他們已訂下了叛亂篡位時間爲三個月，已過了兩個月了。其次，皇上和臣子聚賭，他篡位可以說是師出有名，豈能放過這機會？」

慕容雪琴道：「賭局設在何處？」

「榮親王府中！」

「爲何要設於該府，是不是那兒安全或者易於行事？」

皇上道：「第一，在皇宮內他們有所忌憚，一旦失敗連脫身都有問題，在外面易於下手，進可攻退可守，況且過去在那兒賭過。」

慕容雪琴道：「這想法頗有道理，在外面，他們會掉以輕心，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下手……」

他們討論了細節！

甚至慕容雪琴還警告皇上，一旦除奸失敗，比喻說主犯漏網，皇上的安全就要更加小心了。

皇上很感激慕容雪琴。

大約四更左右，慕容雪琴和小唐離開了皇上的秘密住所。

「姐，皇上對妳似乎很信任！」

「兄弟，信不信任還言之過早。」

「姐，他不信任妳又何必多此一舉？」

慕容雪琴笑笑，道：「反正就算不太信任我，他身邊有四大高手保護着，我也傷不到他的。」

「姐姐是說皇上不可信賴？」

「並非他要賺咱們，我想他們也沒有理由這麼作，但事情的演變很難預測，也許時勢所迫，他們會同室操戈也說不定。」

「姐，在甚麼情況之下他們會那樣？」

慕容雪琴道：「在司馬天那邊佔了上風的檔口，你眞以爲皇上會那麼守信，一絲不苟嗎？」

小唐道：「姐姐眞是經驗之談。」

「有件事你可能還沒有發現，當然發現此一秘密時，我既痛又恨，人類眞的是無所不用其極，『冷血』二字，似不應僅用在動物身上！」

「姐，妳發現了甚麼秘密？」

慕容雪琴說了那天小唐去後，「燕子飛」姚樑及「陰陽判」曹嚴二人在她的住處附近覬覦的事。

小唐失聲道：「姐，他們又沒有燒死？」

「應該說他們根本就不會被燒死！」

小唐切齒道：「原來他們是司馬天的死黨，混在善堂中作第二次縱火的主幹，這些血賊太狠毒了！」

「不錯。所以姐姐發誓要除去他們。」

「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死他們。」小唐道：「這麼說來，其餘的四人如『天魔手』崔崧、『擎天手』熊天祥、『血燕子』姜蘭花，以及『五步搜魂』尉遲春等人也都沒有被燒死了？」

「十之八九如此！」慕容雪琴喟然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這些高人，如羅子超、袁不忘，裴恩以及姐姐等，事前居然都沒看出他們的陰謀上一次當算不了甚麼，再上第二次當然不應該了！」

* * *

榮親王府中的大廳內燈火輝煌，廳內有一桌酒席，席上爲當今皇上，榮親王父子、和軍門安貴。

另有小吉子和太監二人站在一邊。

當然，那兩名太監是「天山雙劍」

莊氏兄弟裝扮的。

今天是皇上喜筵前夕，在此爲皇暖壽。

酒筵在二更結束，立刻就把桌子拾奪乾淨，擺上了牌九，皇上樂此不疲，部下又怎會不生叛意？

皇上作莊，榮親王是「出門」，安貴是「天門」，榮貝勒是「末門」。小吉子端上了茗茶，兩太監站在皇上身後。

皇上連輸兩局，賠了二十餘萬兩銀子。

就在這時，大廳門外忽然有人倒下。接着燈光一閃，大廳中已站定二人。居然是司馬天及司馬地。

司馬天叫多祿，司馬地叫多壽。

他們果然不放過這大好的機會。就算他們是謀叛，只要把皇上和大臣聚賭，不理朝政的事公諸朝野，相信會獲得普遍的同情。

「多祿——」皇上道：「卿也來爲朕暖壽來了？下來玩玩！」

司馬天哂然道：「天子與臣下聚賭，已玷辱了朝綱，今夜本爵替天行道，要除你這昏君！」

皇上大聲道：「多祿，你們要謀反？」

多祿道：「這不是謀反，而是爲社稷謀福，爲生民謀命，不殺昏君，天下不得太平……」

多祿撲向皇上時，皇上身邊兩個太監立刻迎上。

「天山雙劍」老大莊堯知道厲害，撤劍攻向司馬天，莊舜擋住了司馬地。此刻外面也動上手了。

因爲司馬天還有二爪牙，如「天魔手」熊天祥、「血燕子」姜蘭花，及「五步搜魂」尉遲春等。

至於「燕子飛」姚樑及「陰陽判」曹嚴，二人，一個重傷未癒，一個已死，所以沒來。但「小白龍」高永和兩個喇嘛却來了。

當然還有「小霸天」齊天樂。

那知司馬兄弟乃是最最危險陰詐的人物，他們藏了拙，「天山雙劍」莊氏兄弟的劍法，早已馳譽武林，但居然未超過二十招，莊堯就中了司馬天一掌。

莊舜也被司馬地三十招上捅了一劍。小唐和「一見生財」商一鳴在外面應付其餘爪牙。

慕容雪琴出現時，司馬天有點吃驚。

他不大怕別人，似乎只忌憚兩個人，一是慕容雪琴，另一個是「烈火神槍」，他冷冷地道：「妳不該來的。」

「應該說我不該現在才來找你的！」

「慕容雪琴，妳來也不成！」

「我敢來就以爲一定成——」司馬天亮劍攻上。小唐此刻入廳，接下了已佔上風的司馬地，這當然是殊死搏殺，誰也不會留一絲一毫的餘力。

因爲司馬天不甘功敗垂成。

他作過最壞的打算，就算他的人死傷大半，甚至只剩下他一個人，只要把皇上除去，仍然算是大獲全勝的。

因爲他把哥哥送上龍椅，他可以控制他的哥哥。那就等於他作皇上一樣。當皇上是十分誘人的一件事。

慕容雪琴才接了七八招，就不禁心頭震動，司馬天這血賊身懷絕技，和他所公開表現的差得多。

甚至慕容雪琴以爲，即使血戰三五百招也未必能勝他，小唐和司馬地也戰成平手。

就在這時，一個身材中等，手執鴨卵粗巨槍，槍鏃有如小鐵鍬似的中年人衝了進來。

他當然就是「烈火神槍」鄺雄飛了。

司馬天似乎很在乎鄺雄飛，只接了三招就立刻撤退，他一退，其餘的人當然也不敢久戰。

鄺雄飛追出城外，司馬天在林中停了下來。

兩人相距五七步對面而立。

司馬天冷冷地道：「爲甚麼要倒戈，皇家付了你多少？」

「一文沒有付，有一兩個理由，我不再同流合汚！」

「你以爲倒向皇家不是合汚？」

鄺雄飛道：「第一，你暗中操縱兩次武林善堂縱火，約燒死了一千多人，使武林精英盡失……」

司馬天道：「你有甚麼証據說是我操縱的？」

「我當然已有証據，你操縱了『天魔手』崔崧及『陰陽判』曹嚴等人，兩次大火都是他們放的。」

司馬天還在狡賴道：「傳言不可盡信，你一定還有其他倒戈的原因吧？堂堂男子漢爲何出爾反爾？」

「當然另有原因。」

「甚麼原因，至少，你殺了這個不成材的皇上，反淸復明的人會把你奉爲蓋世英豪的。」

鄺雄飛冷冷地道：「在你却是廢物利用對不？」

司馬天道：「另一個理由是甚麼？」

鄺雄飛道：「你似乎必欲殺死慕容雪琴對不？」

司馬天道：「我懂了！你似乎對她仍不忘情。」

「那是鄺某的私事。」

「可是鄺兄也許知道，慕容雪琴不喜歡你。」

「你怎麼知道？」

「鄺兄，難道就一點也不知道？」

「你知道甚麼？」

「據部下報告，慕容雪琴要啃嫩草……」

「你胡說！」

「鄺兄明知我是不是胡說。」

鄺雄飛道：「司馬天，我本來不想管你的事，但我發現你太陰太毒，所

以並不同意你的篡位行動。」

「這是我們滿人、旗人的事，你何必多管。」

「這是因爲目前統治天下的就是你們滿人，怎能說不關我的事？你這種人萬一作了皇上，百姓還能活嗎？」

「你是不是以爲皇上可以狂賭，也可以在外面有女人？」

「賭也好！有女人也好，都不是這個皇帝獨創的風格，過去有太多的皇帝比這位更離譜些！」

司馬天道：「鄺兄，據部下報告，慕容雪琴和小唐可能已有了親密關係，你犯不着爲這個爛——」

「司馬天，下面的話你最好切斷！」

司馬天喟然道：「鄺兄，不見盧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你似乎不容她有什麼越軌行爲！」

「你少管別人的事。」

「鄺兄，至少我敢說，她和小唐赤裸相對過。」

「即使如此，那也不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

「這……」司馬天道：「以他們彼此地位及年齡來說，居然能赤裸相對，又怎能說沒有不可告人之事？」

鄺雄飛道：「那是爲了救治小唐的關係，不得不爾。」

司馬天道：「鄺兄，你的涵養眞好……」

「司馬天，如你能不傷害慕容，而且你也能從此隱遁江湖，不再篡位，鄺某就不爲已甚！」

司馬天冷笑道：「鄺兄說這句話只怕份量還不夠。」

「夠不夠一試便知。」

鄺雄飛一提巨槍就要進攻，司馬天道：「且慢。」

「有話快說！」

「鄺雄飛，不管你和慕容雪琴當年有過什麼過節，我以爲你們之間已經不可爲了！」

「那是我們的事！」

「鄺兄，你似乎不知道小唐有多麼迷戀慕容雪琴，而慕容雪琴又是如何對小唐着迷……」

「我知道。」

「知道還要作傻事？」

「他們之間迄今仍然很淸白，他們的吸引的確很不平凡，但男女間的事很多不是年齡所能限制的！」

「這麼說你不在乎？」

「亦非不在乎，而是不以爲他們有什麼不對。」

「既然不以爲他們有什麼不對，爲什麼還要夾在中間不討好？」

「還是那句話，那是我們的事，司馬天，你能不能做到我剛才所要求的事？如果不能，今夜就要分出高下來。」

司馬天一言不發，掄劍攻上。劍、槍對敵，劍屬輕兵刃，吃虧不少。

鄺雄飛的巨槍七尺多長，鴨卵粗，重六十餘斤，所以鄺雄飛槍花一挽，立刻以槍鏃碰劍。

劍當然不會被槍碰上，所以這樣拚搏用劍的吃虧。

但是，就連鄺雄飛却沒有想到，司馬天深藏不露。

槍、劍各出奇招，打了七八十招時，鄺雄飛已知無法取勝，當然，司馬天似乎也不易擊敗他。

「鄺雄飛，我勸你及早抽身走吧。」

「爲什麼？」

「因爲武林大勢很明顯，已經不是過去的武林了。」

「是不是暗指當今武林已是你的天下了？」

「我不須回答這個問題，你應該很淸楚，你爲什麼不能明哲保身？而我們又沒有逼你。你願與我們合作，非常歡迎，將來的盟主是你，而我爲副。」

「你眞大方！」

「我說的是眞話！」

「我會和你同流合汚？眞是作夢！」

「如你不願合作，你也可以遨遊四海，作個無牽無掛的隱士，留俠名於後世，何樂而不爲？」

「看槍……」一槍刺出，一招竟分六式。

司馬天冷冷一哂，也施出玄妙的一招六式，在十分凶險之下，化解開去，司馬天後退一丈以外道：「鄺雄飛，五百招內只怕沒有結果，以後有機會再戰，也許會送你一件禮物——」

司馬天離去，鄺雄飛沒有追。

這時忽然身後出現了一個人，道：「原來是賊子的同伙。」

來人竟是慕容雪琴。

兩人臉上都沒有一絲笑容，儘管過去交非泛泛。

鄺雄飛道：「我以前和他合作，只限於推翻皇室，使滿人的政權不穩，對反淸復明總是有利，却絕對沒有參與他們火燒善堂的事。」

慕容雪琴道：「看來今夜你對司馬天有放水之嫌！」

「司馬天的身手如何，大概妳已看到，即使不放水，五百招內也難分出上下吧？倒是妳……」

「我怎麼樣？」

「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來往甚密，人言可畏呀！」

慕容雪琴道：「只要淸白，就不怕蜚短流長。」

「誰知你們是不是淸白的？」

「知不知道那都是別人的事。」

「我勸妳還是收斂點好些，一世英名何必斷送在一個毛頭小伙子手中？」

「還是那句話，我的事不須別人操心！」

「可是妳並不知道傳言有多難聽？」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夏侯律見坐輪椅的不是師弟令狐宣，而是白骨神君，他追殺的是紫雲英的女兒，便退出來為東門子艮、白衣崆峒解了穴道，收為己用，同去火燄山看白骨神君、火德星君聯合設立白骨火燄陣……陸翰飛在千手儒俠協助下，將夏侯律截殺於路上，為師父報了仇，然後先後和龍門幫的人趕去火燄山，參加火燄大陣盛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破除火燄大陣　澄清江湖是非

陸地神龍說後，所有的人都猛吃一驚，以老狠神和郝公玄的武功，進入陣去，即使對方人多勢衆，至少也得把「火燄大陣」攪個天翻地覆，就是不敵，安然退出，總該沒有問題，那會進去了半天，絲毫不見動靜之理？

正當大家驚疑之際，只見一個幫中兄弟匆匆進來，行了一個禮道：「啓稟幫主，那漠北五狠，一齊衝進火燄大陣裡去了！」

陸地神龍跌足道：「老夫方才忘了知會他們，不可躁進！」

一面抬頭道：「你們快去瞧瞧陣中可有動靜？再來報告！」

邢長林躬身領命，匆匆往帳外行去。

陸地神龍道：「諸位請用點飯食，兄弟之意，咱們既然來了，今晚休息一宵，明晨先去看看『火燄大陣』形勢，再作計議。」

酒飯之後，幫中兄弟撤去酒席，沏上香茗，大家還是圍坐着討論「火燄大陣」之事。

只見奪命飛環邢長林大步走進帳來，朝陸地神龍施禮道：「卑職趕到迎賓牌坊之時，漠北五狠業已衝入陣去，卑職先前還聽到他們叱喝之聲，好像中途迷失方向似的在互相呼應，但不過一盞茶工夫，就什麼也聽不到了。」

溫如玉忍不住問道：「火燄大陣設在這幾座小山裡面，不知有多大地方？」

邢長林道：「這幾座小山，土名饅頭嶺，中間不過里把方圓。」

千手儒俠史南溪沉吟道：「漠北五狠，論武功，在江湖上也算得一把高手，入陣不久，就互相呼應，可見此陣門戶重重，極易迷失，也許還能顚倒互易位置，使人疲於奔命，但不到一盞茶工夫，就聽不到聲息，莫非陣中還隱藏着厲害埋伏？」

陸地神龍撚鬚道：「總護法推測極是，老夫也有同樣懷疑，不然，憑老狠神、郝眞人那等功力之人，怎會入陣之後，絲毫不見動靜？看來賽孫臏說得不錯，若無妥善破陣之法，眞還不宜輕易涉險呢！」

他說到這裡，忽見毒神逢巨川和厲山雙煞似乎有異，一時只當大家聽「火燄大陣」竟有這般厲害，心頭感到不服，這也是武林中成名多年的人物，心高氣傲，不肯服輸的通病，也並不在意。

談了一會，早有宋春山替大家分配好帳篷，各自入房休息。一宵無話，第二天清晨，天色堪堪黎明，篷帳中便已起了一陣騷動！

先前，是黑娘子倪采珍一早醒來，就不見赤髮仙子溫如玉蹤影，再一瞧她舖上，根本就不會有人睡過模樣！

心頭驀然一驚，暗想：「溫姐姐不要一個人偷偷的闖陣去了？」她這一發

現，那裡還敢耽擱，慌忙轉身奔出，報告了老父。

倪汝霖聽女兒一說，也着實吃驚，立刻帶着黑娘子朝中帳走去，等他一脚跨進帳門，陸地神龍程元規、千手儒俠史南溪和邢長林、宋春山等人，全已在座！

邊上還站着滿臉惶急的一個青衣小鬟，她正是黑鳳仙虞三娘的隨身侍婢，原來她一早起來，不見了主人主母，才慌慌張張的向程幫主告急。

同時邢長林也發現厲山雙煞夫婦兩人一夜未歸，進來報告。

這五個人的失踪，顯而易見是進入「火燄大陣」去了，他們決不會相約行動，準是各走各的，但此刻未回，說不定也陷在陣中了。

陸地神龍得報之後，急得只是搓手，他已失去了平時的鎭定，長眉緊皺道：「這如何是好，賽孫臏託人傳信，要老夫及時阻止所有闖陣的人，逢兄、木兄夫婦和溫姑娘倒先闖進去了……」

「哦！」他驀然雙目一抬，問道：「你們可知『火燄大陣』有什麼變故？」

宋春山起立道：「卑職剛才從帳外回轉，『火燄大陣』依然平靜如故。」

這幾句話的工夫，靈岩大師、東門子艮、白衣崆峒、陸翰飛、杜志遠、楚湘雲、冷秋霜、毒沙掌洪長勝等人，聽說逢巨川、厲山雙煞、溫如玉五人，昨晚闖陣未歸，紛紛進來。

冷秋霜走到陸地神龍面前，道：「程老前輩，我們要快去接應咯，『火燄大陣』既有這麼厲害，我師傅……」

她話聲未落，帳前匆匆走入一個幫丁，氣急咻咻的道：「啓稟幫主，有兩個老人一路行來，快要入陣去了！」

陸地神龍回首向千手儒俠道：「總護法快去瞧瞧這兩人是誰，能把他們勸阻住才好！」

史南溪立即離座而去。

陸地神龍然後轉臉對冷秋霜、洪長勝和虞三娘侍婢小翠安慰道：「你們但請放心，憑木老哥和逢老哥的武功，縱然闖入陣去，也決無危險，溫姑娘已得赤髮仙子的親傳，大非昔比，也同樣可保無事。老夫和各派掌教全在此地，決無坐視之理，只是馳援接應，和破陣屬於同一行動，不能一舉把陣破去，去接應之人，也只是徒然陷入陣中而已，此事還是先商量商量，謀定而動才好！」

千面怪俠倪汝霖問道：「不知賽孫臏令狐宣何時可到？」

陸地神龍不安地道：「照說，他也該來了……」

話聲未落，只見千手儒俠史南溪已引著兩個黑衣老人進來，那正是北溟眞君門下商仝、紀登兩人。

史南溪先向幫主引見，然後又替在座三人一一引見。

陸翰飛瞧到兩人，記起在石城峯石室，北溟眞君遺書，和「玄天三式」還在自己身上，急忙取出，雙手遞到商仝面前，一面把自己經過簡扼說了一遍。

商仝、紀登慌忙接過，連連致謝。

就在此時，忽聽帳外响起兩聲叱喝！

喝聲堪堪入耳，只聽有人說：「啊，他們果然全在這裡了！」

另一個嗓子道：「這就好了！」

大家在這眨眼之間，只見帳中已多出兩個糟老頭來！

一個一身土布衣服，頭盤小辮，生得獐頭鼠目，生相猥瑣，一個卻是骨瘦如柴，一臉油膩，拖著鞋皮。

這兩人正是追風無影東方矮朔公羊叔和寧不歸！

千手儒俠史南溪一見兩人，心頭大喜，急忙起身道：「幫主，這兩位就是公羊老哥和寧老哥……」

陸地神龍正感焦灼，聞言大笑道：「兩位大俠寵臨，兄弟……」

公羊叔沒等他說完，小眼珠一轉，搖手道：「幫主爺快別客套啦！事情糟透糟透！」

陸地神龍不知他說的「糟透」究係何事，方自一怔。

寧不歸朝上一瞧，忽然拱拱手道：「幫主可有好酒……我窮老頭說來慚愧，連酒葫蘆都失落在火燒裏……」

公羊叔橫了他一眼，叱道：「這有什麼稀奇，我連衣袖都被火龍針燒了一個大洞呢！正經事還沒說出，就要討酒喝了？」

大家先前還沒注意，經他一說，果然發現了公羊叔右手袖口被火燒了一個大洞。

千手儒俠連忙吩咐幫中兄弟，取出一罎陳酒，寧不歸連話也沒說，舉起酒罎，咕嘟咕嘟喝了起來。

陸地神龍聽兩人口氣，似乎正從「火燄大陣」而來，這就向公羊叔拱手問道：「兩位大俠，想是去過火燄大陣了？」

公羊叔縮縮頭，雙手一攤道：「老狐狸還陷在陣中了呢！」

他口中的「老狐狸」，當然正是賽孫臏令狐宣無疑，此話一出，陸地神龍猛地一震，他一直信賴賽孫臏通曉奇門遁甲，有神鬼莫測之機，破陣之學，可能全仗此人，不想連他也陷落陣中了？聞言不由驚道：「賽孫臏也陷在陣中了？」

寧不歸一口氣灌下半罎陳酒，才咂咂舌頭道：「老狐狸爲了要去瞧瞧虛實，拖著咱們同去，先前躲躲閃閃倒還沒有驚動什麼人，忽然有人闖陣，把咱們也害上了，老狐狸走到那座什麼白骨鬼壇附近，突然坐到地上，不迭的揮手，叫咱們快走，說再不走，就來不及了。這座鬼陣，還眞有點鬼門道，眨眼工夫，把咱們弄得昏頭暈腦，摸不到門戶，咱們管他娘，來個硬鬥，我窮老頭丟了酒葫蘆，矮子卻

燒了袖管。」

公羊叔不悅的道：「那是有人打了咱們一支冷針，喂！酒鬼，老狐狸的那片衣襟呢？快拿出來給幫主爺瞧瞧！」

這兩人說了半天，大家還是聽得希裏胡塗，似懂非懂。好像賽孫臏是走到一座白骨鬼壇附近，就坐倒地上，但他們沒說出因何坐倒的？

寧不歸「啊」了一聲，失笑道：「不是你矮子提一聲，我差點忘了！」

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塊撕下的衣襟，鄭重遞到陸地神龍面前，又道：「老狐狸再三關照，這東西遺失不得，你快瞧瞧吧！」

陸地神龍本來還要問個清楚，但聽到賽孫臏有一塊撕下來的衣襟，要他們帶給自己，其中定有緣故，心中一動，急忙接到手上，低頭一瞧，果然這塊青布上，歪歪斜斜，寫着許多小字，好像是他邊走邊寫，分爲許多小段：「火燄陣外似四象，內分八門，中爲九宮之局，一入陣中，門戶挪移，變化遂生。

「破陣可由『傷、杜、死、景、驚』五門而入，蓋此五門雖有凶險，主先凶後吉，千萬不可從『休、門、生』三門進去，因先吉後凶也，能擾亂其變化，不難立破。前面就是白骨壇，此處該爲九宮，何以四周豎立四十九旛？四九爲陰，有陰無陽，是爲純陰，出我意料矣。

「此旛大有古怪，不錯，此處忽然變爲白骨微塵之陣。壇高九丈，凡三台，第二層爲主台，第三層……旛前有毒，不像是毒，不好，此處乃魔教魘勝術，呼魂術也。破陣必先破旛，破旛需魔教中人，否則，無能爲力矣！日輪金斧，不知能否尅制？白骨七煞，非人……」

後面幾個字，已經歪斜得幾乎不可辨認，陸地神龍看得大是作難，從賽孫臏這衣襟上雖已看出「火燄大陣」輪廓，似乎破火燄陣八門不難，難在中門那座白骨壇，四周的四十九旛，既係魔教魘勝術，只有請教魔教中人才能破去。難怪像老狠神、郝公玄、毒神逢巨川等人，全都有去無返。

千手儒俠眼見幫主只是沉吟不語，正待瞧去，只見守帳弟兄進來報道：「啓稟幫主，魔教嘉檀尊者求見。」

陸地神龍驀覺眼前一亮，霍地站起，急忙道：「快請，快請！」

口中說着，忙將衣襟一下塞到史南溪手上，人已大步迎了出去。

帳前並肩站着一個圓顱廣額、濃眉粗眼的紅衣老僧，和一個嬌小玲瓏、秀美如花的紅衣少女，另外還有八個黑衣僧人，他們正是魔教長老嘉檀尊者。魔女姬紅薇和天龍八部護法弟子。

陸地神龍急步迎出，抱拳道：「尊者蒞臨，程某有失遠迎！」

嘉檀尊者連忙合十道：「幫主親迎，老衲怎生敢當？」

一面回頭道：「小師妹，快去見過程幫主！」

姬紅薇上前福了一福，陸地神龍還禮道：「姬姑娘不可多禮，這裏不是談話之所，尊者請到裏面奉茶。」

說着連連肅客，進入大帳。

嘉檀尊者目光一瞥，眼看少林、華山、崆峒等各派掌門，全已在座，不由連連合十道：「阿彌陀佛，原來諸位大俠全在這裏了。」

姬紅薇目光朝陸翰飛瞟動，低叫了聲：「陸大哥，你好！」

陸翰飛連忙還禮，一面又忙着替她引見楚湘雲、冷秋霜、黑娘子等人。

這時大家也和嘉檀尊者一陣寒暄之後，各自落坐，嘉檀尊者朝陸地神龍合十道：「老衲風聞幫主遠來，冒昧謁見，實有一事相求。」

陸地神龍忙道：「尊者有何吩咐，但請說明。」

嘉檀尊者道：「幫主好說，敝教逆徒夏侯律，傳聞已死在陸小施主手下，不知此訊確否？」

陸翰飛因嘉檀尊者傳授自己「火燄刀」心法，只是假手除去夏侯律，同時也欲使自己和夏侯律同歸於盡，心中未免存有芥蒂，聞言起身道：「老師父說得不錯，夏侯律正是在下親手誅殺的，老師父有何見教？」

嘉檀尊者微微一笑，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陸小施主不可誤會，逆徒自作孽，不可活，小施主爲師門復仇，老衲豈敢多問？只是夏侯律身入魔教，永遠是魔教中人，按敝教規律，叛教之徒，即使身死，仍須受教律處分，不僅要把屍體運回天龍寺，驗明正身，受金刀分屍，烈火焚心之刑，而且還得咒禁靈魂，打入阿鼻地獄，永世不得超生。老僧此來，只是想取回逆徒屍體，不知小施主把他棄置何處，能否見告？」

千手儒俠史南溪不待陸翰飛回答，呵呵笑道：「這個容易，陸老弟宅心仁厚，大仇已報，夏侯律屍體已就地埋葬，貴教既有此種規律，兄弟立即派人替大師運來就是。」

嘉檀尊者合十道：「阿彌陀佛，如此多謝史老施主。」

史南溪微微一笑，道：「大師不可客氣，兄弟倒有一事要向大師請教。」

嘉檀尊者道：「史老施主請說。」

史南溪神色一正，拱手道：「大師總已知道火德星君冉無天和白骨神君白長春聯合設下的『火燄大陣』之事，目前已有老狠神、郝眞人和毒神逢大俠、厲山木老哥夫婦等人，先後陷入陣中，如論武功，這許多人，無一不是一派宗師，『火燄大陣』最是厲害，也決不可能困得住他們。只是兄弟據聞此陣中央，設有一座白骨神壇，四周林立四十九旛，極似魘勝呼魂之術，不知大師可肯賜教？」

嘉檀尊者聽得不期一楞，遲疑了半晌，才道：「魘勝呼魂術，確係源出敝教，只是此法並不屬於武功一道，難免予人以旁門左道之譏，敝教前代法王，有鑒於此，不再令門下弟子學習，專由教中魔女練習此法。」

「但敝教魔女一職，每代只有一人，最難物色的一點是繼承魔女之人，生辰八字必須與規定相符，因此甚至數十年都無法找到合適人選，遠在百餘年前，敝教魔女職位一度曠置甚久，以致魘勝之術因而失傳，史大俠見詢，老衲實在愧無以對。」

他這番話，說得極爲誠懇，不像敷衍之詞，一時只聽得陸地神龍、千手儒俠等人都面面相覷，沒有作一聲。

正當此時，只見魔教玉女姬紅薇倏然站起身來，說道：「二師兄，魘勝之術，小妹還略知一二。」

嘉檀尊者目射奇光，驚喜問道：「小師妹，妳是從那裡學來的？」

姬紅薇瞧了陸翰飛一眼，嫣然笑道：「這話說起來長呢，我是在『石城洞天』得到天仙娘子的一冊『天魔經』，上面就有魘勝呼魂之術。」

嘉檀尊者吃驚道：「妳說天仙娘子？就是咱們聖姑？」

姬紅薇點點頭道：「是咯，我這幾天，早想告訴二師兄，就是沒有時間。」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本手掌大的冊子，又瞟了陸翰飛一眼，幽幽的道：「這還是他……陸大哥送給我的，二師兄，你瞧瞧咯！」

嘉檀尊者接到手中，只瞧了一眼，依然還給師妹笑道：「小師妹，妳能得到聖姑遺物，福緣眞是不淺，還是妳收着吧，史大俠以此見詢，咱們既然遇上了，妳如能有制勝把握，不妨就協助程幫主，破了陣再走。」

姬紅薇柳眉一挑，高興地道：「是啊，小妹就是這個意思。」

陸地神龍大喜過望，連忙抱拳道：「仰仗仰仗！」

此時大家已把賽孫臏令狐宣寫滿字迹的半幅衣襟，傳閱了一遍。東門子良道：「貧道認爲破陣之舉由程幫主統籌全局，咱們聽候調遣，庶可收互相策應之功。」

白衣崆峒咧嘴大笑道：「不錯，不錯，兄弟也是這個意思。」

他說完之後，靈岩大師、獨角龍王沙無忌也相繼發言，紛紛支持。

陸地神龍見大家這般說法，只好拱拱手道：「諸位抬舉，兄弟只好遵命，只是破陣之道非同小可，咱們還是籌劃妥當爲是！」

說到這裡，目光一轉，忽然不見了東方矮朔和寧不歸兩人，回頭向千手儒俠一問，左右的人也沒瞧到兩人是何時走的，當下一手取過毛筆，把在座的人開列了一張名單，依照賽孫臏指點，把人馬分作五撥，由五座旗門入陣。

這才抬頭宣佈道：「諸位道兄諒已全看過賽孫臏遞來的字柬了，兄弟之意，把諸位道兄，分爲五撥，計開：第一撥請姬姑娘領首，另由總護法史南溪、杜老弟、陸老弟、楚姑娘、冷姑娘和倪堂主爲輔，由『死』門入陣，以破中央白骨壇爲主……」

嘉檀尊者道：「小師妹年幼識淺，只宜讓她追隨諸位大俠之後，以供差遣，豈宜當此重任？」

陸地神龍笑道：「破陣必先破旛，令師妹此行，關係全局，大師不可客氣。」

姬紅薇想了一想，忽然紅暈雙頰，爲難的道：「幫主，要破魘勝呼魂之術，並非難事，只是……只是……因爲……我想有陸大哥、楚姐姐、冷姐姐、倪姐姐四位護法，也就夠了。」

她吞吞吐吐的似有不勝羞澀之狀！

陸地神龍是何等人物，瞧她這般光景，心知其中必有原因，自己要千手儒俠史南溪和他們一路，原因史南溪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對大家有個照應，此刻見她這般說法，想起陸翰飛自得白衣劍侶藏珍，武功大非昔比，有他隨行，也差不多了，這就點點頭道：「姑娘既然如此說法，就由陸老弟和三位姑娘隨行好了。」

說到這裡，用筆勾勒了一下，接着說道：「其餘四門，兄弟之意，請崆峒老哥率同兩令師弟和北嶽門下隨杜老弟、毒砂掌洪長勝及邢堂主，由『杜』門入陣，華山東門道兄和黔幫沙老哥、仙人掌左老哥由『景』門入陣。靈岩大師和北溟商兄、紀兄，由『驚』門入陣。總護法和倪老哥和兄弟由『傷』門入陣。大家入陣之後一齊轉到中央白骨壇會合，宋堂主留守大帳，不知諸位如何？」

大家見他分配恰當，全無異議。

嘉檀尊者口中低誦一聲佛號，起身道：「老衲躬逢盛會，幫主怎不派上一份？」

陸地神龍哈哈一笑道：「兄弟因令師妹已擔當了重任，不敢再勞大師金駕，大師既然有意參加，就請大師和貴教八部高弟，策應五路人馬如何？」

嘉檀尊者合掌道：「老衲敬領幫主將令。」

陸地神龍連道：「不敢。」

正說之間，從帳外又走進兩人，前面是一個身穿青袍的少年公子，後面跟着一個生相獰惡，只有一條臂膀的黑衣老頭，這兩人正是毒神逢巨川的兒子逢家驄的五毒手駱倫，他們在路上聽到毒神陷陣的消息，匆匆趕來。

陸地神龍把昨晚多人入陣未返之事，約略說了個大概，一面也把自己等人破陣計劃詳細說了。

逢家驄拜倒地上道：「小侄但聽仁伯差遣。」

陸地神龍慌忙把他拉起，瞧瞧名單，說道：「人手業已分配停當，賢侄和駱老哥請和靈岩大師一路，攻打『驚』門吧。」

大家因分配停當，便各自計議着攻陣之事，未到午刻，已擺上午飯，飽餐一頓，由陸地神龍領先，浩浩蕩蕩直向「火燄大陣」走去。

饅頭嶺下，人聲雷動，饅頭嶺上的「火燄大陣」中，也同時奏起悠揚樂聲！火德星君冉無天，親率師弟接火天君常延壽和三個門人，迎出陣來，他一眼瞧到和陸地神龍同來的，還有少林、華山、崆峒各派掌門，心頭也不禁微微一怔，當先稽首道：「程幫主三十年不見，雄風依然，可敬可喜，各位掌門同時賁臨，貧道尤感榮幸！」

陸地神龍手拄龍頭杖，拱拱手大笑道：「久違！久違！兄弟江湖草莽，碌碌勞人，何如兩位道長修眞養性，數十年不見，仙姿如昔。」

說話之時，靈岩大師、東門子艮、白衣崆峒等人也紛紛答禮。

只有嘉檀尊者昂然無覩，走近迎賓牌坊左側，席地瞑坐，八個護法弟子同時在他身後站定，雙手合十，眉目不動，行徑甚是古怪。

火德星君瞧了他們一眼，目露詫異的道：「這位大師父，恕貧道眼拙，不知如何稱呼？」

陸地神龍代答道：「這位大師乃是天龍寺嘉檀尊者。」

火德星君不禁冷冷一嘿道：「難怪貧道眼生得很，貧道記得數十年前，魔教只在西陲傳教，不想數十年後，也插足中原來了。」

嘉檀尊者只是瞑坐如故，並沒理會。

火德星君徐徐的道：「程幫主和諸位道友聯袂蒞臨，敬請入陣指教，白神君不良於行，已在陣中候駕，諸位請吧！」

陸地神龍撚鬚笑道：「道長是一陣之主，自應先請！」

火德星君不再客氣，打了個稽首道：「如此貧道有僭。」

袍袖一揮，率同接火天君和三個門人，先自退入陣去。

陸地神龍也回頭朝大家拱拱手道：「諸位道兄，咱們也入陣吧！」

由東門子艮、白衣崆峒、靈岩大師三撥人，同時各自分散，自成一組，分向小山四週，東西北三座旗門走去。

由姬紅薇爲首的一撥，却和陸地神龍率領的一撥人，走在一起，同由正南旗門而入。

瞑坐迎賓牌坊前面的嘉檀尊者，也在此時，喝了聲「起」，一團紅影倏然騰空冲起，天龍八部弟子同時跟縱飛起，一閃而逝！

* * *

由姬紅薇爲首的一行五人，進入南首旗門，立即直奔嶺下，他們抵達「死」門，陸翰飛右手取出日輪金斧，左手仗着玄龜劍，當先衝入陣去，楚湘雲、冷秋霜、姬紅薇、黑娘子四位姑娘，也紛紛掣出兵刃，跟着陸翰飛衝去。

這守護「死」門的，正是火德星君的三弟子咀火猴侯方，他一眼瞧到陸翰飛衝入陣來，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大喝一聲：「姓陸的小子，今晚你落到道爺手上了！」

右手一抖齊火棍，一圈紅影兜胸刺到。

陸翰飛心切破陣破旛，自己一行，須及早趕到中央白骨壇去，因此無暇多說，長劍撩動，直向對方磕去，右手日輪金斧，一招「開天闢地」同時向四週劃出。

咀火猴那裡知道對方這柄玄龜劍，乃是北方癸水精鐵所鑄，正是齊火棍的尅星，但聽「嗤」的一聲，立被截作兩段，同時一擁而上的火燒觀道士，手執火龍旛正待變更門戶，發動陣勢，一輪金日，業已橫掃而至，但聽慘嗥起處，當前十餘個弟子，連人帶旛，齊被截斷。

咀火猴沒想到對方出手之間，會有如此厲害，厲笑一聲，揚手打出一大蓬「火龍針」，火星四濺，朝五人身前射去，陸翰飛日輪金斧一揮，「火龍針」悉如泥牛入海，一閃而沒。

楚湘雲一招白玉連環，已劃到他後心，冷秋霜又是一記「九陰神功」拍上肩頭，咀火猴大叫一聲，跌倒地上，黑娘子更不怠慢，手起劍落結束他的性命。

要知「火燄大陣」八座門戶，原是以陣法變化，引人入迷爲主，此刻咀火猴一死，陣法不攻自亂，那裡還有變化可言，再經五人一陣掃蕩，「死」門上旗折旛飛，人翻馬仰，頃刻便已破去！

陸翰飛心中大喜，揮手道：「咱們快走！」

「陸翰飛，你還不過來？」

一聲極其陰森的聲音，由半空飛飄而來。

陸翰飛方自一怔，姬紅薇早已搶前一步，嬌聲應道：「來啦！」

聲音出口，肩臂一陣輕抖，身上衣衫一起滑了下來，露出一身白玉也似的晶瑩胴體，一頭秀髮也同時披了下來，手臂一叉，身子像水蛇般扭曲擺動，朝前走去。

姬紅薇一面不住顫抖搖擺，作出種種撩人情態，蕩心蝕骨的動作，一面低聲喝道：「你們還不快跟我過去破陣？」

四人悚然一驚，顧不得羞澀，跟在她身後走去！果然每走一步，就有隱隱叫着五人姓名，都由姬紅薇嬌聲答應。

一會功夫，但見前面一座白色神壇，業已在望，周圍四十九面白色大纛，每面旗下，都站着一個身穿黑衣

，狀如鬼怪的巫女，第一面旗下那個巫女，好像已被姬紅薇嬌柔的聲音和美妙的舞姿所吸引，業已如醉如痴，木立不動！

姬紅薇低喝道：「陸大哥快去把幡斫了！」

陸翰飛起初也幾乎被她引入魔境，聞言只覺心頭一清，慌忙過去，日輪金斧一揮，把長幡斫斷，黑娘子一劍結束巫女性命。

姬紅薇並沒稍停，她口中發出咿唔唔的淫蕩歌聲，玉臂輕舉，粉臀擺動，繼續朝第二面長幡走去，陸翰飛這回不待吩咐，她所到之處，他就揮斧斫幡，楚湘雲、冷秋霜、黑娘子三人，却跟着斫入。

瞬息之間，已接連斫了七、八面長幡，魘勝呼魂之術，眼看業已失去作用！

這時由「傷」「杜」「景」「驚」四門入陣之人，也已破陣直入，向中央衝來。

白骨神壇，壇分三層，呈六角形，最上一層，一把木椅上縛着一個身穿紫紅衣袴的小女孩，正是紫雲東仙的愛女小英英。

第二層上，正中踞坐着一個身穿白色儒服，雙目深陷，臉色鐵青的人，正是白骨神君白長春，左右兩側白倩倩手握玉如意，白嫚嫚手上握着一柄晶瑩玉尺，分侍左右！

最下一層角上站着六個綠衣侍衛。

此刻，陸地神龍、白衣崆峒、東門子艮、靈岩大師四路，也已攻近神壇，白骨神君口中低嘯一聲，只見七道白影凌空而降，白骨七煞攔住衆人，動起手來，白骨壇前登時掌風呼嘯，人影錯落，打得異常激烈。

姬紅薇却只是視若無覩，邊舞邊唱，繞着四十九面長幡，依次走去！

就在此時，驀聽兩聲厲嘯，兩個白骨七煞捨了衆人，猛向姬紅薇撲來，同時只見一道紅影，自天而下，嘉檀尊者突然現身，「呼呼」兩掌把兩人逼住。

這一瞬工夫，白骨壇前形勢大變，白骨七煞不僅不畏刀劍，不避拳掌，而且慓狠絕倫，憑魔教長老嘉檀尊者和天龍八部弟子，竟然堪堪擋住，絲毫佔不得便宜，其餘四撥攻陣的人，也被五個白骨煞神，逼得不住後退。

正當此時，老狠神、神鈎眞人、毒神逢巨川、厲山雙煞、溫如玉、漠北五狠等人，本來瞑目坐在幡下，經姬紅薇破去魘勝呼魂大法，斫倒長幡，霍然驚醒，虎吼一聲，紛紛撲入戰圈。

陸翰飛正在一路斫幡之際，只聽耳邊有人叫道：「陸少俠，快去接應，白骨七煞只有你日輪金斧可以尅制。」

陸翰飛聽出這說話之人，正是賽孫臏令狐宜，但此刻無暇多問，回頭一瞧，果然連老狠神，郝公玄等人，一齊加入戰圈以後，憑這許多江湖頂尖高手，仍然只和七個白衣人打成平手。

一時連忙匆匆交待了楚湘雲幾句，收起玄龜劍，縱身就往白骨七煞飛去，身形才到，一輪金日，光芒萬丈，已是橫掃而出。

這當眞物各有制，刀劍指掌都無法傷得了他們的白骨七煞，金輪過處，立時斫倒了一個，陸翰飛一招得手，信心陡增，十九式斧法連續展開，但見一圈金光愈擴愈大，刹那之間，已把其餘六個也一齊圈入斧下，金輪再轉，六個白衣人已悉數攔腰截斷，穢血四濺，奇腥無比！

這時遠空忽然傳來一陣嘹亮笛聲，只見兩條人影，凌空朝白骨神壇第三層上飛落，那是一個青衫文士，和一個紫衣少婦，他們當然就是九孔鐵笛蕭鳳崗和紫雲仙子無疑！

就在兩人飛落之際，白骨神君厲笑一聲，伸手在坐椅上狠命一拉！

「烘」三層塔尖，驀然爆出一蓬烈火，把兩人包住！

熊熊烈火之中，只聽紫雲東仙發出凄苦慘叫：「小英英！」

「喂！兩位快下來，你們小娃兒已經在這裡了，那只是一個假的！」

白骨壇前站着三人，一個是賽孫臏令狐宜，另外兩人則是東方矮朔和寧不歸，他們身旁站的正是小英英！

火光中冲起兩條人影，翩然起落，紫雲英一把抱住小英英，道：「小英英，乖孩子，妳受驚了！」

九孔鐵笛蕭鳳崗走近三人身前，抱拳道：「多蒙三位援手，賜救小女，蕭某感激不盡，不知三位上姓大名，如何稱呼？」

東方矮朔嘻嘻笑道：「沒什麼！我叫追風無影東方矮朔公羊叔，他是老狐狸賽孫臏……」

「爹！」白骨壇上，有人驚呼出聲，原來白骨神君害人不成，一掌擊中天靈，腦漿迸出，死在椅上。

白嫚嫚聲音慘厲的叫道：「陸翰飛，都是你……你破了白骨神壇，你害死我爹，都是你……我恨死你了……」

晶瑩玉尺噗的一聲，擧頭擊下，嬌軀往後便倒。

白倩倩依然白紗蒙面，瞧不清她面色，只見她倏地長袖一揮，飛出三點綠燄，又是「烘」的一聲，整座白骨神壇，登時化作一片火海，父女三人，同時成了火中之燼。

那火德星君冉無天，早已在衆人破陣之時，看出情形不對，率同師弟接火天君和一行門人，悄悄從「休」門出去，逃回火燒觀去了。

姬紅薇也在此時穿好衣衫，回到嘉檀尊者身邊。

只有陸翰飛耳朵中還在縈繞着白嫚嫚臨死時那句「我恨死你了」，心頭感到無比惘然……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方瑟被紅燈老祖誘至亡魂谷的食人樹中，利用食人樹將他吞噬，自己又趕去將另一人捉來。方瑟得遇谷底亡魂救走，原來此人在谷底渡過多年，了解谷底情況，帶方瑟穿過岩洞，內間機關重重，方瑟吃了異人留下的靈丹，增加了神功，又得谷底亡魂將異人的劍笈相贈，並帶到一處練劍法的地方，囑練成劍法之後去找一個人……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可飛・圖

紫電青霜

追查神叟行踪　審問三怪口供

谷底亡魂道：「老朽那裡看得懂秘圖，僅只是聽我義兄約略談過！」

方瑟若有所悟似地連連點頭道：「是了，你那位義兄身遭意外，想必定與這份秘圖有關？」

「一點不錯！」

「但不知你所說的仇家又是什麼人？」

谷底亡魂道：「此人就是……」

他話剛出口，突又喟然一嘆道：「唉，不說也吧！」

方瑟大愕道：「老前輩，你……」

谷底亡魂黯然搖頭道：「年輕人，這並非老朽有意在賣關子，實在是因爲此人名傾天下，今天我縱然說破了嘴唇，恐怕你也未必相信！」

方瑟不捨道：「前輩，你何妨……」

話剛出口，谷底亡魂立即插言制止道：「時間寶貴，你快進室去習練那套劍法吧！」

可是，今天若不問個端倪，這悶葫蘆叫人有多難受！

方瑟眼一轉，忙道：「老前輩，練習劍法何必一定要進那間石室，我就在此地練習不成麼？」

他這樣說當然是藉詞拖延，準備伺機再行發問！

可是，沒想到谷底亡魂聞言之後，竟然毫不遲疑地一口回絕道：「不成！」

斬釘截鐵的兩個字，聽得方瑟一愕道：「爲甚麼？」

谷底亡魂冷然道：「爲甚麼你翻開那小冊子就知道了！」

這還不簡單，小冊子如今就在方瑟的手上，他先是一楞，然後一伸手，已將小冊子的第一頁揭了起來。

小冊子翻開了，爲甚麼的謎底一看便知！

可是他還沒來得及看，突然，谷底亡魂手中的拐杖一揚……

嘩啦！

剛剛揭起的一頁，又復重新合攏。

方瑟剛自一怔，就聽谷底亡魂冷然說道：「年輕人，假如你想習練這套劍法的話，最好還是等到進入石室之後再看！」

方瑟又是一怔道：「爲甚麼？」

谷底亡魂道：「爲甚麼我早已經說過了！等你翻開手中的小冊子馬上就會知道！」

這可妙了！

爲甚麼翻開小冊子就知道，可是這本小冊子却又偏偏不準自己在外面看！

他的意思非常明顯；要自己立即進入石室！

好吧，我方瑟近來經過的風浪也不少了，又何在乎再多一次？這石室中縱然是刀山油鍋，今天也得闖他一闖！

一念及此，頓時坦然一笑，昂首

闊步，直向石室行去。

方瑟行至石榻邊，微一騰身，人已飄進石室。

雙足落地，正想打量一下室中的陳設，想不到剛一轉臉，突聞嘩啦一聲，進來的門戶，已在這一瞬間關閉。

好在方瑟連經變故，這一點點變化已經不在他的心上，僅僅一皺眉，便又恢復了原有的鎮靜。

這間石室很大，寬廣都在十丈左右，不過室中空洞洞地，一眼就能全部看得清楚。

四周的石壁，呈現一片淡綠的顏色，在這些綠油油的石壁上，分別畫着一隻指頭大小的紅色圓圈，上下四方，一共是六個。

唯一不同的是迎面那座石壁，因爲壁上那隻指頭大的圓圈之外，尚還用上好的白石雕着兩隻石手。

這一雙栩栩如生的石手，五指平伸，掌心向上，捧着一支寶劍。

若要把這枝劍稱做寶劍，實在是過份了點，因爲這僅不過是一枝木劍，非但木質粗糙，並且雕工也不精細，比一般孩子的玩具還不如。

谷底亡魂硬要自己進來練劍，想必就因爲此地有這枝木劍！

方瑟淡然一笑，心想，這眞是大可不必，自己腰間的青鍊軟劍，比起這把木劍來，豈不強過百倍？

他可不知道這樣自作聰明，竟然平白地錯過了絕世機緣。

後話不表，且說方瑟一笑之後，立即打開那本羊皮紙的小冊子。

不錯，小冊子上說得明白；爲甚麼練劍一定要進這間石室呢？因爲這間石室中藏有一部圖解。

圖解與小冊子上的文字配合，才是一部完整的劍法。

這部圖解藏在室中壁櫥裡，那壁櫥的位置，就在當面石壁上兩隻石手的下方。

不過，小冊子上另外還談到一點，說是這間石室一經有人進入之後，外面便無法開啓。

開啓的機關轉入了室內，就是上下四方石壁上六隻指頭大的紅色圓圈。只要在那些圓圈內同時向下一按，石室的門戶便會重新打開！

照說既已知道了開啓的方法，應該是沒有問題了，然而事實[illegible]才大呢！

因爲小冊子上說的是「同時」，試想一個人只有兩隻手，怎能同時分顧到六個方向？就算生有六隻手吧，可是石室寬廣十丈，勢必也要顧此失彼，若想六方兼顧，除了需有六隻手外，還得有五丈長的胳膊才成！

這樣的條件幾乎是不可能！

不過，這位天曉得做事雖絕，但却處處全都留有一線希望！

因爲他那套劍法，除了變化神奇之外，更特別注重內力與速度，只要你將劍法練成，則劍勢揮動快如閃電，劍尖上的勁氣自然迸發。

這種脫刃而出的劍氣，足以彌補臂長的不足，速度更可抵消時間上的差異。

換句話說，他這套劍法就是開啓室門的寶鑰，劍法練成便有出困之望，否則便只有活活地餓斃在這石室之中。

方瑟現在明白了，怪不得谷底亡魂不讓自己先看這本小冊子，原來他是恐怕自己知道這些情節之後，將會膽怯不敢進來。

本來方瑟心頭還有幾分忐忑之意，可是一念及此，頓時豪氣大發，沉聲一笑道：「嘿嘿，谷底亡魂，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方瑟豈是畏險怕難之人！」

話音一落，大步而前，在那兩隻石手下輕輕一推……

果然，石手下立即現出一座壁櫥。

櫥中放着一幅摺疊的黃綾，方瑟伸手取起，抖開一看，當下神情一怔，頓時兩道目光被上面所繪的圖形粘住了！

原來黃綾上繪着數十幅揮劍作勢的羅漢圖，無論由甚麼角度來看，這些圖形的姿勢都奇怪，絕異，隱隱顯露出無窮的奧妙！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經過仔細的打量，這些圖形却又笨拙無比，一無是處！

驚愕之餘，方瑟緊翻開那本小冊子……

他初看時連連皺眉，再看後不住點首，終於微微一笑，抬掌摘下了腰間的軟劍，依照黃綾上所繪的圖形，慢慢地比畫起來。

圖形畫得清楚，文字說得明白，方瑟又是智慧極高的人，練起來那還不容易！

可是說也不信，這些圖形雖然看來簡單，但是眞正的模仿起來，却感覺到縛手縛脚，東也不是，西也不好，往往一個姿勢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難得神髓。

他這樣認眞苦練，已經不是爲了出困，實實在是被那些奇詭絕奧的怪異劍招所吸引。

發憤亡食，樂以忘憂，一天、二天、三天過去了，方瑟依然沒有出來！

光陰如梭，緊接着又是三天，仍舊不見半點動靜！

是他的智慧不夠，還是內力不足？一個人七日不進飲食便要餓死，現在已經是六天了，假如他再不能練成那套劍法，恐怕眞要……

但，就在第七天的早晨，練劍石室的門霍然開啓，方瑟大步走了出來！

六天多的時間沒進飲食，縱然僥倖沒有餓死，恐怕也是飢渴交加疲憊

不堪了！

可是，走出練功石室的方瑟，此時非但沒有一絲飢渴之態，反而竟顯得精神飛揚，神采奕奕！

這大概全是那塊大石與兩粒靈丹的功效！

不用說，他的劍法是練成了！

可是滿面笑容的方瑟，身形剛一進入外間，頓時神色一變……

原來外間裡顯得非常凌亂，僅有的幾件東西，似乎都被人搜查過，谷底亡魂則更蹤跡杳然！

方瑟心頭一怔，情不自禁地驚叫一聲：「老前輩！谷底亡魂老前輩！」

石室中傳來陣陣空洞的回聲，但除此以外，依舊不見半點回音。

方瑟知道事不尋常了，一晃身，出了石室……

就在他一脚跨出石室的瞬間，突然眼睛一亮，室外甬道中發現了一件東西。

雖然甬道裡一片漆黑，可是方瑟此時已能暗中視物，是以一眼之下，就認出那是谷底亡魂的拐杖。

這一來，方瑟幾乎可以斷言，谷底亡魂一定出了變故，不然以他那殘廢之身，如何能夠離得開這枝拐杖？

稍稍一怔之後，方瑟立即晃動身形，大踏步追了下去。

數日之隔，方瑟如同換了一個人般，在這漆黑一團的地底隧道裡，竟然穿梭往來奔馳如飛。

兩個時辰轉眼過去了！

在這密如蛛網的地下隧道裡，方瑟像是下海撈針一般，那裡去找谷底亡魂的下落！

可是，就在他漸感失望之際，突然，在一條鋪滿了鬆軟細沙的隧道裡，發現了一行足跡。

要知道地底世界，極罕人踪，方瑟心中一動，立即尾隨着足跡慢慢地向前搜索下去。

半個時辰中，他轉換了七個方向，終於，在一座岩洞中鑽了出來。

抬眼四望，只見蔓草荒山枯林如畫，顯然這已經不是亡魂谷的範圍。

看情形谷底亡魂是被人劫持了。

這是誰幹的呢？

他劫持谷底亡魂的用意何在？

但不管如何，此人能夠找到這種地方將人劫走，可見絕非泛泛之輩！

就在他思量之中，突然，山崗後陡然傳來一聲驚叫，緊接着便見一名白衣少女，由疏林中快步奔了出來。

方瑟一見這少女的身形，心中剛自一動，就聽另一個粗豪的聲音怪笑道：「嘿嘿，好丫頭，妳還想走麼？別作夢了！」

話聲中一名藍衣大漢，快如鷹隼般橫空而下，身形落處，剛好擋住了白衣少女的去路。

少女再次發出一聲驚叫，立即剎住了脚步。

就在這瞬間，方瑟已經看清這少女的面目……

柳葉眉，瓜子臉，懸膽似的鼻樑下配着一張櫻桃小口，可不正是點蒼居士歐陽子修的掌珠歐陽玉！

小妮子顯然遇上了勁敵，只見她釵橫鬢墜，額角沁汗，手中牢牢地抓着長劍，滿臉全是緊張之色。

藍衣大漢目注歐陽玉，兩手分握尖刀，得意萬分地露齒獰笑道：「嘿嘿，丫頭，妳聽着，把劍放下，只要妳給大爺痛快，等會大爺保證也讓妳死得痛快，否則……」

歐陽玉不待話落，早已氣得臉色鐵青，當下牙根一咬，叱道：「該死的狗賊，你亂嚼甚麼舌頭，看劍！」

手腕翻處，劍尖洒出一縷寒輝，颼地一聲，直奔藍衣大漢心窩刺到。

盛怒之下，她已施出了看家本領。

然而藍衣大漢顯然棋高一着，見狀竟然毫不介意地呵呵大笑道：「賤丫頭，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麼大爺就只好給你來個霸王硬上弓了，丟劍！」

雙肘一分，尖刀電捲。

噹啷！

果然，歐陽玉手中長劍，被他應聲擊落地面。

小妮子見狀驚魂四散，一時瞠目結舌，呆呆地仿如泥塑木雕一樣，竟連逃跑也忘記了！

藍衣大漢見狀，不由雙眉一揚，露出滿臉邪笑道：「嘻嘻，丫頭，現在你該知道大爺的厲害了吧！」

話聲中邁開大步，直向歐陽玉欺進。

歐陽玉有劍尚且不敵，現在空着兩手，顯然只有聽憑擺佈了！

可是，就在那藍衣大漢志得意滿，以為到了口的肥羊絕對逃不出饞吻之際，突然背後傳來了一聲斷喝：「站住！」

聲如裂石……

歐陽玉猛然驚醒！

藍衣大漢也霍然轉過臉來！

原來這時方瑟已經不知不覺地到了他的背後。

本來藍衣大漢耳聞那沉渾的喝聲，心中不無驚駭之感，不料轉過臉來，看到的竟是這麼個衣衫不整的年輕人，頓時又恢復了他原先的狂態，目注方瑟，滿面不屑地沉聲冷笑道：「嘿嘿，小輩，是你在叫麼？」

方瑟沉聲答道：「不錯！」

他心中惱恨這大漢的淫邪，因此說話之際，面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抹煞氣。

可是，藍衣大漢根本就沒把他放在眼裡，聞言眉梢一跳，放聲狂笑道：「哈哈，小輩，你叫大爺站住，打算幹甚麼？」

方瑟一聽，怒氣更甚道：「我打算教訓教訓你！」

藍衣大漢雖然見到方瑟的怒態，

但仍毫不介意地笑道：「教訓我？嘿嘿，小輩，就憑你麼？你的狗膽倒是不小啊！好吧，你先報個名來大爺聽聽，看看是配也不配！」

方瑟冷笑一聲：「該死的東西，既然如此，那你就聽清了，小爺姓方名瑟……」

藍衣大漢一聽，不禁連連搖頭道：「方瑟？嘿嘿，小輩，你大概初次出道吧？這名字大爺沒有聽過！」

方瑟冷哼一聲……

可是還沒等他開口，歐陽玉突於此時插言道：「他的外號叫做武林一絕！」

當然，她扛出這外號來，目的是想把那藍衣大漢嚇住。可是藍衣大漢聽後，非但沒有如她所料般被嚇住，反而雙眼一翻，縱聲狂笑道：「哈哈，武林一絕？小輩，這是眞的還是假的？」

本來這只是般若神僧告訴他的連絡暗語，可是上次自己就是這麼告訴歐陽玉的，此時怎麼能不承認？因此他略一遲疑，立即答道：「不錯，你是不肯相信是麼？」

藍衣大漢一愕之後，再次狂笑道：「哈哈，小輩，別騙你大爺了，你絕在甚麼地方？是拳掌還是……」

話尚未落，陡聞鏘的一聲，方瑟已經撤出了腰間的軟劍，揚聲冷笑道：「該死的賊子，小爺絕在這裡，你是否打算試試？」

信手一抖，青芒亂顫。

藍衣大漢看得神色一動道：「小輩，你是武當弟子？」

「不是！」

「是華山？」

「也不是！」

「那麼你是五大劍派中的那一派？」

方瑟叱道：「甚麼五大劍派，小爺那一派也不是！」

藍衣大漢雙睛一轉，突然揚眉厲笑道：「嘿嘿，好小輩，你連五大劍派都不知道，那裡還配用此好劍，趁早給我拿過來吧！」

兩手一晃，尖刀移處，一連四招，直奔方瑟上中下三路一齊攻來。

這大漢手中的尖刀雖短，但招式却是非常詭奧，但見寒芒閃動，端的是又狠又辣！

歐陽玉似已吃夠了這大漢苦頭，見狀情不自禁地失聲驚叫道：「啊！方瑟快退！」

臨陣脫逃？雖然這是婦人之見，但却並非沒有她的理由，因為她所知道的方瑟，的確接不下藍衣大漢的這一招！

可不是，方瑟那一身輕功還是她教的呢！

她怎麼也想不到，方瑟自從與她分手之後，已經連番獲得奇遇，功力精進，一日千里，早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她這裡叫聲方落，就聽方瑟朗聲大笑道：「好賊子，想要小爺這把寶劍麼？好吧，今天只要你接得住，小爺就送給你！」

手腕一推，軟劍抖得筆也似直，微微地向左右一擺，只聽叮噹兩聲脆響，火花飛射中，藍衣大漢手中的尖刀，立即向外蕩開。

輕輕鬆鬆，毫不着力！

可是，就這樣藍衣大漢已經感覺到兩臂酸軟，尖刀差一點脫手飛去。

一剎那間，藍衣大漢的臉色全變，身形情不自禁地連退數步，顫聲喝道：「小輩，你……究竟是甚麼人？」

方瑟冷笑一聲：「「該死的狗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小爺姓方名瑟！」

藍衣大漢駭容未退道：「那你剛才使用的劍法……」

方瑟冷笑道：「我使用的劍法如何？沒看仔細麼？好，現在再看一遍！」

話音一落，軟劍上揚，身未動，步未移，可是，冷厲的劍氣却已透刃而出。

顯然，藍衣大漢已經看出了這一劍的厲害！

因此沒待方瑟的劍勢攻出，陡然間一聲怒嘯，身形凌空拔起，如同蒼鷹搏兔般直撲了過來。

這大漢的確也有一手，人在半空，兩柄尖刀出其不意地脫手飛到，緊接着兩臂連揮，快如閃電般進攻五掌。

這要是在七天以前，方瑟縱然避得開兩柄尖刀，也躲不過他那排山倒海的掌勢。

可是七天之後的現在，方瑟那裡還會把他放在眼下，只聽一聲暴喝：「狗賊該死！」

手臂猛然一抖，軟劍頓時化作一團芒輝，直向大漢撲來的身形迎去。

慘號過處，血花飛濺……

歐陽玉驚叫一聲：「不要殺他！」

可是，遲了，他叫聲未畢，突聞叭叭叭三響，那大漢頓時分為三段，由空中摔落地面。

當然，一個人變作了三段，縱然是華佗再世，扁鵲重生，也是救不活他了！

歐陽玉見狀跌脚道：「可惜，可惜！」

方瑟愕然道：「歐陽姑娘，妳說甚麼可惜？」

歐陽玉道：「我說你將此人殺死太可惜了！」

方瑟笑道：「姑娘的心腸太軟了，武林中人雖然力戒殺生，可是此人滿臉戾氣，惡性已深，如果今天我不趁機將他除去，恐怕……」

歐陽玉不待話落，連忙插口道：「你誤會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方瑟微怔道：「姑娘的意思是……」

歐陽玉道：「我說你這樣將他殺死

，許多事情就問不出來了！」

方瑟道：「姑娘打算問他甚麼？」

歐陽玉用手一掠散亂的頭髮，說道：「要問的事情多得很呢，譬如說，他姓甚名誰，是甚麼身份！」

方瑟一怔道：「怎麼？他姓甚名誰是甚麼身份，難道姑娘也不知道麼？」

歐陽玉道：「你不信？」

方瑟道：「既然這樣，那妳爲甚麼和他打起來？」

歐陽玉道：「我怎麼會和他打，是他要和我打嘛！」

方瑟道：「不管誰和誰打，事情總得有個原因啊！」

歐陽玉道：「你要問原因，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方瑟道：「那你就說說事實經過吧！」

歐陽玉略一尋思道：「好吧，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我早上由此地經過，無意中發現樹林裡停着一輛馬車……」

方瑟插口道：「車上有人麼？」

歐陽玉道：「有，車上有兩名大漢！」

方瑟指着地上的屍身道：「他就是其中之一？」

歐陽玉道：「不錯！」

方瑟微微一頓道：「好，請繼續說下去！」

歐陽玉道：「我正想離開，想不到就在這個時候，突見山洞中走出一個人來！」

方瑟神情一動道：「那一個山洞？」

歐陽玉道：「就是你出來的那個山洞！」

方瑟情不自禁地一震，急道：「是甚麼人？」

歐陽玉道：「一名灰袍人！」

方瑟道：「長相如何？」

歐陽玉道：「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方瑟道：「他的面容呢？」

歐陽玉搖頭道：「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我無法看到他的面容！」

方瑟心中大奇道：「請姑娘說下去，這人出來以後怎樣？」

歐陽玉道：「這人出洞以後，立即將挾在腋下的一名老人放置車上！」

方瑟心頭猛地一震道：「甚麼？他挾着一名老人？那老人是甚麼模樣？」

「這老人斷腿折臂，形容枯槁……」

方瑟心頭狂跳，情不自禁地插口狂叫道：「他？是他！一定是他！」

他口中的「他」，當然是指谷底亡魂，可是歐陽玉却不明白，聞言頓時一楞道：「怎麼？你認識那怪老人？」

方瑟急道：「認識認識！歐陽姑娘，請妳快說，那灰袍人將怪老人放置車上以後的事情！」

歐陽玉道：「以後的事情沒有可說的了，那灰袍人將怪老人放置車上以後，便叫這大漢下來殺我！」

方瑟道：「那麼他自己呢？」

歐陽玉道：「他自己和另外一名大漢，趕着馬車先走了！」

方瑟神色一動道：「走了？向甚麼地方走了？」

歐陽玉向前面的山脚一指，說道：「就由那裡轉過去，往東走了！」

方瑟一怔之後，突然向歐陽玉一揖道：「多謝指點，在下非得趕上他們不可，現在告辭了！」話音一落，快步而去！

* * *

十里舖，是個不大不小的市鎮。

鎮東首，有一家客棧！

方瑟在客棧裡憑窗獨坐，雙眉緊鎖，神情顯得非常的懊惱。

說起來實在也難怪，三天了，三天苦苦的搜索，別說沒有找到劫持谷底亡魂的人了，就連那輛馬車也像石沉大海般踪跡不見。

他眞後悔那天走得太快！

不然歐陽玉若能一起跟來，多少該也有個人可以商量啊！

下一步該往何處去？

一時之間，他竟有點拿不定主意！

可是吃飽了，總不能老是坐在這裡啊！

無可奈何之下，他終於結了賬，出了店……

本來他心緒已經夠煩的了，怎奈令他厭煩的事却偏偏接踵而來，就在他剛剛一脚跨出店門的時候，突聞一聲驚咦，緊接着，四條人影，一晃而來。

這是四名黑衣揹劍的道人，他們一並排擋在方瑟的前面，四雙眼睛像是燃燒的火炬，灼灼地緊盯在方瑟的臉上。

方瑟皺了皺眉頭，然後身形一側……

他雖然不高興，但却不願惹事，因此想從旁邊繞過去。

可是，他身形剛一動，四名道士晃肩邁步，重又將他去路擋住。

是泥人也有個土性，何況是他方瑟，更何況是在他心緒不愉快的時候！

他顯然忍不下了，雙眉一揚，怒道：「四位想幹甚麼？」

四名道人之中，一名面色黝黑的應聲上前一步道：「無量壽佛，小施主可是姓方麼？」

方瑟道：「不錯！」

那道人又道：「施主是不是單名一個瑟字？」

方瑟再次答道：「不錯！」

他每次只答兩個字，十足表示心中的不耐！

可是，那道人却不管這些，聞言雙目一亮道：「無量壽佛，這眞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小施主，你可知道我幾個已經尋你多日了麼？」

歷經江湖是非，方瑟顯然鎮定得多了，聞言雖然心中驚愕，但仍毫不動容地冷冷說道：「你尋我幹甚麼？」

這時候，另外一名神情倨傲的道人上一步插口道：「嘿嘿，此處不是談話之所，道爺們在鎮東松林邊等你，你去就明白了！」

方瑟輕嗤一聲，轉臉就走！

他走是走了，不過走的却是西方，看樣子他若不是弄不淸方向，那就是不想去了！

當然，這兩種原因，以後面的成份大些！

可是，這四名道人既是存心找他，他不想去能成麼？果然，他剛剛跨出數步，就見那神情倨傲的道人雙眉一挑，沉聲怒笑道：「嘿嘿，姓方的，雖然天涯遼闊，可是眼前已經沒有你藏身之地了，依我看還是隨道爺們乖乖地一起走吧！」

話音未落，人已晃身趕了過去，雙足落實，又把方瑟的去路攔住。

得寸進尺，欺人太甚，方瑟怒火上升，不禁聲音一沉道：「假如我今天要是不去呢？」

神情倨傲的道人似乎並未把方瑟的怒色放在心上，聞言報以冷笑道：「你肯去萬事皆休，嘿嘿，假如不去的話，道爺們可要用强了！」

方瑟一聽，怒意更熾，不禁雙眉一挑，仰面狂笑道：「哈哈，好一個狂妄無知的雜毛，你今天用强又能如何？」

這一聲「雜毛」罵出口，四名道人臉上同時變色，只聽叮噹連聲脆響，四支寶劍同時出鞘。

那面色蒼黃的道人神情鄭重，緩步而上道：「小施主，刀劍無眼，依貧道相勸，你還是跟我們一起去吧！」

方瑟一聲長笑，反手摘下了腰間軟劍，沉聲答道：「哼，不錯，刀劍的確是無眼，四位若再糾纏不清，就休怪我方某無禮了！」話畢一振手腕，軟劍如同靈蛇亂顫，頓時寒芒飛洒，冷氣迫人。

四名道人駭然一怔。

就在他們驚怔之中，方瑟則已重新邁開大步，昂首不顧而去。

四名道人互視一眼，僅僅是一陣短暫的沉默，然後大喝一聲，四支長劍揮動，直奔方瑟背心攻到。

這四名道人的功力全都不凡，端的是劍動風生，寒芒奪目。

不過，就在他們四支長劍將要觸及方瑟背心的刹那，突聞一聲龍吟長嘯，方瑟已然拔身而起，半空中扭身出招。

四名道人一劍走空，心中就知不妙，怎奈沒等他們定過神來，一蓬青濛濛的光網已自當頭罩落。

這一招奇詭絕奥，凌厲非凡，四名道人根本做夢也沒想到，眼看避無可避，不禁嚇得魂飛魄散。

但，就在他們自忖必死的當兒，突聞一聲冷哼，滿天光芒，驟然一齊斂去，再看時，方瑟竟已自動地撤招飄出丈外，只見他雙目閃動，沉聲說道：「你們是武當派的麼？」

四名道人驚魂乍定，齊聲答道：「不錯！」

方瑟再次說道：「這樣看來，各位多日來到處找我，定然是想替貴派銅冠道長報仇的了？」

四名道人齊喝一聲，目光中頓時現出一抹恨意道：「一點不錯！」

方瑟聞言發出一聲冷笑道：「嘿嘿，好一個一點不錯！可惜啊，可惜！」

神情倨傲的道人聽得雙眼一翻道：「可惜甚麼？」

方瑟不屑地笑道：「可惜你們這一班糊塗蟲，眞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明白！」

神情倨傲的道人聽得大怒，只見他雙眉一挑……

就在他將要發作，而尚未發作的時候，那名面色黝黑的道人却已搶先發話道：「小施主這話是甚麼意思？」

四名道人之中，以他的年齡最長，顯然，他已聽出了方瑟的話中有話！

方瑟幾次欲言又止，終於輕喟一聲道：「雙方立場不同，此時此地我縱然說破了嘴唇，你們也絕對不會相信，不過爲了武林道義，在下謹請歸告貴派掌門，就說殺銅冠道長的實是貴派自己人下的毒手……」

話剛至此，那神情倨傲的道人插口大喝道：「胡說，本派之中怎會有這種人！」

方瑟道：「有與沒有，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不過目前最要緊的是銅冠道長死後，貴派掌門人已經危在旦夕，尚望他能諸事小心，善自珍重，也就不負小可今日的一番苦心了，再見！」話音一落，大步而去。

這四名武當道人，也不知是被方瑟詭奥的劍招嚇住了，還是眞已被他說動了，總之不管怎樣，他們眼見方瑟離去，却全都面面相覷地沒有追趕。

且說方瑟出了十里舖，只覺武林紛爭波譎雲詭，無有已時，不禁悠然長嘆。

可是，他這裡嘆息未已，突聞連聲驚呼道：「方瑟，方瑟！」

聲音嬌脆，如囀黃鶯，抬眼一看時，只見一名白衣人兒，如同蛺蝶飛舞般翩然飄來，可不正是歐陽玉！

方瑟心中一喜道：「歐陽姑娘，怎麼是妳啊！」

歐陽玉一面奔跑，一面嬌笑道：「怎麼了，你不歡迎我來？」

方瑟快步迎了上去道：「這是那裡的話，剛才我還在念着你呢！」

歐陽玉這時已到身前，聞言霞生雙頰，芳心款款，秀目無限深情地一瞥道：「這是眞的麼？」

方瑟道：「當然是眞的！啊，我正

想請問你呢，那日妳看到的馬車是甚麼式樣？」

歐陽玉秀眉一揚道：「好啊，原來你念着我只是爲了這輛馬車啊！」

方瑟一聽，連忙陪笑道：「那裡，那裡，姑娘別誤會了，其實這只不過是附帶的原因！」

歐陽玉道：「附帶的原因？那麼主要的原因呢？」

方瑟心中一動，立即笑道：「姑娘，這還用說麼？」

歐陽玉道：「當然要說啊！」

方瑟道：「好吧，既然姑娘不嫌唐突，那我就說了；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爲姑娘麗質天生，如花解語，使人一見縈懷啊！」俗語說得好，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這幾句話只聽得歐陽玉滿懷舒暢，轉嗔作喜，只見她美目流波，但却故作不肯領情似地小嘴一噘道：「呸，你這人也學壞了！」

方瑟道：「姑娘，在下說的全是肺腑之言啊！」

歐陽玉眸珠發亮，但緊接着却把鼻頭一皺道：「肺腑之言？恐怕不見得吧！我怎能比得上你的陳姑娘！」

方瑟一愕道：「我的陳姑娘？我那裡有甚麼陳姑娘？」

歐陽玉道：「哼，別在我面前裝傻了，難道紅衣女陳翠綾不是麼？」

方瑟急道：「姑娘可別這樣說，我與陳姑娘……」

歐陽玉冷笑插口道：「你與陳姑娘如何？難道我說錯了麼？」

方瑟苦笑道：「我認識陳姑娘，事實上猶在結識姑娘之後，我們之間根本沒有甚麼，姑娘這話眞是從何說起！」

歐陽玉意似不信道：「你們之間眞的沒有甚麼？」

方瑟道：「姑娘相信與否，在下不願分辯！」

歐陽玉沒有說她信，可是她聽完之後，柳眉輕舒，秋水漾波，看樣子她已經信了！

不過方瑟經此一提，心中想起了捨身跳崖的夏蘋，情不自禁地感到一陣黯然。

可是，就在他黯然神傷的時候，却聞歐陽玉笑道：「怎麼啦，方瑟，是不是不高興了？來，我現在告訴你一項好消息！」

方瑟道：「甚麼好消息？」

歐陽玉秀眉一揚道：「你先猜猜看！」

方瑟道：「沒頭沒腦地叫我怎麼猜？乾脆妳說出來多好！」

歐陽玉笑道：「不成，一定要猜！我提你個醒兒怎樣？」

方瑟道：「好吧！」

歐陽玉道：「你現在在幹甚麼？」

方瑟茫然道：「在和妳說話啊！」

歐陽玉道：「不，我問你現在在想幹甚麼？」

方瑟道：「不瞞你說，現在究竟想幹甚麼，連我自己都還沒有拿定主意呢！」

歐陽玉又嗔又氣地猛一跺足道：「咳，你這人是怎麼搞的嘛？剛剛見面的時候，你問我甚麼來着？」

方瑟一怔道：「我……我問你那馬車是甚麼式樣啊？」

歐陽玉道：「對了，你不是到處找那馬車麼？」

方瑟道：「是啊！」

歐陽玉道：「現在還想不想找？」

方瑟道：「誰說不想，只是……」

話至此處，突然心中一動：「姑娘，你……妳說要告訴我的好消息，難道就是有關這輛馬車的事麼？」

歐陽玉微微一笑道：「沒想到你到底還有明白的時候，我還當你是木頭人呢！」

當然，事實上方瑟並非木頭人，只不過因爲他懷念死去的夏蘋，故而顯得心神不屬吧了！

此時他似乎仍然沒能完全領悟歐陽玉話裏的意思，只是匆匆地說道：「姑娘，那就請你趕快說說看，有關馬車的大小、形狀、顏色、裝飾，一切的特徵，就妳記憶所及，說得愈詳細愈好！」

歐陽玉道：「愈詳細愈好？哼，依我看，這些根本就用不着說！」

方瑟一愕道：「爲甚麼？」

歐陽玉道：「不爲甚麼，只爲我已經找到了它！」

方瑟一怔道：「甚麼？姑娘，妳說妳已經找到了那輛馬車？」

「你不信？」

「信，信！請問姑娘，那輛馬車現在在那？」

歐陽玉眸珠一轉，笑道：「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等你答覆之後，我就帶你去見那馬車。」

方瑟道：「好，姑娘那就請快問吧！」

歐陽玉想了一想，道：「你找這輛馬車究竟想幹甚麼？」

方瑟道：「想救那可憐的老人！」

「就是那斷腿折臂的老人？」

「不錯！」

「你眞認識他？」

「認識不久！」

「不久？他叫甚麼總該知道吧？」

「他叫谷底亡魂！」

歐陽玉一愕道：「谷底亡魂？那有這種名字？」

方瑟笑道：「這當然不是他的眞名實姓啊！」

「那麼他的眞名實姓呢？」

「不知道。」

歐陽玉似不信道：「怪了，你連他眞實姓名都不知道，怎麼這樣不避艱險地一心想要救他？」

方瑟道：「這實在也沒甚麼奇怪，雖說我不知道他的眞實姓名，但事實上他却有恩於我！」

「有甚麼恩？」

「不久之前他曾救過我，更將九死一生中得來的劍法送給了我！」

歐陽玉神情一動道：「劍法？你那日劍斬藍衣大漢的一招……」

方瑟道：「那是其中最簡單的一招！」

歐陽玉更加神情震動道：「甚麼？最簡單的一招便有如此凌厲，這是甚麼劍法？」

方瑟正待答覆，可是他話到唇邊，突又一笑道：「姑娘你這是問第幾個問題了？」

歐陽玉格格笑道：「好吧，不問了，我現在就帶你去！」

碧水圍繞着山崗，山崗下，竹林中，若隱若現地露出一家農舍。

歐陽玉帶着方瑟，雙雙來到了林邊，然後停下腳步，用手向農舍一指道：「看，就是這裏了！」

方瑟抬眼細看，只見三間茅屋，外面圍繞着一圈籬笆，籬笆的門虛掩着，靜悄悄不聞人聲，不由心中一動道：「姑娘，你說那馬車……」

話方一頓，歐陽玉立即接口道：「馬車停在院子裏，一進門就看見了，不過那灰袍怪人功力不凡，你得當心些！」

方瑟道：「好，妳等在這裏，我一個人先進去！」話落長身而起……

歐陽玉見狀忙道：「不，我和你一起去！」纖腰一擰，緊隨方瑟身後，雙雙撲向林中茅舍。

轉眼到達籬邊，可是，仍然不聞人聲。方瑟一怔，立即揚聲高喚道：「裏面有人麼？」

他連叫三遍，聲音一次比一次高，可是任你叫破了喉嚨，依然不聞有人答應。

方瑟懷疑地將目光投向歐陽玉，想不到歐陽玉此時也是滿臉驚愕之色道：「咦，奇怪，我明明看到那輛馬車駛進去的，怎麼現在會沒人？」話畢上前，揚掌推開了虛掩的籬門。

門一開，裏面的情形頓時看得明明白白。

不錯，院子裏果然停着一輛馬車，歐陽玉一看之下，已經看出正是方瑟要找的那一輛。不過，此時駕車的健馬却已雙雙倒斃轅下，顯然事情又有了意外。

方瑟心頭震動，驚呼一聲：「谷底亡魂前輩！」

人影晃處，只聽颼地一聲，人已到達車側，略一遲疑，伸手揭起了車簾。

車中沒有谷底亡魂的蹤影，但却意外地發現了一名大漢。

這時歐陽玉已經跟蹤而至，見狀不禁大愕道：「咦，奇怪，這是怎麼回事？」原來車中這大漢四肢僵直，面如金紙，雖然身上看不到傷痕，但分明已經氣絕多時了。

方瑟道：「歐陽姑娘，這人……」

歐陽玉道：「這人就是我所見到的那另外一名大漢！」

方瑟道：「這樣說來，他該是那灰袍人的手下了？」

「理應如此！」

方瑟仔細打量了一會，口道：「嗯，這灰袍人的確是個可怕的人物！」

「怎樣可怕？」

「功高心狠，難道還不可怕！」

歐陽玉奇道：「你怎知道灰袍人功高心狠，難道你見過他？」

方瑟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他，可是妳瞧他擊斃這大漢的手法，豈是一般武林高手辦得到的麼？」

歐陽玉一驚道：「甚麼？你說這大漢是灰袍人殺的？」

「不錯！」

「有甚麼證據？」

「車簾車篷俱都完好如初，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爲甚麼？」

「因爲這已足夠證明，大漢的被人擊斃，不是由車外下的手！」

「可是車內……」

方瑟未待她話落，立即接口道：「車內雖然有兩個人，可是谷底亡魂在那灰袍人的掌握之中，要想出手暗算這大漢，事實上絕不可能！」

歐陽玉木然半晌，仍然不服氣道：「你說的雖也有理，可是灰袍人爲甚麼要殺自己的手下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找到那灰袍人不可了！」

「灰袍人殺了這大漢還不早就走了，到那裏去找？」

方瑟道：「不見得，縱然灰袍人已經走了，我想他一定還有爪牙留下！」

歐陽玉道：「爲甚麼？」

方瑟道：「因爲他要除掉跟蹤他的人啊！」

歐陽玉正待說方瑟危言聳聽，想不到話未出口，突聞連聲狂笑，緊接着三條人影疾掠而下……

來的是三名老人，看他們的衣着面貌，顯然年齡都在五十開外。

靠左的一個，灰髮垂肩，面色陰沉，腰間斜插着一枝鐵尺。

右面一人，白面無鬚，神情冷酷，左臂上套着一隻閃閃發亮的鋼環。

中間是一名禿頂的老人，似乎三人之中以他的年齡最長，雖然他未帶兵刄，可是他那空着的兩手，手心上却隱隱透出一層暗淡的紅光，不問可知，他在雙掌上一定練有獨門絕技。

三人身形落定，那面色陰沉的一個用目輕掃歐陽玉，頓時發出一聲冷哼道：「哼，不出神叟所料，這丫頭果然請來了幫手！」

那神情冷酷的一個，向方瑟打量了一下，冷笑道：「嘿嘿，像這樣的幫手，就算再請幾個來也是白費！」

方瑟插言道：「閣下如此托大，諒非無名之輩！」

話音一落，當中的禿頭老人立道：「娃兒問得不錯，武林中人稱荊山三義的就是我兄弟！」

歐陽玉神情一動道：「荊山三義？該不是荊山三怪吧？」

面色陰沉的老人猛把雙眉一揚道：「嘿嘿，丫頭小小年紀，怎地說話如此不知分寸！」

方瑟心中一動，忙向歐陽玉道：「姑娘，荊山三怪是何許人物？」

歐陽玉道：「是三個善惡不分，是非不分的怪物，不過聽說他們十多年來早已絕跡江湖，想不到竟躲在這裏！」

「好一個利口的丫頭，既然妳已經知道老夫兄弟的習性，那就準備領死吧！」

話畢雙掌一提……

但是沒容他出手，那面色陰沉的一個已經冷笑道：「嘿嘿，殺鷄焉用牛刀！大哥，收拾這兩個小輩，有兄弟效勞了！」

話聲中反手拔出腰間的鐵尺一揚道：「小輩你聽清楚了，要想求饒趁早免開尊口，假如有甚麼遺言的話，你就趕快交待吧！」

方瑟冷笑道：「閣下這話未免說得太早了，此地沒有人會向你求饒，要交待遺言的也還不一定是誰呢！」

面色陰沉的老人雙眼一翻道：「那你叫且慢幹甚麼？」

方瑟道：「我有幾個問題，想在動手之前問個明白！」

面色陰沉的老人雙眉一挑……顯然，他心中已經不耐煩了！

但是，沒容他出言拒絕，居中的禿頂老人突然一擺手道：「老三，容他說下去！」

面色陰沉的老人聞言向方瑟冷笑一聲道：「嘿嘿，小輩你聽到了，既然老大已有吩咐，那就讓你多活一會，究竟有甚麼問題，你就給我問吧！」

話畢向側方一閃。

方瑟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說道：「小可第一個問題，打算請教閣下，你們所說的『神叟』是誰？」

神情冷漠的老人插言道：「你們追蹤的是誰？」

方瑟道：「一名灰袍人！」

面色陰沉的老人笑道：「告訴你，他就是我們兄弟所說的神叟，灰衣神叟！」

方瑟道：「他的姓名呢？」

面色陰沉的老人一怔。

禿頂老人當即插口道：「你也知道他是灰衣神叟就夠了，方今武林之中，沒人知道他的姓名！」

方瑟一愣道：「沒人知道他的姓名？包括你們在內？」

禿頂老人道：「除了他自己之外！包括任何人！」

方瑟大感意外道：「這怕不見得吧！」

禿頂老人聞言一驚道：「甚麼？不見得？難道你已獲悉他是誰了麼？」

方瑟看得心頭一動，不覺接口道：「怎麼？你是否想要聽麼？」

禿頂老人一頓，而後像是下了很大決心似的，將頭一點說道：「反正你們已經不能活着離開此地，好，你說吧！」

其實方瑟那裏知道，他也不過是借機試探試探罷了，聞言之後，故意聲音一沉道：「他不就是九大凶人之首的紅燈老祖李庸麼？」

話音一落，雙目緊盯着禿頂老人臉上。

假如他猜得不錯，那禿頂老人的臉上，勢必有所流露……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那禿頂老人聞言之後，竟然雙眉一揚，仰面發出一串狂笑。

笑聲充滿了譏諷的意味，顯然，方瑟是猜錯了！

就是方瑟心中愕然之際，突聞歐陽玉大喝一聲：「住口！」

禿頂老人笑聲一斂，滿臉怒色道：「鬼丫頭，你亂叫甚麼？」

歐陽玉毫不相讓道：「禿老頭，你狂笑甚麼？」

禿頂老人一瞪道：「他笑你自作聰明，竟把一片仁心，如同孽世慈航的灰衣神叟，當成了滿手血腥的絕代凶人！」

方瑟聞言心頭一怔。

但，就在此時，突聞歐陽玉格格嬌笑道：「禿老鬼，你今年多大了？」

這話問得出人意料，禿頂老人在不防之下，情不自禁地脫口答道：「老夫今年六十有六！」

語答出口，猛地一怔道：「丫頭，你問這個幹甚麼？」

歐陽玉神秘地一笑道：「啊，這就難怪了！」

此時連方瑟也被她弄得滿頭霧水，那禿頂老人當然更弄不清她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了，聞言情不自禁地接口道：「丫頭，妳說甚麼難怪了？」

歐陽玉面帶巧笑道：「把地獄裏的魔王，當作了西天上的如來，本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怎奈你們年歲已高，老眼昏花，所以我說這就難怪了！」

話音一落，荊山三怪頓時全被激怒。

那神情冷漠的二怪，陡然發出一聲狂笑道：「嘿嘿嘿，好個大膽的丫頭，你已死在眼前，還敢出言調侃老夫兄弟，今天若不讓妳嘗嘗陰陽追魂圈的滋味，就枉稱荊山三怪了。」

他顯然怒極，笑聲未落，業已伸掌取下了套在臂上的鋼環，信手一抖，只聽琅瑺幾聲脆響，鋼環頓時一分爲二。

原來這隻結構奇特的鋼環，就是他一生仗以成名的兵刃，詭奧奇特的陰陽追魂圈。

歐陽玉見二怪鋼環入手，當下也不怠慢，玉掌抬處，抖手拔出了肩頭

寶劍，沒容二怪下手，便已搶先攻了過去。

她以一劍分心，使的是點蒼派獨門招式，寒芒閃爍倒也頗見火候。

可是，雖然她功力不差，怎奈碰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

早在十多年前，荊山三怪已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再加以二怪冷風使的乃是獨門兵刃，招式與一般武功大異其趣。

眼看歐陽玉一劍刺出，二怪冷風突然雙目一翻，仰面狂笑道：「哈哈哈，好丫頭，憑妳這點能耐也敢到老夫面前現眼，趁早給我躺下！」

左手晃動，叮噹一聲，歐陽玉的寶劍順着鋼環向外滑開。

他這種兵刃號稱「陰陽追魂圈」，左手一隻較大，右手的一隻較小，大的是陽圈，小的是陰圈，陰陽配合，端的是妙用無方。

歐陽玉那識得厲害，直至寶劍滑開，這才驚覺不妙。

怎奈此時發覺，已然太遲了，只見二怪右手一帶，那隻陰圈悄沒聲息地直奔自己腰脅要害襲到。

這眞是欲拒不能，欲避不及，眼看她花樣年華，立刻就要斷送在二怪的手裏。

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耳畔突然傳來一聲暴喝：「老匹夫，快給我閃開！」

喝聲裏人影疾晃，方瑟閃電欺來，人尚未至，掌勢已到，一股涼颼颼的寒風，直指二怪身側五處大穴。

甚麼也比不上自己的性命要緊，二怪此時再也顧不了去傷歐陽玉，雙圈一撤，疾退八步。

歐陽玉死裏逃生，固然是驚出了一身冷汗，二怪也被當場嚇得心頭怦怦亂跳。

事實上被嚇得心頭亂跳的又何只二怪一個，就連大怪與三怪，也一樣被嚇得驚震不已。

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就在大、三兩怪驚凜於方瑟身法快得出奇之際，二怪冷風却已由驚轉怒，重又上步大喝道：「好小輩，趁人不備之際出手偷襲，這算甚麼本領，有膽的你就接我幾招試試！」

話音一落，雙圈連晃，頓時烏光閃動，如同一片光網般朝向方瑟當頭灑落。

他顯然恨極了方瑟，出手之際毫不留情，用上了最毒辣的招式。

人影一晃，方瑟向左避開三步。

二怪那裏肯捨，一聲狂吼，雙圈跟蹤而上。

方瑟像是不敢接招，再次往左閃退三步。

歐陽玉看得大爲焦急。

就在她焦急未已之際，陡聞二怪厲聲狂笑道：「哈哈，好小輩，你還往那裏走，給我留下命來！」

雙圈烏光閃動，挾帶震耳狂風，分由四面八方攻來。

歐陽玉心頭大駭，驚叫一聲：「方瑟小心！」

她關心太甚，話音未落，又已撲了過去。

她本意是想過去幫助方瑟的，孰料身形方動，陡聞一聲朗朗大笑道：「哈哈，老匹夫，你別得寸進尺了，滾！」

一聲滾字出口，大怪三怪齊聲驚叫，而那身爲當事人的二怪冷風，則悶哼一聲，頓時如遭鍾擊般蹌蹌踉踉地連退八步。

歐陽玉大喜過望，情不自禁地揚聲嬌笑道：「方瑟，你……你沒事？」

方瑟道：「多謝姑娘關懷，我好得很！」

三怪冷雲聞言陡地拔出腰間的鐵尺，上步怒喝道：「該死的小輩，你是用甚麼邪法暗算老二的？說，不然老夫馬上砸扁了你！」

敢情方瑟擊退二怪的手法，他根本就沒看清楚，是以才會硬指那是邪法。

不過三怪冷雲沒看清楚，大怪冷雨可看清楚了，只見他臉色一變，急道：「老三，你先退下！」

三怪冷雲正覺一楞，大怪冷雨却已逕自朝向方瑟道：「小輩，你究竟是甚麼人？」

方瑟道：「小可姓方名瑟！」

大怪雙眉一皺道：「方瑟？」

顯然他沒有聽說武林中出過這樣年輕的高手。

歐陽玉一喝，連忙插口道：「還有，他外號叫做武林一絕！」

大怪聽後，果然神情一動道：「甚麼？武林一絕？」

歐陽玉道：「怎麼，你敢不信？」

大怪目觀方瑟。

方瑟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只在臉上流露出一抹自然但却神秘的微笑。

大怪相視半晌，終道：「閣下掌法奇奧，的確不愧是一絕，只是……」

歐陽玉沒等他再說下去，突然嬌笑插口道：「嘻，老怪物，這番你可說錯了！」

大怪一楞道：「甚麼地方說錯了？」

歐陽玉道：「錯在方少俠稱尊江湖的絕技並不是掌法！」

大怪果然一愣道：「不是掌法是甚麼？」

歐陽玉道：「是劍術！」

大怪陡然一震道：「甚麼？是劍術？」

這說法也難怪他吃驚，試想不拿手的掌法已經如此，拿手的劍術那還得了！

歐陽玉道：「怎麼？你不相信？」

方瑟眼見大怪滿臉驚疑之色，當即插口道：「其實小可對劍術也一樣地只是稍涉皮毛，不過，這並無關緊要

，因爲小可找的不是你們，只要三位肯帶小可去見你們所說的那位灰衣神叟，就沒有你們的事了！」

大怪聽後，像是考慮甚麼重大的事情似地，足足遲疑了好半晌，終於雙眉一挑，喝道：「老二老三，我們聯手對付他！」

話音一落，黑影連晃。

二怪冷風、三怪冷雲，一個手持雙圈，一個倒提着鐵尺，已與大怪冷雨對方瑟採取了合圍之勢。

歐陽玉嬌叱一聲，正待欺身而上，却見方瑟擺手一笑道：「姑娘不必了，假如有妳加入，縱然贏了他們，他們是不會心服的！」

話畢，反手摘劍，只聽琅璫一串脆響，青芒閃耀，軟劍已然出鞘。

大怪輕喝一聲：「好劍！」

但三怪却把長眉一揚，滿心不服地一聲冷笑道：「嘿嘿，光是劍好沒用，得眞有好的劍術才行！」

方瑟斜擧長劍，淡然笑道：「劍術好壞，口說無憑，三位試後便知！」

三怪怒笑道：「小輩，我怕是到那時候，你就後悔嫌遲了！」

方瑟道：「不會的，你請出手吧！」

他的神情自若，顯然對眼前的搏鬥，根本沒有放在心中，三怪冷雲性情最爲急躁，見狀不由更加怒不可遏道：「好吧，那你就接我三尺！」

話音一落，鐵尺抖出手！

要知道他此刻含怒而發，已經用上了十成眞力，招至中途，猛然一變，如同江翻海嘯一般，朝向方瑟攔腰掃到。

三怪一旦出手，大怪與二怪同時發動。

陰陽追魂圈帶起懾人心魂的厲嘯，灑出一片閃耀的光網。

這還不算，最難對付的果然還是大怪冷雨，只見他兩掌揮動，熾烈的狂飈，恰像炎炎火燄一般，老遠便覺灼膚欲裂。

歐陽玉身在十步開外，但爲那强烈的掌風所逼！竟情不自禁地連連倒退。

但是，當她一眼瞧清場中的情形之後，却又忍不住一聲驚叫，再次衝了上來。

原來方瑟在三怪一輪狂攻之下，雖然手持寶劍，但却一味地閃躲騰挪，似乎根本沒有還手的力量。

歐陽玉欲待援手，怎奈實在力不從心，身形勉强欺近五步之內，再想向前已無法辦到。

看情形，方瑟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歐陽玉在絕望中抬眼再看，心中頓時又是一怔。

原來方瑟雖然被三怪逼得團團亂轉，但奇怪的面上還有笑意，反觀三怪，表面上是搶盡了先機，却又一個個全都面露焦急之色。

這是甚麼回事？

就在歐陽玉大感驚愕之際，突聞方瑟引吭長嘯，緊接着軟劍圈起一片青光，分向三怪刺去。

三怪一聲大喝，圈、尺、掌同時揮動，仿如銅牆鐵壁風雨不透。

看樣子方瑟萬難得手。

但，就在這時，方瑟又復一聲斷喝：「撒手！」

軟劍微振，那耀眼青芒突然碎裂，直如抖落一天星雨，分由荊山三怪圈、尺、掌影中穿透了進去。

只聽幾聲驚叫，夾雜着噹噹兩響，三條人影暴退後，地面上遺落一圈，一尺，以及一幅衣襟。

歐陽玉看在眼裏，也不知是驚是喜，一時簡直目瞪口呆。

可是，方瑟一招得手之後，望着那面色大變的荊山三怪，却不慌不忙地收起軟劍，淡淡笑道：「三位，現在該帶我去見灰衣神叟了吧？」

大怪像是惡夢初醒般悚然一震道：「你！你說甚麼？」

方瑟道：「請你們通報灰衣神叟，就說方瑟要見他！」

大怪道：「你見他爲的是……」

方瑟道：「爲的是要他交出一個人！」

大怪道：「甚麼人？」

「一個斷腿折臂的老人！」

大怪一聽，神色突現緊張道：「這人是你的……」

（未完・廿一）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